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六卷）



目 录



目 录


外星人 E·T..... (美) 威廉·考茨温克尔/曹振宗	(001)
一.....	(001)
二.....	(006)
三.....	(011)
四.....	(015)
五.....	(021)
六.....	(026)
七.....	(032)
八.....	(037)
九.....	(039)
十.....	(041)
十一.....	(048)
十二.....	(049)
空中石子..... (美) 道·克里特/张晓雨.....	(060)
一 一步之差.....	(060)
二 另一个世界.....	(060)
三 不是自愿的志愿人员.....	(062)
四 进行“助学器”实验.....	(064)
五 出 逃.....	(070)
六 到地救去.....	(071)
七 巧 会.....	(074)
八 对 弈.....	(078)



九 杀人的脑子.....	(081)
十 自命不凡的巴尔基斯.....	(084)
十一 地救要造反了.....	(087)
十二 智斗.....	(090)
十三 最后期限.....	(095)
十四 阴谋失败.....	(100)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美) 琼·斯塔可/孙卫东	(104)
第一次会见.....	(104)
禁止开放的龙头的秘密.....	(106)
头颅开口了.....	(108)
是死亡, 还是谋杀?	(110)
大城市里的牺牲者.....	(112)
实验室的新住户.....	(114)
头颅的娱乐.....	(117)
善 与 恶.....	(119)
死去少女.....	(124)
逃跑了的展览品.....	(130)
神秘的女人.....	(133)
愉快的游泳.....	(137)
到巴黎去.....	(141)
疯子.....	(143)
逃跑.....	(145)
生死之际.....	(147)
又没有了身体.....	(150)
托马的第二次死亡.....	(152)
“ 阴谋者 ”	(154)
功亏一篑.....	(156)




目 录




最后一次会面.....	(158)
2001 年宇宙历险记..... (美) 琼·斯塔可/向音	(161)
特别航班.....	(161)
轨道上的相会.....	(163)
奔向月球的宇宙飞船.....	(164)
克拉维斯基地.....	(165)
反常.....	(167)
在地球光下旅行.....	(169)
缓慢的黎明.....	(170)
正在收听.....	(172)
勘察者 1 号宇宙飞船.....	(173)
卡 尔.....	(174)
巡 航.....	(175)
飞行在小生星间.....	(177)
在木星周围的太空里.....	(178)
神的世界.....	(180)
生 日.....	(182)
徒步旅行.....	(184)
诊 断.....	(185)
通讯线路中断了.....	(187)
第一个登上土星的人.....	(188)
同卡尔的一席谈话.....	(190)
原来如此.....	(192)
真 空.....	(193)
孤单一人.....	(196)
秘 密.....	(197)
继续生存.....	(199)



关于外星人.....	(201)
大 使.....	(203)
冰凌之路.....	(204)
亚佩特的眼睛.....	(206)
老 大 哥.....	(208)
试 验.....	(209)
哨 兵.....	(211)
在眼睛里.....	(213)
出 口.....	(216)
神食..... (英) 威尔斯/斯人	(218)
第一章 神食的发现.....	(218)
第二章 实验饲养场.....	(220)
第三章 巨 鼠.....	(230)
第四章 巨 童.....	(236)
第五章 本辛顿先生的退隐.....	(239)
第六章 神食的到来.....	(242)
第七章 巨 娃.....	(249)
第八章 改变了的世界.....	(254)
第九章 巨人情侣.....	(259)
第十章 小凯多尔斯在伦敦.....	(264)
第十一章 雷德伍德的两天.....	(268)
第十二章 巨人之盟.....	(271)
青春永驻的秘密..... (俄) 阿·德涅普洛夫/王庚	(276)
(一)	(276)
(二)	(279)
(三)	(284)
(四)	(289)



目 录



(五)	(293)
(六)	(296)
(七)	(300)
(八)	(303)
水晶天.....	(美)布林/杨兵... (312)
太阳帆船.....	(英)克拉克/程飞 (319)



外星人 E · T

—

在一束淡紫色光线的引导下，一艘令人惊异的圆形太空船从天空中缓缓下降，它全身刻满了哥特式的花纹，并向四周放着光。

它那柔合的光晕，令人注目不舍，在其顶部有一个象是把它悬挂在银河系一样的钩状物；四周寂静，飞行船在信号指令的控制下，顺利准确地降落着，但一个出人意料的错误就要发生了……

舱门打开了，一些形似侏儒的船员走了出来。当飞船发出的光照在他们身上时，你会发现他们并非侏儒而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们用奇异的工具探测地球，采集标本，那怪异的身态使人们想到精灵的世界。不过他们对植物温柔细心，在没人观看的情况下，他们自由地工作着。尽管如此，稍有动静，也会使他们受惊，呼吸加快，赶快在四肢上发出迷雾加以伪装，使外人难以发现。

由于巨大的太空船不会常飘落于地球上，在没有迷雾掩护的情况下已被地面的雷达系统探测到。政府马上组织力量追捕：报话机传呼，车辆奔驰，不断向太空船逼近。冲突近在眼前。

但是，这群矮小的植物家目前并未受到干扰，他们知道时间充裕，并能准确预测地球车辆的噪音。他们把如此之大的地球，看成是搜集齐全植物标本的宝库，不肯轻易离开。

当他们采到标本，返回飞船时，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层迷雾。在飞船内他们沐浴着淡淡的柔光，经过脉冲走廊，来到飞船中心。这里充分体现着飞船的使命和特征：有地球上各种植物的标本，俨然是一个地球植物馆。

假如一位地球植物学家进入这片充满勃勃生机的温室时，一定会惊异得要瞪出眼珠来，因为这里有大量他未曾见到的植物，有些可能只见过化石；当看到那曾经供恐龙食用的植物还很茂盛时，他会惊异得昏厥过去。

饱含各种养料的水滴从屋顶上向下滴，滋养着那些妆点飞船中心的标本。这个标本库同地球一样古老，同那些辛勤采集的矮小植物家们一样久经风霜。

这时一个人走进温室，把一颗枯萎了的植物放到一种液体中，一缕从圆花窗里射进的柔光洒在它身上，这棵植物便复活了，挺立在一棵远古的小花旁边。生物学家看着这棵植物恢复了正常，便转身从两旁盛开鲜花的路上走开，然后，穿过脉冲走廊，走下舷梯。

他一出船舱，身上便发出迷雾。他同一位手拿荷兰防风草的人用心光进行了交流，然后便走下石头斜坡，熄灭了心光。经过高没头顶的草地来到了一片水杉林边，接着就又用心光与其他伙伴联系。当其他人的心光也亮时，他知道暂时没危险，便进入水杉林，开始了工作。

他的形态丑陋至极：膨胀的大腹拖到地面，大而有蹼的脚似乎直接从低垂的肚子里长出来，长长的手垂在肚子两边。由于这种形态，他和同伴只敢和地球上的植物界接触。这可能是一个弱点。但经过观察，他们发现，飞船是地球人的靶子，他们不过是制作标本的原材料。

这个外星人，鼓着圆眼珠不停地搜索，小心地穿过水杉

林，形似一个在大街上跳来跳去的青蛙。他深知自己的处境与这种青蛙一样危险。至于鼻子长得象棵洋白菜，身体象棵仙人掌的这副模样，要到一个国际机构的席位上给人类作报告，那更是妄想。

他谨慎小心地前行，凸溜溜的眼睛盯住一棵水杉树苗。来到树苗仔细检查后，便开始挖掘。他一边挖一边用低沉的外星人语调对树苗低语，于是那树苗便安静地躺在了他的掌心里。

他转身，一股来自树林山谷中小镇的灯光吸引了他。今夜是他们考察的最后一夜。飞船将长期离开地球，直到若干世纪后地球植物大变化后才能重访地球。这股光使他好奇。

他身子晃动着走出水杉树林，来到一条横穿山腹的林间防火路边。那灯光引诱着他，他横过了林间防火路，挺着大肚子穿过灌木丛。他想回到太空后，一定要把这次探险观光的经历讲给同伴，显示自己的勇气。想着这些，他的眼角里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那双脚，脚蹼大，脚趾长，在太空中可以划来划去，在地球上就不适应了，只能踮着脚尖沿着林间防火路边走着。他的心光不停地与房子里的光呼应着。

月光下的迷雾，掩护着他那移动的身影。突然他的大脑收到来自飞船的预备警报，让那些手脚不便的同伴有更多的准备时间。他迈开带蹼的大脚赶快行动。要根据地球速度标准来衡量的话，他走得太慢了，曾有一天晚上差点被自行车追上。但愿今晚不会如此。不一会儿，他又收到了警报信号，在呼告全体船员集合。

他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掠视着周围的一切，四处无人。他为了对地球人警视一眼而来到这里，现在要马上返回去，实在是欲离不忍。

猛然间，他的目光转向正前方，看到两束亮光在移动，朝他急驰而来。就在这时，他的心光报警系统又发出了紧急警报：危险！全体船员火速返回。

他着急了，连跌两跤，亮光使他眩晕，逼近的速度比自行车还快，噪声比自行车高得多，他又跌了一跤，倒在路边灌木丛里，亮光在他和飞船之间扫来扫去，把他和杉树林及林边的空旷地截开了。而飞船在那空旷地里徘徊等待着。

危险！危险！！危险！！

心光闪耀，他弯腰去捡那棵掉在地上在向他发出警告的水杉树苗。

他把手伸向前方，一道亮光刺来，随之马达轰鸣，他把手缩回来，在灌木丛里翻滚，想用树叶将心光遮住。他看到水杉苗已被车轮碾得奄奄一息了，但仍向他发出“危险”的警告。

一道道亮光照在防火路上，以往空荡的路上，现在车辆奔驰，人声嘈杂，人们狂叫着全力以赴地围捕俘虏。

寒光在灌木丛中扫掠，他双手遮着心光在灌木丛中艰难行进。那迟缓的动作与地球人迅速敏捷的行走比起来，使他的脚显得无用。纵然他很聪明，积有七大行星的全部智慧，这时也显得无能为力，使他意识到形单影只地向人间探险，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四周急促的脚步声，闪闪的寒光，陌生语言的叫喊，使他感到紧张。他看到其中一个人腰间挂着一串牙齿模样的东西，叮当作响。他想象那可能是从外星人嘴里搜取的“战利品”。

飞船在不停地召唤着。他冒着亮光，冲到了防火路的路边。他的保护迷雾和汽车散发的毒雾混合在了一起，使他很快离开了防火路，溜进了山谷里。

可是，亮光还是把他给扫住了。地球人纷纷向山谷进军。

吓得他紧缩为一团，贴着沙土和岩石，看到那个带叮当作响牙齿东西的人从他头上越过。

他用力向岩缝里缩，心中祈祷着亮光别来扫视他了，因为他正在作一项伟大的工作，他是要在地球上生物全部灭绝之前，赶来拯救地球生物的。

追捕的人，威风十足，全副武装。在最后一个人从他头顶上跳过之后，他爬了起来，发现了他和同伴为运走所采集的标本而开辟的小路。强光刺破黑暗，地球人迷了路，而他却径直向飞船方向奔去。

他接近了同伴，同伴们的能量场加强了他的心光。同伴们和飞船上的植物在轻声呼唤他，他的脚趾对一切都很敏感，一切东西都给他传递信息，引导他很快穿过了树林。

按照它们指示的路线，他的手在地面上摸索着，心光变得更加炽烈，长脚趾不停地扭动着。依着林中的信息，他恨不得一下子与伙伴们心贴心会合到一块儿。

林中的枝叶阻挡住了追捕他的地球人，同时也挡住了那扫描的寒光。树枝待他逃走之后又都弹了起来，交叉在一起。一块树根弹起来绊倒了那个带一串牙齿的家伙，接着另一块树根又绊到了一个地球人。林中的植物对他高喊：“快跑，快跑。”

外星人来到空旷地，看到了那等待他的飞船，他向着那由千万束美丽的光线聚合而成的光芒走去。那惊人的能量汇集起来，发出辐射波并从四周又反射回来。他分开草丛向前疾走，但是一种杂草绊住了他的脚趾，使他不得动弹。杂草们喊着要他留下来。

回舱的急切心情促使他冲开了杂草的羁绊向飞船奔去。他的心光激烈地闪烁着向船员们呼喊：“我就来，我就来……”

好容易冲出了草地，但由于其他星球重力条件的影响而使

他下垂，行动迟缓。结果一个团体的决定信号传来，舱门如花瓣一样合拢了。

他向飞船极力地挥舞着大手，但是飞船已用巨大的冲刺能量发动了起来。原野的一切立即淹没于眩目的烈光之中。它徘徊片刻后，便盘旋而上，飞向了遥远的太空。

外星人孤寂地站在那里，冲着太空发呆，心光闪烁，惊恐万状。

二

玛丽坐在卧室里，一边看报一边听孩子们在楼下厨房里玩魔怪棋“地牢和龙”的吵闹声。

这些声音搅得玛丽心烦意乱，本来离了婚就挺难受的，每天还得与这些不懂事的孩子生活。一会儿听到“游神”一会儿听到“小妖精”，每天他们都要把厨房搅个乱七八糟，气得玛丽后悔当初要了孩子。

接着孩子们唱了起来，后来又讲什么史迪夫当地牢的牢头的绝对权威，气得玛丽不想再听下去半句。因为她作为一家之长，却没有绝对权威使孩子们听话。她觉得自己象一个怪物，简直要发狂了。

当听到孩子们说“精神病”时，她觉得自己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每天紧张工作，却没有情人的慰藉。当小儿子埃利奥特讲射铅箭的事时，使她顿时感到自己似乎中了铅箭，倒在了无人求助的地上。

她多么希望拥有一个孩子们正在谈论的“魔洞”呀！这可以使她避开拥挤的交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但是，爱情又勾起了她心中的涟漪，她在想念着心目中所仰慕的男子。她需要温存体贴。

经过激烈的追捕后，防火路上安静了下来，外星人幸运没被抓走。不过他已觉察到，由于地球引力之大，他的身体是会受到严重损伤而变形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是不能长期呆下去的。

但是，房屋中的灯光一直在吸引着他，使他忘记了一切，又向灯光方向前进。林间防火路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中终止了。他紧遮着剧烈振颤的心光，骂道：“我的光呀！你只能配作自行车的尾灯了。”

他看到样子古怪的地球房屋，而引起了思乡的念头。但探光心切，思乡的感觉只为一时他跌撞着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那座传出灯光的房屋前。

在翻越一堵篱笆墙时，摔在了地上，摔得他肚皮朝天，四脚乱蹬，嘴中呻吟，简直像一头发了疯的野猪在地上滚动着。

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在威严的房屋前想着如何去接近灯光。不一会儿一个轻柔的信息传递给了他。回头一看，菜园就在面前。

他拥抱着一棵洋蓍停了下来。所有的植物都劝他从窗口去探视一下。

走近窗口，感到浑身没劲儿，他抬头看到一个塑料风标。在房子中间他看到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张方桌，手中挥动着一些纸片，作着游戏，不时地传出吆喝的声音，异国的噪音表示着复杂的念头，他活了一千万岁，到过许多地方，从未遇到过这种令他费解的事情。

他回到菜园，想认真休息一下，但刚才那群孩子的奇怪举动还在脑海中闪现，当听到一根黄瓜说：“他们只是一群孩子

时”他吓呆了，因为他觉得地球上大人的行为更会使他捉摸不定。他瘫倒在一棵白菜旁，不想别的，只想到地球上的人把他制成标本，以供展览。

外星人躲在蔬菜叶下面。一棵蕃茄告诉他不用害怕，那不过是辆面包车。

面包车停在房子前面。绿豆角告诉他，埃利奥特从房子里出来了。

为了观察地球人的行动，他从菜畦里跑出来，绕过房子。但面包车恰好拐弯，灯光射向院子里，把他吓了一跳，刚要翻身攀越篱笆，可一只脚却把门闩踩开了，险些被甩回院子里。

他遮住心光，溜进工具棚，蜷成一团，放出迷雾，仔细观察地球人的行动。他从工具棚中捡起一把掘地叉，准备自卫。

突然，从花园那边传来了橘子树受损的脑电波。原来那男孩正在摘橘子。不一会儿，一个熟透的橘子打在了他身上，使他摔坐在地上。气愤之下，他拿起橘子向夜幕中投去，只听到地球人发出嚎叫而仓惶逃走。

埃利奥特的喊声惊动了全家，玛丽更是神情紧张。“妈妈，一个东西从工具棚中向我投东西。”说着埃利奥特冲进了厨房，将房门上了锁。

“我们去看看”一起玩棋的伙伴们都说，可玛丽不允许。她要对他们负责，保护他们。大男孩迈克尔和参加魔怪棋游戏地牢一方的一员格雷格坚决要去，但被玛丽拒绝了，她还强迫格雷格放下手中的切肉刀。

她向孩子们投去了充满绝对权威的目光，但孩子们还是推搡着，开了门，到院子里。玛丽只得跟出去。用手电筒照了照工具棚，结果什么也没看见。

“大门被打开了”迈克尔喊着。

“看，这么多脚印”地牢牢头叫着，向大门口冲去。

外星人对这群人的叫喊声一点也听不懂，但他很快就注意到了那个修长苗条的女人，那银铃般的声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绿豆角告诉他，他的丈夫几年前被她赶出了家门。他心中很诧异。

他直愣愣地望着她，聆听她那给孩子讲话时发出的银铃般的声音，逃跑的念头一时消失了。接着他又看到孩子们争抢着那块从地上捡起的馅饼回去了。他的心光又亮了，他一边遮挡一边骂它只配作面包车的车灯。

玛丽把孩子们赶回来，心中平静了许多，认为刚才的一切可能是埃利奥特胡思乱想的结果。但埃利奥特仍坚持说外面有一个东西。泰勒讥笑说可能是灌冲器，但玛丽说她的房间中根本没有灌冲器。她纠缠不过这群孩子，便下了逐客令，“好了，快，该回家了。”

孩子们又争夺起刚才从地上捡的那个馅饼来，玛丽受不了了。“吃完馅饼，都给我滚出去。”她边说边上楼。楼下哗然一片。

她踉跄地回到卧室，回想起旧有的时光，感到满是酸楚。她戴上眼罩，盲目地凝视着天花板，神经过敏地觉得有人在凝视她。哈维的叫声使她更加生气了，她想如果哈维再叫，就把它扔到公路边，嘴里塞上一个字条。她深呼吸着，心中默数着蜥蜴，很快进入休息状态。

埃利奥特没有再参加转移到游艺室里的魔怪棋游戏。他睡了一觉，作了个噩梦，他梦到了许多门一个接一个引向太空，当他穿过这些门时，前面又永无止境。

今晚，哈维也特别紧张。他咬断了系着它的皮带跑到埃利

奥特房间。它曾对着月亮咬了一顿，但还没感到满足。它觉察到有什么怪异的东西进入了庭院，但它一点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便开始用舌头舔起尾巴来。

忽然，哈维听到了一阵声响，埃利奥特也听到了，他从床上起来。哈维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在埃利奥特的身边躲闪着。埃利奥特跑下楼去穿过房屋来到后院，哈维紧跟其后。

外星人没有觉察到埃利奥特和哈维的动静。他在沙丘旁睡了一会儿之后，便起身向房子里走去，这时灯光全熄了。外星人在月光下，拖着自己笨重的身体行动着。

他想走过院子，再去同那些蔬菜商谈一下。但由于不慎，他的脚踩到了一个埋在地里种菜用的金属工具的一边，那工具的手把弹了起来正好打到他的肚子上，他发出了奇异的尖叫。

叫声惊动了埃利奥特和哈维。埃利奥特用手电在工具棚中扫视着，哈维则啃破了泥炭袋子后冲着阴影乱咬起来。这时外星人手持一根黄瓜，蜷缩在玉米地里，随时准备战斗。

埃利奥特拨弄着玉米看见了外星人，发出了惊叫，太空人便起身向外跑去。

“别走！”埃利奥特喊着，哈维狂叫着。

但外星人还是走出了大门，进入黑幕之中。

玛丽醒来了，仍戴着眼罩，穿上睡衣后，她来到了走廊，游艺室里传来了孩子们的吵闹声。看来只能让他们玩一个通宵了，玩够了才行。不过她还是很生气的，真想冲到游艺室里把他们赶走。但她觉得一个穿着睡衣，象疯子一样的女人冲进去，会给孩子们留下极坏印象的。她只有忍气吞声。

突然，埃利奥特冲进了游艺室，冲着玩棋的孩子们，大讲刚才的所见。

玛丽听着孩子们的争论，慢腾腾地走向卧室。不一会儿，

听到游艺室的房门关上了。她觉得埃利奥特变了，思想上失去了平衡，或许是一个性欲狂勾引了他。她大惑不解，独自生气。

三

直到这时，一群人仍在飞船降落的地方吵嚷着。外星人明白，他们是为了得到太空船，那东西对于地球人来说是无价之宝。

带牙齿状东西的人，走动，大叫着。

“……它是从我的指缝中溜走了的！”

他的部下点头哈腰地附和着。接着大家上了汽车，离开了。降落场上又恢复了安静。

由于飞船离去，再没有供给外星人营养的压缩的高能量营养片。他只得吃难以下咽的野生浆果为生。他后悔当初没有研究哪些植物有营养。

他神情沮丧地返回灌木丛，摘了一束紫葳花，弄得他浑身发痒，他感到末日就要来临了。

埃利奥特骑着那辆久置不用的自行车，身轻如羽般地，沿着大街奔向远方的群山。他自己似乎都搞不懂要去干什么。但他的自行车载着他，冲上了林间防火路，接着又穿过树林，沿着弯曲的小路，来到了留有飞船痕迹的空地透过他那厚厚的镜片，他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心跳加快，前额象着了火，沐浴在残留于开阔地上巨大能量的余辉之中。

外星人躲在灌木丛中一动不动，仔细地观看那地球人的举动。他看到地球人走几步从一个袋子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到地上，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外星人的视线之外了。

外星人注意到那条恶狗没有追随之来，便慢慢地爬起来，



好奇地去捡地上的小玩艺儿。他把小东西放到嘴里，感到与太空食品极其相似，且味道极美。于是就沿着埃利奥特的足迹向前走。吃了一粒又一粒，恢复了精力，心中又有了希望。不一会儿又来到那所房子前。

埃利奥特向饭桌前蹭了蹭，似乎要把玛丽刚端上的听装通心粉和干酪一口吞下去。

玛丽暗中生着气，觉得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唉！说什么呢，孩子小时候，她与丈夫不和，吃饭时经常吵闹，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影响。但为了使晚餐的气氛愉快些，她唠叨个不停。

万圣节快要到了，玛丽从这里开了话头。

“喂，万圣节快到了，你们都想打扮成什么样子啊？”

“埃利奥特要扮成妖怪。”迈克尔说。

“胡说，谁都不相信我！”埃利奥特气愤的说着，可睛眼却又盯着那诱人的饭菜。

玛丽赶紧安慰道：“我们哪里不相信你呢？宝贝。”接着便问起自己五岁的小女儿格蒂来。

“格蒂宝贝，你要扮成什么角色呢？”

“鲍德里克。”

还没等玛丽转换话题，迈克尔又向埃利奥特发问了。

迈克尔便与埃利奥特争论起刚才埃利奥特所讲的东西。迈克尔说是一条火蜥蜴，而埃利奥特说绝对不是。玛丽只好在他们中间作调解工作。

一会儿迈克尔说埃利奥特所见到的是一个性变态者，而埃利奥特捧着餐叉说：“你懂个×！”这个字眼对着格蒂说出来，早已使玛丽忌讳透顶了。况且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这种字眼又使她产生了一种欲望。

“要是爸爸在场的话，一定相信我！”唉！这下更加刺激

了玛丽的心，她想埃利奥特对她竟如此残酷，使她低下了头，恨起了情敌萨丽和自己的负心丈夫。

“埃利奥特，以后再看见他，赶快喊我，我会叫人逮他的。”

“叫捉狗的人吗？”格蒂问道。

“对，一点不错。”

“但是，他们要对他进行脑切除手术，或别的实验的。”埃利奥特说。

“那他就该懂得别老是呆在人家黄瓜地里。”玛丽说着。

哈维在过道里嚼着垫子，又叫了起来。

外星人在沉静的树林中爬了起来，拖着大肚子，迈着带蹼的大脚，向埃利奥特家走去。

房屋中只有一个小窗透出了光亮，周围一片寂静，他踏上门闩，翻进了小院，把院门随手带上。这些可得归功于那些小糖豆，使他的生命力大为恢复。他遥想着一千年之后，飞船会来接他返回太空的，因此，希望天天有小糖豆供应。但他必须先学会地球人的生活方式。

他蹑着脚来到后院，竟发现那男孩睡在菜地旁边的一个睡袋里。他呼出的热气，霎时变成了一层淡淡的薄雾。外星人打了个冷战，雾气便从脚趾上散发出来。

埃利奥特睁开了眼睛，他们的目光相撞而互相审视着。看着外星人那发出奇异光芒且充满智慧的眼睛，以及那难以想象的身躯，使埃利奥特惊呆了，不想再多看他一眼。外星人同样，对地球人的长相也感到好奇惊骇。他看到埃利奥特那突起的鼻子，大而招风的耳朵，以及那黑似珍珠的小眼睛，感到莫名奇妙。

外星人把手伸向了埃利奥特，并发出了一种超声波，吓得

埃利奥特上下牙嘎嘎直响，头发根都竖了起来。他急忙抓起睡袋裹在身上。外星人也跳到一边，冷不防摔了一跤。

在后过道里的哈维也早被吓呆了，蜷缩成一团，全身的毛都竖立着。它嗅到了一种来自遥远太空中散发出来的芳香，这使它活动异常时而蜷缩，时而乱窜，最后嚼起了一个扫帚头。

外星人伸出了探针，远远地向埃利奥特刺去，要给埃利奥特作尝试性的步骤。外星人扭歪了嘴唇，小而尖的牙齿对磨着且不时地苦笑，吓得埃利奥特直后退，花钱整好形的牙齿也吓给咬乱了。

外星人指着溶化于手里的糖豆，又指了指口，示意埃利奥特提供更多的糖豆。埃利奥特明白了他的意思，赶紧拿出糖豆，如先前一样走几步放一个地横穿过院子。

外星人赶快去拾那救命的食物，满嘴都是巧克力糖汁。他的能量和精力恢复着，他感到一种神秘的物质在血管里循环，把那神秘的化学物质送到了发出光和欢乐的神经中枢。他还梦想着返回太空时，带上这种神仙般的食物去遨游那无垠的太空。这时他也感到地球人的伟大，能进化到制造出巧克力小糖豆。

不停地捡着小糖豆，迅速地穿过草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天地。然而为了小糖豆，他追随着埃利奥特进入了他的房间。

埃利奥特给了他一大把小糖豆，他一口吞了下去。接着埃利奥特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但他听起来含混不清。不过外星人觉得埃利奥特给他糖豆吃，一定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趁着疲倦便躺在地板上睡着了，埃利奥特给他盖了条毛毯。

埃利奥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心中想着那个来自外星球的妖怪。能量波充满了整个房间，就象沙漠中的酷热一样，光辉摇曳。埃利奥特感到一种清明的意识在巡回移动。就在外星人睡熟的时刻，似乎闪光中也有岗哨在巡视着整个房间。

哈维哀叫着从走廊那边溜了回来，在门外缩成一团，咬起了门框，反问着自己，房间里到底有什么。那闪光也在刺探着它那稀里糊涂的狗脑筋。它在门口哼哼着，但不敢进屋去接近那寒光。

埃利奥特终于不能耐过睡意的诱惑，便合上沉重的眼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他梦见自己似乎飞了起来，后来又降落在帕奇西棋盘上感到自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接着他又梦见自己曾经给妖怪撒下的糖豆变成了一条美丽的贯穿世界的道路，他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去。

四

第二天清晨，外星人醒来，茫茫然不知自己置身于哪个星球上。

“快点，马上藏起来”说着埃利奥特把外星人推进了壁橱关了起来。

接着整个房子中的人都醒了。玛丽走进埃利奥特的房间让他去上学，可埃利奥特却说自己病了。

外星人看到那修长苗条的女人，把一根玻璃管插到埃利奥特的口中后出去了。可埃利奥特却赶快把玻璃管放到近床的灯光下烤热了里边的液体。外星人心中直乐，地球人真有意思。

玛丽进来后，看看玻璃管说：“你发烧了，昨夜是不是在外边等那妖怪来着？”埃利奥特点了点头。玛丽朝壁橱走来，吓坏了蜷缩于里边的外星人。幸好她没有打开壁橱，只是从上面拿了一床被子，盖到了孩子身上。然后告诉孩子：“我上班走了，希望你能平安无事，另外，不要总是看电视，否则会搞坏身体的。”

玛丽边向外走边想，这孩子可能又在骗她了。他那睁大的充满幻想的眼睛真与他爸爸相似，或许是遗传的结果，不过希望他不是被迷幻药刺激成这样的。一出门便看到了哈维咬坏了的门框，气得她说：“再咬，就给它的牙齿套上橡皮套。”

她从走廊里快步走出去，可没走几步，就感到一种波浪式的微波向她袭来，使她的身子歪到一边，前额象神仙的手指轻触过一样，不一会儿，这种感觉便消失了。

打开了格蒂的房门，把她叫醒，可格蒂起床便说：“妈妈，我梦见一个性变态者，长着长脖子，鼓着大眼睛，一丝不挂。”

玛丽思忖着，但她无心仔细考虑这个便让格蒂去叫迈克尔吃早饭。

玛丽来到盥洗间，想简单洗一下脸。她用的肥皂特别，贵得要命。据说可以防皱、去疵，还能治疗粉刺和丘疹。不一会儿，一条六元钱的完整香皂，便白白地流入了下水道。她揩干脸，清早昏沉的头脑中，又出现了昨夜梦中的那个身材矮小，挺着大肚子的性变态者。

玛丽吃完早饭，便来到车道旁。那里迈克尔正在练车，看见玛丽过来迈克尔便下了车说：“您来开吧，妈妈。”玛丽上了车，抓住了方向盘一踩离合器，加大油门，汽车尖叫了一声冲了出去，迈克尔为她喝彩着。

埃利奥特等车开走之后，便把外星人从橱子里放出来。外星人看着各种奇巧的东西，使他充满了好奇。其中他只认识桌子，可对于他那个头来说，桌子也实在太高了。他还思考着能否给月球写封信寄过去。

“我该怎么称呼你呢，你是一个外星人对吗？”埃利奥特说着向后退了几步，给外星人让着路，外星人瞪着大眼，里边的能量波时隐时现，不住地向四周扫视着。

埃利奥特看到外星人眨了几下眼睛，似在回答他的问题，但那种信息令人难以琢磨。埃利奥特走出房门，可怪物却向后退一跳。原来哈维正在门外淌着口水，眼含敌意，不停地吠着。

“哈维老实点，别伤害他。”埃利奥特教训着哈维。外星人对狗的狂吠，更是难以理解。外星人从脚上发出迷雾，使哈维进入了一种不可想象的情景。它双膝跪下，心跳剧烈，嘴里发出呜啦声，低着脑袋，眼前似一块发光的骨头在飞来飞去，不一会儿跌落在古老的太空回声舱中。这时怪物在朝前走着。

埃利奥特用指头噼啪地打着响并问外星人会不会说话，外星人眨着眼，也动起“指头来”，还模拟卫星轨道，空中盘旋姿态以及自然法则转变角度等。但埃利奥特只是呆着，外星人也灰心丧气，因为他从一个十来岁的顽童那里得不到什么信息。

他的知识太专门化了，他那复杂的大脑远远超过了小孩的理解力，他试图把自己降低到地球意识笨拙粗陋的水平上。结果只能拨弄手指，而无法表示出千百万年来积累下来的具有超洞察力的公式。

埃利奥特打开了收音机，问他是否爱听音乐，爱跳摇摆舞。但外星人一听音乐便堵起了耳朵缩成了一团。接着埃利奥特又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告诉他这是钱，但外星人听不清埃利奥特的话。他以之为食物咬了一口，结果鼓大了圆溜溜的眼睛，知道了那原来是一块金属片，而不是类似糖豆的食物。

埃利奥特把哈维喝斥了出去，领着外星人去找东西吃。哈维咬着狗食碗边，第一次失望地看着埃利奥特，竟没有给他狗食罐头。

外星人看着埃利奥特搅动着粘稠的东西，要给他作吃的感到莫名其妙。哈维凑过来把掉在地上的蛋奶面糊一舔而光。经过烘烤，鸡蛋饼很快作成了，外星人闻着奇异的香味，又想起

了糖豆。

当埃利奥特把放着糖豆涂着奶油香气四溢的蛋饼递给他时，外星人吓了一跳。“这是食物，不用怕。”埃利奥特安慰他，接着又递给了他叉子。他看着那带齿的叉子心中慢慢地构想出一套逃走所用的装置。

在埃利奥特的催促下外星人才开始吃蛋饼，边吃边感受着食物分子式所发出的信号，他吃着食物，心中美滋滋的。当埃利奥特让他喝牛奶时，由于他的嘴很难凑到杯子上，而使牛奶都洒在了胸膛上，流过了心光区。

后来外星人又用叉子去叉一块硬皮食物。那叉发出了叮咚之声。强有力的能量波冲击着埃利奥特，使他失去了平衡，而外星人却闭着眼幻想着利用这叮咚之乐去与太空联络。

埃利奥特摆脱了能量波的冲击之后，拉着外星人向楼上走去。他觉得一种微波在触摸他使他觉出外星人要比他年岁大得多，埃利奥特体内起了细微的变化。哈维紧跟在后，想再找些碎食吃。

来到洗澡间，埃利奥特把他带到镜子前，使外星人觉察到自己的高级联络图形和头上美丽的光波，都不复存在了。他模仿着埃利奥特举手的动作，但是他的手指却发出了关于高速火箭技术计算公式的光辉。埃特奥特迷惑地看着外星人的手指。

“这是我们取水的地方。”埃利奥特不想再观察外星人的手指，便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外星人好奇地接了一把水往脸上一抹，他的眼睛立刻变成了显微测焦，使他如同进入了微观的水中世界。

“你洗个澡罢！”说着埃利奥特便打开了浴盆的龙头。外星人看着浴盆就象宇宙飞船中用来探测水中宇宙内部情况的装置。他犹豫了一下便跳进了浴盆。一阵电话铃响，把他吓坏了

以为是什么装置在检测他的能量波。

“不要紧张，这是电话铃响。”说着埃利奥特便出去了。外星人放心了，潜入水中，闭上呼吸器官，伸开四肢，打开备用系统，进入原子聚焦状态，开始研究水分子，观察水的潜热，希望用它来助自己一臂之力。

哈维在浴盆旁谨慎地看着，它回想起了除蚤浴时埃利奥特给自己洗澡的情景，怀疑是否外星人也要给它洗澡。

埃利奥特返了回来，看到外星人没入水中便大喊：“嗨，这样要淹死的！”于是赶快把他拖了出来。“你又不是水陆两栖的小精灵！”埃利奥特边说边把毛巾递给他。

外星人盯着毛巾发呆，因为他不会用。当埃利奥特帮他擦去身上的水时，由于埃利奥特的的手指发出了医疗元素，所以治愈了外星人疼痛的后背。外星人内心中表达着感激之情。埃利奥特与他接触时，也感到一种能量波传遍了自己的全身，使他明白这家伙比那 969 岁的麦修撒拉老得多，有些地方古怪得象条蛇。

“我们每个人一块毛巾，这块就给你，写上你的代称‘E·T’。”

外星人觉得地球人真好，便用手指信号作着回答。埃利奥特以为他又饿了，便领他下了楼。哈维咬着狗食碗紧追其后。

来到了埃利奥特的房间，这里的点心早被外星人吃光了。气得哈维把狗食碗摔得“当”当响，侧着身子展示出肋骨，但埃利奥特却说：“哈维你够胖的了。”哈维无奈地低着头去一只旅行靴里找食物。看来外星人这个妖怪迫使它的嘴头受了委屈。

埃利奥特打开壁橱，他要把橱子里布置得象太空穿梭机一样，给外星人准备他所用的的一切。埃利奥特体内的信号在不停地运动，但他不知道宇宙法则已接触了他，并使他转向新的方

向。

外星人呆望着天窗两边的大龙画。埃利奥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打开画册让他看起来。当他看到一幅和自己模样很想象的画时，便猜想可能很久以前有别的太空旅行家流落到这儿过。

埃利奥特把一些剥制的动物摆在壁橱门口：“这些是伪装品，你和它们站到一块儿没人能认出你来。”接着把一碗水放在壁橱里。哈维本以为是给它的，结果又失望了，它打算明天去咬一位邮差的脚踝而聊以自慰。

当埃利奥特打开台灯时，强光刺激了外星人敏感的眼睛。他猛一转身，胳膊碰到了留声机的针头，针头在唱片上猛擦了一下，发出了刺耳的响声。但这种声音又促使他改进逃脱的方案——用叉子，再加上象刚才那能转动的玩艺儿，就会将信息发出去……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找一些别的设施。不一会儿，拉开了抽屉，打开了箱子，弄得房间内乱七八糟。

后来他的视线盯在一张半裸体的火星太空公主画像上。他注视着她的射线枪和头盔，还不时地用手比划着那更古典的美人形态。突然，他收到了一束信标之光，这先是从遥远的太空向他扫射而来的。

“住这儿吧。”埃利奥特把外星人拉进了橱里，然后便出去买点心的去了。

在橱子里外星人打开台灯，然后从橱架上取下一块红手帕罩在台灯上，灯光便变得轻淡柔和，与飞船发出的光一样。这又加强了他返回太空的欲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制成信息发送器与太空联络。

五

夜深了，外星人突然发现埃利奥特从卧室的窗户里爬了出去，接着又爬上了瓦房顶。从壁橱的小天窗口，他看到埃利奥特沿着从房顶到花园的楼梯走了下去，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外星人用心灵雷达检测着埃利奥特的行踪，他在偷越那条可怕的林间防火路。外星人的心灵天线突然受到震颤，因为它越过夜空感受到了那可怖的战利品——一串牙齿的叮叮声。

林间防火路上，正有一群地球人在追寻着他。他关闭了心灵雷达，蜷缩在壁橱里。地球人自己的雷达系统告诉他们，外星人就在附近，一定能找到他。

心神不定地咬着一块奥利奥饼干，担心埃利奥特被抓住后，会说出他这个天外来客的住址来。

他转身对着那棵能量即将耗尽的天竺葵，然后用手抚摸着它，他用宇宙的语言，总结了大千世界语言的精髓，使天竺葵复苏了，继续绽放那美丽的花朵。

“远古的圣哲啊！你的话真是纯洁无比的发光公式。”天竺葵说道。但他听不懂英语，他已迫切意识到学习英语适应环境的重要性。于是他拿起格蒂送给他的一本幼儿读物，寻找着字母“M”……和……“m”

埃利奥特在灌木丛中注视着情报人员的运动，哈维蹲在他身边，心神不安，真想把那个带钥匙的人咬一顿。

“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带钥匙串的人说。哈维实在沉不住气了，几次想扑上去，却被埃利奥特按住了，接着埃利奥特滑下了岩石山坡，哈维也跟着滑了下去。

埃利奥特仰望着天空，心中想着一定要保住怪物，他实在太喜欢怪物了。看着满天的星斗不知哪一颗属于外星人的朋



友。“所有的星星都属于他。”月光里传出了一阵耳语。

哈维竖着耳朵，似乎听到了拖着一袋子碎饼干的沙沙声，它环视着四周，路上空空如也。

玛丽被屋顶上的声响吵醒了，但不一会儿响声就停止了。花园里只有哈维在挖洞。她便又上了床，抱着枕头入睡了。作着刚才未作完的梦，一个个子刚到她肚脐的人在跟她跳舞，她开心极了……

兄弟俩儿朝着学校的汽车站走去，路上还不停地争论着关于外星人的事。

“埃利奥特，那怪物够笨的，什么也不会，吃东西也那么特别，我们有必要向官方报告。”

“那可不行，只有我们他才感到可靠，如果官方知道了，会把他制成标本的。所以我们要保密，帮他找到通讯联络器材，使他返回太空。”

“那简直是妄想，现在你让他吃的东西或许正在害死着他呢。他所用的东西我们能找得到吗？”

“不管怎么说，请你保密，我们尽力而为地帮助他。”

说着他们来到了汽车站。泰勒、史迪夫和格雷格正在那里打闹着。一见埃利奥特，他们便开始戏弄他，问他面包房的生意如何，格蒂还问他玩不玩。当史迪夫最后问他太空怪物是否回来了时，埃利奥特气愤之极便脱口而出告诉他：“回来了，但他是一个太空人，并非妖怪。”

“什么怪物，太空人的？”红头发兰斯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车站。埃利奥特后悔自己说漏了嘴。这时校车开过来，孩子们都上了车。

格蒂今天装病没去托儿所，她要和怪物好好玩一天。当她

用小车把玩具拉进壁橱时，怪物吓了一跳。但她可不怕，因为昨夜她梦见怪物带她遨游了太空且对她特别好。

格蒂望着怪物滴溜乱转的眼珠，安慰他说：“不要怕，我会好好与你玩的。”说着便把玩具从小车上搬下来。

“瞧，这是我的拼读机，来，我教你说话。”随着她按不同的键，拼读机发出了不同的读音。

太空人注视着这个会说话的机器，眼睛闪烁着光芒，他的心光立刻震颤了起来，心灵扫描很快进入了机器内部。他聚精会神地琢磨着如何利用这个机器，甚至，连格蒂的问候也没觉察到。

“拼读‘机械工’”，“拼读‘讨厌的东西’”。格蒂不停地按键，机器就不停地讲话，一会儿，她玩腻了，跑出去寻找别的乐趣。

趁格蒂不在，他打开了机器的后盖儿，找到了他的发报机的心脏。不一会儿它的内部秘密就全被他掌握了。

“拼读‘电冰箱’”，“拼读‘冰激凌’”。外星人按着键，自己的电路图也响了起来，他转入了更高级的学习阶段，一会儿就掌握了构成语言的基本音素。他那神奇大脑的语言中心全部运行了起来，很快他也掌握了地球语言的基本原理和精巧细节。

这个机器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他要它不仅能说地球语言，而且还能说他自己的语言。

这一天，由于怪物与埃利奥特之间仍保持着心灵感应，使埃利奥特在课堂上显示出了异常的状态。

老师在课堂上作了解剖青蛙的试验，可埃利奥特却全然不觉，他在一股能量波的冲击下在实验报告上快速地画着高度复杂的电路图。他不停地写着，向右写到了桌子上。走到教室的

前面扯下解剖图，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

“疯了，你要干什么，埃利奥特？”老师斥怒着他，同学们都目瞪口呆。泰勒、格雷格和史迪夫互相打着手势，惊愕着。格雷格平时总想吹气泡，都吹不成，今天不知怎的，一吹便成，气泡碰着了老师的后脑勺，但老师没注意到。只是招呼埃利奥特：“小伙子，快坐下。”他抓住埃利奥特的胳膊，可怎么也使他停不下来。

下课了，老师只好宣布下次课接着上解剖课。埃利奥特手中的粉笔折断了，他朝着老师眼神迷惘，嘴里喃喃自语：“模糊转换……”老师气愤地把他拖到校长办公室。

泰勒、格雷格和史迪夫争论着。泰勒说他可能是精神分裂病，格雷格说是吃了玛丽的特种药，史迪夫则说是格蒂给他带来的不幸。

格蒂在自己的房间里画着图画，可不知怎的，她感觉到又应该和怪物玩一会儿了。于是便来到埃利奥特的房间，脑海中不时地闪现昨天晚上的梦。

老旅行家看到格蒂进来便把拼读机放到了一边儿，他已经消化了整个复杂的电路，并且加以了改装使它能发出自己的语言。

“过来，怪物，跟我来。”小格蒂领着他走进玛丽的卧室。由于研究了一下午拼读波形，所以他能简单地说话了，便与格蒂交谈起来。

一到玛丽的卧室，外星人便收到了苗条女人的全部电波。他多么希望她能忘掉远在墨西哥的负心丈夫，而知道他是多么地崇拜她呀！

他向窗外望去，看到玛丽把车开进了环形道，停在菜园地区。她也爱蔬菜，这难道不是建立那持久亲密关系的基础吗？

他思考着，能否出现在她的面前。这样做简直是疯了，她不会理解自己为何要藏在壁橱里。于是便“‘拼读讨厌的东西’”。

格蒂打开了电视，一个神奇十足的木偶出现了，并不停地跳动着。怪物绕到电视机后边仔细地探测着高频调谐器，用它可以把拼读机信号倍频为微波频率。接着他拼读了“信标发射机”。这是玛丽的东西，他觉得玛丽肯定喜欢看电视中那富有魅力的男性的表演。

即使这样也得用一下。正当他要拆调谐器时，格蒂把一个牛仔帽戴到他头上。“这下我们俩人都是牛仔了。”格蒂顽皮地说。

“B，”格蒂说。“B，”怪物也说。听着格蒂的歌，怪物说了声“B，很好”。

怪物向窗外望去，怕格蒂的声音引起玛丽的注意。菜园里空荡荡的。接着他指着走廊那边他的房间说“家”，格蒂大声笑了起来。

“格蒂，快下来，这里有个大南瓜。”

“我正在玩呢，妈妈，和……和……”。“B好，B好。”怪物连声说，接着便拿住了布娃娃，扭起了它的胳膊，这下格蒂老实了。

他领着她悄悄地走下走廊便停了下来。透过栅栏，看到玛丽在看邮件。她那苗条的身躯使他留连忘返。

“快走，怪物，”格蒂推着他走向通向走廊的另一条路上，回到了埃利奥特的房间，接着又把他推进了壁橱。这时楼下埃利奥特在喊：“我回来了。”

格蒂跟着怪物来到壁橱，拿起拼读机一按键，发出了她听不懂的读音。她认为拼读机坏了。当外星人把改装的秘密告诉她后，格蒂惊呆了。这时埃利奥特打开壁橱走了进去。

“ 埃利奥特，” 怪物同他打招呼，埃利奥特瞪起了眼。

“ 我教会他说话了，” 格蒂自豪地说。

“ 你会说 E · T，吗？快说 E · T 。” “ E · T 。” 外星人说了出来，把埃利奥特乐坏了。当迈克尔进来时，外星人对着他说：“ 拼读 ‘ 机械工 ’ 。”

迈克尔呆望着，格蒂又自豪地说：“ 我教会他讲话了。”

外星人虽然不能很流利地与他们交谈，但他能和他们谈一些重要的话了。他要他们把电视机上的高频调谐器摘下来给他用。

突然，电话铃响了。玛丽喊着，让埃利奥特接电话。他在走廊里抓起电话分机，把带有足够长电线的电话扯到自己屋里。

原来是兰斯来的电话，兰斯除非骗他外一般不与他通话。这次兰斯电话里讲的全是关于星球和太空的事。这使埃利奥特觉察到，兰斯已经猜到了他们的秘密。

外星人监听着电话，他害怕一个非常好奇的孩子会带来什么麻烦。

怪物指了指电话，又指了指户外高空。

“ 你是什么意思 E · T，要打电话吗？ ”

他点了点头说：“ E · T 要和家里通电话。”

六

玛丽边吃饭边劝说着埃利奥特，提醒他注意，不要跟老师捣乱。

“ 妈妈，你见过妖怪吗？我有一个妖怪朋友 。” 格蒂禁不住又提起怪物，气得埃利奥特一把把她布娃娃的脖子扭歪了。格蒂哭了起来。玛丽生气地训斥埃利奥特，不要再欺负妹妹了。

玛丽今天好象发了狂，不住地吃着涂了黄油和果酱的面包。

“妈妈，你简直要吃掉整个世界了。”迈克尔说着端起了面包，接着格蒂和埃利奥特分别端起了果酱和黄油。

“谢谢你们控制我的食欲，把它们拿远点。”玛丽说着，又开始吃别的东西了。

孩子们把这些东西拿上楼，让 E·T 饱食了一顿。

外星人对拼读机进行了彻底改装，使它只能拼读自己的语言。他要把它作为发报机的信息产生器。但要使它工作，还得有一种驱动力。

于是他来到留声机前，用咕咕啾啾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打着手势要在转盘上放自己的唱片。但孩子们瞪着眼不明白他的意思，一会儿，他用那异样的腔调唱了起来。

“唱歌，E·T 在唱歌。”他说着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唱片。孩子们明白了，原来他想给自己灌制唱片。接着他用手比划着圆的环形的东西。孩子们知道了，他要用圆形东西来作唱片。

“灌制唱片，要花很多钱的。”迈克尔说。但外星人指了指脑袋“拼读‘机械工’”。孩子们明白了，他在表示自己是一名机械工。

他把留声机翻了过来，抽出了一把连线。但他说这还不够，接着便踱着他那木桨般的大脚，苦思着如何制造他自己的摇摆舞曲唱片。一会儿，他又从衣柜里抽出一件外衣，披在了身上。但他那大炮弹似的肚子，使得很难扣上扣子。突然，他似乎明白了，信标发射机缺的是衣架而不是外衣。

他抓起衣架，他的手指象喷灯一样在木樨上面烧出了一些小孔，这是为连线作准备的，他穿着外衣又匆匆回到壁橱，来到拼读机前，用喷灯般的手指把键盘接头的焊锡熔化，嘴里喊着：“多一些，再多一些。”手中挥动着衣架。

孩子们带来了导线，锡制罐头盒，镜子等。但他只要了导线，别的对他来说无用。他转过身，天竺葵对他说：“这些孩子很诚实可靠，但反应迟钝。”

“E·T，我们再去找些别的材料，”他目送着孩子离去，心中在想着，把导线都焊在拼读机上，然后把它们伸到衣架的那些小孔里。不过一些带着弹簧的很小的金属插针须穿过小孔。

外星人忽然想起了那苗条女人的形象，记起了她头上的金属发针。他把格蒂叫进来。“拼读‘小发夹’”。格蒂明白了他的意思，趁着玛丽在菜园的机会，她们偷着溜进了玛丽的卧室。

窗台上的花不合时令地陡然开放了，并向他点头致意：你好，圣哲，你在担负着什么高妙的科学使命呀？

从一个白色的瓷鸡里，格蒂拿出了发夹，交给了他。然后赶快又把他拉回了埃利奥特特房间，进入了壁橱。

在枕头上，把发夹固定在衣架木樁上，作成了一个金属接触器，用来象唱针一样擦过唱片，接着他又把接触器和从拼读机中引出的导线连接了起来。

“这玩艺儿一定很好玩，用来干什么呢？”

“和家里通话用，”格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着天空，那是她梦中所去过的地方。

“你们家里的人能听到你的声音吗？”

“能，他们会问‘喂，是E·T吗？’”

“拼读‘讨厌的东西’”，但不论怎么按键拼读机也拼读不成原来的语言了。

格蒂似乎有点讨厌怪物了，她开始玩她带进壁橱里的火炉，并烧着用玛丽的美容霜和着泥土而作成的松饼。外星人则忙着自己的发射机，嘴里还哼着歌曲，他们都很专心，竟连玛丽上楼的声音都没有听到，直到她打开埃利奥特的房门时，他们才

发觉。

怪物立刻钻到了那堆玩具当中，四肢僵直，眼睛瞪着，变得极似旁边的玩具。

玛丽走过来，目光盯了盯外星人，最后落到了橱内那棵盛开的天竺葵上。她惊异地摇了摇头，感到一切都变得发了狂。

“来一个松饼吧，妈妈。”格蒂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索，“啊，真香，做得挺好看的。”

“天哪，你是否用了我的美容霜了？”

“我用了香蕉膏，很对不起你，妈妈。”

玛丽没发脾气，但也为自己的美容霜被弄脏而气恼。她没说别的，转身就走了。

外星人见她走了，放心地嘘了口气，但同时也对他未被玛丽注意到而感到遗憾，他心情沉重，觉得自己在玛丽眼中，象玩具一样，他感到很孤独。接着蹲下来，用喷灯一样的手指，继续焊接着导线。

“你为什么这样伤心？”格蒂问道。她凝视着他的眼睛，看到那欢舞跳跃的瀑布变成了一片永恒龟裂的荒漠。他眨了眨眼，沙漠消失了。接着拿起拼读机，按动了键，机器发出了异样的声音，那高级智慧的劝慰声抚慰了他的心。

他看着自制的发报机疑虑重重。如果孩子们不能把圆形锯片偷来，那该怎么办呢？

突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埃利奥特和迈克尔走了进来。他们解开上衣拿出了圆形锯片，一些螺栓和其它一些联络器件。

外星人看到后激动不已，赶紧把锯片放到了转盘上，用手拨着它转动。

“可你怎样用锯片来制造唱片呢？”



“拼读‘油漆’”，他指出在锯片上涂上油漆，又指了指天空，意思是用蓝色的油漆。

“妈妈来了，竟没看出E·T来。”格蒂说。

“那可是伪装的作用啊！”埃利奥特说。

“出去，出去。”E·T嚷着把他们赶了出去。

玛丽梳好头发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发夹。她忽然明白了肯定是格蒂拿走了。于是便把格蒂喊了出来。当格蒂告诉她，怪物将发夹装到了机器上时，她想不应从孩子的幻想中找出自己的发夹。干脆她让自己的头发披着，这样倒更显得时髦了。

外星人在涂了漆并凉干了的锯片上烧着眼。埃利奥特和迈克尔一个说它象音箱，一个说它象玩具钢琴。然而外星人却不注意这些，他继续用那喷灯般的手指在锯片上烧出穿孔卡一样的图形，再把编好程序的锯片放在留声机的转盘上，用手指将它转动起来。把衣架的臂降低，那排发夹随着转动的锯片，从打好的程序孔里穿进穿出，然后通过导线激活了拼读机的键盘，星球的语言便传了出去。

当格蒂拿着步话机边走边向自己房间的布娃娃讲话时，E·T伸手抢了她的步话机，把上面的麦克风拆下来装在了拼读机和喇叭上。格蒂气得尖叫了一声，“又糟塌我的玩具了”。当埃利奥特把布娃娃的胳膊向后扭时，格蒂叫了声，怪物向她表明再也不糟踏别的玩具了。他现在急需的就是电视机上的同轴电缆和高频调谐器，于是孩子们便采取了行动。

这天晚上，玛丽打开电视一看没图像。她立刻意识到肯定是孩子们干的好事。一会儿她皱着眉头疑惑地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出现了格蒂领一个大木偶来到她的卧室。

醒来后，她觉得很饿，便又想起了涂满了复盒果子酱的面

包。于是她下了床，来到走廊，注意到孩子们在游艺室里，便下楼来到厨房。

玛丽猛地看到一束亮光，接着看到格蒂在餐桌旁，桌上放着点心和牛奶，但她并没看到坐在冰箱旁边的外星人。

“格蒂，这是为谁做的，我吃点行吗？”

“为外星人，他很喜欢你，不会介意的。”

于是玛丽便抓起了点心，当她想吃冻果时，便猛地拉开了冰箱的门，一下子把外星人从凳上弹了下来，掉在了垃圾筐里，身子落在筐底，脚伸了出来，但玛丽仍未看见他。

玛丽疯狂地从冰箱中取着食物。突然，迈克尔和埃利奥特从身后把她抱了起来，把她从这堆展览品般的食物前推开。

“孩子们不要管我，把我说的话赶快忘掉。”她边喊边想从格蒂的盘子里抓些饼干。

埃利奥特用背挡住外星人，在玛丽面前跳动着，让她和他们一块玩垄断棋。玛丽感到他们忠实极了，不想让她变胖。一会儿两个男孩把她推出了厨房，又推着她上了楼。

夜深了，外星人站在壁橱的窗口，眺望着茫茫夜空。他仿佛听到了宇宙的语言和音乐，这引起了巨大的悲伤。浑身上下每个毛孔中都由于对星光的渴念而隐隐作痛。他回想着那熟悉的星光区，猎户星座、金牛宫七星团，都使他心驰神往。那回忆使他心烦，于是他从窗口转过来，打开了壁橱的门。

他从熟睡的埃利奥特身旁经过，走出房间沿着走廊移动着。在他看来也象个丑八怪似的身躯。他悄悄溜到玛丽的卧室前，朝里窥视着。

玛丽在熟睡着，那散乱的柔发，那温柔的双唇以及那双美丽的睡眼，都使他留恋不舍。他用他年老的心真诚地呼唤着，接着他便轻轻地来到她床边，仔细地凝视着她的面容。唉！没

有别的，他把一片巧克力糖豆放到她枕边便悄然离开了。

哈维看着那摇晃着走来的外星人，多象一袋狗食罐头，便伸出了舌头。怪物一拍哈维的头，一系列脉冲传到了狗背上，它的尾巴立刻卷成了类似衣服挂钩的形状。哈维变老实了。外星人一拍它的鼻子，尾巴又伸直了。

接着外星人和哈维又开始了夜间盗窃活动，他们下了楼来到电话间，外星人把电话放到狗耳朵上，便模仿埃利奥特的作法，拨弄号码，等人给送食物来。不一会儿就听到了回话。他们要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来到起居室，看到玛丽的照片后，怪物就拿了起来，在玛丽的唇边吻了一下。哈维看着被口水弄脏的照片，觉得这次又要受责骂了，因为向来用口水弄脏的东西都要归罪于它。当外星人拿着照片匆匆离开时，哈维更着急了，因为别人一定以为是它把照片吃掉了。在起居室内怪物还找了一朵玫瑰花，他把花朵压在玛丽的照片上，这样更显得玛丽漂亮了。

他又来到了厨房。这里是哈维一切希望的中心。外星人打开了冰箱，拿出了牛奶和巧克力蛋糕，哈维呜呜地乞求着，口水流了出来，外星人赶快给了它一块猪肉。

哈维连忙趴在地上，啃起了那块猪肉。突然，它停了下来盯着外星人，摇动着尾巴，仿佛在告诉他，我是你的狗了，有什么麻烦请找我。

七

傍晚，大街上出现了装有窃听设备的面包车和大蓬车，窃听器控制台前坐着那个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的人，他正倾听附近居民的谈话，大蓬车向前慢慢地开着。

“他的通讯机电源耗尽了，迈克尔……”

“埃利奥特，他最近身体好象不太好。”

“别那么说，迈克尔，我们身体很好。”

“你总是说‘我们’‘我们’的。”

“这是心灵感应的结果，我觉得他就是我。”

挂钥匙串的人挥了挥手，大篷车停了下来，他拿出街区地图在玛丽的居地画了个大红圈。大篷车离开了街口，面包车又跟了过来。

埃利奥特向外星人解释了万圣节前夕的盛况。每个人都打扮得古里古怪的，并告诉怪物这是他自由行走而不受注意的唯一机会。

埃利奥特给外星人头上包了一床被单，脚上穿了一双很大的毛皮拖鞋，最后又在他头上扣了一顶牛仔帽。这身打扮就能使怪物自由行动了。埃利奥特也特意装扮了一下，与怪物相配称。

楼下迈克尔和玛丽在为迈克尔的打扮争吵，玛丽不准他穿恐怖分子似的服装。而格蒂在偷偷地向窗外爬，因为怪物要冒充格蒂。埃利奥特还告诉她不许出声，以防妈妈注意。

玛丽在楼下等着他们，为了狂欢表演，她打扮得十分时髦，引起了孩子们的夸奖。更重要的是被单里的怪物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玛丽走到外星人跟前问：“格蒂，你的肚子怎么搞得跟个南瓜似的，帽子的角度应戴得更时髦一点。”说着便把手轻放在怪物的头上。被单里的怪物立刻感到一股能量从她身上溢出，他的心光忽地亮了，他赶快用手捂住了。

玛丽又叮嘱埃利奥特要好好照顾“格蒂”。这时迈克尔打扮好也出来了。玛丽吻了两人孩子，又吻了吻太空怪物。怪物

在玛丽面前呆若木鸡似的站着。埃利奥特拉他走开，但他的眼睛还是依恋不舍地望着玛丽。

孩子们拉着他越过行车道，来到车库前，格蒂正裹着床单在那里等着。床单中放着怪物的信标发射器及其他部件。孩子们把他抬到自行车货筐里，把通讯机挂在后货架上，沿着车道来到大街上，外星人盘腿坐在货筐里，观察着大街上游行的孩子们。

埃利奥特意识到货筐里这家伙的重要性。今天晚上的任务十分神圣，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感觉。车轮飞转，心中洋溢着无比愉快的感觉，他抬头仰望着银河，心想，我们就要把他送回太空去了。

站在一家门厅里的夫妻俩儿，惊讶地看着怪物的打扮。他们的孩子从他们的腿缝里窥视着这位天外来客。

这时，怪物已解开了被单，他的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格外注意，总有人围着他起哄，当他离开货筐时，人们纷纷向里边投放糖果。外星人提着满筐的糖果兴奋极了，因为里边有他喜爱的点心和巧克力。这些东西好象是为他的远距离航行作准备的。

埃利奥特推着车边说边沿人行道向前走，他感到很自豪，自己已不再是被耻笑的对象了，外星人突然拉了拉迈克尔，挤到一群孩子中间向别人家的窗户里窥视。外星人想如果每天晚上都有机会偷看，那地球上的生活将是何等快乐啊！格蒂拉着他来到前走廊，来到大门口按了一下门铃，然后拔腿就跑，外星人的拖鞋劈里啪啦响个不停，一会甩了一只，牛仔帽也跑飞了。

外星人今天如此激动，当他们在灌木丛中闪来躲去时，脚趾上发出了一层薄雾，致使周围的植物都喷芳吐艳了。但他没有顾及这些，他又来到一幢房子前，开始了窥视。就这样他走

家串户兴奋之极，把要来的糖果吃了大半。

埃利奥特带着他想到别的人家再讨点糖果，埃利奥特很自信人们一定会把外星人看成一个穿胶皮服的孩子。于是他就大胆地按响了一家的门铃。但当门打开时，埃利奥特吓得直眨眼，因为这是兰斯的家。

“他是谁？”兰斯瞪着外星人问道。

“这是我……我的表兄。”埃利奥特支吾着，他竟没认出兰斯的家来，真想踢自己一顿。

然而怪物吸引着兰斯，他步步向前逼近。埃利奥特和怪物连连后退，然后跳上自行车，飞快离开，而兰斯却在后面骑车紧追着。埃利奥特后悔真不该如此炫耀外星人，外星人在筐子里也忧心忡忡，怕当局把他制成标本。

低能儿兰斯在道路上摸黑骑车疾驰，追赶着目标，某种东西通过心灵感应牵引着他，他已经调谐到某一频率，与外星人的系统保持着联系。他的车速很快，拼命追赶着，他的车灯熄了，只有尾部闪光镜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没有人注意他。

自行车车轮碰到了石头上，兰斯尖叫了一声从车上摔了下来。突然他发现埃利奥特就在前面正朝着那小车骑着。于是他又眉飞色舞地蹬车向前高速飞驰。

外星人坐在货筐里，心在剧跳，他发现他们正沿着林间防火路前进，离飞船着陆地很近了。他想立刻把通讯机安装好，于是便作出了一个低水平的反引力公式，自行车忽地从地面上升了起来。埃利奥特紧握着车把，心跳加速。

身下一只猫头鹰漫不径心地拍打着翅膀飞着，突然它那双大眼瞪了出来，猛地侧身向下俯冲着，一会儿惊恐地蹲伏在地面上，差点儿被低能儿兰斯轧住。“森林里到底出了什么事？”猫头鹰问着兰斯。但兰斯无暇回答，只是按照电讯号的指示向

前走着，可是却没有发现埃利奥特。

当自行车朝着森林里那片开阔地下降时，外星人在货筐里灵敏地指挥着。但就在最后那一刹那，外星人的长脚趾被辐条别住了，自行车翻了，压在了外星人身上。

外星人顾不上疼痛，赶紧从货筐里爬了出来，从盒子里拿出通讯机装置，然后他用体内的雷达系统扫视着周围的环境。他扫到了兰斯但并没有发现他。因为外星人的电波是一个被遗弃人的电波，不适应环境人的电波。

接着埃利奥特和外星人就开始安装通讯机。一个带有弹簧的电枢铁绑在一棵高树上，风一吹，绳子绷紧了，刀子和叉子组成的滑轮便提了起来，使锯片转动起来，小发夹跟着运动，把讯息程序传给拼读机。外星人把几百根金属线装进树身上，而发掘出生命的电力，推动着拼读机工作。倒放着贴着锡箔的雨伞在超高频调谐器的激励下，由抛物面集中起来一束电波，这样讯号便源源不断地发射了出去。埃利奥特和外星人在发报机前默站了很久，天上星星似乎在倾听着，当然低能儿兰斯也在偷听着。

这时，玛丽正在应酬着来她家拜访的那群小妖精。她们跳着，唱着玩得很高兴。哈维咬伤了一个小妖精，正当哈维与孩子们纠缠的时候，楼上玛丽房间的窗子被打开了。一个特工队员带着电子设备爬了进去，然后电子装置又把他引到了走廊，最后来到埃利奥特房间。他的电子装置激烈抖动着。几次测量后，他觉得满意了，便又从原路爬了出来。这时，楼下哈维的鼻子被绑了起来，玛丽哄着被咬的小孩。

埃利奥特和外星人静静地守着通讯机。过了几个钟头，埃利奥特睡着了。兰斯失望地在9点钟左右也回家了。只有外星人独自守着通讯机，信号扩散着，他不断跟踪着。一会儿，他

向森林里走去，感到脚步沉重。最后他走到一条小溪边，坐下来倾听水声，接着他把头伸到水里，一连几个小时，听着大地血液的流动。过了一会儿，他头浸在水中睡着了。

由于昨天晚上埃利奥特没回家，吓坏了玛丽，她通知了警察局，请他们帮忙。其实哈维知道内情，但它的鼻子被绑着，只能呜呜着。

突然，埃利奥特出现了，使玛丽一家又沉浸在了欢乐之中。

“迈克尔，你必须找到森林中那块大空地，把怪物找到。”埃利奥特躺在床上叮嘱着迈克尔。

迈克尔骑车来到大街上，一辆小车尾随着他。于是他拐进了一条窄胡同，甩开了小车，直奔小山而去。

在那条小溪边，他找到了怪物，头还在水里，脸色难看，然而他却硬说身体很好。

他对着小溪，天空，和其他东西打着手势比划着。但迈克尔却发现他脸色苍白，步履沉重。

八

迈克尔和埃利奥特安慰着外星人。他知道整个通讯程序马上有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甚至整个事情的成功也是很渺茫的。但他对飞船的昼思夜想，使他期望那事情尽快成功。

玛丽在一个房间里忙着家务，收拾着孩子们散乱的东西。她推着吸尘器从地上捡起了几粒奇怪的种子，怀疑是大麻。她真害怕孩子们会吸毒。一会儿她又梦想起了墨西哥浪荡汉，一会儿又想起了参加舞蹈体操的事，再想想自己渐已失去的青春美貌，更使她伤心至极。

关上了吸尘器，她才听到门铃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兰

斯，他是来找埃利奥特的。

玛丽上楼敲门告诉埃利奥特兰斯来找他，但他不愿见兰斯，让他滚开。但没等玛丽下楼兰斯已向楼上跑来。

“让我进去，我想看看外星人。”兰斯的话使整个房间突然沉静了下来。房门打开了，兰斯进去就讲他昨天晚上在树林中看到的情景。当兰斯谈到他刚才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在探问关于怪物的事情时，埃利奥特屈服了。他打开壁橱走了进去。

那怪物瞪大了眼睛，知道一个可怕的人物来到了。万圣节已过，他那副嘴脸已不能在众人面前蒙混过去了。

门铃把他解救了。埃利奥特退出了壁橱，而迈克尔偷偷溜出了门，他下楼到楼梯的第一平台上，观看到了下面的情景。

当玛丽正从沙发后面找出一大堆纸团和一本关于太空美女性生活的杂志时，门铃响了。她打开门，一个与她想象中的男人相似的人走了进来，他出示着官员徽章，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接着他就讲关于飞船和怪物的事儿。

玛丽惊奇地注视着那个男人，离婚女人的那种孤独寂寞之感便油然而生了。玛丽没说别的，只告诉他什么也没看到过。

他紧盯着她，然后又环视整个房间。接着边向她道歉边退下台阶。玛丽看到一辆漂亮的官方派头的小汽车在他身旁停了下来，打开车门他上了车。玛丽又接着打扫起来。

迈克尔回到埃利奥特的房间给他们讲述着刚才的情景。当迈克尔说那人是一个侦探，打听有关飞碟的事儿时，兰斯象安了弹簧“蹦”的跳了起来。“你们见过飞碟，那太幸运了。”当说到通讯机时，兰斯又惊讶了。他越听越想见那个外星人。接着他就进行威胁：“马上让我见见那个外星人，不然我就去通知官方。”埃利奥特无奈只好打开了壁橱的门。

怪物向前走了几步，嘴里吃着奥利奥饼干，眼瞅着这个低

能儿。兰斯双手下垂，面如土色，两颊象是包在塑料袋里的北美干酪一样。“我今天死也甘心了，我可以上天堂了！”他自喃着。

迈克尔说：“你要用鲜血发誓，发誓永远不把今天看到的事情讲出去！”说着迈克尔拿刀刺破了自己的手指，接着又刺破了兰斯的手指。然后迈克尔把两个流血的手指按在了一起。

怪物看着他们的举动，感到不理解，他的手指发出了粉色的光芒，直射到两个流血的手指上，最后，两人的伤口愈合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九

在着陆地的隐蔽地点，那看似从垃圾里捡出的破烂似的装置，在不断地发着信号。当埃利奥特靠近它时，他感到了发动它的能量。

夜幕降临了，埃利奥特独自守着这堆东西躺在草地上，凝视着满天的星斗，月亮不时地放射出黄色的光芒。他倾听着发报机的声音，倾听着穿透了他身体的密码。那倒置的雨伞在月光辉映下闪闪发光，照射到他心里。

在他的头脑里，他听到了玛丽在猜测：“他到哪里去了，这么晚了也不回来？”的声音，他躺了很久，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不能自拔，他浑身发抖，宇宙的孤独感渗入了他的骨髓，他在草丛里呜咽了起来。

突然一个金铃般柔和圆润的声音在那望不到头的长廊里回荡着，告诉他被束缚在自己星球的地球人是承受不了宇宙之爱的痛苦的。

埃利奥特仰望着星空，似乎要超脱自我回到那远古的星光

里。天体的音乐把他吞没了，宇宙的魅力把他的灵魂彻底征服了。他停止抽泣，从草地上爬起来，摇晃着向自行车走去。他蹬起了车，打开尾灯，一个个的小月亮在他的脚边转动着，自行车在防火路上蹦跳疾驰。

钥匙官办公室的四壁上挂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是空军拍射下来的。他的桌上放着外星人的一个石膏脚印铸模，旁边有一装有飞船着陆时燃烧排泄物残余的分析报告袋。

钥匙官在同他的上司通话，他不断地向他的上司打着保证：一定在监视区内找到外星人。他挂了电话、喝了口咖啡，助手走了进来，向他建议掩蔽一下那离奇的房屋。因为那隔离和污染单位太大，帐篷的管子在外面伸着。接着又说可以偷着抓住太空人然后把他消灭掉。但是如果外星人不在那里，惊扰了居民，给他们造成精神创伤，那么他们会控告政府的。

钥匙官点了点头，但他不主张抓住外星人后消灭掉他，因为他的上司不允许。

车辆发动了，仓库门打开了，工作人员把仪器搬进了那座房宇深广的大楼。钥匙官仔细地查看着一切。

外星人打开壁橱门，埃利奥特踉跄着走了进来，他两眼肿胀，嘴唇哆嗦，想说又说不出那种星际语言就在唇边，伤心地抽泣着，那老怪物默默地看着他。

外星人抚摸着埃利奥特的前额，他的伤感立刻消失了，回到太空深处的居民身上了。他低着头，叹息着，不一会儿便沉睡在了一个保护层里，而不受星光的刺激和伤害。

怪物抚摸他时，心中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是他才使自己的心光越来越亮，他无比忠诚的服务，使他增强了返回太空的信心。不自觉地，他朝着那淡淡的月光和星光作了个下命令的手势，将星光和月光折弯，让它们围绕在熟睡的埃利奥特

的四周。

一阵用鼻子吸气的声音从门缝里传来。哈维来陪外星人过夜了。外星人打开门让它进来他们对视着，接着外星人使用遥控光束对它进行教育，告诉它狂吠月亮时应懂的知识。

十

玛丽站在公文柜前，匆忙地翻阅着文件夹里的公文。她真想让这些文件堆在通风口飞扬出去。正当她不耐烦的时候，老板又来打扰她，气得玛丽直皱眉头。

“对不起，克劳德先生，这个公文柜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玛丽用这个事儿，引开了老板的话题，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公文柜上。玛丽看着他真不明白像他这样没有学历的人会当上老板。她真想辞职不干，然后去加油站工作，那里会有些幽默感。

“好吧，我去找人维修一下，把它固定到墙上。”玛丽心想连你一块固定到墙上才好呢。这样一直到吃午饭，老板再没找她的麻烦。

吃午饭时，她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边吃边按摩着脚背。她身边的一位老年妇女可能是干过档案工作的，不断地唠叨着她的购物袋。玛丽感到这或许也是她的下场。

她伸开双腿，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比雨伞架还矮的人的形象。

“我真后悔当初在册子上签了名”一位微生物专家不停地发着牢骚。其他的专家也不断地散发着怨气。

待命室内，烟雾缭绕，各类专家围坐在一起，他们的谈论伴着叮咛的响声，钥匙官进来了，房间里顿时静了下来，



接着他就开始对专家们讲话。

钥匙官在童年时代就对太空充满了幻想，他要研究宇宙中最先进的知识，用它来指导人类。这种理想使他成了一名监视特工人员，来研究各种奇异现象。

现在怪物成了他追踪的对象。他已了解到每次飞船出现的时候正是各种植物繁花叶茂之时。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飞船照片，这照片是飞船从埃利奥特家后面的山丘上喷火起飞时拍下来的，周围各种花朵芬芳吐艳。

办公室外面，各种专家、技术员及其后援部队都来到了。钥匙官在考虑如何安排才合适。仓库内布置好了一切有效的生命维持系统，他们要尽力把飞船的失落者保存下来。

仓库里安装了很多设备。如果把那些备用的实验线都接到外星人身上，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电话交换台。一切准备好后，时刻准备出发。然而，这一切外星人全都知道了。

外星人如同那株天竺葵一样无精打采地低着头。他的通讯机工作了几天，仍得不到回音这使他的希望全都破灭了。对于快要死的天竺葵他也爱莫能助了。宇宙的孤寂感又深深地渗入了他的骨髓。

他倚着木偶人站了起来，用聚焦的眼睛仰望天空，但根本不见飞船的踪影。只看到一架飞机挂着一张关于下午举办猩猩展览的漫画飞过，他真担心自己也会作为标本展览出去。

怪物神情沮丧，他走出埃利奥特房间，用两只大脚啪嗒啪嗒下了楼，来到了门厅，呆处了片刻，他又来到了厨房。

打开了冰箱后，瑞士乳酪吸引了他，接着抓起了一瓶晶莹的饮料。他坐在餐桌旁，边吃边喝了起来。

他的舌头分析出了饮料的成份：麦芽，酒花再加大米和玉米。他觉得很合口味，便一瓶又一瓶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儿，

飘飘然的感觉便来到了，他站起来发现自己走不动了。地球的引力过大，使他的膝盖变得弯曲，双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过来，脚踝感到软不能支，跌跌撞撞地倒在炉子上，接着又弹回来，倒在门旁。

他腕关节失灵，摇晃着走进起居室，肚子比平时垂得更低了，紧贴在地毯上拖着走，怪物打开了电视，痴呆地盯着屏幕。一会儿，电话铃响了，他便学着埃利奥特平时的样子，抓起了听筒。一个象玛丽的女人讲话了，告诉玛丽要更改食谱等。而这个人却把怪物当成了埃利奥特，认为他得了什么病，嘱咐他别着凉。

电话打完了，怪物又打开了一瓶啤酒。这时他已大醉，而心灵感应器在正常工作着，这又影响了正在上生物实验课的埃利奥特。他不听老师的指挥，不停地表演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埃利奥特觉得教室似乎要倾倒，他凝视着放青蛙的瓶子，觉的怪物就象里边的青蛙一样孤苦伶仃。

怪物看着电视，哈维进来了，想着再听听太空生活的事儿，然后吃点点心。突然屏幕上的男主角按住女主角深情地给了她一个吻。怪物便抱住哈维亲了起来，与此同时，埃利奥特按住他的女同桌也给了她一个亲吻。

老师暴怒了，因为埃利奥特正把广口瓶中的青蛙一个个地放跑，并在教室冲来冲去，喊着：“快逃吧，小精灵。”最后一只接受了忠告跳上了窗台。泰勒忧郁地摇着头，他第一次对埃利奥特有了几分可怜。“先生，一只青蛙钻到你的午餐袋里了。”他想把老师的注意力从埃利奥特那里引开。

老师停止了讲课，拿着饭袋抖动起来，把里边的面包火腿和干酪都抖了出来，结果也没见到青蛙的影子。

狂怒的老师把埃利奥特拖出了教室，史迪夫摇动着帽翼

说：“一定要停止他的学籍了。”但同时他又考虑到：当你的小妹妹控制了你的生命时而产生的各种恶果。

怪物醉醺醺地转动着电视频道开关。他烂醉如泥地倒在起居室的沙发椅上，小腿从坐垫边上向外伸出。

新闻节目开始了，“……南部隧道塌陷了，救出来的人生命垂危……”受伤工人的镜头不断出现，怪物抬起了手指，立刻放出了玫瑰色的光芒，那些受伤的矿工便忽地从担架上跳了起来，拥抱在一起，伤处全部痊愈了。

太空人又打开了一瓶啤酒。

外星人已喝了六瓶啤酒，沉醉的他在房间里糊里糊涂地转来转去，他的身体好象变得十分沉重，跌跌碰碰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哈维忠实地尾随着他。

由于哈维和外星人之间有着心灵感应，身体变了样，迈步似乎有千斤重，它滑到椅子底下费了好大劲才爬出来，接着又叉开腿趴在了沙发底下。

怪物赶紧问哈维那儿不舒服，接着在地板垫子上滚来滚去，给它表演起自己的走路姿势来。可哈维并不象平常狗那样见到此种现象会兴奋不已。它感到象一些小骨头在它周围飘动着，它朝它们咬去，然而什么也没咬到。

怪物在垫子上滚了一阵后，便又喝又跳了起来，摇摆着身子，晃动着他那保龄球般的肚子。玛丽回家后，才打断他的表演。

玛丽进了前门，在邮件桌前翻了一本杂志然后向厨房走去。太空老英雄已经了解到玛丽的所有电波，知道她愿意去爱一个象他这样成熟的人，他兴冲冲地走进走廊，决定向她表白爱情。

哈维知道外星人这样做简直是发疯了，它赶紧跟在外星人后面，当玛丽转身向他们走来时，哈维挡住了怪物，在玛丽面

前摇尾吐舌地乞求着。由于怪物个子太矮，玛丽竟没有发现哈维身后的老家伙。玛丽告诉哈维过会儿再喂它，接着便顺着走廊出了后门，走进了后花园。

老怪物看了哈维一眼，便顺着门口朝花园里张望。他想不能再掩藏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决定用歌声和故事以及更亲密的指头信号来取得玛丽的欢心。他把哈维猛地推到一边，哈维翻了个跟斗，正巧看到玛丽抱着一大把鲜花回来。它马上跳到怪物前面，抽打着尾巴。外星人半醉着抬脚想往前走，结果被哈维的尾巴打倒了，倒在了敞开的门口。

玛丽停下来，那把鲜花挡住了她的脸，她什么也没看见，从他们身边走过，把鲜花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接着背起一捆干洗好的衣服朝楼上走去。

外星人挣扎着站起来，感到好象是在房子里乱撞了一阵。今天可能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如果地球引力再使它的膝盖变形的话，他恐怕坚持不到黄昏，而在临死之前他一定要向她表达钟爱之情。他奋力走向门厅，朝楼上走去，哈维紧紧追着他。

玛丽在卧室内，为她的午浴作准备。玛丽正放热水的时候，外星人爬上楼梯，哼起了歌曲，可玛丽根本没听见。外星人从玛丽卧室旁经过，向里张望着。植物们都感到迷惑不解，这时怪物脑子里发出了象蜜蜂一样的嗡嗡声。

那嗡嗡声在前面给他开路，沿着走廊向浴室走去。由于哈维咬过浴垫所以它只好蜷缩在浴室门口而不能进去。当它听到关门声和上锁声时，才感到放心了。

外星人在浴室门外的走廊里徘徊了一阵子然后回到壁橱内，一头倒在枕头上失去了知觉。

仓库内那一排排的高级医疗器械所出发的信号，使外星人

充满了忧愁。这种信号是一种光的变形，是探测器构成的网络，一直在伤害着他的感觉末梢，使他抑郁寡欢，萎靡不振，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模糊的渴望，可怕的幻影时常打扰他的睡梦。

这些阴郁的幻影的源泉是附近的一个仓库。即将到来的胜利激励着钥匙官，他格外振奋，心中充满了美妙的梦想。在他心中孕育着一种奇特的爱，一种对于这种向地球调情的美好智慧的爱。而其他工作人员在仓库内紧张工作着。

全队准备就绪后：一切待命，倒数计时，车灯亮了，车门打开，车内闪着光，输出的数据忽闪着，指针跳动着，电路图像在闪光。钥匙官就要带着这一切去献给那太空老怪。

埃利奥特回家来了，兰斯站在一旁问道：“今天生物课堂上，你怎么啦？神经错乱了吗？”并且兰斯冲着埃利奥特瞪着眼。埃利奥特回敬了兰斯一眼，还真想在他屁股上踢一脚。

埃利奥特叹了口气便朝楼上走去，兰斯象粘在鞋后跟上的一块口香糖紧跟其后。他们来到埃利奥特房间，当他们打开壁橱时发现外星人躺在枕头上，脚趾伸到空中。

兰斯吓呆了，埃利奥特把怪物从枕头上扶了起来，“他喝醉了”，接着怪物“拼读‘六瓶’”。

怪物发出了一些宇宙指示信号，转动着眼睛，打着饱隔。兰斯惊呆了。“别老是藏着他了，许多人花大钱去看基斯音乐会，而他比基斯兰乐会棒多了，这是一个大金矿啊！快把他领到大街上去。”兰斯指手划脚着，满以为自己能当老板似的。

埃利奥特极力想把外星人扶起来，可他感到怪物重得出奇。他前仰后倒地晃来晃去。“拼读‘头痛’”。埃利奥特摇动着外星人，看到他的眼中有一种大家未曾见到过的眼光。埃利奥特全身被眼光击中，变得也和外星人一样沉重了。兰斯也被击中了，蜷缩在怪物的一只臂下。“埃利奥特，他是属于你的，我

们使经营合法化，变成了百万富翁就可以周游世界了……”

怪物用瞬时聚焦法消除了醉意，醒了过来。但他内在的崩溃性却无法制止，他全身紧缩着。星球生命就要结束了，他的一生也要了结了，因为他正要缩成针尖那么大小的体积。

他不想让两个孩子同他一起灭亡，想推开他们，可他们却紧紧偎依在他的身旁。

哈维听到玛丽回家的声音，便赶快来到壁橱门外吠了几声。橱门开了，它两眼盯着外星人，狗脑里出现了一股黑洞洞阴沉沉的力量，发光的骨头在向里边掉，他感到自己的骨头也觉察到了这股力量。

“放开我……”外星人用力抬着双臂，可万有引力定律正作用于他身上，尽管他不断变幻着宇宙能量级，但还是不能找出一个合适的公式来抵消这种力量。

兰斯和埃利奥特拖着怪物跌撞着从壁橱走到床边，用尽吃奶的力量把他抬到床上。接着传来玛丽上楼的声音，不一会儿她走了进来。

哈维赶快走到她面前，作揖乞求，全身狗毛都竖了起来，这样，它挡住了两个孩子，使他们把一条毛毯盖在外星人身上。玛丽不停地问着，孩子们如何欺侮了哈维。

外星人不停地向下落着。他知道凭他本身的能量足以把那个女人拉过来，可现在没有必要了。他想起床，可他一动也不能动，只能听着他们之间的交谈。

兰斯突然想吃瑞士干酪，他感到身体在不停地下落。“瑞士干酪已吃完了”玛丽盯了兰斯一眼便走了。

埃利奥特赶快回到外星人跟前，他看到外星人一只死灰色的胳膊从毛毯下面垂下来，使他陷入了一串从未梦见过的梦境之中。他紧握着怪物的手说：“E·T，赶快把你自已治愈了吧

.....”

十一

黑夜降临了，埃利奥特搜集了家中的所有药品，可这些药品都无济无事。

外星人处于高速回转的引力旋涡之中，他在想怎样才能使他个人的灾难不危及地球人和地球本身。他的体内有着大量的原子机密。“把你自己治愈吧！”埃利奥特再次恳求，外星人只是摇了摇头。

“请离开我，我对你们和你们的星球是个致命的危险！”外星人强打精神央求着。

“我们的通讯机还在工作！”

“没有！”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从那双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内力的崩溃。

夜深了，外星人身体变得硬梆梆的，全身发灰，嘴唇蠕动，却说不出话来。只有恒星物质在极端压缩时发出的声音在他体内狂奔。

埃利奥特觉得自己的身体象由链条组成的，这些链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清晨光亮刚出现他就坐了起来，看到外星人已由灰变白。

埃利奥特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玛丽房间，他感到自己在堕入深渊。玛丽看他那个样子，忙问怎么回事，不住地安慰他，拍拍床让他坐下。埃利奥特只说他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但不讲清是什么事。

“去睡吧。”玛丽摸摸他的额头，“不要想得太多。”

他睡了，梦见一个变化无常的铁球，他骑着铁球滚过了一



片星光的境界。

七点半钟，闹钟铃响了。玛丽起了床，想让埃利奥特多睡会儿。她穿上晨衣，一阵睡意袭来，但她用力摇了摇头，使自己完全清醒了。她看看埃利奥特，真怕他步他爸爸的后尘，她已经发现了六个空啤酒瓶。

门开了，迈克尔走了进来。“埃利奥特呢？”玛丽赶忙推着他一块来到走廊，以防吵醒埃利奥特。“怎么他这样烦闷，灰心丧气？”玛丽问着迈克尔。

“可能是上学的事。”迈克尔说着向身后走廊看了看，心想外星人、埃利奥特都病了，自己也头痛得要命。

“妈妈，今天我陪他，我们今天上半天课。”

玛丽从口袋里掏出阿斯匹灵药片，“那好吧。”说着朝楼下走去，努力想抖去睡意，她的头象灌了铅一样沉重。

十二

迈克尔坐在埃利奥特的床边，不住地晃动着他，希望他能很快醒来。

埃利奥特慢慢醒过来，迈克尔把他扶下走廊来到他的房间。他们俩摇晃着，迈克尔感到埃利奥特象铁球一样，房屋如同正在倒塌，纤维糊墙纸发出一种跳动的暗淡之光。

埃利奥特感到身体僵直，既象铁链又象铁棒，外星人脸色苍白，身体直挺，身上盖着毛毯躺着。

外星人深呼吸着，呼出的气带走了他巨大的原子能量。他向船长呼救着，希望他能来拯救他。迈克尔向埃利奥特建议，想求助于别人来消除当前的危险，可埃利奥特却不同意，他不想让怪物落入他人之手。



迈克尔觉察到外星人的能量波在冲击着他使他象木偶一样在屋子里团团乱转。四周墙壁辐射着模糊的脉冲光波，他似乎看到了许多外星人的影子，还有在他身后燃烧的宇宙之火。他担心这个太空怪物会把世界毁灭掉。

埃利奥特的眼睛就象那红色的大平鱼，微红色的触须在他眼光中晃动，那是地球人觉察不出的能量，他的身体火热。

迈克尔一只胳膊夹着埃利奥特，另一只胳膊抱起外星人，把他们拖进了浴室，放到淋浴间要熄灭这燃烧的火，降下埃利奥特的体温。

在水的冲溅下，外星人回忆起了那苗条女人的形象，他感到自己如同在金星的瀑布下一样。可再想想现在的处境，他觉得一切将不复存在了。他用大脚溅踏水，唱起了轻柔的歌，要把他的最后一次淋浴洗好。

怪物的膝盖象铅作的一样，使他沉了下去，埃利奥特和他一同沉了下去。

楼下房门打开了，玛丽带着格蒂走进来，接着玛丽把格蒂打发走，让她去安慰迈克尔他们。玛丽放下食品，觉得头痛难忍，她前后摇晃，想看看周围的一切。突然她的医生的影子清晰地出现在她的面前，给了她一些根本不想吃的药。

迈克尔下楼时的脚步很重，象铅球一样落在楼梯上。当他对玛丽提及有关怪物的事儿时，玛丽感到天旋地转。楼上一会儿又传来格蒂那沉重的脚步声，接着听到“妈妈，他们不愿呆在壁橱里了。”“他们是谁？”玛丽诧异地问。迈克尔便把他带到楼上的浴室处，让她看个明白。

迈克尔拉开了浴室的帷幔。玛丽眨着眼看到浴池里有一个缠绕在一起的爬行的动物，她赶快闭上眼睛。当她再睁开眼时看到了埃利奥特和一个她噩梦中曾梦见过的三英尺高的怪物在

一起，水浸过他们的身体，怪物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着：“苗条的……女……人……”

“她是从月亮上来的。”格蒂说。

玛丽抓住埃利奥特，把他从淋浴间拖出来，她想让他赶快离开那个可怕的爬虫。给埃利奥特裹上了一条浴巾，接着便神志恍惚地把孩子们向外推，让他们赶快离开这里，可埃利奥特还抗议着说不能把怪物独自留下。

玛丽现在是绝对的权威，她把三个孩子象推布娃娃一样推向门口。她开了门，门口恰好站着一位宇航员，她仅存的一点理智丧失了。

那宇航员身穿宇宙服，眼睛透过圆形的头盔向外张望。玛丽“呼”地关上门，向旁门走去。但旁门已打开，又一个宇航员走了进来。她又朝窗子跑去，可窗子被一块塑料布挡住了，一个宇航员正把塑料布粘在窗棂上。过了一会儿一个巨大的塑料罩落了下来，把整个房子罩了起来。

整个房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密封包裹。巨大的软空气管布满了屋顶，明亮的电灯悬挂在高高的支架上。大街上车辆阻塞了，身着宇宙服的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钥匙官打开大篷车的后门，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软管，沿着软管来到一个空气封闭的门口拉开拉链，进入了这个隔离的房子。

“可怕极了！”一个微生物专家在他的空气头盔里喃喃自语。他目瞪口呆地站在分配给他们这队专家的工作领域前面。该队的专家们正检查着根据外星人的生命系统作的组织幻灯片和其他取样。

另一区域内，一队医生在为玛丽的全家治疗着。他们边给他们治疗边打听有关的事情问怪物的皮肤和呼吸情况，问房

间内温度湿度的变化情况。当格蒂告诉他们，她用拼读机教会他说话时，医生们忙问格蒂他说过什么没有，格蒂告诉他们说：“他说过‘我要回家’。”

在餐厅里挤满了一队X光操作人员，研究着骨骼构造。钥匙官拉开了塑料门拉链，进了另一房间；这个房间内有一个清洁室用透明塑料制成。在这里一队医生正对怪物和埃利奥特进行检查。

但医生们对检查结果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发现怪物的心电图和人类的不一样，没有Q波、R波和X波。他的某些部位象蔬菜做的梦一样安静，另一部分却有着石头一样的密度，度数之低连仪器都无法测量，并且他们也弄不清他到底有没有心脏。

这群医生狂热地工作着，企图立即能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解开他的一切奥秘。其中这队医生的负责人想擦去他额头上的汗水，然而他带着玻璃面罩，使他感到十分沮丧，越发糊涂起来。他把外星人看成了一个失去知觉的畸形怪物。

怪物静静地躺着，可怕的人类目光射入他神经深处。他明白他的生命系于他们之手，可他们用的仪器简陋到了极点。他呼唤着在外空黑夜里的他自己的内科医生。

地球的铁链锁在他身上，使他感到返回太空很渺茫。医生们在不停地作着检查记录：突眼症，超心脏律动收宿图像……

负责医生紧张地揩了揩他的头盔。他觉得怪物与埃利奥特之间有着某些联系。怪物似乎是靠男孩的生命来喂养一样，这孩子刚苏醒过来，接着又昏了过去。负责医生知道这个孩子的一切与怪物同步，但没人指出过这种情况。

一根针刺进外星人的皮肤，可躺在他身旁的埃利奥特突然缩了一下。接着埃利奥特对着钥匙官说：“你在伤害他，在杀害我们……”

钥匙官的眼睛朝下紧盯着外星人，思绪翻腾。他告诉埃利奥特，他们会想办法救怪物的，希望能从他那里学到有关宇宙和生命的知识，并且他答应埃利奥特，无论怪物到那里，埃利奥特都可以和他在一起。

怪物心中的巨龙正在翻腾，他的眼睛如同燃烧的太阳一样明亮，他体内旋风般的力量正从核心向外移动。太空老人感到这种力量的凶暴。突然，埃利奥特又昏了过去，医生赶快派人去叫玛丽。

外星人用尽最后一点力量靠在空虚的边缘上，耳朵轰鸣，巨龙的嘴在身下张着，宇宙之火燃烧着。他感到他生命的外壳在破裂，他的星球知识正向外漏出。

不一会儿，医生便测不到他的血压和脉搏了。马上进行电击抢救，可没起作用，最后显示屏上什么图像也没了，一片空白。

外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静静地死去了。可埃利奥特却翻身跃起，如同当初。原来外星人在奄奄一息之时，找到了一个将屏蔽放在他身后的公式，使埃利奥特无法追踪他了。埃利奥特大喊着，想唤醒怪物。医生们看着死去的怪物心中也十分气愤，白使他们费了心。

大家只是注视着死去的怪物，谁也没有觉到在那一瞬间灯光和仪器的闪烁，也没有感到房子和山谷的震颤。

钥匙官似乎不信怪物已死去了，还小声问道“如何与你们的人联系啊？”埃利奥特心中充满了悲伤。格蒂和迈克尔也走了进来，他们都希望怪物能复活，可玛丽却不希望如此。

玛丽和孩子们都被赶出了清洁室。怪物被装进了一个塑料袋，拉链封了口，上面盖了干冰，然后把怪物装进一个铅制棺材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在拆除装置。

钥匙官走出来，拍了拍一直盯着看的埃利奥特，乐意让他再看怪物一眼。他独自进去与老朋友告别。

突然一束金光射入内层空间。关于这束光的来历，宇宙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那束光接触到了外星人那具有治愈能力的手指，并使之发出了光辉。

他治愈了自己，船长出现在他的面前，“晚上好，船长。”外星人说。接着他的全身披上了光辉。埃利奥特把干冰从他胸前擦去，便看到外星人的心光又亮了起来，立刻用手遮了起来。

外星人睁开眼睛：“E·T要和家里通电话”。

“好，我们一定把你偷运出去，请别动。”

埃利奥特按着原样把怪物放好，然后装着悲伤的样子走出来。他来到厨房，便开始对迈克尔私语。突然迈克尔和那株天竺葵一块抬起头，天竺葵又长出了绿叶，绽开了花朵。

迈克尔悄悄打了电话，从侧门溜了出去。

埃利奥特站在靠近通向房屋的空气主管道的地方，这时特工们抬着棺材走了过来，他们经过拉链门，走过软管，把它放进大篷车后就返了回来。

因为钥匙官曾答应过埃利奥特说怪物到那里就让他跟到那里。现在埃利奥特也来到了大篷车，迈克尔正坐在大篷车的司机座上。

迈克尔猛地开动了大篷车。车后托着二十英尺长的软管。迈克尔俯身在车喇叭上，警察驱赶着人群为大篷车开道，大篷车向空旷地急驶而去。埃利奥特突然发现拖车车后的软管里，两个特工人员正抓住软管的支架用力向上爬着。

玛丽和格蒂也跳上车，紧追在大篷车后，玛丽希望孩子们的偷车行为不会构成犯罪。她现在才明白那怪物还活着。对怪物的死而复生她感到很惬意，意识到这怪物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警车在她车后紧紧跟着。

当两个特工人员在软管里奋力向上爬的时候，埃利奥特将软管从车上卸了下来，把两个特工人员甩掉了。

迈克尔驾车疾驶着，而埃利奥特却打开了铅箱，拉开塑料袋拉链，外星人坐了起来，擦去身上的汗水。“E·T要和家里通话”，“他们回来接你吗？”然后怪物用心光回答了他。

大篷车沿着一条通往“了望台”的小山路走着，很快驶进一个停车点。那里有一群孩子在静候着，半小时以前迈克尔打电话通知他们要骑自行车在那里等候。当他们看到迈克尔和埃利奥特把怪物搀下车时，都吓呆了。

尽管害怕但他们还是帮助怪物爬上了埃利奥特自行车的货筐。然后一齐上车，沿着通往了望台山四条路中的一条往前驶去，泰勒带路，他用力猛蹬想尽快把这个吓人的东西除掉。格雷格流着口水用力蹬着，史迪夫的帽翼被风吹弯了，他怀疑那怪物肯定是使埃利奥特心甘情愿地任凭他妹妹指使而做泥陷阱的东西。

山脚下政府的车辆、警车和玛丽的车汇集在一起。警察跳下车拔出了手枪，玛丽赶忙跳下车，冲着警察喊着不要开枪，他们必竟是孩子。警察们检查着大篷车和从车上掉下来的干冰，可当车门完全敞开时，他们才发现里边空无一人。

与此同时，兰斯从灌木丛中冒出来。“他们骑车向湖那边去了！”他大喊着。玛丽用手紧紧捂住了他的长着龅牙的嘴。警察和特工人员急忙朝湖那边驶去。

兰斯这才转过身来对玛丽说：“我带你到森林里去找他们，我并不是低能儿，我把警察和特工人员骗走了。”

外星人一行沿着弯曲的小路向飞船降落场前进。小伙伴们虽然畏惧怪物，但个个都奋力蹬车向目的地前进。



警车绕着湖转圈子，对一切可疑的地方都进行了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到。接着追捕队沿着湖边的来路又回到公路上。

领路司机是一位警察巡官，他的眼皮在不停地跳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打信号，他遵循某种内在雷达的指示把方向盘向左转动，后面的车辆尾随着他。

无线电在追捕中频频发射着信号，警察们分头行动，形成了一个扇面，要对每一个街口进行搜查。

随着领路警察眼皮的跳动，汽车方向盘也不停地扭动，接着朝前面一个奇怪的信号靠拢。这个信号是怪物发出的，因为他正在紧张地工作，发出的心灵感应探测功率十分强大。他双手紧抓着筐子，脑子里嗡嗡地响着讯号。

迈克尔弓着身子用力蹬着，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了警笛声，接着告诉了埃利奥特。

“穿小胡同！”埃利奥特喊着，抢先冲到了车队的最前面。接着他们行进在小巷残缺不全的柏油路面上。自行车队颠簸着，引起了小巷两侧居民的注意。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

车轮滚向小港，警车们从七处不同的地方会合在这里。领头的还是那个眼皮直跳的巡官。

在扇形车队的外缘，特工人员们正在逼近，堵住了小巷的一端。一个闪闪发光的手指指引着方向，带着绝对的自信闪烁着。

“他们在那边！”突然有人发现了孩子们。埃利奥特跳下自行车，推着车跑上旧车库边的一段水泥台阶，迈克尔和泰勒紧跟其后，然后他们进了一个四周是高栅栏的后院。格雷格和史迪夫箭一般地骑入另一条小巷。

泰勒在小巷中向右滑行，迈克尔随他滑去，埃利奥特和外星人介于他俩之间。怪物瞪着眼四周张望，并且向太空间不断

求救着。小巷向上拱起，五辆自行车载着怪物一掠而过，朝群山疾驰。而政府的车又互相碰撞起来，堵住了下面的一条路，只好后撤，转弯，重新启动。

“狡猾的小老鼠！”领头的巡官骂着。他加速前进，警笛鸣叫着，他狠狠地把帽舌拉到鼻梁上，汽车怒吼着驶出胡同口，向左拐去。

“小杂种，婊子养的坏蛋！”钥匙官喃喃自语。“拐弯！”他指挥着司机退出小巷向大街驶去。这时泰勒和埃利奥特恰好从小巷里出来。“该死，他们来了！”泰勒吃惊地说。

在这城镇的最后一个街口，突然挤满了人，特工人员在两头，警察在中间。埃利奥特绕了个圈朝那边胡同骑去，突然一辆警车从那里露出来。接着警车向他逼来。

扇形包围圈正在收拢，把孩子们围住了，“让我把他们压碎！”泰勒生气地蹬车向前，埃利奥特跟在后面。格雷格和史迪夫从两侧出击，他们向前面的人墙猛冲过去。

就在这时，外星人一抬手，自行车队飞上了天空，从追捕车队上方飘翔而去。

“真是活见鬼！”警方头目两手搭拉在屁股上，帽子歪扣在后脑勺上，张口结舌地看着。钥匙官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向脚面坠去，如同刚下了一幢高楼。自行车队不一会便隐没在黄昏的暮霭中，只留了一顶带翼的帽子。

外星人俯视着大地，心光又闪烁起来，那闪光透过自行车货筐，射入苍茫暮色之中，一只猫头鹰被惊醒了，它注视着怪物，心想这里的蝙蝠个头可真大，不然就是我神经错乱了。

自行车队在苍茫暮色中，在埃利奥特的带领下滑翔着。外星人遥视着遥远的太空，用他的外部感觉系统探测着云层深处。一张由心灵感应传送而来的面容闪现在他的面前，它象海龟一

样微笑着，接着便消失在俯射下来的屏蔽频段之中。

地面上玛丽在兰斯的指挥下，朝着同一座山驾车前往。兰斯对这次史无前例的自行车竞赛没他的份儿，感到不满。格蒂坐在他们中间，手中捧着那株天竺葵，上面的新蕾正在慢慢地开放着。

兰斯突然指示：快停车，因为他收到了一些重要信号。他们跳下车钻进树林，三个人缓慢地走着。而树顶上，车队正风驰电掣般地朝那隐蔽的通讯机飞去。

“那儿……”外星人指点着。飞行车队组成降落队形，轻轻地向下滑翔着，然后慢慢地降落在草地上。

通讯机在嗡嗡地响着，当埃利奥特走近时一束炫目的淡紫色的光芒忽地照在他身上，把他吓坏了。老怪物连忙走进光芒里和他站在一起，接着双双抬头仰望着天空。

伟大的飞船正在头顶上闪着温柔的光芒，埃利奥特被它深深吸引了。那船体就是放大了一百万倍的外星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大的心光。它的奥秘流入他的心房，爱和神秘的信息在他心中翻滚，以至把他熔化为虚无。他转身看着外星人。

老航行家的眼睛比往常大多了，那双眼睛里装着亲爱的母亲之船——银河女王的形象。她把灿烂的光辉倾洒在船体四周。怪物看着埃利奥特，是在他的帮助才从那遥远的天外唤来了母亲之船，“谢谢您，埃利奥特！”外星人的声音伴着飞船那和谐的泛音而变得更加宏亮。他对着那闪光的飞船舱门说：“我再也不隔窗偷看了。”

就在这时，玛丽那苗条的身影进入了他的眼中，他久久地凝视着她……格蒂跑过来把天竺葵给了他。他赶快抱起格蒂说：“你真太好了。”突然叮叮当叮的钥匙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

外星人赶忙放下格蒂，转身向埃利奥特伸出了双手。

“跟我走吧！”

“您留下来吧！”

外星人拥抱着埃利奥特，宇宙的孤寂感流遍了他俩的身体。怪物慈爱地抚摸着埃利奥特的内心，用手指尖在上面划了个复杂的波形符号；把这个孩子从星球的沉醉状态中解脱出来。“我就在这儿。”他安慰说。手指尖的光芒在埃利奥特的胸前闪烁。

然后，外星人走上了飞船跳板，飞船内部的灯光在他头上闪耀着。他感到自己体内的知觉网络也在闪闪发光，直到他的心，如同埃利奥特那颗心一样充满了爱，而不再孤寂。

他走进迷雾般的光晕里，手拿天竺葵，回头望着埃利奥特，显得依依不舍。

埃利奥特眼前升起一团五彩缤纷的光晕，两行泪水在脸颊上潜然而下。

“再见了，E·T！”他低声说着。



空中石子

一 一步之差

在芝加哥郊外幽静的街道上，一个胖胖的有些秃顶的老人，正在悠闲的地散步。他叫约瑟夫·施华兹，是个退休裁缝。施华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自己的房子和存款，妻子身体很健康，两个女儿也出了嫁，还有个外孙常绕在他膝边，使他感到非常快乐。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虽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规教育”但他非常喜欢看书，而且“饥不择食”，凡看过的东西差不多都能记得。

在孩子们身边走过时，他对他们总是宽容地微笑着，默默地祝愿他们迅速地但不要太艰苦地成长，度过青春，去享受幸福的晚年。

他慢慢地走着。突然看见一只褴褛的女布娃娃笑咪咪地躺在人行道中央，像是个被遗忘的弃儿，施华兹抬起脚刚要踢上去，他的脚尚未落下……

没想到，正是这一步之差，竟使他从这令他满足的、熟悉的地球上消失了。

二 另一个世界

一切只发生在一步之差中间。当施华兹举起右脚要踢开那个褴褛的女布娃娃时，突然觉得头晕——仿佛有阵旋风把他卷



起，把五脏六腑都吹了出去。等他放下右脚的时候，觉得气都喘不过来，身子慢慢软下来，滑倒在地上。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来他是走在混凝土路上，现在却坐在茂盛的草丛中，周围的房子也都不见了，更使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些树上的叶子有些已经变红，完全是一派秋天的景象，而他自己却清清楚楚的记得，他散步时是6月的一天，一切还都郁郁葱葱。

他感到十分恐惧，但他看到那个小布娃娃依然在脚下，奇怪的是娃娃被干净利落地从肚里切了一刀，塞在里面的纱线虽然断了，线头却切得很整齐。再看看皮鞋，右边的那只皮鞋闪闪发光，鞋底的尖头，也就是伸出鞋边的那部分给切掉了，而且切得非常光滑，这是任何一位人间鞋匠用人间的刀都无法模仿的。

施华兹怀疑自己是在梦中，掐了自己一把，觉得疼，但马上又觉得这并不能证明是不是梦，因为他经常在做梦时也能觉得掐得疼。他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大多数梦持续不了5秒钟，梦做得长只是一种幻觉。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秒针在不停地转着，不知多少个5秒钟都过去了。

难道是健忘症？这不可能！施华兹瞧了瞧衬衫，确实是早晨穿的，而且是件干净的衬衫。他沉思着，把一只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一个苹果来，他发疯似地吃了一口。苹果很新鲜，还有点凉，这是他两个小时前出门时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应该是个梦，可那个小破布娃娃又是怎么回事呢？要不他真是疯了。

看看快近黄昏的天色，他突然觉得这地方静寂凄凉，不由得浑身发冷。不行，得去找人，或找到一户人家，这就需要先找一条路。他转过身，向树木最稀少的地方走去。

周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警察。他无法回到芝加哥。

太阳下山，星星出现，天黑下来了。左边的地平线上微光闪烁，从树隙间可以看见一道蓝色寒光。施华兹狂奔起来，没跑几步，速度就渐渐地慢下来，因为他的肚子早就饿了。突然他看见右边有光亮。那是从一座房子里射出来的。他拼命叫喊，却无人答应，于是他越过田野，跨过沟渠，绕过树林，穿过矮树丛，渡过一条小溪，终于来到那白色的建筑前。这座建筑非砖非石非木，像一种坚固的陶瓷，但他已顾不上这些，只是急急地寻找着门，等找到了门，却发现没有门铃，他就使劲踢门，并像恶魔似地叫喊着“嗨，里面有人吗？”

门轻轻地打开了，出来一个瘦高个的女人，眼里流露出受惊的神色，背后还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穿着一身怪的衣服。女人说话了，施华兹听到了一种从未听到过的语言。他的嘴不听使唤地张合着，所有蕴藏在心底的那些冷森森的恐惧一下子重新冒了出来。

三 不是自愿的志愿人员

这是一个两口人之家。妻子罗亚·马伦在玩纸牌，丈夫阿宾正在看报纸，阿宾对妻子说：“你看过这段新闻吗？他们要派考古队到地球上来了。”

“不，我没看过。”罗亚回答说。

于是阿宾开始念道：“贝尔·阿瓦登，帝国考古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接见银河通讯社的记者时，满怀希望地谈起在最近考古研究中可能获得的宝贵成果，这项研究是关于地球的，正在天狼星外围进行。阿瓦登认为，地球有古老的文明和独一

无二的环境，它提供一种畸形文化，现在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对这种文化一直没有给予重视，只把它当作行政管理上的困难来对待，因此有各种理由期望，最近一两年内，在社会进化和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上，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罗亚根本没有听他在念些什么，只是说：“我们辛苦了一天，这会儿就别谈政治了吧。”

他们正说着话，忽听得砰砰的敲门声，夹着厉声的叫喊，却听不出喊些什么。

罗亚匆忙跑去开门，看见门外竟是一个胖胖的矮小男子，冲着他们微笑。

罗亚客气地问：“有什么事吗？”

却见那个男子倒抽了口气，伸出一只手扶住门，像是要摔倒的样子。

阿宾见状，忙问：“你病了吗？”然后和罗亚一起把那男子扶进屋里。

这个男子就是施华兹。

几个小时以后。罗亚和阿宾发现，施华兹没有身分证，他的语言他们也不懂，开始怀疑他是“古人委员会”的特务，可觉得不像；又怀疑是外星人，因为犯了错误而逃到地球上来，他们又看了看施华兹那长满胡子的脸，看他的年龄足有60多岁，想到马上就要进行的人口普查，感到非常担心，把他留下帮助完成生产定额倒是好事，可是一旦让“古人委员会”发现了，就会成为一条罪状。不但施华兹活不了，他们还会因此受到连累而被判刑。

阿宾和罗亚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把施华兹送到芝加哥去。因为阿宾曾看报上说，核研究所发明了一种仪器，能帮助人们学习，而且正在征求志愿人员，他们决定把这个人送到那儿

去，让他作为志愿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万全之策。

施华兹对他将被作为志愿人员全然不知。当他完全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一个熟悉的世界不复存在，一种揪心的隐痛油然而生……

他听到了男主人的说话声，忙从床上跳起来。接着门开了，送来了早餐，像是用什么粉煮成的粥，味道有点像玉米粥（香味不同）加牛奶。

他使轻点头说，说声：“谢谢！”

吃完了饭，他又在阿宾的指点下去梳洗打扮，只是找不到刮剑用具，无奈地搔了搔胡子茬儿。重重地叹了口气。而阿宾则把他的衬衫拿起来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尤其注意看了看钮扣，又放回原处。

随后，他被领到一辆长方形的小双轮车旁边，阿宾打手势命令他坐在里面。

空荡荡的公路从车旁急速后退，最后眼前出现了亮闪闪的低矮白色建筑，再向前是一片蓝蓝的水面。

他急切地指着那片建筑问：“芝加哥？”

但是，他所见到的一切与芝加哥毫无相似之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四 进行“助学器”实验

地球核研究所真正主管“助学器”这项实验的是一位物理学家，名叫阿弗莱特·谢克特。他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女儿波拉也在这实验室里当技术员，但每星期只来两天，以便获得必要的课外实习学分。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

谢克特研究发明“助学器”主要想用于增强人类的学习能

力。

人（动物也一样）的神经系统是由神经蛋白质组成。这类物质包括一些在非常不稳定的电平衡中的巨大分子。只要一点点的刺激，就能打乱一个分子，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平衡，就去打乱另一个，这过程一再重复，直到抵达大脑。大脑本身是大群同样的分子，彼此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相结合。大脑里大约有10次到20次幂，也就是说“1”后面加10至20个“0”那么多的神经蛋白质，因此可能结合的数字是10次至20次幂的阶乘。

而所谓的神经冲动是电子失去平衡后，沿着神经传到大脑皮层，随后又从大脑皮层回到神经。这种冲动沿着一个神经细胞进行的速度极快，因为神经蛋白质都是彼此相接触的。但是两个神经细胞之间隔有一层非神经元构成的极薄组织，换句话说，两个相邻的神经细胞并不真正彼此联结，神经冲动通过不同的神经细胞时，必须越过障碍。

间隙减弱冲动的力量，按照间隙宽度的乘方减低传递速度。大脑皮层也是这样。只要找到一种手段来降低细胞之间这种间隙的阻力，冲动就能更容易地跳过缺口，人的思想就更敏捷，学习起来更快，“助学器”的原理和目的就在于此。

如果“助学器”真的搞成功了，它的威力会是巨大的。它可以给大脑以刺激，由这种刺激而产生的那么多的蛋白质，即使是宇宙里所有的电子和质子都变成宇宙，而这些新宇宙里的所有电子和质子又都变成宇宙，再把这些宇宙里的所有电子和质子的数量加在一起，仍然无法与它相比……

正因为如此，这项实验引起了帝国总督和地球大臣及秘书的注意。但目前谢克特还只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结果也很不理想，大部分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就死亡了，主要原因是大



脑蛋白质变性——凝结，就像煮鸡蛋一样。

动物毕竟不是人类。动物大脑和人类大脑的天然电性以及大脑产生的微电流是不同的，谢克特相信，如果有人志愿供他实验，就不会发生变性。可是一直没有人来做志愿人员。

当阿宾把施华兹带到研究所时，并没有直接把施毕兹带进来，而是让他藏在车里，以免引起怀疑，自己先走进了研究所。

“请问，试验‘助学器’是不是在这儿报名？”

接待员严厉地抬头看看他，说道：“在这儿签名。”

阿宾把两手缩在背后，又问“‘助学器’在哪儿呢？”

“除非你作为记者先登记，否则，我无法为你效劳。这是规定。”接待员冷冷地答道。

阿宾刚转身要走，从另一个房间迅速走出一位身穿白工作服的姑娘，是谢克特小姐，也就是波拉，波拉面带微笑，使阿宾的不安减少了一点。接待员对波拉说，他想当“助学器”的志愿人员，但又不肯签字。

阿宾看到这情况，以为是这位小姐在管那机器，就问：“是您在管那机器吗，小姐？”

“不，当然不是，可是，我可以领你去见他，你真的要志愿试用‘助学器’吗？”波拉问。

阿宾回答说：“我最好还是见一下负责人。”

“好吧！”她碰了钉子似乎毫不在意，她悄悄地又从她出来的那扇门里退回去。过了一会儿，有个指头伸出来召唤阿宾进去……

阿宾跟着波拉走进一间小会客室，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她温柔地对他说：“请你等那么半个钟头，谢克特博士就出来见你。他这会儿很忙……你要是需要些图书胶卷和阅读器，我马

上拿给你。”

阿宾摇了摇头。

谢克特博士终于来了。他先从窥视板里观察了一下，因为他不相信居然有人自愿来当“助学器”的试用人员。为保险起见，他决定还是亲自见见那个志愿人员。

“喂，我亲爱的先生，我知道您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谢克特和蔼地招呼道。

阿宾则固执地说：“有人告诉我，您要是有了志愿人员，决不追根究底。”

“那好吧，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是您打算马上进行实验？”

“我？马上？不，不是我本人要当志愿人员。我没说过我要当。”

“难道您说的是别的什么人吗？”

“可以这么说。”阿宾谨慎地说。

“好吧，那么就把您的要求干脆地说出来吧。我们会严守秘密，而且，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您。好吗？”

阿宾吞吞吐吐地说：“呃……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头脑……不太正常，不会……讲话，哦……他不是哑巴，就是不爱讲……讲不好。”

谢克特沉吟了一会儿说：“是想通过‘助学器’改善他的智力？他可能死去，您明白这点吗？我需要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阿宾无可奈何地搓着手：“他明白不了。”随后急切地说：“这个人年纪越来越老，倒不是年岁问题……快普查户口了，他们会把他当作白痴抓起来，我们不愿意失去他，这就是我们送他到这儿来的缘故……这么做对您也有利，您曾征求志愿人

员。”

“我知道，那么，您那个亲戚呢？”

“在外面的双轮车里，我怕被人发现，免得让‘古人们’找麻烦。”

“请跟我来，把车开到地下车库里，我保证不会让人看到他。”谢克特友好地把胳膊搭在阿宾的肩膀上。阿宾如释重负，激动地咧嘴直笑。

施华兹被躺放在卧榻上，虽然失去知觉，呼吸却深沉而均匀。

谢克特对他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智力不健全的生理特征，反应能力也很正常。尽管他显得沮丧、冷漠、无所谓，但当给他吃安眠药片时，他却很快地接过来，痉挛似的微笑着作为回答，然后把它们都吞下去了。

阿宾一直坐在暗处，看着这一切。

技术员已经把“助学器”的最后一个笨重机件推进室内，安装好机器。一按电钮，手术室窗户上的极化玻璃立刻重新组合分子，变得不透明了。室内只有一盏白灯，把寒冷的光辉照在施华兹身上，施华兹已经被抬到手术台上，离台5厘米高处是数百千瓦的抗磁场。

谢克特把电极安装到施华兹的脑壳上。因为要先用阿尔斯法仔细研究脑袋的构造，以便把弯弯曲曲的、紧密的裂纹显露出来，当脑壳的裂纹渐渐显露出来时，谢克特发现，这个人要远远大于50岁。忽然，他觉得这些裂纹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很奇特，是一种原始的脑壳构造。

谢克特又发现了施华兹脸上的胡子，吃惊地转向阿宾：“他一直有胡子吗？”

“胡子？”阿宾迅速思考着，“不错，先生。”随着又加了

一句：“他天生这样。”

“咱们把它去掉，免得让他看上去像只野兽。”谢克特吩咐技术员给施华兹敷上脱毛膏，胡子立刻都顺顺当当地掉下来了。

技术员说：“他胸脯上也有毛呢，谢克特博士。”

“伟大的银河系，”谢克特说，“让我瞧瞧，嘿，这家伙是块毛毯！嗯，不管它吧，穿上衬衫就看不见了。我现在要使用电极了。这儿接上电线，还有这儿，这儿。”比头发丝还细的白金电线戳了进去，“这儿，这儿。”

十几道线路穿过皮肤插入裂纹，裂纹很紧，插入后，就能感到大脑细胞之间微电流的微弱反应。

谢克特仔细地瞅着精密电流计随着线路的接通、中断而颤动跳跃。一些带着小指针的记录器在标绘图纸上高高低低地绘出蛛网一样的精密曲线。随后他把图纸放在灯光映照的乳白色玻璃上分析着：“非常正常，这持续的5次高峰，肉眼都看得很清楚……”

谢克特和技术员再一次对“助学器”进行了调整。把四条长电线搭在施华兹的四肢末端，把一块像硬橡皮似的黑色衬垫仔细地放到他的脖子下面，贴着肩膀的部分则用夹子牢牢地夹住。最后，把两个像巨颚一样的正负极分别放在他苍白的，胖胖的脑袋上，两极正好对准两边太阳穴。

谢克特握着开关的手的拇指动了一下，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精密记时计，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过了很长时间，其实没超过3分钟，谢克特的拇指又动了一下。

试验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所作的记录简直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在作了皮下注射以后，施华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谢克特这才松了口气，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前额的汗，轻轻地说了声

“很成功”。

随后，他转过身对在一边的阿宾说：“他必须跟我们一起呆几天。请您一个星期后晚上10点，还在那个车库的门口等我，到时我会把人交给你。”

阿宾知道尽管会有很多危险，但既然已经来了，也就只好这样了。

阿宾走后，谢克特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视电话到议会大厦去，向帝国住地球的总督恩纽斯汇报试用“助学器”的情况，因为就在阿宾等他的那段时间里，谢克特正是在与特地前来找他的恩纽斯一起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助学器”的事。波拉进来找谢克特时，恩纽斯也知道了他们要试用“助学器”，希望谢克特能把实验结果告诉他。

五 出 逃

第二天晚上，施华兹醒来了，他觉得脑袋一阵阵胀痛，模糊的知觉逐渐清楚起来，他想起来了，他被送到了房间里，有仪器和仪表，还有两粒药丸，对了，他们给他吃了药……一只冷冰冰的听诊器在他胸脯上移动……有个姑娘喂他吃东西。忽然有个念头一闪：自己被人动了手术，在一阵惊恐之下，他猛地坐了起来。

波拉一下子扑上来，两手按住他的肩膀，强迫他躺回到枕上，并对他说着什么，可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又活动了一下四肢，觉得都很正常，于是施华兹满怀希望地转向波拉说：“您听得懂我说的话吗？您知道我是谁？”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从他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

波拉见状，发出一串银铃似的声音，她对刚从外面进来的

谢克特说了几句话后，又转过身来，指指他的嘴唇，像是要他讲话的样子。

“什么？”他说。

她热切地点着头，美丽的脸庞高兴得容光焕发。施华兹见她如此高兴，又问道：“您要我说话吗？”

这时，谢克特来到他床边。作手势要他张开嘴，说了声“啊”，施华兹也跟着说了声“啊”；谢克特又用手指按摩他的眼珠。

“怎么回事？”施华兹在指头的压力消逝时没好气地说：“我说话你觉得惊奇？你把我当作什么啦？”

施华兹的进步很快，他知道了谢克特父女的名字，跟波拉学会了说不少话，但这并不使他吃惊，他记得自己一向有很好的记忆力。真正使他吃惊的一个是他不再长胡子了。另一个就是在三天后，当谢克特问他2的对数是多少时，尽管他的词汇很少，还讲不好，而且他没学过数学，然而问题刚一提出来，答案就在他脑子里油然而生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仿佛他的脑子已变成一个独立机构，光拿他作喉舌。

难道在他丧失记忆之前，他曾是个数学家？这样不明不白的，他感到很痛苦，像他现在这个样子，不过是个医药标本罢了。他不甘心，他要逃出去，想方设法寻找答案。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就在第六天，施华兹在逐渐获得谢克特他们的信任，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以后，乘谢克特离开时没锁房门之机，逃走了。

六 到地球去

贝尔·阿瓦登是个帝国考古学家，还不到35岁，但在研



究残存银河系的漩涡和沉沉死水中的前帝国文化遗迹方面，已是公认的权威。在作为大角（牧夫座的一颗巨星）大学高级考古学家的毕业论文中他就提出，从一些发现的迹象中可以证明，持蛇夫座在一千年野蛮历史之前就存在过早期文明；而且该星球有进行星际贸易的早期记载。人类是在已有高度文明的情况下移居到那个区域去的。

可是，他的理论没有得到正统考古学家的认可。考古学会的杂志也一直不肯登载他的毕业论文。10年后的今天，这家杂志终于刊载了阿瓦登的这篇文章，这无疑对他是个鼓励。为了进一步研究并证明他自己的得意理论，他决定到帝国里最不足道的星球——地球上探险。因为只有他关于地球的理论得到证实，他的声誉将遍及银河系中每个有人居住的星球，遍及人类通过数十万年空间扩张足迹所到的每个星球。

阿瓦登先到了帝国驻地球的总督府。那是全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属于帝国的地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荒凉高原上，那儿没有辐射。总督宫殿看上去闪闪发光，不像是地球的建筑，庭园里一片郁郁苍苍，亭台楼阁富丽堂皇。险恶的岩石已铺上表土层，有了潺潺流水，沉浸在人工的气候和氛围中。按照地球标准，完成这样的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好在帝国背后有数亿星球的无限资源，而且星球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

总督恩纽斯热情地接待了阿瓦登博士，介绍了一些地球文化，说到了放射性。

这正是阿瓦登感兴趣的话题。他说：“在放射性世界里，不管有没有太阳，第一滴水，哪怕在深夜，哪怕在深水里都会不断地放射出光子，搅动碳原子，使它们活化，迫使某些关键反应仅仅按照某种方式进行，而按照这种方式决不可能诞生生

命。”

“照您这么说，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呢？”恩纽斯问道。

“啊，连您也开始怀疑啦，答案很简单，那放射性尽管超过了足以阻挠生命的最低量，却不够毁灭已经存在的生命。它可能影响那生命，但除非用相当大的量，却难以毁灭它。就是说阻挠简单分子诞生和摧毁已经构成的复杂分子，完全是两回事，这样就很清楚了，地球的生命早在这个星球变得具有放射性之前就已经诞生了。这是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论。”阿瓦登开始说起了他的理论。

悦耳的钟声送来了悠扬的旋律，该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席间，阿瓦登问道：“我在八月号《物理评论》上看到一篇文章，与我寻找地球材料有关，在银河系发行的杂志上刊登地球人的文章是很稀罕的，那家伙声称已经发明了可以改进哺乳动物神经系统、增强学习能力的‘助学器’。他叫什么来的？噢，阿弗莱特·谢克特，我能见见他吗？据说他曾拿一些地球上土生土长的动物——他们管它们叫老鼠——做实验，然后放它们去走迷宫寻找食物。经过试用‘助学器’的老鼠穿行迷宫寻路的时间要不了一般老鼠的三分之一。但十分遗憾的是使用过‘助学器’的老鼠，十只中有九只都在实验过程中死去。”

恩纽斯不置可否，微微皱蹙着前额，歪倒在椅子上，既不说话，也不吃饭。他似乎已经感到了某种危险正向他逼来。只是还很不明确。不过，他会尽量阻止的。

阿瓦登的宇宙飞船“持蛇夫座”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达，所以他搭乘了地球最大的同温层喷气飞机飞往芝加。

飞机上的旅客都是地球人，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一对老夫妻说他们结婚已经40年了，出来做最后一次环绕地球旅行，

因为他们就要到 60 岁了，听着他俩的谈话，阿瓦登得知，地球人竟像银河系里任何人一样温和，富于人情味，但也有个叫克林的年轻小伙子，一直向阿瓦登问这问那，当阿瓦登说他是从天狼星巴巴隆来的时候，飞机上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惊恐，紧接着转变为愤怒和敌意。跟他同座的人竟冷冷地站起来。挤坐到另一个座位上。克林却凑了过来：“别理他们，他们缺乏银河观点。”为了缓和气氛，克林又缠着阿瓦登要出 50 元钱买下他穿着的衬衫，使阿瓦登很反感。

七 巧 会

第六天，谢克特博士正与女儿波拉谈论施华兹的情况，谢克特发现了施华兹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对波拉说：“施华兹的脑壳裂纹情况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它们很原始。他还有 32 颗牙齿，上下左右各有 3 颗臼齿，其中有 1 颗假牙准是自制的。我没见过这样的假牙，它不是固定在牙床骨上，而是用金属叉勾在旁边的牙齿上，你见过谁有 32 颗牙齿，咱们都是 28 颗。另外，昨天我分析了他的内脏，他的阑尾有 8.8 厘米长，是开口的；我向医学院核查了一下，一般的阑尾从不超过 1.2 厘米长，也从不开口。嘿，伟大的银河系呀，他完全是个返祖现象，是块活着的化石。我们不应该放弃他，这个标本太有价值了。”

“不，不，爸爸，”波拉说，“你不能这样做，你答应过那个送他来的人把施华兹还给他，你也应该为施华兹本人着想。”

就在他们谈论施华兹的时候，施华兹逃出了研究所。

施华兹来到外面的广阔天地后，心情并不轻松。他没有什么行动计划，一切需见机行事。

他饿了，需要找个饭馆之类的地方吃点东西。可他看不懂招牌，于是，每经过一片铺子都要往里张望一番……有家铺子里面的凹室中设有小桌子，一张桌子旁座着两个男人，另一张桌子坐着一个人，他们都在吃东西。

施华兹走进去了，有一刹那工夫在困惑中停住脚步。没有柜台，没有烧东西的地方，看不到厨房，也见不到饭店的仆人，他本来想提出以洗盘子换一顿饭吃，可是，跟谁提呢？

他很腼腆地走向那两个吃饭的人。困难地说：“食物！哪儿？劳驾。”

那两个吃饭的人是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叫格兰士，一个叫梅斯特。他们早就发现了施华兹，所以，当施华兹过来指着他们的炖牛肉问时，格兰士抬起头来：“食物在这儿。拉一张椅子坐在哪张桌旁都成，使用食物器！你知道什么是食物器吗？瞧，扔一个银币进去就成。”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半元的银币，“有吗？”他问。

施华兹摇了摇头。

“那么好吧，我请你吃一顿。”看施华兹快到60岁的样子，格兰士发了善心，他把那个半元银币放进口袋，又掏出几个小得多的银币。

听着格兰士的指点，施华兹发觉自己能理解了，他在食物器上发现一系列可以放大小不同银币的小孔，在一些乳白色长方形小箱子对面装有一系列旋纽。格兰士把几个银币放进食物器，把从墙壁凹处取出的那只宽阔的金属饭盒递给施华兹：“拿到另一张桌子上去吃罢。”

施华兹小心地把饭盒端到隔壁桌上，饭盒旁边用透明的、薄膜似的東西系着一把匙，用指甲轻轻一按，匙就“啪”的一声掉下来。随后，饭盒上面马上裂开一条缝，盖子自动卷缩到

一边。约莫过了一分钟，他发现食物渐渐热起来，饭盒摸起来都烫手了。他吃惊地看着饭盒里的肉汤冒出蒸气，微微沸腾了一会儿，等凉下来时，施华兹饱餐了一顿，等他离开时，那三个人还在那里。

施华兹不知道，也没发现，在他离开研究所后，有一个瘦小的男人始终在视线以内跟踪着他。

在施华兹离开两分钟后，那单身吃饭的人也离开了，他就是阿瓦登。到达芝加后，他洗了淋浴，换了衣服就上街了，觉得肚子有点饿，就来到了这个自助餐厅，而且看见了刚才那一出短剧。

他刚刚走出餐厅，竟与急急走来的波拉险些撞个满怀。

“请问，您可看见一个身高约1.64米的胖胖男子，穿着一件绿白两色的衣服，没戴帽子，有些秃顶？”波拉问道。

阿瓦登惊奇地瞅着他。“什么？绿白两色……哦，我简直不能相信……瞧，您说的这个人，他是不是说话有点困难？不到5分钟前，他在那儿跟那两个人一起吃饭，我们去问问他们。”

格兰士说：“不是我不愿意帮忙，我发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怎么啦？他没违反什么习俗吧？”

波拉说：“不，不，他只是有点儿病。”

波拉和阿瓦登见他们不知道，就急急地朝波拉刚才来的相反方向找去，格兰士和梅斯特感到很害怕，该不会是热病吧？”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瘦小男人凑了上来，他问道：“什么事，先生们，谁得了放射热？”见他们不理睬他，又说，“我是‘古人们’的通讯员，”说着，露出别在上衣翻领里边的一棵亮晶晶的徽章，“我以‘古人委员会’的名义问你们，告诉我，刚才说的放射热是怎么回事？”

梅斯特用害怕的、沉闷的声音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个护士寻找一个生病的人，我们怀疑那人是不是得了放射热。这不违反习俗吧？”

瘦小男人听罢，搓了搓双手，迅速地环视了下左右，然后急急地往北走去。

阿瓦登也不知为什么自己要那么热心地帮助波拉，也许他已经喜欢她了。他们在离开自助餐厅不到三条街的自助售货百货公司大厅里找到了施华兹。刚要带他出去，扩音器突然播出通告：

“注意！注意！注意！经理部要求所有的顾客都从五号街出口有秩序地离开，你们要向门口的警卫出示登记卡，必须立即行动。注意！注意！注意！”

当通告播出第三遍的时候，人群已开始涌到出口处排队去了，同时可以听到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波拉非常着急，因为施华兹没有登记卡。阿瓦登对此当然毫不知晓，还在不断地催促波拉。正在波拉晕头转向着急的时候，那个瘦小男人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把施华兹带出去，条件是要波拉付他 200 元钱。先付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装出一付为钱才这样做的样子。波拉无奈，只好答应了。但钱是阿瓦登给的，波拉出来得急，身上没有带钱。

瘦小男人带着施华兹走了，以克劳迪中尉为首的帝国军队却把阿瓦登和波拉当成病人，隔离起来。阿瓦登为了保护波拉，扭断了中尉的胳膊，反过来，他自己也被中尉的神经鞭击伤，同波拉一起被带到军事基地，上校知道了阿瓦登的真实身分后，立即把他们释放出来，波拉这才知道，阿瓦登原来不是地球人。她心里好奇怪，他为什么不像其他银河人。为防辐射

而穿着填满了铅、鼓鼓囊囊的像土豆一样的衣服呢？

八 对 弈

施华兹逃跑未成，被瘦小男人送回到研究所，那男人向谢克特索要了 100 元后就走了。

第二天，施华兹就离开芝加，回到了阿宾家。白天，他同他们一起去田野里干活，晚上学习。让人惊奇的是他学习一切的本领简直惊人，而且从不犯错误。即使过去在芝加哥他有非凡的记忆力时，也不像现在这样。只要解释一次，再复杂的机器他也能使用。

施华兹有些迷茫了。那次去芝加的旅行，以及那奇怪的、复杂的结局常常浮现在他眼前。除了他服药，试用了什么机器，一连几天躺在床上恢复健康，随后逃走，流浪，以及最后在百货公司里发生的那些没法解释的事使他记忆深刻以外，他还感到了一种对气氛的敏感，意识到有人要抓他，只是那警告来得不够快。

回到阿宾家之后，4天的时间，他学会了阅读，还学会了使用很复杂的机器。

有天晚饭后他溜出去，朝着南方有蓝色的闪光处走去，好像那里总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但走了不到 1500 米，就听到双轮车的几乎听不到的呼呼声从他后面追来。只听阿宾愤怒地感叫：“你必须避开闪光的地方，那是禁区。”

这天晚上对施华兹太重要了，因为在向闪光处走去时，他脑子里的奇异感觉凝结成一种奇怪的“心灵触摸”。

不完全是……它有点像触摸，但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在脑子里……不完全是触摸，而是存在——像微微搔痒似的。他自

己把它叫做“心灵触摸”。

就在刚才，比听到双轮车的声音早 5 分钟，比看见阿宾之前早 10 分钟，他就已经知道是阿宾来了。

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在离他 30 多米范围内只要有人，他总是心中有数。慢慢地，这一切变得自然起来。就像他和阿宾下棋吧。刚开始时，施华兹不懂得走法，头几盘总是输，后来输得越来越少，最后就总是他赢了，因为阿宾每步要走什么棋，他早已通过“触摸”了如指掌了。

阿宾给施华兹讲过，象棋的种类不同，有 4 个人下的象棋，每个各占一个棋盘，每个棋盘的角相联，第五个棋盘正好填上中间的空处，作为共同的“无人区”还有一种三度空间的象棋，有 8 个透明的棋盘重叠在一起，每个棋子不是像一般那样在二度空间移动，而是在三度空间，棋子的数目和卒的数目都加了一倍，要把敌方的两个国王同时将死才算赢。还有其他的流行种类，例如各个子儿的位置不是像规定的那样，而是由掷骰子来决定，或是某些方格能给在格里的棋子带来好处或害处，或是增加几枚有特殊性能的新棋子。

阿宾与施华兹常下的棋，每方有一个国王、一个女王、两个主教、武士和城堡、八个卒，每个棋子都放在分成黑白两色的方格上，吃掉国王算将死。放国王的方格称国王 1，前一格称国王 2，再前一格称国王 3，以此类推。同样，放主教的方格称主教 1，前一格称主教 2，再前一格称主教 3，表示棋子所在的方位。国王前面有卒，卒前进两步，就在国王 4 上。

施华兹住在这里已经两上月了，他渐渐地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南山背后的那片森林地带。阿宾说过，那是违梦区，是官地，是大臣的财产。可他却强烈地感到有一种不友好的“心灵触摸”，一种带威胁的触摸。他觉得不能再等

待了，得采取行动，但行动前要把一切都搞清楚。

这天晚上，他又同阿宾下棋。他们用的是“夜棋盘”，每个方格都在黑暗中闪耀着蓝色和桔红色微光。棋子在阳光下像是略带红色的矮胖土块，到了夜间却变了形，一半泛出乳色白光，看上去像是闪着寒光的白瓷；另一半闪出微弱的红光。

阿宾执白，头几着双方都下得很快。施华兹自己的国王的卒向前挺进迎敌。阿宾拿起国王的武士放在主教 3 上，施华兹也把女王的武士放在主教 3 上迎战。随后白棋的主教跳到女王的武士 5 上，施华兹女王城堡的卒前进一步，把它赶回到城堡上。随后他又把另一武士前进到主教 3 上。阿宾也把女王的主教放在主教 3 上。

施华兹的真正目的不是下棋。走了几步棋之后，他突然问道：“我在哪儿？这是哪个世界？”说罢，把他的主教移到国王 2。

阿宾正在聚精会神地筑城堡，随口答道：“地球。”并把矮胖的城堡放在高高的国王旁边。

又走了几步棋之后，施华兹随口问道：“今年是哪一年？”

阿宾停顿了一下，吃惊地问：“你今天怎么啦，今年是 827 年。G . E 。”说完，把他女王的武士前进了一步。

施华兹马上抵抗，双方吃吃杀杀，战斗很激烈。

过了一会儿，施华兹温和地问：“什么是 G . E . ？”

“哦，你还在琢磨今年是哪一年？其实傻得不能再傻了——喔，我忘了你只是一个目前才学会讲话的人，现在是银河时代 827 年，银河时代：G . E 。也就是银河帝国成立后第八百二十七年，该你走啦。”

施华兹不知所措地问：“那你听说过美州，亚州，美国，欧洲吗？”他把武士放到女王 2 上，又问：“从哪里能找到一

张地图？”

“没有地图，我不是地理学家，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提到的那些名字，他们是什么？民族吗？”

施华兹又问了一些问题，而阿宾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怀疑施华兹是“古人委员会”的成员，不然，他怎么提出了只有一个星球的问题，因为“古人们”就是这么说的。

施华兹第一次从阿宾那里听说了太阳有 10 颗行星；除了地球以外还有别的世界，有千万个；每颗星都有世界；它们都是帝国的一部分。地球并不是帝国的中心。这一切距离只有一个星球的时间已经有好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

施华兹没有想到，就在一抬脚、喘口气的一瞬间，自己已经跨越了好几千年，更让他感到害怕的是这里即将开始的人口普查时那 60 岁一关的习俗：即地球只能养活两千万人，不能再多，过了 60 岁，就不能生产了，就要给年轻一代让路，于是到了 60 岁就要被杀死。只有大臣，还有“古人委员会”的成员，某些科学家，或者那些有杰出成就的人可以活到老。但这一切都得由大臣决定。

施华兹想到自己已经 62 岁了，不能就这样坐在这里等死，他必须想方设法逃跑。想到这儿，他站起来对阿宾说：“别下了，还有 5 步想我就可以把你将死。”

阿宾不服气地说：“都是你瞎唠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施华兹又出走了，可是他去哪儿呢？又能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那个医生——谢克特博士，对，就去找谢克特。

九 杀人的脑子

施华兹走在去芝加的路上，“心灵触摸”已经感到有人在



跟踪他，而且带着致命的武器。不一会儿，这人竟凑上来：“见到你真高兴，就你一个人？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施华兹一看，是上次把他从百货公司带出来的那个瘦小男人。他为什么要跟踪我？施华兹脑子里转了一下，因为他早已透过那层薄薄的、破碎的伪装看穿对方并不是真心诚意，他一直在跟踪着自己，却装做刚刚见到他的样子。施华兹不愿理他，只是笑着点了下头。

“我叫拿特，上次在百货公司，那群暴民以为你得了放射热。危机中没机会和你多谈。你怎么步行？准备上哪儿去？对方伸出一只柔软的手。

施华兹跟对方的掌心短暂地接触一下，他通过“心灵触摸”早已知道对方要提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对他有多么重要，而且自己无法回避。在跟踪者的脑子里有一种追根究底的焦急心情，撒谎是不行的；况且施华兹对这个世界了解不深，不知道如何撒谎。

于是，施华兹说：“我去医院。”

“医院？哪个医院？是上次从百货公司送你去的那个研究所？”拿特问。

“我去找谢克特博士，你认识他吗？”施华兹说。

“听说过，他是个大人物。你病了吗？”

“没有，可我应该隔些时候去汇报一下情况。”

“就走着去？他怎么不派辆车来接你？”拿特说着，转身走向公路旁的短波通话机，“我通过短波通话机帮你叫一辆出租车来。一会儿车就到。”

施华兹突然尖叫起来。“站住？别动。我早就腻烦你这种表演了。我认识你，也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打电话通知某个人，告诉他们我要去谢克特博士那儿。他们就会在城里等我，

还会派辆车来接我。要是我想逃走，你就会杀死我。”

这一切完全是施华兹通过“心灵触摸”感觉到的。

拿特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而嘴上却说：“先生，你把我弄糊涂啦，你简直是在我鼻子上狠狠打了一巴掌。”边说边腾出手来，摸到屁股上。

施华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他狂暴地挥动双臂，“别来打扰我，你干吗要这样？我冒犯你什么啦？滚开！”

他对这个跟踪他的充满敌意的人，又是憎恨又是害怕，他自己的感情暴涨起来，冲向对方的“心灵触摸”，不让它来挨近，恨不得使它窒息……

“心灵触摸”果然突然地、完完全全地不见了。施华兹曾短暂地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痛苦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对方。像是心脏被紧捏了一下，又突然间放松了。再朝拿特看去，他卷缩着身体躺在公路上，死去了。

连碰都没碰他，先是痛恨他，在“心灵触摸”上对他进行反击，居然就把这个人杀死了！

跟踪人已经死去，再也没有别的“心灵触摸”干扰了。施华兹搜了对方的衣袋，找到了一些钱，这些钱还是用得着的，他把钱放进了自己的衣袋。随后，他把尸体拖到田野里，用野草盖住他。

施华兹又到了芝加。很有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人也在跟踪他，最好几天内别行动。对！先找个工作。他记起他曾经是个裁缝，找个纺织厂的工作还比较合适。他通过“心灵触摸”刺探到一家纺织厂正在招工就去了。

负责招工的是个瘦瘦的、尖下巴的家伙，他一边用手指按着一架分类机器，一边漠不经心地问着施华兹一连串的问题。

施华兹回答问题时结结巴巴、真真假假、迟疑不决的样

子，引起了对方的怀疑。施华兹也已经通过“心灵触摸”感觉到了对方的不友好。那家伙表面微笑着，底下却按响了办公室桌上的铃。

施华兹一时惊慌失措，向门口冲去。同时向从办公桌后面追来的那人进行“心灵触摸”进攻，用他自己的脑子使劲袭击对方。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呻吟，迅速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家伙脸歪扭着，两只手掌捂住两边太阳穴倒在地上。其他人则朝他围上来。

施华兹不顾一切地逃到了街上。他的发皱的、不合体的衣服引起了行人的注意和怀疑。他又害怕又绝望，脑子一片混乱，已经识别不出真正的敌人。

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痛，呼的一声被神经鞭重重地抽了一下，在几秒钟内，他先是疼痛，随后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

十 自命不凡的巴尔基斯

地球上的大臣是银河帝国皇帝直接任命的，是地球这颗星球上的合法统治者，他可以豁免60岁死期，判决谁违反了习俗，谁破坏了配给制度和生产定额等等，但他要服从皇帝和总督的命令。

他的秘书叫巴尔基斯，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他对自己目前这种地位很不满意，盼望有朝一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得到无穷无尽的权力和荣誉，因此他看不起大臣，认为大臣无能。现在，他正自鸣得意地对大臣分析着近来下面送来的报告。

“据谢克特实验室里的技术员密报，谢克特最近用‘助学器’对一个陌生人进行了试验。这完全是建反我们命令的。没有查到有关这个被进行实验的人的档案。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他不是地球人，而是个外星人。这一点谢克特应该很容易知道，只要查一下网膜结构就可以了。但他没有这样做，反而用‘助学器’对一个外星人进行了试验，这说明什么问题？答案很简单，谢克特年轻时候是个同化主义者，后来曾参加了瓦申议会的竞选，纲领是跟帝国和解。后来他失败了。

“另外，那个被实验的外星人是个其貌不扬、甚至有点猥琐的男人，一个秃顶的、胖胖的老人是不会引人注目的，但仍可能是帝国里最有本领的间谍。附带说一句，他的化名是施华兹。

“还有，据克林报告，贝尔·阿瓦登已从帝国来到地球。阿瓦登博士是个著名人士，他突然到地球上进行考古探险，究竟为什么？一个是其貌不扬的施华兹，一下是著名人士阿瓦登，他们派来这样两个人，目的很明确，是用一个人分散我们对另一个人的注意。

“警告我们注意阿瓦登的还有地球上的总督大人。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据我分析，施华兹是外星人派到地球上来的间谍，谢克特是跟我们中间同化主义者联系的接头人，阿瓦登是跟帝国联系的接头人。看来，帝国已经有点怀疑我们在地球上进行的事情了。

“噢，请放心，对于这一切我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的特工人员拿特先生为此特意在研究所对面摆了个水果摊，专门监视谢克特。

“前几天，拿特发现施华兹在研究所隐藏了6天之后，在阿瓦登到达地球的那天突然逃走，去与阿瓦登会面。他先巧妙地跟踪到一个自助餐厅，后来又利用两个出租汽车司机怀疑施华兹有放射热，通知了地方当局配合行动，包围了百货公司，

他则在百货公司里恰到好处地把他们隔离开，并把施华兹送回研究所，破坏了他们会面的如意计划。也一点没有引起他们怀疑。你看，他们选择了百货公司这样一个公开的、不引人注意的场所会面，可见他们是多么狡猾。

“他们不会就此罢休，阿瓦登势必还会跟施华兹会面，到时候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大臣听着，先是有些紧张，后来听说巴尔基斯已经采取了措施，才稍稍放下点心。并对他的分析称赞了一番，认为他干得很高明。

巴尔基斯听了大臣的赞扬，没有半点得意，而是面带讥讽地微笑，“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走了。”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两个月后的一天，巴尔基斯又来找大臣了。

“那个外星人——那个间谍施华兹，在那农场呆了两个月后突然失踪了。负责跟踪他的拿特，昨天晚上有3次没在规定时间内汇报。天亮时，负责接替他的人在公路旁的沟里发现他的尸体。没有看到行凶的迹象，但也不可能突然中风死去，看来是那个外星人把他杀了。

“但让人不能相信的是，施华兹杀了人到芝加后，也不乔装打扮，就公开到一家工厂去找工作，现已被我们抓获。

“施华兹的失踪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阿瓦登一定会找谢克特商量对策，到时候我们能够当场捉住他们，使他们无法抵赖。

“阿瓦登到时候肯定会假惺惺地请求你允许他到禁区去探险，同意他见见谢克特。这对我他来说是个机会，你可以同意他与谢克特见面。”

大臣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问：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巴尔基斯若有所思地说：“日程安排是有伸缩性的，自从我们发现谢克特的背叛行为以后，他们一直分三班进行监视——情况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只等计算机算出必要的轨道。现在可能只有几天工夫了。一颗炸弹哪怕提前发射两秒钟，就能破坏我们的整个计划。帝国都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进行报复。因此我们不算完全安全。”

“古人委员会”一直认为，地球是人类的家乡，是全人类活动的中心，也是人类的真正代表，地球人才应该是银河系的合法统治者，现在却倒过来了，地球竟受帝国的控制和指挥，他们竟把地球看成是空中的一粒石子，倒要让他们看看这石子的厉害。

几天以后，在银河系历史上就会发生最难以令人相信的一边倒战争，地球要向全银河系进攻了。这就是巴尔基斯提到的“计划”。

十一 地球要造反了

阿瓦登来到地球以后，一直希望能够到放射区实地考察一下，但一直未能如愿，为此，他真的专门来找大臣了。他对大臣讲了他的想法：“整个银河系世界的人类全是同胞，如果这个理论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再能够证明地球人在种族上跟银河系的其他人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地球和它相邻的几个帝国自治领地之间的分歧就会减少，不少摩擦就可以避免。为此，我想去你们的放射区，研究一下目前的放射性腐蚀，再比较一下……以便使这个理论得到证明。”

“地球人长期被孤立，尤其受放射性影响严重，已经变得



闭关自守了。地球人有些忌讳、某些固定的习俗，连我也不敢违背，放射性区域是他们最主要的忌讳之一，我不能独立决定，需要提请‘古人委员会’考虑决定。所以请您再等几天。”大臣说。

阿瓦登又提出，希望能够见见物理学家谢克特，因为谢克特发明的“助学器”是关于脑子神经化学的，与他根据脑照相术对人类进行分类有密切关系，也许跟他谈谈会得到些帮助。希望大臣给他开封介绍信。

这一点，大臣很痛快地答应了。

就在阿瓦登要去找谢克特的时候，波拉来了。波拉开着车带着他在公路上左拐右转，直到确认无人跟踪时才带他到了一处密室。这情景很像搞地下工作那么紧张、神秘。

谢克特弯腰曲背地坐在安乐椅里，对阿瓦登说：“我找你来是为了整个银河系，地球要造反了，他们要摧毁整个帝国。地球与帝国的分歧由来已久，‘古人委员会’不喜欢跟外星贸易，空间的邻居们也同样不喜欢跟我们贸易。所以地球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仇恨一切银河系公民。”

“在很多人看来，地球想征服银河系简直荒谬绝伦，地球只是两亿个住人的星球之一，现有人口2000万，而且没有资源，整个银河系人口却是50万的5次方，比例是250亿银河公民对1个地球人，众寡悬殊，要说服任何人相信是很不容易的，可这是事实。

“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想你也一定能帮助我。现在，‘古人委员会’对我严加防范，我不能亲自去找总督。想请你告诉总督马上采取措施，不然就来不及了。并且请你代地球说情，别让他们报复得太凶。一切拜托你了。”

阿瓦登听得目瞪口呆，他真不相信谢克特说的这一切。

“可是他们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呢？”他问。

“地球用以消灭地球以外的生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他们曾送来一批细菌学家使用‘助学器’，这些人回去之后，智力有了极大提高，在研究蛋白质化学和免疫学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终于发明了一种只有害于银河人——外星人——的人造病毒。现在已有数以吨计的结晶病毒存在。

“这种传染病比放射热还要厉害。你刚才问放射热是怎么回事。地球上有一种较轻的传染病，病症不十分厉害，轻微发烧，出两天疹子，关节和嘴唇发炎，同时口渴得难受。发病期4到6天，病人痊愈以后就获得了免疫力。这种病偶尔也有恶性的，致病的病毒大概略有不同，我们管它叫‘放射热’。它之所以称为放射热，是出于一种误解，以为是暴露于放射区后得到的。事实上，暴露于放射区后的确常常感染放射热，那是因为在那些区域里，病毒最容易病变为恶性的。但感染疾病的是病毒而不是放射性。患了放射热以后，在两小时内病症就出现了。嘴唇溃烂得都没法说话，病人可能在几天内死去。

“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地球人已经适应了普通热病，外星人却不适应。帝国驻军里有人偶尔感染了这种热病，他所起的反应就像地球人得了放射热一样。因此让人感到非常可怕。

“这场即将发动的细菌战，病毒一经传开，每天就会死几百万人，而且没有办法防止。即使把整个星球炸掉，传染病又能在新的中心开始。”

“那么所有的人都得死了？”阿瓦登问。

“或许不会。我们已经有了防毒的方法，也生产出了解毒的药。只要早日投降，就能取得解药。此外，银河系里也可能有些冷僻的角落能逃过这场浩劫，甚至有少数人有天生的免疫力。

“干这种事的不是所有的地球人，而只是一小撮领导人物。难道万亿的人应该为数百万人死去？一种遍及银河系的文明难道应该由于某个星球的怨恨而毁灭？这一切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应该给人类找一条通向正义和自由的出路。”

阿瓦登已经不再怀疑。他对谢克特说：“我马上去见总督，总督会相信我的。”

他们刚走出门，就看见一个穿绿袍的人在等候他们，手里边煞有介事地扬着一根神经鞭。此人正是秘书巴尔基斯。

“我简直等得太久了。我终于逮住了你们全体——甚至施华兹。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是整个银河帝国里的全部权力和权威。你们等着瞧吧。”

随着神经鞭一闪，阿瓦登、谢克特和波拉先后感到一阵火烧似的剧痛，失去了知觉。

十二 智 斗

施华兹、阿瓦登、谢克特和波拉被关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像尸体似的直挺挺躺在高板凳上，动弹不得，那是警卫用钢棒碰了他们的四肢后造成的。虽然瘫痪了，但头脑却是清楚的。施华兹正利用这一点，玩弄他的“心灵触摸”，刺探警卫和呆在远处办公室里人的心灵，以及这三个人正在想些什么。

阿瓦登正在想，这个施华兹是什么人，怎么秘书说他是帝国的特务？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他也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不过倒是可以问问他。

“施华兹，你是谁？你怎么会卷进来的？你在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经这么一问，满腔冤屈情绪一古脑儿涌上了施华兹的心头，

他气乎乎地说：“我怎么会卷进来的？我本是一个诚实勤劳的裁缝，不伤害谁，不麻烦谁，照料着自己的家。不知什么原因，我来到这个疯狂的世界。当时，我们的世界是银河系里唯一的世界，哪像这里。”说着，不自觉地用英语说了一句：“我想回家，跟我自己和人民呆在一起！”

“你讲的这是什么语言，再用你的语言说说‘父亲’……‘兄弟’……‘房子’……‘人’……”

阿瓦登听了这奇怪的语言，一阵狂喜，他认为这种语言跟在天狼星、大角星、半人马座主星以及其他20来个星球的5000万年前地层中所发现的古文字一模一样。他惊喜地对谢克特说：“这个人来自过去的时代，你想象不出这对考古学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地球一直在寻找的证据，证明地球是文明的发源地。我们可以用他作一笔交易，换取我们的自由。”

施华兹却在旁边说：“他们已经判了我们死刑，你们不会成功的，我知道。”

谢克特听了这话，疲倦的眼睛里闪出奇特的光芒，“难道你能看出别人的思想？”他又转脸对阿瓦登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那个细菌学家吗，就是使用了‘助学器’以后送回来进行治疗但仍然死去的那个？他精神崩溃的最初症状之一，就是他声称能够看出别人的思想。他的确能够。我在他死前发现了这一点，它始终是我的秘密。其实这是可能的。在减少脑细胞的电阻以后，脑子也许能够跟别人思想中微电流所产生的磁扬发生感应，引起自身同样的振动。原理就像录音机一样。换句话说，也就是心灵感应……”

“情况要真是这样，施华兹，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阿瓦登满怀希望地说，“你不能光想到自己，这将关系到整个银河系。”

接着，阿瓦登把谢克特给他讲的有关地球要造反的事情都告诉了施华兹。施华兹听后很激动，他决定为了整个银河系大胆地试一试。

阿瓦登问施华兹：“你伤害一个人能到什么程度。”

“我曾杀死过人。”

“怎么杀的？能一次对付一个以上的人吗？”

“我从来没试过，可我认为不成。同一时间我没法知道两个人的思想。”

谢克特说：“杀死一个警卫或秘书很容易，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他们要做什么？怎么做？”

施华兹把自己头脑的触须伸展出去，寻找着秘书的“心灵触摸”。他痛苦地找到一鳞半爪，“胜利！他对结果很有把握……是关于空间导弹的。他已经发射了……不，还没发射。还有别的什么……他们准备发射。”

谢克特痛苦地说：“那是自动导向的带病毒的火箭，目标对准各个星球。能知道它们安装在什么地方吗？”

“有个建筑搞不太清楚……五角……一颗星……一个名字，斯鲁，好像是……”

谢克特又插嘴说：“是申鲁的庙宇，四面都是辐射区。除了‘古人委员会’成员，谁也不能去哪儿。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发射？”

“我不知道日期，可是快了……快了。”施华兹由于用脑过度，觉得脑子都不好使了，“他来了。”

巴尔基斯腰带上挂着一个大型爆炸器，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房间里。

施华兹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他尽管有种奇特的、热烘烘的感觉，心里却很舒坦。他一方面仿佛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控

制局势，另一方面又有些信不过自己。他的身子被弄得瘫痪要比别人晚些，连谢克特博士都已经坐起来了，他呢，只能稍稍挪动一只胳膊。

施华兹终于看到了秘书脑子里的秘密并且说了出来：“两天……还不到……星期二……早晨6点……芝加哥时间。”

秘书手握爆炸器，站在施华兹身旁，逼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施华兹没有回答，从外表上看，他下巴的肌肉绷得很紧，双眉弯得很低。他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抓住了他，快拿走他的枪，我不能持久……”

这下阿瓦登明白了。他用刚刚恢复点知觉的四肢慢慢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力不从心，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抓紧他，再坚持几分钟，让我对付他。”阿瓦登说着，又慢慢站起身子，靠在一张椅子背上喘息着。

秘书的“心灵触摸”波动着，挣扎着，表示反抗。拇指按在扳机上，压力在一点一点增加。

施华兹的下巴神经质地一会抽紧一会儿放松，嘴唇抖动着，被牙齿咬出血来，因为从对方“心灵触摸”传来的那一堆不清楚的感觉，他无法知道究竟哪一个区域跟拇指有关。他只好使出全身力气使对方产生一种停滞，全部停滞。慢慢地，他头脑的触须变得僵硬而失去弹性。他摇着头说：“我不行了……不行了。”

阿瓦登休息了一下，用他那僵硬的、不听话的身躯往秘书扑去，伸出两手乱抓一气。身体发软、头脑失灵的秘书跟他一起倒下。爆炸器飞落到地板上。

与此同时，秘书的头脑几乎挣脱了控制，他从阿瓦登重压的身体下挣扎着爬出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突然又不动

了，原来是谢克特正斜倚在地，右手颤巍巍地由左手托着，正握着那个爆炸器瞄准着他。秘书深知那爆炸器的厉害，一刹那间就可以把一个人炸得粉碎。

“你们这伙傻瓜，难道你们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吗？”说着，秘书猛地向右边一窜想避开爆炸器，可是却突然砰地一声倒了下去。这是施华兹又一次把自己的心灵触鬚伸展出去，把秘书又戳倒了。

谢克特爬过去，看看秘书还活着，就说：“离这儿不到1公里，有个帝国驻军的狄彭要塞。让他带我们到那儿去，到那儿我们就安全了，还可以传话给总督恩纽斯。我有个想法，施华兹，看看你能不能这样使用你的脑子，集中精力把你的思想发射出去，去叫他干什么。不用强行控制他，只是装作你自己在这样做就行。”

秘书躺在那里呻吟一声，他醒过来了。施华兹开始埋头执行起他的任务来。

秘书先是一只胳膊奇特地、不协调地高高举起，然后僵硬地站起来，差一点因使劲过大而失去平衡；接着，又以一种奇特的、身不由己的方式跳起舞来，动作缺乏节奏，缺乏美，活像个机器人。这完全是因为受到一个在肉体上与他毫无关系的头脑的控制才出现的动作。

秘书伸出手，接过了射克特递过来的爆炸器，放回到腰带上原来的地方，那只手也垂了下来，这样出门才不会引起怀疑。

突然，秘书发出了一声声低低的、刺耳的咆哮。再一次停顿；再一次刺耳的声音。

“我控制不了他说话，只能这样。”施华兹喘着气说。

“没关系，我们照常可以混出去。”谢克特耸了耸肩膀。

他们带着秘书离开了教养所。因为有秘书在场，没有引起

警卫的怀疑；又因为秘书的车很特别，很惹人注目，人们只注意了汽车，而没有看到汽车里的情况，汽车由谢克特驾驶着来到了帝国驻军的要塞。门帝的士兵挡住去路，“先生，证件。”

“证件被人从我身上拿走了，我是贝尔·阿瓦登，来自天狼星区巴隆，我在替总督办事，情况很紧急。”

兵士举起一只手腕放到嘴边，朝发报机轻轻说了几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中的长枪，慢慢打开了大门。

十三 最后期限

凡是谋反的人，决不能冒险让他们中间的一个首要同谋犯在动手前 48小时落在敌人手中。这只能意味着发现或告密，而这两种情况又是同一个银币的两面。哪一面都意味着死亡。

秘书失踪的消息迅速传了出来。在紧接着的几个小时里，狄彭要塞内外一片混乱，芝加城里更是闹翻了天。

中午，在首都瓦申的大臣正询问着秘书的下落。警卫斩钉截铁地说，秘书是带着犯人在上午 10 点半离开的，没留下任何指示。到下午 2 点，有消息说早晨有人见过秘书的汽车，但没有看见秘书本人。2点半，已经肯定这辆车驶进了狄彭要塞。不到 3 点，电话打到要塞指挥官处。

接着芝加的人民骚动起来。秘密武器库被打开，空手进去的人出来时都拿着武器。一条弯弯曲曲的人流拥向要塞。

要塞里，一个年轻的军官取走了秘书的爆炸器。施华兹也就放松了神经，失去了对秘书的控制。

阿瓦登指着秘书对军官说：“他阴谋推翻帝国政府，我必须立即见你们的指挥官。”

年轻的军官说要研究一下，请他们先休息一会儿。他们一

连休息了好几个钟头。精疲力竭的施华兹睡着了，阿瓦登想叫醒他，被射克特阻止了。

时间过得真快，还剩下 39 个小时了，终于有人来传唤阿瓦登了。来人竟是克劳迪中尉，为报上次被扭断胳膊之仇，他借机对阿瓦登大大羞辱报复了一番，才让他去见上校。

被关在隔壁房间里的秘书，一直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一样不停地走动，这会儿却没声了。这个很小的细节引起了谢克特的注意。他轻轻地摇醒了施华兹，“巴尔基斯在哪儿？”

“哦……哦”不错。”施华兹环顾四周，随即记起来看得最清楚的不是肉眼，于是他伸出心灵的触须，兜着圈子，紧张地寻找所熟悉的心灵。

“他在另一层楼里，正跟什么人谈话，等一等……不错，他叫他上校。”

“不会是背叛吧，一个帝国军官肯定不会跟地球人私通反对皇帝吧。”波拉在一边悄悄地说。

5 点 15 分，阿瓦登见到了上校，上校看上去很疲倦。他严肃地瞪着阿瓦登：“上次捣乱的首要分子，你能不惹麻烦吗？”然后，心不在焉地说：“讲讲你的故事吧。”

“我获悉一个危险的阴谋，有一小撮地球人想用暴力推翻帝国政府。这情况要是不立即通知有关当局，结果政府和帝国的大部分就会被摧毁。这个秘书是首要策划者之一。”

“年轻人，别太牵强附会，不顾后果，如要说地球人酝酿暴动，围攻要塞还可令人相信，可我决不相信他们有能耐把帝国军队赶出这个星球，更甭说摧毁帝国政府了，不过，我愿意听听这个阴谋的细节。”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觉得必须把细节向总督本人报告，因为只有总督本人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地球上的某个建筑必须

在 30 个小时内予以炸毁，不然，等病毒菌株和瘟疫传开，帝国的大多数生命，或者说全部生命，都要完蛋。我能直接跟总督联系吗？”

两人正僵持着，有人汇报，一伙当地人携带武器围困了要塞，一个手拿停战白旗的人要求接见。上校命令：“所有人进入战斗岗位，除非自卫不准开火。让那个人进来，再让巴尔基斯也到这里来。”

秘书先来了，他朝上校鞠了一躬，从外表上看似乎一点也不知道阿瓦登的存在。

“对于他们对我的控告，上校，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这个人来地球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个来月，可以说他对我们内部政治一无所知；至于我们当地的那个科学家，他年近 60，正患着受迫害狂；另外那个来历不明的人，看来是个白痴，这样几个人提出的控告是站不住脚的。”

阿瓦登一跃而起，“我要求发言……”

上校冷冷地说：“你已经拒绝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让这拒绝继续生效吧，把拿停战白旗的那个人带进来。”

来人是“古人委员会”的另一个成员，叫柯里，看见秘书连眼皮都没眨巴一下，没流露出一丝感情，他对上校说：“我代表外面的人，要求你们立即释放秘书。”

“根据治安的需要，以及出于对皇帝陛下派驻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们的尊敬，只要人们聚集起来武装反对我们，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进行讨论，您必须叫您的人散去。”

秘书一语双关地说：“柯里兄弟，请让局势平静下来。我在这儿非常安全，一会儿没有危险，对谁都没危险。你明白吗，对任何人！”柯里听了这话，放心地走了。

上校对秘书说：“感谢您刚才的合作，等城里情况一恢复

正常，我们保证让您平安地离开此地。”

阿瓦登站起来指着上校，“你这样做会后悔的。我要见总督。”

秘书说：“我乐于留下来等到总督听了我的申诉后再离开，以证明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忠于帝国了。”

上校答应设法与总督取得联系。

阿瓦登回到牢房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说话：“我差点把一切都毁啦，我发了脾气，得罪了上校，一事无成。”接着他转向施华兹。“施华兹，我们必须利用你，我们需要你的心灵。”

谢克特说：“这不成，阿瓦登。目前施华兹对自己内心力量只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但显然还不能完全控制，他能使人晕眩，使人瘫痪，甚至杀死人。比这更进一步，他甚至能违反对方的意志控制他较大的随意肌，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拿对秘书来说就是一个例子。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控制恩纽斯，比如让他发一道命令，更何况秘书已经想自己单枪匹马采取行动，不让整个银河系采取任何措施。”

阿瓦登一时觉得心灰心冷，抬手看了看表，快到午夜了，还剩 30 个小时，不久他就能睡了。

等他醒来时，还剩 6 个小时了。

恩纽斯终于来了。他是在约莫 18 小时以前接到芝加驻军的电话，绕了半个地球赶来的。他穿着那套沉重、臃肿、填着铅的服装，看上去像个土豆。

对于这些未经证实的报告，总督觉得有点伤脑筋，而且谢克特、阿瓦登都卷在了里面，他内心深处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

阿瓦登和秘书唇枪舌剑。比在上校面前争论得更激烈。

阿瓦登说：“这个阴谋是一个细菌学家临死前告诉谢克特博士的。这个人曾是阴谋集团的成员，他的话都记录下来了。录音磁带还保留着。前几天我们被囚禁时，施华兹也从秘书的脑子里看到了这个阴谋，秘书自己都承认了的。”

“如果阿瓦登博士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细菌学家已经疯了，而一个疯子临死前说的话又怎么能令人相信呢？另外，他们带来的这个施华兹简直是个魔鬼，他具有某种精神力量，曾使我瘫痪，我的胳膊和腿都被他操纵过，如果他愿意的话，我的头脑也可能受他操作。所以，我怕他现在又会使用那种力量来对付我。我要求让这个施华兹离开这房间。”

谢克特在一旁说：“施华兹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那个试验‘助听器’的人，看起来情况不错，他的脑子都能感觉到别人的思想了？”

恩纽斯听了很吃惊。他对施华兹说：“你能告诉我秘书在想些什么？”

“他在想，我们没法向您证明我们所说的一切。另外，他认为您是个可怜的傻瓜，害怕采取行动，只贪图太平，只希望通过您的大公无私和不偏不倚来赢得地球上人们的欢心，而这样一来，更证明您是个傻瓜。”

秘书脸红了：“大人阁下，他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想使您对我怀有成见。”

“我不那么容易受人蛊惑，”恩纽斯又转过身问施华兹：“那么我在想什么？”

“您在想，尽管我能看清楚一个人的头脑深处，我也没有必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说出来。”

“你说的非常对。问题是，除非能再找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并不卷入这件事的人，否则，你的证词在法律上

不能生效，哪怕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确实有心灵感应的本领。”
随即，恩纽斯作出决定，派人带走了施华兹。施华兹毫不反抗，脸上也没有丝毫不安的表情。

秘书得意了。他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把施华兹的突然出现，谢克特为何理性失常等事情的前前后后分析了一番，然后说：“所有这一切——所谓的病毒和‘清晨6点钟’，都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我提议让我在您的监护下呆7天。要是他们所说的属实，在银河系爆发瘟疫的消息不出几天就会传到地球上。要是发生了这种情况，帝国的军队仍控制着地球……”

“真不错，拿地球去换取整个银河系的人类。”脸色煞白的谢克特嘟囔着。

“我重视我自己的生命，也重视人民的生命。我是无辜的人质，我准备马上通知‘古人委员会’，说我自愿在这儿呆一星期，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骚乱。”

恩纽斯说：“我觉得你说得不错……”

阿瓦登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带着可怕的凶狠神气，快步冲向总督……恩纽斯带着的一根神经鞭，及时派上了用场。

在阿瓦登失去知觉的期间，6点钟的最后限期到了……

十四 阴谋失败

最后限期过了！

阿瓦登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什么时候了。啊，一切都完了，没法再阻止了。

恩纽斯一夜未睡，看着没有灵魂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动。6点钟已经过了，星星还在闪耀。

门开了，上校进来报告，那伙地球暴民又来了，巴尔基斯

没有履行诺言，我已经把他带来了。

总督粗鲁地说：“我听说你的人民又成群结队向狄彭要塞进发，这不符合我们的协议，我们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可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能不能太太平平地把他们打发走。”

秘书得意地笑着，由于压抑得太久，这时很高兴能尽量发泄出来：“没这么容易。傻瓜，你等得太久了，活该死去！现在您和您的世界都是我的人质。不久就会有足够的病毒渗入大气层，对这种病毒，只有我们地球人有免疫力。你们的死期不远了。噢，您可能已经知道，您只有从我们这里可以得到解药。”

总督脸色憔悴，好一会儿没吭声。然后他转向阿瓦登，冷静地说：“请原谅，我不该怀疑您的话。谢克特博士、谢克特小姐，我向你们道歉。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跟我的家人死在一起。跟这个人妥协当然是不可能的。帝国在地球上的军队，我敢断定，会在死前履行他们的职责，有不少地球人无疑会为他们向死神引路……再见吧。”

“且慢！别走。”只见施华兹微微皱着眉头，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秘书一阵紧张：“你没法从我这里弄到解药的秘密。只有某些人有解药，只有另外一些人受过训练懂得怎样使用解药。这一切都很安全，不是你力所能及的，病毒的毒素会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发作。”

“这的确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施华兹承认，“不过毒素不会有时间发作。你瞧，并没有什么毒素，也没有病毒需要扑灭。”

恩纽斯说：“快说，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并不难说清楚，昨天晚上我知道光是坐在这里

听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我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搜索秘书的心灵……但不敢被他发现。后来，他终于要求把我带出房间。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我先让看守我的警卫瘫痪，然后动身到了机场。要塞处于 20 小时紧急状态，飞机加足了油，驾驶员都在机上待命，我们飞向了申鲁。”

“可是你没法强迫驾驶员飞行啊。”讲话的是谢克特。

“不错，那是在违对方意志的情况下，而我选择的这个驾驶员非常仇恨地球人，他想要轰炸他们，只是纪律约束住了他。这样的头脑，只要一点儿建议，一点儿撺掇，纪律就约束不住他了。也许我在他的飞机上他还不知道呢。”

“你怎么找到申鲁的？”谢克特悄悄地问。

“在我那个时代，有个叫作圣路易的城市，它就在两条大河的汇合处……我们找到了申鲁，我们投下一颗照明弹——至少那是我内心的建议——那座五角大楼就在我们底下。它跟我在秘书的头脑里所看到的图景是一致的……原来是大楼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大洞，30多米深，这件事发生在清晨 3 点钟，没有病毒发射出去。宇宙是清洁的。”

从秘书的唇间迸发出一声像是恶魔发出的刺耳尖叫。他仿佛用尽全身之力想要跳起来，接着倒下了。从他的下唇缓缓地淌下薄薄的白沫。

“我没碰他，”施华兹轻声说，“我 6 点钟之前就回来了，可我知道我得等到最后期限过去。巴尔基斯准会嚷嚷，我早从他心灵里看出这一点，只能从他自己嘴里定他罪名……这会儿他躺在那儿了。”

约瑟夫·施华兹的英雄事迹受到了政府正式表彰。并授予他一条“宇宙飞船和太阳一级勋章”的绶带。全银河系只有两

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获得过这样的勋章。

对于一个退休裁缝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啦，除了政府最高机关，没有谁确切地知道他究竟立了什么功劳，但这无关紧要，总有一天，史书上会记下他全部光辉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地球人谢绝了恩纽斯要把地球人迁到其他星球的建议。地球不要别人施舍，他们要靠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他们挖掉有病的土壤，换上运来的大批干净、肥沃的土壤，让死土变得郁郁苍苍，让沙漠重新变成绿洲。这个工程是巨大的，可能需要一个世界才能完成，但这有什么关系？让银河系出租机器，让银河系运来粮食，让银河系供应土壤。在它无穷无尽的资源中这是微不足道的支出，而且将会得到补偿。

总有一天，地球人会受到大家的平等对待和尊重。

在阻止银河系毁灭 30 天后的一个晚上，施华兹漫步走向谢克特博士家，想到这一切奇遇，心跳不止。下星期他就要跟阿瓦登一起动身去银河系里那些伟大的中心世界。他这一代里有谁离开过地球？

一时间他想念起古老的地球，他的地球。死去了那么久了。

然而只过了三个半月……

他不禁为自己，为新生的地球，也为千百万遥远的星球，背起了自己记得的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拉比班·埃土拉》头三句诗：

与我偕老吧，

好景还在后，

有生也有死，这是生命之常……

陶威尔教授的头颅

第一次会见

克尔恩教授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见了洛兰。

洛兰趁克尔恩教授看她的推荐信的当儿扫视了一下房间，觉得这种阴暗的环境与木雕般的克尔恩教授本人的气质是很相适应的。

“我从我的同事萨巴提耶那里已了解到了你的一些情况，我的确是需要一位象你这样的医学院毕业生作我的助手。至于薪水，四十法郎一天，一星期结付一次。此外，还供应早餐和午餐。”克尔恩教授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要保持缄默。”

“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洛兰对克尔恩教授的这个条件感到很好奇。

“关系非常大，女人全是爱说话的，象你这样漂亮的女人更是如此。你可能有丈夫、朋友或是未婚夫，如果你透露了这儿的情况，那一切都完蛋了。”克尔恩教授盯着洛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可以，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只要你答应了在这儿工作，你就得做到这一点，否则将会给您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其他方面吗，你放心，绝对不会有责任连累你的……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很健康。”洛兰回答。

克尔恩教授点了点头，按了一下电铃的按钮，随之进来一位穿黑衣服的黑人。

“约翰，带洛兰小姐去看看实验室！”

洛兰随那位黑人进了一间很明亮的实验室，实验室里有许多医疗用具，还有一张很大解剖台，在解剖台旁边的一个玻璃箱子里还有一颗正在跳动着的人的心脏。

洛兰一扭头，震惊得差点叫出了声，她看到了一颗人的头颅——没有身体的头颅。有一些管子把头颅和一些罐子联接起来，其中一根较粗的管子从头颅的喉咙里通出来，跟一个大玻璃缸联接起来。在那些罐子和玻璃缸上都装有仪表。

那颗头颅眨着眼皮伤心地望着洛兰，洛兰有点不寒而栗。看着看着洛兰觉得这颗头颅特别象以恢复人体器官功能实验而闻名的陶威尔教授。她清楚地记得陶威尔教授的面目，只是眼前的这颗头颅稍微清瘦了些。

洛兰有点受不了了，那个黑人扶她在椅子上坐下。克尔恩教授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一丝冷冷的微笑。

“这颗头莫不是……”不等洛兰说完克尔恩就接过话茬，

“是的，正是我的已故同事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是我使他恢复了生命，当然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生命。陶威尔生前就说将他死后的尸体供我们作科学实验用，我这样做也正是遵照了他本人的遗嘱。当然，没有把整个人体复活是很遗憾的，不过，我们会把这个实验进行到底的！”

“那么，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会说话吗？”

克尔恩教授一怔，随即说：“不，他是不能说话的，他只能用面部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为了转移话题，克尔恩教授问道：

“这样说来，你是接受我这儿的职位了，对吧！请你明天九点来上班，但请你务心记住一点：在工作过程中，要绝对保持缄默。”

禁止开放的龙头的秘密

洛兰一生的遭遇是很不幸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又常年有病，能够读完大学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已经很不容易了，而找工作又更困难，所以接受克尔恩这儿的职位便是她唯一的选择了。

洛兰的工作并不累人，她只须白天照料那些维持头颅生命的各种仪器，夜间由约翰来接替她。

在工作的开始，克尔恩教授给洛兰讲解了那些仪器的使用方法，但他却强调联接头颅、喉咙的那根粗管子的玻璃缸上的龙头是不能开的，否则头颅便会死掉。

洛兰按照克尔恩教授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工作起来。日子久了，洛兰渐渐地和那个头颅成了朋友，他们俩之间还建立了一套表情语言系统。例如当洛兰问“您今天好不好？”，头颅便会露出一丝笑容，并垂下眼皮，这就表示“好，谢谢您！”。

这一天，洛兰一边做着她该作的工作一边与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交谈。

“今天天气好极了，”洛兰说，“天空湛蓝湛蓝的，空气又清新，……”

可陶威尔教授却伤心地望了一眼窗外低垂下了眼皮。洛兰看到这些她明白了，她真后悔自己的冒失，她怎么忘记了陶威尔教授的缺陷了呢？

“好了，让我们开始工作吧！”为了引开话题洛兰赶忙这样说。

每天早上，洛兰都要拿给陶威尔一些医学书刊阅读，当然是洛兰替陶威尔来翻书页、在字里行间作注什么的。这工作对于洛兰来说也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表情语言。至于为什么要阅读这些书刊并作注，洛兰是不懂的，不过有一次洛兰在克尔恩的工作室里发现她和陶威尔在书上作注的那些地方都被克尔恩抄在了另外一张纸上。出于好奇心，洛兰便问了陶威尔，他竟意味深长地看一眼洛兰，再看看那根联接喉咙的管子，抬了几下眉毛，意思是要洛兰把那个克尔恩所禁开的龙头打开。

“不，不，”洛兰惊恐地说，“要是我开了这个龙头，你就会死的，我怎么能杀死你呢？”

头颅使劲抬了三下眼皮……

“不会、不会、不会，我是不会死的。”

洛兰犹豫起来。她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洛兰想，克尔恩跟陶威尔比较来说，陶威尔的话是可信的。

终于，洛兰决定开那个龙头了。

当她颤抖着双手将龙头拧开一点儿时，立刻就听到了陶威尔教授的喉咙里发出丝丝的声响，渐渐地头颅发出了声音：

“谢——谢——您！”

原来把那个龙头一开便有空气从头颅的喉咙里通过，并带动声带使头颅获得了说话的能力。

正在这时洛兰听到了脚步声，赶紧关上了龙头，喉咙里的丝丝声也就停止了。

克尔恩教授走了进来。

头颅开口了

洛兰知道那个龙头的秘密已有一星期了。在这期间，她和头颅建立了进一步的友好关系。当克尔恩教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小声地交谈，一有可疑的响动，洛兰就赶紧关闭龙头。

头颅也很健谈，他和洛兰谈话的内容自然也很广泛。有一次洛兰问头颅：

“你做梦吗？”

“梦……，是的，我是做梦的。不过，我不知道梦带给我的是痛苦还是欢乐。我常常梦见我还象以前那样……还有我的妻子，我和她的不期而遇，我们的初恋。……我的妻子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

头颅由于美好的回忆而容光焕发，可是立刻又阴暗了下来。

“唉，时光一去不复返啊！”头颅出起神来。

“昨晚我还梦见了我的儿子，他现在已是成年人了吧！他年龄和你相仿，现在也该读完大学了吧！……我是多么想再见他一面啊……还是不做梦的好！”

“真正折磨我的是我的一些错觉，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想深呼吸一下，伸一个懒腰，可事实上呢？我的下面什么也没有了，这不是很可笑的事么？作为医生，想必你是会懂得这一点的。”

“真可怕！”洛兰忍不住这样说。

“确实可怕……在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我都意识不到我有一个身体，好象我是单靠脑力劳动而活着的。现在我才突然明白我的损失有多大，我想念花草的香味，想念徒步旅行，想念海浪的澎湃声……你知道吗？我失去的是整个物质世界。有时我就想，如果能让我用手掂一掂一小块鹅卵石的份量，我宁愿

以我这畸形的生命作为代价。你可能不知道，你每天早上给我洗脸时，那海绵接触我的皮肤带给我的愉快有多大，我现在只有触觉方才可以感觉我本身的存在……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只有用舌尖接触我发干的嘴唇而已。”

那天晚上，洛兰一回家，母亲就发现她的情绪很不好。

“洛兰，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我只是感觉有点累……我想早点睡。”

母亲叹了口气，陷入了沉思。

自从洛兰工作以后，她的情绪一直都不怎么好，洛兰不象以前那样对她无话不谈了，显然，女儿有什么事瞒着她。

“没什么，我只是在克尔恩教授那里照顾一些病人。”对于母亲的询问，洛兰总是这样简单地回答。

“什么样的病人？”母亲又问。

“什么样的都有，有的情况还很严重，……”洛兰说着说着便转移了话题。

母亲也从别人那儿打听过克尔恩的情况，可都是徒然。

“不会是她爱上了克尔恩吧？莫非克尔恩不爱她？不会的，洛兰是个很漂亮，很优秀的女孩……”老妈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个问题。

洛兰躺在自个床上也睡不着，她回忆着白天里发生的事。后来她突然抱住了自己的双肩，轻轻地抚摸自己的臂膀、胸脯，还喃喃自语：

“我有胳膊，有身体，可陶威尔，他只能用舌头舔自己的嘴唇，天啊，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想着想着，洛兰便睡着了。这时她看到了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它伤心地望着她，突然它从小台子上飞了起来，洛兰便跟着它跑，克尔恩在后面追，一扭头她看到克尔恩象一只老鹰似

的向她伸出了利爪。……

“……啊……”

“洛兰，洛兰，你怎么了？”

洛兰睁开双眼发现母亲正站在她的床头，洛兰抓住了母亲的双手。

“我做了一个恶梦。”

“我的孩子，你近来怎么老做恶梦？”

她们聊一会儿，洛兰便又沉沉睡去了。

是死亡，还是谋杀？

有一天晚上，洛兰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现克尔恩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内容的引文都是陶威尔教授曾让洛兰勾划出来的。

第二天，洛兰就和陶威尔教授的头颅说了这件事。

“我有什么办法呢？”头颅无可奈何地说。

“你若是没办法，我有，我要揭露他的卑鄙、自私！”洛兰很气愤。

“小声点儿……没有用的……我只是想把我们的这些研究工作进行到底。对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说，钱和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洛兰沉思起来。

“我记得我刚来时克尔恩告诉我说你死于一种不治之症，还说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科学工作，这都是真的吗？”

头颅想了一会儿说：“我是说过我死后把我的身体作解剖研究，可关于我的死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克尔恩是我的助手，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使离体的头颅复活，当我们把一切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的时候，我犯了严重的气喘病，当最后那次气喘病发作的时候，克尔恩为我注射了肾上腺素，也许是……剂量太大了，也许确实是气喘病结束了我的生命。”

“那么，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就失去了知觉……再后来我又非常缓慢地恢复了知觉。开始时我还以为我是在做梦呢，我睁开双眼，却什么也看不见，耳朵里嗡嗡直响，过了好长时间，我的眼前才有了一片模糊的亮光，就如同我潜在水下一般。当我能分辨东西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克尔恩那很兴奋的脸，他说：‘很高兴看见你又活过来’我努力地迫使自己的知觉清楚一点，我朝下一看，下巴下面就一张桌子，我想转转头，却是徒劳。在我前边的解剖台上停放着一具很熟悉的没有头的尸体，在解剖台旁边的玻璃缸里有一颗正在跳动着的人的心脏……我不解地望了克尔恩一眼，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看出来吗？这是你的身体’他指了指解剖台上的那具尸体，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气愤地瞪着双眼，我想喊，想挣扎，可我，除了意识思想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就连激动的自由都没有了，因为我的心脏已经脱离了我的身体成为一部机器了。”

洛兰惊恐地望着头颅。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现在还和他一起工作呢？你为他赚钱，为他赢得荣誉，可他又给了你什么呢？……”

“你是要我反抗吗？你哪知道，我现在连结束我自个的生命都是不可能的了。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了一只我一向十分讨厌的黑色大甲虫，它在屋子里盘旋了两周，落在了我的头颅旁边，然后，它慢慢地爬向我的头颅，我都能听见它的脚和桌面摩擦发出的沙沙的响声，它爬上了我的下巴，吊在了我的胡子上，继而又爬过了我紧闭的

嘴唇，微闭的眼睛，最后一直爬上我的前额，从那儿它又跌了下来，它又往上爬，如此反复，你可以想象我连一只小虫子都对付不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洛兰很为陶威尔感到伤心。

“不过你可以拒绝和克尔恩一起工作呀？”

“是的，我是那样做过。那次我断然拒绝和他一起作科学研究，他十分生气，拿来一套电器，把正负极分别卡在我两边的太阳穴上，先是威胁我，可我就是不与他合作，他便接通了电源，渐渐加大电流。我的头如同着了火，疼痛难熬，我仍是紧紧地闭着嘴唇，气得他狠狠地啐了一口，骂道：‘见他妈的鬼，要不是我那么需要你的头脑，我早他妈把你喂狗了。’他气极败坏地扯下我头上的电线走了。我以为我胜利了，可谁知他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在我的头颅营养液中加入了刺激性物质，这使我感到最剧烈的刺骨的疼痛。就是这样，我仍毫不动摇。他骂不绝口，比方才更生气地走了。我胜利了。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来实验室。直到第五天，他才来这里继续工作，就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对他的虐待我没有屈服，可他所做的工作不能不引起我的兴趣，当他犯了一些错误的时候，我忍不住给了他一个眼色，他满意地笑了，‘早该如此’他说，从那时起，我便又领导这项工作了……可我上他的当了。”

大城市里的牺牲者

自从洛兰知道了头颅的秘密后，她恨透了克尔恩教授，甚至连做梦都在骂他。当实验室里只有她和陶威尔的头颅的时候，洛兰便会不停地说：

“克尔恩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一定要揭发他的罪行，

否则我就不能原谅我自己……”

“轻一点儿……安静些。”陶威尔劝洛兰说：“我已经和你说过我早没有了复仇的情绪。你有正义感，如果想揭露他的罪行的话我也不会劝阻你，但是你别性急，要知道，现在我也需要克尔恩，正如他需要我一样。没有我，他的工作完不成；没有他，我也不行……”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脚步声，洛兰急忙关上龙头，拿一本书坐了下来。

克尔恩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了看洛兰问：

“发生了什么事，神情慌慌的？”

“没有什么……家里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

“我看看你的脉搏，”说着，克尔恩一把抓过了洛兰的手腕。

“你神经紧张……这工作对神经来说也许是繁重的。我很满意你，我会给你加倍的薪水。”

“不，我不需要。”

“什么，你不需要，你不是还要养家吗？”

洛兰不作回答。

“好了，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把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挪到后面的那间屋子里，明天这里要来两具新尸体。”他转向陶威尔的头颅说，“我的同事，你暂时去那间屋子里，我们要在这里用两具死尸做一对完美的会说话的头，那时我就可以公开我们的发现了。”

洛兰为了遮掩自己的敌意便问：

“明天送来的是谁的尸体？”

“这，我可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比你我都健康，可明天死亡却在等待他们。他们死后最多一小时

你我都健康，可明天死亡却在等待他们。他们死后最多一小时便会被送到我的解剖台上来的。”

洛兰知道克尔恩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她吃惊地望着克尔恩，可他却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很简单的事，我不过是在陈尸所里预订了两具尸体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人由于意外事故而丧生，举个例子来说吧，城市的这头有个人高高兴兴地起得床来吃饭后去上班，同时城市的那头，一个汽车司机也无忧无虑地把汽车从汽车库里开出来，他们在街道交通的巨流中坚定不移地靠近着，后来由于他们俩的一个疏忽了一下，于是他们便在致命的交叉点上相遇了。这样事情不就成了吗？”

克尔恩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地跟洛兰说过话，还有，他说“加倍的薪水”这是为什么呢？

“他想收买我。”洛兰想，“这他可是痴心妄想！”

实验室的新住户

第二天早上，实验室的解剖台上果然有两具尸体：一具男尸，一具女尸。克尔恩教授不想让这新来的“客人”见到陶威尔，所以他才安排陶威尔到隔壁的房间去。

那具男尸果然正如克尔恩所说的那样，是死于交通事故，他的整个身体已被轧坏，而头颅却完好无损。

克尔恩教授边给尸体解剖边说：“另外还有几具死于建筑事故的尸体，我担心他们的脑子受到了震荡。还有那个女尸，她是一个歌女。”克尔恩教授朝旁边的那具女尸看了一眼。

那具女尸有着一张很漂亮的脸，样子很天真。

“她是几个流氓在酒吧间闹事时被流弹打伤的，正好打在

心脏上。”

没多大工夫，两具尸体的解剖便完成了，两个头颅被安置在小桌子上，象陶威尔教授的头颅那样被接上了各种管子。

克尔恩信心十足地等待着两个头颅复活过来。在此之前，他已向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参加他的这个死人头颅复活的展览会和报告会。他洋洋得意地看着面前的两颗头颅。

“乖乖，真不错，一个毛头小伙，一个漂亮小妞，只要把龙头一拧开，他们便会活过来，便会说话，怎么样，洛兰小姐，请把龙头打开吧！”

说到这儿，克尔恩突然变了脸色，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他一步步地走到洛兰跟前说：

“可是陶威尔的那个龙头不能开，懂吗？”

洛兰毫不胆怯地看着克尔恩那狰狞的面目。克尔恩又说：

“我说不能开，就是不能开！”

接着他又变换了口气，换上了一副温和的笑脸。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洛兰拧开了龙头。那个小伙子的头颅渐渐地恢复了意识。

“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头颅用丝丝声音说。

“在医院里，我的朋友。”克尔恩回答。

“在医院里？我怎么会是在医院里呢？……对了，是一辆汽车，它对着我直开过来。可我怎么……”头颅说到这儿把目光移向下边，它立刻露出很惊惧的表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腿呢，我的胳膊呢？”

“别害怕，我的朋友，你的身体被汽车轧坏了，只有脑袋完好无损，所以我们把它给切除了。”

“这可怎么办，我本来是来城里找工作的，谁知……”

“你不用担心，你在这儿既不会挨饿，又不会挨冻，一切都会给你安排好的。另外……你看，我怕你寂寞。还给你找了一位小姐来作伴。”克尔恩转向那个歌女的头颅。

“怎么这小美人还醒不过来？”克尔恩有点着急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毫无疑问，如果这个女头颅醒不过来，他的这个实验就不能说是完全的成功。他开始检查联接头颅的那些仪器。

“噢，毛病在这里，这根管子太松了，洛兰，拿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来。”

换了管子之后的头颅很快就苏醒了过来。

“这是怎么搞的，我的身子呢？……你们是谁？快，快杀死我算了，这样子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别怕，我的小美人，你的身体被流弹打伤了，是科学又恢复了你的生命……”克尔恩眉飞色舞地劝解着那个女头颅。

“你能使我的头颅活过来，我想……那你也一定能再给我安上我的身体吧，我求求你，给我安上身体吧，这样子可实在不行。”头颅的眼睛里滚下两滴泪珠。

“你的身体已经不能用了，我的小美人。”

“那……那……别人的身体也行……不过一定要拣一个苗条一点的，这样子可实在不行。”头颅又转向洛兰，“给我拿面镜子来，让我看看我自个，可以吗？”

头颅仔细端详了一会自己，说：

“给我拢拢头发好吗？太乱了，太难看了。”

洛兰温柔地给她梳起头来。

“哈，你的工作又多了，洛兰，不过，我会给你加薪水的。”

克尔恩教授看了看表，然后走近洛兰，凑近她的耳朵说：

“别给他们讲陶威尔头颅的事，懂吗？”
说完，克尔恩教授走了。
洛兰随后也赶紧去看望陶威尔了。

头颅的娱乐

后来，洛兰知道了两个头颅的姓名，那个男的叫托马，那个女的叫勃丽克。

托马和勃丽克很难适应他们的新生活，陶威尔可以做他的科学工作，可他们俩就不同了，整天无所事事，托马经常抱怨：

“这算怎么回事，跟个树桩子一样，整天看着一个地方……唉，还不如死去的好……”

对于他们的忧愁，克尔恩教授也很着急，因为情绪不好，头颅就会萎缩，那样会影响展览的效果。于是他想了许多办法使他们快乐。他让洛兰和约翰给他们放电影，托马倒是很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卓别林的，有时他还会笑得流出眼泪。可有一天，当他看到一个农场的场面时，他大叫起来：

“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约翰正在放映机旁忙乎着，他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倒是洛兰叫了一句：

“停止放映！”

约翰赶紧关闭了放映机。

洛兰走近托马，发现他眼睛里盈满了泪水，一副很悲伤的样子。

“就和我们村的景象一样……牛呀，鸡呀，可现在，我……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后来洛兰又放了一部追捕片，仍然激不起托马的热情，当

洛兰又放映一部有灯火辉煌的舞会场面的影片时，勃丽克又伤心起来。

“不要，不要，我一看到他们我就想起了我以前的生活，太可怕了……”

放映机被拿走了。洛兰又拿来了收音机，他们倒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但有时候仍会引起勃丽克对往事的回忆。

勃丽克是个爱打扮的女孩子。她想着法子让洛兰给她化妆，什么描眉呀，画眼圈呀，抹唇膏呀，而洛兰呢，对这些偏又不太懂，所以勃丽克常常会对洛兰发脾气。

勃丽克的性格变得很古怪，有时她要洛兰给她做衣服。甚至有一次她很羞涩地说她不能同陌生的男人睡在同一间屋子里，她要求晚上把她同托马隔开，那怕只用一本书挡住也好。

托马有时也会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有一次他说他要喝酒，克尔恩没办法，只好在营养液中加入了些许麻醉物质。

当他们俩情绪都好的时候，他们还会唱二部合唱，或者讨论一些问题，比如有一次他们就讨论过生与死的问题。勃丽克是相信永生的，而托马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人是永生的，如果灵魂和身体一块死掉的话，那它就不会象我们现在这样有感觉了。”勃丽克说道。

“那么，你的灵魂呆在什么地方呢？”托马问。

“哪儿都有。”

“那怎么行？照你这么说，现在你身体里的灵魂正在四处游荡么？”

“你的灵魂才四处游荡呢！”勃丽克生气地回敬托马。

他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便又沉默，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去了。

善 与 恶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吗？”克尔恩问道。

“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真的要给勃丽克安一个身体？”

克尔恩点了点头。

“你能保证成功么？”罗兰又问。

“当然！”

“你也会给托马安一个身体，对吧？”

“为什么不呢？”

“那么，那么陶威尔教授呢？”罗兰激动得脸都红了，“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包括勃丽克、托马，还有陶威尔教授，而陶威尔教授的价值比他们俩要大得多……我想你更应该使陶威尔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克尔恩立刻警觉起来。

“你想作陶威尔教授的保护人，对吗？你认为他需要吗？……当然，我也正在考虑使陶威尔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先拿陶威尔教授作实验呢？”

“这还不明白吗？因为陶威尔的头比他们的都贵重。”克尔恩直视着罗兰，“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罗兰朝门口走去。

“等等，我倒有个问题想问问你……请坐。”克尔恩指了指他桌子对面的那把椅子，然后他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俯身凑到罗兰跟前用低沉的声音威慑地问：“你打开过陶威尔的那个空气龙头，对吧？”

罗兰对于克尔恩的威胁很是愤怒，心中思忖：“是跟他说

实话呢，还是……”

“别撒谎，你愿让自己的良心背上说谎的包袱吗？”

洛兰低着头一句话不说。

“其实，我已知道你跟头颅说过话，这约翰已偷听到了，我要知道的是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什么都谈！”洛兰抬起头来直视着克尔恩。

“果然不出所料！”

接下来是一阵死寂的沉默。

克尔恩突然快步走到门边把门反锁上，又轻手轻脚地回到洛兰跟前，

“你想怎么办？要把我交给法庭吗？要揭穿这一切么？想必这也正是陶威尔的意思吧？”

“你别以己度人，他可没你这么看重金钱和荣誉。”

克尔恩在屋里来回踱着，时不时发生一声冷笑。突然停住脚步。

“你呢？你一定有揭发的企图……”

“卑鄙！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洛兰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哈……哈……”我天真的姑娘，在这个世界上，善行和罪恶还不定谁胜谁负呢！”

接着，他又走到洛兰跟前压低声音说：

“告诉你，必要的话，我会把你，连同陶威尔的头颅一同化为灰烬。”

“我知道，象你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倔强的姑娘！”克尔恩又在屋子里踱了起来，“杀死你太浪费时间，吓又吓不倒你，收买你更难，我可怎么办呢？……”

过了一会儿，克尔恩又说：

“总之，你对我还是有用的。现在我要你给你母亲写封信，你是怎么称呼你母亲的，‘亲爱的妈妈’？写，现在就写，照我说的写，‘我护理的那些病人时刻都需要照顾，我得寸步不离地呆在克尔恩教授的家里……’”

“你想把我监禁起来吗？”洛兰质问道。

“是的！”

“我不写！”

“够了！”克尔恩如受伤的野兽一样狂叫了一声，震得房间里嗡嗡直响，“你放明白点，现在你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不，我不住在你这儿，我也不写信！”洛兰很镇定地说。

“好吧，你既然这样，我也没办法，但在你走之前，我会让你亲眼看着我怎样杀死陶威尔并把他化为灰烬。”

说完他一把拽住洛兰的胳膊向陶威尔所在的房间走去。

陶威尔莫名其妙地看着克尔恩和洛兰，克尔恩也不理睬头颅，径直走到那些仪器旁边把龙头关闭了。

陶威尔的头颅立刻就发生了变化：目光暗淡了下来，眼球也突了出来，脸上的肌肉由于缺氧而开始抽搐……

洛兰被这景象震惊了。

“快……快拧开龙头，我什么都答应你！”

克尔恩冷笑着又打开了龙头。

“早该如此，那就接着写你的信去吧！”

他们又回到了克尔恩的工作室，克尔恩说：

“接着刚才的写，‘我得寸步不离地呆在克尔恩教授的家里，克尔恩待我很好，他还把我的薪水加了三倍。’”

洛兰抬头看了克尔恩一眼，

“怎么啦？你不信吗？”克尔恩说，“你失去了自由，我

会在其他方面补偿你的，接着往下写‘这里的一切都好，你不要挂念，你也不必来看我，这里是谁也不接待的……以后我会常给你写信的……’”

写完信，克尔恩又对洛兰说：

“当我们的工作结束了，陶威尔的头颅也就不复存在了，那时你对我也不会有危险了，你就可以回到你亲爱的母亲身边了。”

克尔恩让约翰去给洛兰安排房间。

洛兰被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为的是防止她逃走，其实洛兰也根本不会那样做的，因为她的逃走就等于宣判了陶威尔头颅的死刑。

经过一天的折腾，洛兰已经很疲倦了，可她却无法入睡，当她看到实验室里透出来的灯光时，她觉得陶威尔他们是那样的孤独，她决定去看看他们。

洛兰一走进实验室，勃丽克就问：

“送来了吗？”

“送什么？”

“身体呀，我的身体。”

“噢，还没有。”洛兰禁不住笑了，“不过不会太久了。”

“也要给我安上一个身体吗？”托马问道。

“当然，那样你就可以和以前一样健壮，然后找份工作赚许多钱，就可以娶玛丽作你的妻子了。”

说完洛兰就赶紧穿过他们的房间去看陶威尔了。

“刚才的一切是怎么回事？”洛兰一进门，陶威尔便问。

洛兰便把刚才的一切告诉了陶威尔。

“可恶的克尔恩！”头颅愤愤地说，“不过，要是你能帮我的忙，把那个供营养的龙头关了，让我死掉，那样他就会放你

回家。”

“我，我宁可不回家，我也不会杀死你的。”

“我说过，你那样做是在帮我的忙，刚才克尔恩关掉龙头时我就很为自己高兴，遗憾的是他又让我活了过来……”

洛兰仍然摇着头，“谁也说服不了我，我不能这样结果一个人的生命。”

“难道我也算一个人吗？”头颅苦笑着说。

“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我在想，如果能给勃丽克和托马安一个身体，那么你又为什么不能呢？”

“天真的孩子，你认为克尔恩会那样做吗？”

“他不做，还有别的医生吗！”

“克尔恩是我用过的助手中本领最强的一个，他做这样的手术，我都表示怀疑，更何况别人呢？”陶威尔说道。

“那用狗做的实验不是成功了吗？”

“那不过是两只狗，尽管这样，他也只弄活了一只，否则他是一定会牵两只过来炫耀的。但是人就不同了，尸体送到这至少得几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尸体也许已经开始腐败，而且在缝合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把头和尸体的神经、脊髓缝合，不然就会成为一个残废的人，还有血液的循环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手术……”

就在这时，克尔恩出现在门口：

“阴谋者的商谈吗？我不来妨碍你们。”说完砰地一下关上门走了。

死去的少女

勃丽克要求给她安一个身体的愿望是那么强烈。她认为选一个身体就如同挑选一件衣服那么容易，可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天早晨，克尔恩，洛兰和约翰穿着白色的工作服进来了，并把勃丽克的头颅从桌子上拿了下来，对头颅颈子的切面仔细研究了半天。

“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就拿这脖子来说吧，即使粗细一样了，那他的动脉壁的厚薄、气管的宽窄也不一定一样。”克尔恩说。

“不过你到底怎样做手术呢？”洛兰问，“如果把脖子切断的地方直接缝合在一起，那么整个切面不就看不见了么？”

“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在头颅的脖子上和身体上作一些纵切口，这还不算最困难的，主要的困难是消除尸体里边的腐败物以及清除血液中的凝固部分，至于脊髓……会更麻烦些，稍有不慎便会引起最最严重的后果。”

“那么你到底怎样去克服这一系列困难呢？”

“这在目前还是秘密，等实验成功了，我会公开这一切的，好了，把头颅放回原地，今天就到这里吧！”克尔恩说。

“等等”勃丽克叫道，“你听我说，克尔恩先生，你说的那些我不懂，但有一样，你把我的脖子横七竖八地切一通，那它不就象腰花一样了吗？那样子我还怎么见人啊？”

“好了，我尽量做得不显眼就是了，即使稍有些痕迹，只要你戴上个项圈或围上一条丝绒带子什么的不就遮住了吗？对了，还有一件事，你的头颅比以前瘦了，为了获得它的正常尺寸，现在就得把你喂得胖胖的，不然手术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后

果。”克尔恩说。

“不过我不会吃东西啊！”勃丽克悲哀地说。

“我们会用管子喂你的。”克尔恩又转向洛兰，“在营养液中加些有脂肪的物质，也得加强给血……好了，现在只剩下最主要的事了：勃丽克小姐，求上帝让一个美女死去吧，那样你就会有一个美丽的身体了。”

“这，这太可怕了，如果那个少女的灵魂来跟我要她的身体，我可怎么办呀？”

克尔恩哈哈大笑，“那样你就说，是你把头给了她的身体，而不是她把身体给了你的头不就得了吗？……好了，我该去陈尸所里去守候了，祝我马到成功吧！”

这个实验需要的是完全新鲜的，最好是还有余温的身体，所以克尔恩抛下一切事情在陈尸所里等待机会。

其实要得到一具新鲜的尸体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尸体的亲友在三天之内有收尸权，这样的活，克尔恩不得不贿赂看守人，把适合做实验用的尸体登记为“失踪”。

克尔恩在陈尸所里转来转去，天已经很晚了，“晦气的一天”克尔转嘟哝了一句正准备离开，有两个工作人员抬进来一具无头女尸。克尔恩的眼睛一亮，正准备告诉看守人把尸体悄悄抬走时，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走过来，在尸体旁停下了，

“噢，在这儿。”

“什么鬼把他领来了。”克尔恩心里骂道。接着他对老头说：“你认准了吗？”

“认准了，她的左肩上有块胎记，这不！”老头指了指女尸左肩上的那块胎记。

“她是你什么人？”克尔恩又问。

“她是我的远房侄女，她母亲死得早。之后便由我抚养。

由于我们家穷住着特别破陋的房子，今天我和老太婆出去了，赶巧，房子塌了，把她的脑袋整个压掉了。等我们赶回家里，她已被搬到陈尸所里来了……”

正当这时，一个老妇人走了过来，看了一眼那老头说：

“我命苦的孩子，她在这儿吗？”

“在这儿，在这儿”老头回答说。

克尔恩感觉事情麻烦了点儿，他装出一副很同情的样子说：

“我是赈济安葬委员会的。我们知道你们家生活拮据，我们可以代你们安葬她，一切费用由我们委员会负担。此外，我们还可以救济你们二百法郎。”

“谢谢你，先生，我们还是应按本分来作我们应该做的一切，那个老妇人又转身对那个老头说，“把孩子抱起来，我们走吧！”

克尔恩无奈，心里直骂晦气。他走到看守人身边低声说：

“你给我留点心，有合适的马上给我电话。”

克尔恩回到家里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刚想躺下舒舒服服地睡一觉时，电话响了，

“喂，是的，我是克尔恩教授……是吗，翻车事故，尸体一大堆，好的，太好了，我马上就来。”

克尔恩朝约翰嚷道：

“快去开车！”

十五分钟后，克尔恩便以惊人的速度赶到了陈尸所。

陈尸所里已经堆满了尸体。克尔恩转了一遭没有找着合适的，因为大多数都已被压坏。不过他并没有绝望，因为尸体仍在源源不断地送来。没多大会儿，两个工作人员又抬着一具尸体走了进来，克尔恩检查了一遍说：

“这姑且算一个吧，长得虽然粗壮了一点儿，但弄到一个

总比没有强。”

“这个怎样，先生？”看守人指着刚放在地上的一具女尸问克尔恩。

“哇——！简直跟白天的那个一模一样！”这个女人年龄在二十岁左右，长着一副非常漂亮的脸蛋，雪白的脖颈上还戴着一挂项链。在她赤裸的肩头上也有一块胎记。克尔恩又量了量尺寸不禁惊叹：

“简直就是定做的！好了，就要她，对了还有刚才的那具，两具一块带走，快……”

两具尸体很快就被送到了克尔恩的家里。

克尔恩不愿多耽搁一分钟，一回到家就立刻投入了工作。他首先切下了两具尸体的头，然后他又对两具尸体进行一遍严格的检查。他发现那个粗壮一点儿的更适合于这个手术，因为另外一个尸体的脚掌上有一个小伤口，这个小伤口虽不致于带来多大危险，但毕竟于手术不利。

“请把勃丽克的头转过来！”克尔恩对洛兰说。当勃丽克看见这两具无头尸体时不禁尖叫了一声。

“你说，你要那具尸体？”克尔恩向勃丽克。

“我……我怕……我不想要了……”

“那好吧，既然你不要，那我就给托马安上吧！”

“不，请等一等。”勃丽克一想到托马将会有身体并从这里走出去，她便又急了，“我同意了，我要那个有胎记的吧！”

“我想，你还是要那一具吧，它虽然不很美，可它，身上没一点伤痕。”

“不，我就要那个苗条的，我是一个演员，我需要一个苗条的身体；她的肩上还有一块胎记，这是男人们非常喜欢的。”

“好吧，就按你的要求办吧！”克尔恩又对洛兰说：

“把勃丽克的头搬到手术台上！”

洛兰刚要搬，勃丽克又叫了起来：

“不要，我还是不要了，你们还是把我弄死吧！……”

“给营养液加入麻醉剂！”克尔恩命令。

没过一会儿，勃丽达便沉沉睡去了。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克尔恩施展了他的高超的外科技术，手术做得既迅速又谨慎，当他缝上最后一针并把缝合口缠上绷带后，不禁长嘘了一口气。

“好了。勃丽克又是以前的勃丽克了，只要使她的心脏再跳动起来，血液再循环起来，……你可以去休息了，洛兰小姐。”

“我还可以工作。”

“不用了！”克尔恩很坚决地说。显然克尔恩不想让洛兰知道他是如何给勃丽克注入新的生命的。

一小时之后，洛兰又被叫了进来。

“试试她的脉搏！”克尔恩带着十分疲倦但又十分满意的表情说。

洛兰有点激动地拿起了那只三小时前还是一只死尸的手。手已有了一点温度，也能感觉到了脉搏的跳动。

“好了，我们该把我们的新生儿好好包裹起来，她需要一动不动地躺几天。”

于是克尔恩在勃丽克的脖子上放上了石膏夹板，又把她的身体包裹了起来，然后把她搬到了洛兰隔壁的房间。

在第三天下午四时，勃丽克慢慢醒了过来。她先是朝有光的窗口看了一阵，然后把目光转过来看了洛兰一眼，最后当她把目光向下面移去，看到那微微起伏着的胸部和身体时，她露出了微弱的笑容。

“不要说话，好好躺着，” 洛兰说道，“手术很顺利，安安静静地养几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洛兰给克尔恩打了个电话，克尔恩立即从他的工作室走了过来。

“喂！你觉得怎样，新生儿？”他满意的望着勃丽克，“再耐心地躺几天，你就又可以跳舞了。”克尔恩又嘱咐了洛兰几句便离开了。

勃丽克耐耐着性子安安静静地躺了许多日子，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她拆绷带的日子。

“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了吗？”克尔恩问。

勃丽克的嘴还被缠着，她只有垂下眼皮算是作了肯定的回答。

“试着动动你的脚指。”

勃丽克作了一番努力，脚指却无动于衷。

“她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克尔恩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她的腿可别真的跛了！”

一连几天里勃丽克都在尝试着动自己的脚指，终于有一天洛兰高兴地叫道：

“动了，左脚上的大拇指动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了。

洛兰心里想：“克尔恩虽然是一个可恶的家伙，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当然，要没有陶威尔教授的指导，他也不能完成这个手术。”

又过了几天，勃丽克被允许说话了，但洛兰却发现她的嗓音有些异样，如她唱出的高音符尖而刺耳，而低音符却美妙动听。

“这声音是分别属于两个人的！”洛兰想，“声带位于颈部切口的上方，应是勃丽克的。而低音符却是从出色的胸间发出来的……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洛兰翻看了有关那次翻车事故的报道，报道中说乘在那辆车中的著名意大利女演员安琪丽克·加茨的尸体失踪了。至此，洛兰确信，勃丽克现在的身体是安琪克·加茨的。

逃跑了的展览品

又过了一些日子，勃丽克可以下床慢慢走动了，只是她的动作有些飘飘忽忽，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动作显得与身体极不协调。

“这些情形以后会消失的。”克尔恩很有把握地说，但勃丽克脚底上的那个小伤口倒令他有些不安。

“这个身体真是美极了，”勃丽克说，“你瞧瞧这两条腿，还有肩上的这块胎记，真是太棒了，只是脖子上的这些伤痕，我一定得想法把它们遮掩起来……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还是很满意的。”

“自己的身体？”洛兰瞪了她一眼，心中却在为安琪丽克·加茨抱不平。

又过了几天，勃丽克便如同正常人一样了，同时，她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她要洛兰给她做衣服，买衬衣、帽子、鞋子，化妆用品。有一天，她径直走到克尔恩面前，卖俏的瞟了他一眼说：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你为我做了那么多……我怎样来报答你呢？”

“报答？我不需要，我想要的比你想要的要多得多。”

这太好了，那么，请让我走吧……让我出院吧！”

“出院？”克尔恩怔住了。

“回家呀！你想象不出，如果我出现在我的朋友们中间，他们会是多么地高兴！”

克尔恩怎能容忍她这种念头，他要的是这个奇迹在科学界所产生的轰动，可不是勃丽克在她的朋友中间产生轰动。

“不行，你必须呆在这里，直到身体复原！”

“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好了。”勃丽克看着有点气愤的克尔恩教授。

“你的身体好不好，我比你清楚得多，要知道，没有我，你算什么？”克尔恩说。

“这我已经谢过你了，我既不是小孩子，又不是你的奴隶……”

“好了，现在请你回自己的房间里去，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

当勃丽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洛兰已坐在桌前等她一起吃晚饭了。勃丽克坐下来时，右手的手指不经意做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动作，洛兰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个动作。她在思考这个动作到底是属于谁的，是勃丽克的，还是安琪丽克·加茨的？如果在一个人的运动神经系统里能存有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因素，那么这个动作毫无疑问应是安琪丽克·加茨的。

“又是清汤，腻死人了！”勃丽克抱怨说，克尔恩还不让我走，我可不愿过种死气沉沉的生活，我要灯光、音乐、花和香槟酒……”

勃丽克吃完了饭，站起身来走到窗前朝下面仔细地观察了一阵，然后回过头来对洛兰说：

“我想早点睡，我感觉今天有点累……还有，明天早上别

叫醒我，晚安，洛兰小姐。”

说完勃丽克回卧室睡觉去了。洛兰也回到自个屋里开始给母亲写信，她知道她的信都是要经过克尔恩的检查的。当然，如果不检查的话，她为使母亲不为她的安危担心，她也不会告诉母亲这里的情形的。

在那天夜里，洛兰久久不能入睡，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可又猜不透克尔恩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洛兰迷迷糊糊地听见勃丽克的房间里有一些动静，便认为是她又在试穿自己的新衣服，后来似乎又听到一声压低了的喊叫声。洛兰认为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也没在意，后来便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洛兰起床后没去叫醒勃丽克，而是先去了实验室。实验室里，托马正在吵闹，他要求给他也安一个身体。洛兰费了好大劲才使他平静下来。她又赶紧去看望陶威尔，陶威尔满脸笑容地迎接了洛兰。

“我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独创的设想，我已和克尔恩讲过了，如果这个设想能实现，那将对医学界，对全人类是一大贡献，所以我要活下去！”

“什么设想？”洛兰问。

“等我考虑成熟了，我会告诉你的！”

等到九点钟时洛兰去敲勃丽克的门，可里边没有一点声响，洛兰感觉情况不妙，便赶紧通知了克尔恩。克尔恩果断的命令约翰：

“把门撞开！”

屋里的景象使他们惊呆了：床上空荡荡的，在窗子的把手上绑着一条由被单扯成的布条联接起来的带子。显然，勃丽克逃跑了。

克尔恩怀疑地看着洛兰。

“我向你保证，她的逃走与我无关。”洛兰肯定地说。

“他妈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克尔恩焦急地来回踱着。起初，克尔恩想报告警方，可一想那样会招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只好请私家侦探了。

侦探看了看逃跑了的地方以及勃丽克逃跑时留下来的痕迹，说：

“真是一个有本领的姑娘，不过，请放心，不出一昼夜，我们便可把她找回来。”

侦探是个精通自己业务的人，可他这次却弄错了，直到第三天，侦探才从蒙玛尔特的一家小酒店里打听到勃丽克曾在逃跑的那天夜里去过那里，后来又去哪儿了，便没有人知道了。

克尔恩更是着急。他不仅担心勃丽克会把这儿的一切公开，更主要的是他失去了这样一件“展览品”。当然，他还可以用托马的头另做一个，可那浪费的精力就太大了，于是克尔恩把寻找勃丽克的悬赏金额提高了三倍。

神秘的女人

在蔚蓝色天空下的地中海海滨浴场的沙滩上有两个青年。一个叫阿尔杜尔·陶威尔，是已故陶威尔教授的儿子，他正坐在藤圈椅里看报，另一个是他的好朋友阿尔曼·拉列，拉列正在一顶巨大的白色遮阳伞下支着画架画画。

阿尔杜尔·陶威尔和拉列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可他们的性格却截然相反。阿尔杜尔·陶威尔生性喜静，办什么事喜欢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做下去。他还有一年就要医学院毕业了。而拉列，生性多情，毫无原则，他虽是一个画家，但他可以丢开画笔一个星期。但当他激情上来时，什么力量又都不能

把他从画架前拉开。他们俩目前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阿尔杜尔·陶威尔已经引起了医学界专家的注意，学院已经给他留了一个生物系教授的职位；拉列也已有几张画被几个国家最著名的陈列馆买去了。

拉列一边在画报上胡乱涂抹一边嘟哝：“

“安琪丽克·加茨的身体到底去哪儿了呢？”

“还没忘了她？”

拉列猛地转过身来，发现是阿尔杜尔·陶威尔站在自己身旁，不禁长唉一声：

“忘记安琪丽克……我怎能？自从她的歌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后，整个世界都变得沉寂了。”

拉列是天才歌星安琪丽克·加茨的好朋友，他们相互为对方的才华所崇拜。加茨遇难的消息使拉列有生以来头一次在创作高潮中中断了他的“写生欲。”

拉列的好朋友阿尔杜尔·陶威尔为了让他散散心，便同他来到地中海海滨旅行。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拉列也摆脱不了他的忧愁。从浴场回到旅馆，时间还早，拉列便换了衣服去了市区最热闹的地方——蒙特·卡罗赌场。

“玩一盘吧！”一进赌厅，一个赌台的庄家便向他发出邀请。他径直走向第二间大厅，那里聚集了许多狂热、贪婪的赌徒。

拉列看了一会儿，便禁不住诱惑，他押上了一百法郎。一开盘，赢了。他又押上了一千法郎。

“我一定能赢。”拉列心中想。

就在这时，赌台的对面走过来三个人。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还有两个女人，一个长了一头红头发，另一个穿一件灰色看到那个穿灰色衣服的人，心中不禁一动，便一直注视着她，

突然她的右手作了一个很奇异的手势，拉列吃了一惊：

“好熟悉的手势，噢，对了，安琪丽克·加茨是经常这样作的！”

那三个人嘻嘻哈哈笑着离开赌台时，拉列也尾随而去，连赢的钱都忘记拿了。

清晨四时，拉列敲开了阿杜尔·陶威尔的门，

“我大概是疯了！”

“怎么了，老兄？”陶威尔诧异地看着拉列。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昨天晚上我去了蒙特·卡罗赌场，在那里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令我很不安。那个女人不注意的一个手势使我想起那是安琪丽克·加茨时常那样做的，是的，是加茨的，后来我又跟随她去了一个小酒馆，在那里我听见那个女人哼出了几个发自胸间的低音，那也是安琪丽克·加茨的，确确实实是安琪丽克·加茨的……我不会听错的。”拉列痛苦地抱住了自己的头。

“不幸的拉列！”阿尔杜尔·陶威尔把手放在拉列的肩上说，“冷静一点，拉列，冲个冷水澡，好好睡一觉，好吗？”

“不，阿尔杜尔，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搞错的，她那手势，那声音都是独一无二的，那绝对是属于加茨的。”

“难道你以为那个女人盗换了安琪丽克·加茨的身体吗？”

“我也搞不清……这真叫人费解，还有，那个女人脖子上围着一个至少有四厘米宽的小领子……她的领口开得相当宽，从领口露出了肩上的一个胎记——安琪丽克·加茨的胎记。那身段和加茨的就犹如两滴水那样相似，别忘了，我是一个画家，我给她作过许多次素描，对她的身体的线条我是非常清楚的，要不是长相……”

“这是不可能的事！”阿尔杜尔自语道，“加茨是已经死了

啊！”

“问题就在这里，加茨是死了，可她的尸体却不翼而飞了！”

“手势，发自胸间的低音是属于加茨的，这么说，身体是加茨的，可那个头……”说到这儿阿尔杜尔·陶威尔突然住了声，他想起了一件事。

在他父亲做实验的时候，有几次阿尔杜尔是在场的。当陶威尔教授在给死狗的血管里输入一种刺激血管，促使血管吸缩的物质——肾上腺素时，这种液体受到压力而进入心脏并使心脏的作用恢复，血液也就开始循环，于是死狗便复活了。

“机体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血液中的氧停止供给了各种器官。”当时陶威尔教授这样告诉阿尔杜尔。

“这么说，人也能这样复活了？”阿尔杜尔问。

“当然！”陶威尔教授一本正经地说，“我正在进行人体复活的研究，总有一天，这个奇迹会实现。”

看来，尸体复活是可能的，可一个人的头和另一个人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否可能呢？阿尔杜尔又想起了父亲曾成功地完成过组织移植和移骨手术。可父亲已经死了啊！莫非他的助手……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阿尔杜尔问。

“我要去找那个女子，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帮助我吗？”

“当然！”阿尔杜尔回答。

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愉快的游泳

几天之后，拉列便和勃丽克他们熟识了。拉列请他们坐游艇去玩，他们答应了。

在日昂和红头发玛尔达在甲板上聊天的当儿，拉列请勃丽克到下边的船舱里去玩。船舱里有一架钢琴，勃丽克一看到他，便高兴地叫起来

“这儿居然还有钢琴。”

于是她便坐下开始弹了起来。

“为什么不唱点什么呢？”拉列建议。

勃丽克妩媚地瞟了拉列一眼便开始唱了起来。

“你好象……有两个女人的声音。”拉列直视着勃丽克。

“的确，我……小时候，有两个老师教我唱歌，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来教我……结果便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前两天我刚伤过风……”

拉列看着她那吞吞吐吐的样子，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你刚才唱的那个女低音，很象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声音，她在一次车祸中死了。她是意大利著名歌星。还有她的身段和你的就象两滴水那样相似！就在这时，勃丽克一紧张又做了那个优美的手势，“对了，还有这个手势也十分相似……”

勃丽克的脸色变得刷白，手也开始哆嗦。

“不……不……我们上去吧，这儿很热！”

“等一等！”拉列强制她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了下来，“我们得好好谈谈。”

“不，我要上去！”勃丽克想挣脱拉列的双手，拉列在按她双肩时顺势把她脖子上的小领子翻了过来，他看见了粉红色的伤痕。

勃丽克身子晃了一下，昏过去了。

拉列有点不知所措，又是掐勃丽克的人中，又是往她脸上撒冷水。不久她就清醒过来了。她哀怜地望着拉列，她觉得自己受报应的时刻到了。她哆嗦着说：

“别弄死我……求求你……”

“别怕，我不会弄死你的，但你要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你的身体是从哪儿弄来的？”

“日……”勃丽克企图喊日昂，可她“昂”字还没出口便被拉列堵上了嘴。

“别喊，否则，你就别打算活着出去！”

接着，拉列把舱门闭上了。

勃丽克象受委屈的小孩那样伤心地哭了起来。

“别哭，眼泪不能帮你什么忙！”拉列说。

“我没有错！”勃丽克呜咽着诉说起来，“我唱歌时被打死了……后来又活过来了，只是头活过来了……我没有了身体。后来，克尔恩教授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身体要给我安上……我害怕极了，他们便把我麻醉过去……等我再醒过来已经这样子了……这些洛兰都可以作证……再后来，我就从克尔恩那儿逃了出来，跑到了这里……求求你，别杀死我，我不愿意死！”

拉列从勃丽克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听出了个大概。他想：

“勃丽克好象没有过错，她提到的克尔恩，好象是……阿尔杜尔跟我说过，克恩是他父亲的助手，不过他怎么弄来了加茨的身体……”

“不要哭了！”拉列说，“你知道你犯的罪吗？”

这是要被杀头的……不过我愿意帮助你，只要你听我的话……”

勃丽克果真止住了哭声并肯定地点了点头。

“你不要把你所遭遇的一切告诉任何人，但有一个人除外，他马上就会下来……现在，你要装成很高兴的样子在这里大声地唱歌，唱得甲板上的人都能听见……”

勃丽克开始大声唱歌，并用哆嗦着的手指弹着钢琴为自己伴奏。

“声音再高一点，手指再用点力……对，就这样，你一面弹琴，一面等着。”说完拉列打开舱门装出一副很快乐的样子来到甲板上面。

拉列悄悄地走到阿尔杜尔·陶威尔身旁说：“到下面去找勃丽克，要她把刚才对我讲的对你再讲一遍，这里由我来招待。”

“玩得开心吗，太太？”拉列转身来对红头发玛尔达说，随后他们就聊了起来。

日昂躺在藤圈椅里半闭着双眼享受着远离警察的悠闲与自在。

勃丽克面对阿尔杜尔·陶威尔那可信的面孔，很平静也更详尽地叙述了她在克尔恩家里的所见所闻。

“告诉我，克尔恩领你去看的那个头颅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说托马的？”

“不是，另外一个……哦，想起来了……”

阿尔杜尔从口袋里掏出皮夹又从中翻了一阵，拿出一张照片。

“你看看，那个头颅和这张相片象不象？”

勃丽克看了一眼就叫道：

“对，就是他……怎么还有肩膀呢？莫非他们也给他安了一个身体……他是谁？”

“是我的……我的朋友，”阿尔杜尔身体晃了一下要摔倒，

被勃丽克扶住了。

“你怎么了？”勃丽克问。

阿尔杜尔很快地控制住了自己，但却轻轻地说了句：“我可怜的爸爸！”

“什么，你说什么？”显然勃丽克没听清阿尔杜尔的那句话。

“你能帮我一个忙么？帮我把那个头找到！”

“当然，只是……你们别把我的身体拿去？”

阿尔杜尔一时没弄清什么意思，后来回味过来对她笑笑说：

“不会的……只要你听我们的话，好了，我们到甲板上去吧！”

阿尔杜尔和勃丽克回到甲板上又和玛尔达她们聊了一阵，然后朝远处看看说：

“我觉得天有点不大对劲，你们看，地平线那边的天空有点黑……我们要是不能及时赶回去，遇上风暴可就麻烦了！”

“啊呀！那就赶紧往回返吧！我可不想淹死！”勃丽克说。

其实天儿根本就没事，阿尔杜尔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为的是早点赶回去。

拉列和勃丽克约定午饭后网球场上见，便分手了。

“拉列，你知道克尔恩那儿还有谁的头颅吗？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父亲的头颅！”一回到旅馆阿尔杜尔便对拉列说。

刚坐下来的拉列一听便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什么，你父亲的活头颅，有这种事？克尔恩这个卑鄙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头颅！”

“恐怕不能了！”阿尔杜尔伤心地说，“我父亲说，从身体上割下来的头颅是可以复活的，但时间却很短，因为头颅里的血液很快就会凝固的。”

阿尔杜尔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发明一种命名为“陶威尔217”的制剂，在血液中注入这种药剂，便可消除血液凝固现象。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头颅，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巴黎去。”

到巴黎去

勃丽克赶到网球场上时，拉列已在等她了。

“你怎么没拿球拍？今天不打了么？”勃丽克问。

拉列跟勃丽克一块打球已经有好几天了。勃丽克打球的技术很好，她时常做出一些连她自己都出乎意料的动作，这一点，拉列是很清楚的，安琪丽克·加茨生前是一个很好的网球手。现在，勃丽克用的是安琪丽克·加茨的身体，所以球自然也就打得很棒。这给拉列造成一些错觉，有时他认为跟他一起打球的不是勃丽克，而是安琪丽克·加茨。

“今天不打了！”拉列回答。

“多可惜！当然，不打也好，我的脚有点疼！”

“跟我们一起走吧，勃丽克？跟我们一同到巴黎去！”

“现在就走吗？”

“对，现在就走！”

“可是我得收拾一下我的东西吧！”

“好吧！给你四十分钟时间，四十分钟之后我们用车来接你，快去吧！”

拉列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发现她走路确实有点跛。

在回巴黎的途中，勃丽克的脚疼得厉害。她躺在卧铺上呻吟着，拉列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她。拉列有时以为他看护的是加

茨的身体，所以更加体贴，而勃丽克却认为拉列的柔情是对她而发的。她睁开眼对拉列说：

“你真好！可在船舱里你却把我吓坏了！不过，现在我不怕你了……我的脚好疼啊！”

勃丽克把手伸了过来，拉列禁不住轻轻握住吻了一下，勃丽克脸上立刻泛出了红晕。拉列也有点不好意思，他吻的是安琪丽克·加茨的手，而感觉这一吻的却是勃丽克。究竟他吻的是谁，他也搞不清了。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场面，拉列问勃丽克：

“你这样走掉，你的女友不怪你吗？”

“没什么，她已习惯我这样了。”

达巴黎后，勃丽克被安置在美恩大街拉列家的一所不大的空房子里。拉列要给勃丽克请医生，可勃丽克怕人告发她，执拗地不要。在拉列的哄骗下，她才答应。医生看了勃丽克的脚说她的病情不严重，但必须静养。

在勃丽克休养的几天里，拉列很细心地呵护着。有一天，他看着闭目养神的勃丽克，觉得她愈来愈年青，面容愈来愈柔和、娇嫩了。拉列禁不住走上前去在她的额上很温柔地吻了一下，这次他没想他吻的到底是勃丽克还是安琪丽克·加茨。勃丽克睁开双眼，唇边掠过一丝幸福的微笑。

“我吵醒你了吧！”拉列说。

“没有，我没睡着。”

医生进来了，勃丽克脉脉地看着拉列出去了，这时的勃丽克心中想的只是她的脚能早日好起来，什么夜总会、风流小曲统统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这连她自己都没觉出，安琪丽克·加茨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使她的头也变得年轻了，思想也变得纯洁了。昔日的放荡歌女已成为一个纯朴的姑娘了。

疯子

洛兰坐在拉维诺病院病房的窗口出神地望着外面的花园。花园的林荫道上有三五成群的病人在散步，在病人中间还有穿白大褂的护士。

“疯子……”洛兰心想，“我也成了疯子……真是荒谬绝伦……”

洛兰又想起了发生的一切。

一天，克尔恩把洛兰叫到工作室说：

“我想和你谈谈！”

洛兰点点头。

“你刚到我这儿工作时，你答应过我，这里的一切你都不说出去，对吗？”

洛兰又点点头。

“现在你重复一遍你的诺言，我就可以放你回去同你的母亲相见。”

洛兰犹豫了，她是答应过他的，可那是她根本不知道这里是这个样子的。

“我……”

“你怎么？你一定要告发我，对不对？”克尔恩凶狠地瞪着洛兰。

“这你早该想到！”洛兰也干脆地回答。

“谢谢你的坦率，不过，洛兰小姐，你要知道：没有我，陶威尔现在早已化为灰烬。从这一点上来说，头颅的一部分权利也该归我吧。再者，没有我这双手，勃丽克的手术能成功么？”说着克尔恩伸出了自己的那一双手，“况且，如果你不告发我，我不被判死刑的话，我还可以用我这双手挽救成千上

万人的生命。我们的实验成果还会大大造福人类，人类的哀痛将大大地减少……好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再答复我。”

“不用了，我已经答复过了。”说完洛兰走出了他的工作室。

洛兰来到陶威尔的房间把刚才的事跟陶威尔说了，陶威尔说：

“你这个傻孩子，至少你给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也好呀！”

“我不会撒谎！”洛兰说。

“可你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知道吗？”

洛兰回到自己的房里，又想起了自己孤苦伶仃的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她最舍不得的是母亲，她真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妈妈，可这又是不可能的，她知道自己是逃不脱克尔恩的魔爪的。

晚上洛兰在半睡半醒之间听到靠墙的那只大柜子里有簌簌的声音。紧接着她又听到轧轧的脚步声，她刚想坐起来时，一只有力的手又把她按到了枕头上，随之一个麻醉面具压了上来，洛兰本能地挣扎着，

“安静些！”洛兰听到了克尔恩的声音，接着她就失去了知觉。

等洛兰醒过来时她已在拉维诺精神病院里了。

在拉维诺精神病院里，其实也只有全部病人的百分之十确实是有精神病的，就连这百分之十也是到了这精神病院里才被逼疯的，因为拉维诺有一套“精神毒化”医疗法，它能使健康的人变得精神不正常。

洛兰在这样的环境里有点绝望了。

逃 跑

洛兰觉得这是她最难熬的一夜，她在房间里来回踱着，觉得时间是那样的漫长。就在这时她听到从甬道里传来了一阵悄悄的脚步声，洛兰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可脚步近了，她才听出是值班护士，她赶紧上床躺下盖上被子装睡，因为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可能引起护士的怀疑。洛兰一躺下，谁知多少夜没合眼的她居然睡着了，没几分钟她便打了个激凌醒了，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就赶紧跑到门口，一下子和正进门来的阿尔杜尔撞了个满怀，她吓得差一点喊出了声。

“快走，护士在两边的甬道里！”阿尔杜尔小声说。他扯起洛兰的手一边四处探望一边悄悄地出了那所房子。

“花园里有看守值日，我们得溜过去！”阿尔杜尔搀着洛兰朝花园深处走去。

“可是那些狗……”

“没关系的，我来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每天我都拿面包喂它们，它们不会……”刚说到这儿一只狗叫着蹿了过来，一看是阿尔杜尔便摇起了尾巴，阿尔杜尔又扔给了它一块面包，继续向前走。突然阿尔杜尔伏在了草地上，也把洛兰扯倒了，一个看守从他俩身边走过去了。

“现在没事了，只要翻过那堵墙就成了，快，我来推你！”阿尔杜尔说。

“那你怎么办？”

“我随后就来！”

“可我过去了又怎么办？”

“那边有我的朋友接你，快，翻过去！”

阿尔杜尔双手托着洛兰的腰，洛兰借力爬上了墙顶。

就在这时，看守发现了他们，拉响了警报，顿时，整个园子里亮如白昼。

“跳！”阿尔杜尔命令洛兰。

“你呢？”

“你快跳！”阿尔杜尔大声命令。于是洛兰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了下去。

阿尔杜尔一纵身双手勾住了墙顶，正要往上吊身子时，他的两条腿被两个看守搂住了。他再一用力，差点把两个看守都带上墙去，可终归于一滑跌落下来，把两个看守压在了身子底下。

墙外汽车已经发动，可并未开走，显然他们在等阿尔杜尔。

“快走，快走！”阿尔杜尔一边与看守搏斗一边朝墙外喊。汽车响了一声喇叭作为回答，便风驰电掣般开走了。

“放手，我自己会走！”阿尔杜尔停止抵抗，可看守依然紧紧地抓着他。

拉维诺穿着晨衣走上前来：

“把他给我捆起来带到隔离室去！”

阿尔杜尔被带到了一间没有窗的小屋子里，地板上铺着垫子，这是给疯子在发疯时住的。拉维诺死死地盯着阿尔杜尔。

“你装得挺好。你一来我就识破了你，我也一直在监视你，可没想到你是来救洛兰的。你是要为这付出巨大代价的！”

“不至于比你将付出的代价大！”阿尔杜尔回答。

拉维诺翘了翘胡子，

“你想威胁我？”

“你先威胁我的！”阿尔杜尔顶了一句。

“想跟我斗，”拉维诺说，“你想向当局起诉吗？可惜在当局到来之前，你已没有踪影了，顺便问一下，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我知道久巴力是你的化名！”

“阿尔杜尔·陶威尔，陶威尔教授的儿子！”

拉维诺一震。

“认识你很高兴，我和你父亲也曾相识。”

“你高兴的是我双肩被捆着，”阿尔杜尔说，“要不然的话，你恐怕是要倒霉的。你也不要提我的父亲……”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呆着吧，我亲爱的朋友。”拉维诺气愤地陡然转身出去了。

阿尔杜尔不怎么为自己担心，他知道拉列他们很快就会来救他的。

生死之际

阿尔杜尔在被捆的时候故意绷紧了肌肉，当禁闭室里只剩下他一人时，他便弄松了绳子，他刚想把胳膊抽出来，门口的两个看守便进来了，他们警告阿尔杜尔说如果再不老实便要揍他。后来又给阿尔杜尔结结实实地捆了几根皮带便出去了。

阿尔杜尔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屋子里呆了多长时间，他肚子里早已咕咕直叫，可他不想向拉维诺要东西吃。拉维诺呢，他不是不知道阿尔杜尔该吃东西了，他是想通过饥饿来试试阿尔杜尔性格的力量，结果当然使拉维诺感到不快。

阿尔杜尔虽然饥肠辘辘，可他太累了，竟在不知不觉中昏昏睡去，连拉维诺给他放的感化音乐都没听着，这可把拉维诺气坏了。拉维诺又命令看守在隔壁房间里用大木槌敲打铁皮，

这是一种更厉害的手段，最坚强的人听到这种声音都会被惊醒，可阿尔杜尔仍然象一个婴儿那样酣睡着。

“真他妈活见鬼！”拉维诺骂道。

其实阿尔杜尔早已被这种声音吵醒，只是他意志力很坚强，他控制着自己仍然一动不动保持那酣睡的状态，后来敲击声停止后，他又真的睡下去了。

“真是个难缠的病例，看来只能用肉体的办法了。”拉维诺想。

阿尔杜尔睡醒之后精神好了许多。为了激怒拉维诺，他哼起了小曲，而且越哼越响，突然，他呛了一下，感觉喉咙、鼻子都有点痒，眼睛也刺得生疼。“他们想用氯气毒死我！”阿尔杜尔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他本能地挣扎着，身子蜷缩起来满屋子滚动……可一切都是枉然，他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阿尔杜尔感觉到了自己有点头疼，随着意识的复苏，他微微睁开了双眼，白昼的亮光刺得眼睛很疼。他又赶紧合上双眼，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

“你感觉好点了吗？”

一块湿润的棉球在阿尔杜尔的发炎的眼皮上轻轻擦过。阿尔杜尔又睁开了双眼，他看到洛兰正俯身看着他，他又朝四周环视一下，发现自己是在勃丽克住过的那间房里。

“我没有死？”阿尔杜尔问。

“只差那么一点儿！”洛兰说。

隔壁屋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拉列进来了，

“你终于又活过来了，我的朋友！”

“谢谢你！”阿尔杜尔说。

“那个可恶的拉维诺差点用氯气毒死你，不过，这次他可上了我们的大当。”

拉列说完朗声大笑，洛兰责备地看了他一眼，她怕他的哄笑对阿尔杜尔不利。

“我们接到从墙上跳下来的洛兰后，又等了一小会儿……”

“你们没听见我的喊话吗？”阿尔杜尔问。

“听见的，我们一听到你的喊话就赶紧开走了。你跟他们的斗争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安全离开。我们知道你在里边是要吃亏的，可是我们只能先把洛兰送回来安顿好再想法救你。你落到他们手里这可是事先没料想的。这下我们是无论如何要进入那石墙里边了。我跟沙乌勃弄来两套警察制服，他又画了一个有印章的证明书，也算我们幸运，看门人可能是新换的，他不知道放任何人进去都要经过拉维诺的同意，我们居然在拉维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去了。可进去之后，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要他们带我们去见拉维诺，其中一个人疑心地打量了我们一番去向拉维诺报告，几分钟之后出来一个穿白医师服、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眼镜的，鹰勾鼻子的人……”

“那是拉维诺的助手——布希医生。”阿尔杜尔说。

“对，是布希医生，他告诉我们说拉维诺正在给一个重病人动手术，没工夫见我们，有什么事可跟他讲。克乌勃跨前一步一下子扭起了布希的胳膊，布希痛得大叫起来。正在这时拉维诺来了，他，我是认识的。当初我送你去精神病院时见过他一面，他客气地问我们有何贵干，我们也不答话，快步走到他身边抽出手枪对准了他的额角，可谁料想那个布希从后边袭来，沙乌勃的手枪竟给打掉了，一场打斗就这样开始了，其中情况我也很难具体地描述出来……那时，他们的看守大都赶了来，如果他们都上，我们肯定是不行的，是我们的警察制服镇住了他们。拉维诺一个劲地喊我们是冒牌警察，可他们毕竟有点心怯。第二个法宝是我们的武器，当看守们想上的时候，克乌勃

两枪就把他们定住了。再者，我们的力气、机警和勇气也不能不算一件法宝。克乌勃打得泰然自若，一出拳就有对手倒下，一伸手就有敌人嚎叫。我膀子上也吊着两个看守，可我的枪还对着拉维诺的脑壳，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后来克乌勃把拉维诺的胳膊扭转过来，拉维诺象河马那样嚎叫起来，疼得他流下了眼泪，可他仍在向看守发布命令：‘去拿武器！’几个看守刚想跑开，我的枪便响了，立刻他们又都呆若木鸡……”

拉列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

“情况真是相当紧张！”难忍的疼痛使得拉维诺不得不带我们去见你。那时的你已被氯气毒化得象一条被踩得半死的软体虫正在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不愿再耽误时间，沙乌勃在拉维诺后脑勺上砸了一拳，他便瘫到在地上，我们把你抱出来，再把他扔进去，关上了门！”

“拉维诺后来怎样？”

“他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不过他的看守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后来我们又把剩下的子弹赏给了几条恶狗便顺利地离开了。”

“我昏迷有多长时间了？”

“有十来个钟头了吧。医生刚走，他说你已脱离险境。”拉列很高兴地说，“好戏还在后头，拉维诺和克尔恩将坐在被告席上……”

“可是必须得找到我父亲的头颅，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阿尔杜尔低声说。

又没有了身体

勃丽克意想不到的归来令克尔恩很高兴，他甚至忘记了责

备她。克尔恩把这个逃亡者安放到了床上，他发现勃丽克的脸变得异常年青、娇艳，“这是内分泌腺的功能”，他想，“是安琪丽克·加茨的身体使她变年青了。”克尔恩早已知道了他从陈尸所里骗到的是谁的身体。这时一个长着死人般脸的护士走了进来。

“给她脱衣服！”克尔恩吩咐护士。

“洛兰小姐呢？”勃丽克发现不是洛兰，便很诧异地问。

“她已不在这儿了！”克尔恩说，“让我看看你的脚……你舞跳得太多了，我是警告过你的啊！”

“请原谅我，克尔恩教授！”勃丽克说。

“脚疼以后还跳舞吗？”

“没跳，不过，又打了几天网球……”

克尔恩的眉头愈皱愈紧。勃丽克的脚、小腿都肿而且发青了，他在几处按了按，勃丽克疼得叫了起来。

“发热吗？”克尔恩问。

“发的，昨晚刚开始的。”

“情况有点严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从这逃跑后所经历的事情？”

勃丽克犹豫了一会儿，说：

“我到了我的一个朋友那里，我的出现令他们大吃一惊。后来我告诉他们我的伤不是致命的，在医院里治好了！”

“你没告诉他们这儿的一切吗？”

“当然没有！”勃丽克很坚决地说，“谁会相信这种事呢？”

“很好！”克尔恩如释重负。

“我的脚怎样，教授？”

“等明天再看情况而定，”克尔恩走了。

护士进来给她量体温，一看结果，三十九度。晚上九点，

寒热加剧，勃丽克好象觉得自己在一艘狂风暴雨中的游艇上颠簸，胸口也象是有东西在堵着……

夜里一点钟时，勃丽克又醒了过来。

“亲爱的舞迷，你的腿非得被截除不可！”克尔恩对勃丽克说。

“那得……从什么地方截除？”

克尔恩在她肚子下面比划了一下，勃丽克一看便慌了“别，别，那我以后怎么再……”她把“和拉列打网球、一块玩”这半句话又咽了下去。

“那你愿意死吗？”

“不愿意……不愿意……”勃丽克的神志又不清醒了，但她嘴里还嘟哝着，“拉列，拉列，我是喜欢你的……”

克尔恩刻不容缓地开始了手术。他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勃丽克的愿望，也为了自己的“展览品”能完整一些，他冒险实施了只截除膝以下部分的手术。

手术后的勃丽克感觉很好，可克尔恩有点不放心，一小时便来检查一次。黄昏时分，勃丽克热度增加，又说起胡话来了，一量体温，四十度六。克尔恩生气地骂了一句，他知道全身性的血中毒开始了。这次他可顾不得勃丽克的要求，为了能留下展览品的一部分，他决定再次把勃丽克的头切下来。这样，只要把头颅里的血管用生理盐水冲洗一遍，再输上新鲜血液，那么头颅是还可以活过来的。

于是勃丽克又一次躺到了手术台上。

托马的第二次死亡

托马是个劳动惯了的小伙子，只靠意识是不能生存的，所

以他的头日渐衰竭。他几次要求克尔恩也给他安一个身体，什么样的都行，可克尔恩总是借故托辞。托马有点生气，可他为了活下来，便努力摆脱那种可怕的孤独寂寞。他把空气憋在嘴里，然后数数，一、二、三、四……等憋不住的时候，气流便从紧闭的嘴唇缝里冲出去，发生一种怪异的响声。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着，从嘴里冲出来的气流强烈地冲击桌面，托马感觉自己的头微微升起了一下。

“这样做下去，脑袋会从这个桌子上飞下去。”他想，他朝下一看，吓了一跳，小桌的玻璃板上已有血在漫延。原来气流冲起了他的头颅，供血的橡皮管接头松动了。托马由于缺氧开始感到窒息。“不行，无论如何要等到给我安身体那一天”，他竭力想挪回原处，可越动管子松得越厉害。他用足力气喊，可也只能发出嘶哑的怪异声。可毕竟还是把熟睡着的约翰惊醒了，他赶紧把托马的头挪回原处，把桌子上的血迹擦干净，免得被克尔恩骂他不尽职。

早上，勃丽克的头便又呆在了老地方。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四下一看，禁不住伤心地淌下了眼泪。

“别伤心，勃丽克小姐，等一有机会我就给你找个更好的身体，你忍耐几天吧！”

克尔恩又转过身来问托马：

“你怎么样，我们的农场主？”克尔恩皱起了眉头：托马没有一点儿神气，嘴半张着，脸色发黑。克尔恩赶紧检查了橡皮管，对约翰大骂：

“你这个蠢驴，光他妈知道睡觉……”

十五分钟后，托马的头有一丝生命的征兆。它能断断续续地说几句话了，克尔恩认为头颅又活过来了，可突然头颅又合上了眼睛，脸上没有了一根神经牵动。克尔恩一看体温表：

“完了！”他一把抓起托马的头发一甩手便把它扔到了一只大金属盆里了。

勃丽克睁大了双眼看着这一切，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就在这时，克尔恩工作室的电话响了，他“呼”地一声关上门回自己的工作室了。

电话是拉维诺打来的。他把病院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克尔恩，克尔恩气愤得“咣当”一下子就把电话扔了，出门时还差点撞在门上。

“阿尔杜尔·陶威尔，陶威尔教授的儿子，……他怎么会在这里……这可怎么办？”

克尔恩感觉到了事情有些不妙，把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消灭掉吗？这很容易，可自己还需要这个头颅。可不这样，它随时都可落到别人手里成为自己的罪证……要么把头颅的展览日期提前，当自己获得公认的荣誉和尊敬的时候，无论他们怎么说，我的话总比他们的有份量……

于是克尔恩就赶紧给安排这次展览会的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要把展览日期提前，让他们通知各界人士。打完电话，他就从实验室拿了一只注射器，一只本生灯，一只标着“石蜡”的盒子和一些药棉去陶威尔教授的头颅那里去了。

“阴谋者”

洛兰被救出来以后一直住在拉列的小屋里。现在，阿尔杜尔也被救到这里。这下子，这几个“阴谋者”便在这间小屋里会合了。为了安全，他们把洛兰夫人接来同洛兰相见。老太太高兴得了不得。洛兰十分感激阿尔杜尔，便天天照看着他，加上他对陶威尔教授头颅的无能为力，她便把对头颅的关怀一下

加到了阿尔杜尔身上。日子一长，阿尔杜尔也喜欢上了洛兰小姐。这一对年轻人的脉脉情意令沙乌勃和拉列十分羡慕，引得拉列也时常想起勃丽克。

阿尔杜尔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这一天他们又商讨如何对付拉维诺和克尔恩，沙乌勃要给拉维诺来个“暴徒式袭击”，拉列要先打进克尔恩家，阿尔杜尔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克尔恩早已从拉维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所以他已不能再隐姓埋名，他应当行使他的法定权利去要求法院来调查陶威尔教授的头颅这件事。正在他们相持不下时，洛兰进来了，并把一张报纸递给了阿尔杜尔，上面用大号字写着“克尔恩教授轰动一时的发现”，紧接着的小标题是“复活的人头展览”，内容说的是克尔恩要举行报告会，届时将有复活的人头展览。阿尔杜尔看完只是苦笑了一下，洛兰倒是很气愤。

“我们不能让他享受这不劳而获的荣誉……这是最大的不公平！”

“你打算怎么办？”阿尔杜尔问。

“我要揭露他的罪行，这个杀人犯、强盗……”洛兰夫人头一次看见自己的温顺的女儿激动到这种程度。

“我了解你的心情，可你这样做太冒失了，你怎么不能把这一切都告诉法院呢？”

“不，我要克尔恩当众出丑，他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犯罪的基础上……”洛兰越说越气愤。

“我反对这样做！”阿尔杜尔说。

“就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我这样做，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洛兰很坚决地说。

“我们会保护她的。”拉列嚷道。克乌勃也随声附和。

“好吧！那我也去。”阿尔杜尔觉得阻拦不了他们，便这

样说。

“你？你身体还不行！”洛兰关心地看着阿尔杜尔。

“就是所有的人都反对我这样做，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阿尔杜尔和洛兰相视而笑。

功亏一篑

克尔恩的科学报告会是在一间巨大的白色会议厅里召开的。在座位的前几排坐的是那些非常有名望的科学界老前辈，在讲坛的两边挤满了新闻单位的记者。讲坛上一字排开坐着由科学界最著名的人物组成的名誉主席团，讲坛的右面有两个桌子，上面放着已被精心打扮过的勃丽克的头颅，讲坛的中央是略高一点的讲台。

洛兰、阿尔杜尔·陶威尔、拉列和沙乌勃挤在观众之中，为了更隐蔽一些，他们都是化了妆的。洛兰穿着夜礼服、戴着帽子，阿尔杜尔和拉列都戴上了假胡须装扮成艺术家的样子，只有沙乌勃因为不会被认出还是平日的打扮。

八点整，克尔恩神气十足地走上讲台，作了结构非常巧妙的讲话。会议厅里掌声不断。

在克尔恩的示意下，护士打开了勃丽克的空气龙头。

“你觉得怎样？”一个老科学家问勃丽克。

“很好，谢谢你！”勃丽克的嗓音低沉而沙哑，尽管如此，还是引起了大厅内经久不息的掌声。而勃丽克这次却没有象演出时那样醉心了，她疲倦地垂下了眼皮。

洛兰早已激动得浑身颤抖，她告诉自己：“时机到了”，可每次她都下不了决心。当来宾开始发言，一个最有名的老科学家对克尔恩称颂了一番，说“和克尔恩这样的人交往万分荣幸”

时，洛兰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她拨开人群奔上讲台，被惊呆了的老人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洛兰推下了讲台，她面色苍白、两眼冒着怒火、语无伦次地开始了她的演说。

“你们不要相信克尔恩……他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是一个魔鬼……”

整个大厅骚动起来。

起初克尔恩有点惊慌失措，可他很快镇定下来，小声向约翰叮嘱了几句，约翰悄悄溜出了大厅。

“你们不要受他的欺骗”，洛兰指着克尔恩，“是他害死了陶威尔教授……”

观众们有点惊慌起来，只有那些新闻记者为这意外的波折而高兴。

克尔恩泰然自若地在旁边站着，他在等待时机。当洛兰由于激动过分而噎住的时候，他转向会议厅的管理人员声色俱厉地说：

“把这个精神病人给我带出去！”

几个管理人员向洛兰走来，拉列、阿尔杜尔他们不等管理人员走上前便护住了洛兰朝门口走去。

当骚动略微平静一些时，克尔恩说：

“洛兰原是我的助手，她日复一日地与勃丽克的头颅为伍，她经受不住考验，所以她有所神经质了……”

尽管他的解释很圆滑，可全场的情绪已完全被破坏，有一些观众不等散会便匆匆离开了。

约翰又悄悄地出现在克尔恩身旁，他低声说：

“警察局那边我已照您的吩咐打点好了。”

最后一次会面

报告会的第二天早上，阿尔杜尔来到警察局局长那里，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要求搜查克尔恩的家。

“昨晚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一无所获，这也只能说明洛兰小姐确实是神经错乱。”局长说。

“那你们问过勃丽克的头颅吗？”

“我们没问过什么头颅。”

“那你们为什么不问问呢？勃丽克是亲眼见过我父亲的头颅的，我要求进行第二次搜查。”

“这你毫无理由！”局长的口气很坚决。

“莫非他受克尔恩的贿赂了？”阿尔杜尔想。接着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机会，我不得不去请求检查长了。”说着克尔恩就要走。

“等等！”警察局长又思索了一会儿说，“我可以答应你，但这次只能是非正式的，等搜到新的证据我再向检查长汇报好了。”

“这次搜查必须有我，洛兰和拉列在场！”阿尔杜尔要求。

“这，这”局长无可奈何地摊开两手，“好吧，我派几个便衣警察听你吩咐。”

上午十一点，他们敲开了克尔恩家的门，约翰把门拉开一条缝说：

“克尔恩教授不会客！”

可便衣警察早已把门打开了。

克尔恩在工作室会见了他们。他装成一副被冤枉的样子把手一摊，“那你们请搜查吧！”

他们进了实验室，里边只有勃丽克的头颅。勃丽克看到他

们进来微微苦笑了一下，拉列惊惧而颤抖地转过身去。他们又去了隔壁的那间屋，这里有一个老人的头颅，脑袋被剃得光光的，还有一只厚实的大鼻子，上面架一副漆黑的眼镜。

“他眼睛疼……”克尔恩解释。

在后来的搜查中他们什么样的头颅也没找到。在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又经过那个有老人头颅的房间，阿尔杜尔和警察已经向门口走去。

“等一等！”洛兰叫道，她走到那个老人头颅跟前拧开空气龙头，大声问道：“你是谁？”

头颅发生滋滋的声响。

“谁呀，是克尔恩吗？请你把我耳朵里堵的东西取出来，我听不清你说话。”

洛兰从头颅的耳朵里掏出一团塞得结实的棉花来。洛兰又问：

“你是谁？”

“我是陶威尔呀！”

“可是，你的脸？”洛兰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是克尔恩给我作了‘整容手术’。”

“你怎么还戴眼镜呀？”警察问。

“近来……我的同事克尔恩不信任我了，他把我的耳朵堵上，还给我戴上了这个眼镜……”

洛兰取下眼镜。

“洛兰小姐，是你吗？……昨天，克尔恩宣布了我的大赦，说如果今天我不自行死去，明天他将让我脱离苦海。”

突然头颅看见了在一旁僵住了的阿尔杜尔，它欣喜地说：

“阿尔杜尔……是你吗……孩子？”

“爸……爸”阿尔杜尔身子晃了一下，拉列赶紧扶住了他。

“好了……我知足了……在我死前终于又见到你了……吻我一下好吗？”

阿尔杜尔俯下身去在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

“陶威尔教授，”警察说，“把你的遭遇给我们说一遍好吗？”

头颅把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转向洛兰，憋足最后的力量说：

“她……都知道的！”说完嘴唇便停止了翕动，眼珠上覆上了一层薄膜。

“完了……”洛兰的腮上滚下两滴泪珠。大家也都默默地站着。

“好啦！”警察打破了这哀痛的沉默，他又对克尔恩说，“到工作室去，我要记下你的口供。”

门在他们背后“呼”地关上了。阿尔杜尔也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洛兰赶紧过来抚慰地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阿尔杜尔紧紧地抓住了洛兰的手。

.....

“呼”一声枪响，克尔恩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2001 年宇宙历险记

特别航班

海伍德·弗洛伊德曾拜访过火星一次、到过月球三次，至于光顾各个宇宙航行站的次数，已经数也数不过来了，然而当起航的时刻到来时仍有一种惊奇、激动的感受。

深夜，弗洛伊德在华盛顿同总统进行了会晤。一架喷气式飞机将他从华盛顿带到了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二十英里的地方肯尼迪角，这是个巨大的发射场。凌晨两点正，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在通向奥利翁 3 号飞船的跑道上向弗洛伊德迎了过去。眼下并不是举行一次即席记者招待会的时候，面对这些负责传播消息的人们，他婉言谢绝了一个一个的提问。当弗洛伊德走进登船处内厅时，飞船的空中小姐在飞船的入口处迎候弗洛伊德博士。这架巨大的宇宙飞船所执行的任务就是为了把弗洛伊德博士一个人送上月球。

飞船的空中小姐是十分殷勤，无懈可击的。

“早安，弗洛伊德博士，我是西蒙斯小姐。我代表泰纳斯船长和副驾驶员巴拉德大副欢迎您登上我们这艘飞船。

“谢谢。”弗洛伊德博士微微一笑，回答他道。

弗洛伊德按照指定的座位坐下，他坐在左前舷的舷窗边，可以看到起航的一切操作。博士把安全带系在腰上和肩上，把公事包绑在隔壁座位上：不一会儿，扩音器里传来了西蒙斯小姐的声音：

“本次宇宙飞船是从肯尼迪角开往宇航站 1 号的第三次特别航班。”“本次旅行全程共走五十五分钟。最快的时候将达到两个重力加速度。我们将有三十分钟的失重现象。在见到安全信号之前，请不要离开座位。”

“自动逆计数。”船长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喊着每一个操作。
“一分钟后起飞。”

然而这一分钟似乎比一个小时还要长。弗洛伊德博士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压力包围，宇宙飞船的储能箱以及发射装置里注入了相当于一颗原子弹的能量，这些能量足以把他送到离地球只有两百英里的地方。

当发射架把宇宙飞船这一千吨重的东西送上大西洋上空后，第一节火箭的发动机开始运转，发动机产生了巨大的推进力和轰鸣声。

当压力和轰隆声突然缓减下来时，第一节火箭开始脱落，划出一道一万英里长的弧线以后便进入了地球大气层，回到肯尼迪角。

当另几节火箭发动时，速度更大了，但震动并不剧烈，而且几乎保持着正常的重力，但是迈开步子走路是万万办不到的。

重量逐渐减小了。当宇宙飞船进入其轨道时，各级火箭发动机的油门被慢慢关闭了。发动机发出的轰响声最后也成了死一般的寂静。如果不是有保险带固定的话，弗洛伊德就会浮出座椅。

驾驶员通过扬声器说：“请注意重力为零时的一切规定。我们在四十五分钟以后抵达一号站。”

空中小姐出现在狭窄的走道里，地毯与鞋底布满了无数个钩子，它们搭扣起来时象一对对小箍。这样，在失重情况下也可以行走。

当弗洛伊德打开公文包整理他的文件时，空中小姐提了一个问题：“我的未婚夫是克拉维斯基的地质学家。一个星期以来，我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

“您一定懂得我听说一些谣传后不安的情绪，外面传说月亮上闹流行病，这是真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安呢。您还记得1998年那次流感病毒的检疫情况吗？许多人病倒了，但谁也没有病死。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博士这句结论性的话十分坚定。西蒙斯小姐高兴地站起身来。

说完，他尽一切努力埋头于他那一堆材料和技术报告中。

轨道上的相会

半个小时后，驾驶员宣布：

“十分钟以后靠站。请检查一下安全带。”

几分钟以后，弗洛伊德开始看见宇航站1号了。它的直径为三百码的巨大圆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离它不远，在同一轨道上，飘移着一艘蒂托夫—V式梭型飞船，紧靠着它是近乎球状的战神—B式太空运载工具。它的底部有四个粗粗的支架，在月球上着陆时起缓冲作用。

当奥利翁3号飞船接近宇航站1号，宇航站的中心轴伸出了对接触臂缓缓靠住。几秒钟后，飞船的窗扉打开，宇航站安全处的尼克·米勒走进了舱里，向博士问好。他俩紧紧握了手。

弗洛伊德向空姐致谢后，爬出窗扉，走向通向宇航站1号的环形室，环形室里铺满了垫料，环形壁上都装有把手。弗洛伊德跟在米勒后面顺着一条内曲的梯子爬着。一开始他的体重很轻，他不得不双手拽住栏杆压住自己的身子。只是到了巨大

旋转圆盘的最外层的旅客大厅以后，他们才得以正常地行动。

自从弗洛伊德上次光临过这间大厅后，已增加了一些新的设施，除原有的桌子、椅子、餐室和邮电处以外，又增设了一间理发室、一家杂货店、一座电影院和一处礼品店。

弗洛伊德想同地球通一次话，他走进电话间，查阅到了美国的呼号依然是 81，接着他就拨了私人电话号码的十二位数字，然后在收款箱里投入了通用记款卡，三十秒钟后电话就接通了。

打完电话，他企图躲开一个人，苏联科学院的季米特里·莫阿谢维奇博士。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好友，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刻，他却最不希望和他攀谈了，不过他已经走了过来。

奔向月球的宇宙飞船

俄国天文学家已年挂五十五，为了在月球背面建造无线电观测站，他花了整整十年的心血。月球背面可以不受地电的干扰。

正当他们谈话的同时，安全处官员米勒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过来，但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们走到瞭望室长廊下，坐在桌子边观赏万星游动的全景。季米特里喝完第一杯咖啡，开始问起在美国管段发生流行性疾病的传说的实情，问起疾病的症状和原因，并突然问起 T. M. A - 1 是什么意思。米勒差一点吓呆了，故意伸出手表提醒弗洛伊德马上就要登船了，然后两人匆匆告别离去，当他们走过美国检查站才舒一口气，他们向季米特里隐瞒他们已经面临十分严重的境况。

四十五分钟以后，战神 - 1 B 式月球飞船飞离了宇航站 1

号，博士一个人坐在可容纳三十名旅客的飞船舱里，飞船里每一个对他都十分恭敬，同时对他的使命又十分好奇，不过他们没有提问，甚至连一点暗示或拐弯抹角的话也没有。宇宙飞船渐渐靠近月球表面时，火箭开始制动，在自动控制下飞船从太空向月球飞去。突然，一个喊声盖住了火箭的嘶嘶声和电子的回音：

“这里是克拉维斯基地检查站，我对第十四次特别航班讲话，同意你靠拢。请你对闭塞装置、液压力和缓冲器膨胀进行一次手工检查。”

驾驶员检查正常后，飞船渐渐向月球降落，仅仅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就顺利地进行了这个非凡的旅行。他在月球上着陆了。

克拉维斯基地

克拉维斯是月球可见面上的第二大火山口，直径为一百五十英里，位于月球南部高原的中心地带，它已经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五亿个春秋。

然而现在它的底部又出现新奇的骚动：人类在那里建立了月球上的第一座基地，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说它是搬上月球的地球的缩影，它始终重复着地球上的生活原则。这里的大气通过设在月面的循环回转式的巨大“暖房”净化，这里生长的绿色植物既能大量提供氧气，同时又能提供食物。

基地的全部人员是一千一百名男人和六百名妇女，他们全是科学技术方面经过高度训练的专门人才。在地球上，他们经历了十分严格的挑选。生活在克拉维斯基地的每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培养、到达月球的旅行以及住宿方面所花费的钱，总起

来不少于数十万美元。一个人在地球上有九十多公斤重，而在月球上会欣然发现他只有十五公斤重了。只要他沿直线作匀速运动，他会感动一种奇异的浮力。但如果他试图改变方向、转弯或者突然停下来的话，他会发现他那九十公斤的质量，或者说是惯性，仍然存在。因为质量是固定不变的。无论在地球、月球、太阳或自由空间都如此。因此，一个人要适应月球上的生活，主要的是应当懂得，月球上任何东西的重量只有它在地球上的六分之一。适应过程是要经历无数次碰撞甚至是猛烈的摔跌的。

基地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为在月球上建造这个地下王国所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在冷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克拉维斯和导弹基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是相仿的，都是在同敌对环境作斗争时采用的某种自卫方式，不过这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平。

接待委员会的头头是南方州的州长拉尔夫·霍尔沃森，他领导着基地的工作和外部考察团。同他一起前来的有研究部主任罗伊·迈克尔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表现出尊敬和欣慰的神情向弗洛伊德打招呼，上自州长，下至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盼望着一个解除困惑的机会。

他们乘着一辆附设有大象鼻子般装置的小型客车回到基地。汽车开进一条路堑，很快就驶到了地面以下。一道巨大笨重的门打开了，当他们跨进门后，它又自动关上。接着又是一道门，最后他们越过了第三道门。当第三道门关上后，他们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流，这表明他们已经重新进入了大气圈，进入了只需穿便服的基地环境中。

他们顺着一条隧道前进，来到州长办公室门前，其他人纷纷退去，霍尔沃森把弗洛伊德引进自己的办公室。

弗洛伊德坐进了一张皮安乐椅里，接过了一杯由基地实验

室酿造的“雪利”酒。

“事情怎样了？拉尔夫？”弗洛伊德问。

“还不坏，”霍尔沃森回答说。“不过，你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到那里去。”

“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我认为可以说是一个士气问题。”

“是吗？”

“倒还不十分严重，但不久就有可能严重起来的。”

“关于封锁消息吧！”弗洛伊德直截了当地说道。

“是的，我们的人被惹怒了，不管怎样他们大多数人在地球上是有家眷的。他们的家人也许会认为，他们都死于月球的瘟疫中了。”

“这使我非常遗憾。”弗洛伊德说道，“但是，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呀。迄今为止，这种办法还是挺灵的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宇航站 1 号碰到了莫阿谢维奇，连他也被骗住了。”

“这无疑会使保安部门高兴。”

“不完全如此，他还听说了 TMA - 1。小道消息已经传开。不过，在弄清事情真相之前，我们又不能发表什么声明。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朋友是否插手于此。”

“迈克尔斯认为他掌握着此问题的答案，并急于把答案告诉您。”

弗洛伊德干完了那杯雪利酒。“我也急于听听他的意见。咱们走吧。”

反常

会议在一个能容纳百十来人的长方形大厅里举行。四五十

人在等候着弗洛伊德。

州长在会议之前简短介绍了博士，弗洛伊德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站了起来，他微笑说：

“谢谢。我想告诉诸位：总统要我向大家表示祝贺，祝贺各位所做的工作。我们希望全世界不久就会认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

“我想提醒诸位，”他接着说，“这种情况是多么不同寻常。我们必须对任何一个细节有绝对的把握。稍有一点差错就会前功尽弃。因此，我们还须耐心地等一个时期。这就是总统的期望。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准备听取你们的报告。”

弗洛伊德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随后迈克尔斯博士走上讲台。大厅里的灯暗了下来。银幕上映出了月球的照片，中央是发出白色亮光的火山口。迈克尔斯介绍这是“蒂乔”火山口，去年，他们从低轨道飞行的卫星上对这一地区的磁场进行了探测，上个月刚结束这个工作。结果如下：他们制作了这张地图，一切麻烦从这里开始了。

第二张图像亮了，它是一张平面图，只反应各个地区的磁场。就是外行也一看就明白，这个地区的磁场与众不同。总的说来，图上的线条走向是接近于平行并分隔得很开的，不过，在一个角上，这些线条突然靠拢，形成了一圈圈同心圆。起初，他们以为这是磁铁矿矿脉的露头，而实际上地质构成明显地否定了这种设想。于是大家决定去实地考察，第一次远征对在磁场正中心进行了钻探后，决定了人工挖掘。他们换上实力更强、设备更齐全的人马连挖了两个星期，结果大家是知道了。

大厅里鸦雀无声，另一张照片又亮了起来，图片上有一个

穿着红黄双色宇宙服的人，他站在坑底，手里拿着测量杆。穿着太空服的人背后是一大块黑色物体，笔直地耸立，差不多有三米高，一米半宽，象块巨大的墓碑。它上下左右十分匀称，四棱八角非常锋利。它墨黑墨黑的，好象能吹吸光线。光滑的表面没有一丝斑痕，说不清楚是什么材料做成。

迈克尔斯介绍说它就是 T·M·A-1，它已有三百万年左右的时间，它同人类毫无关系，这是外星智慧的第一个物证。

在地球光下旅行

弗洛伊德坐在流动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像可以住人的旅行车，其实它也是一只宇宙飞船，既可以在月球表面开动，必要时又可以离开月面飞向太空。

弗洛伊德的身旁是霍尔沃森和迈克尔斯。他们在想着同一个问题，那个有三百万年之久的深坑的形象不停地闪现。当这块黑色的东西竖立在月球表面最大的坑穴里时，地球不仅是人，而且大部分动物还没有出现。迈克尔斯博士断定，它是被有意识地安置在那里的。

在这块东西上他们找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人并非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智慧生物。

关于 T·M·A-1 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迈克尔斯及其同伴们曾多次试图切割这块黑色物体的样品，可是它都顶住了。他们认为，采用激光可以战胜它，但是施用这个绝招的决定权掌握在弗洛伊德手里。

到底是谁竖起这个黑色东西？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在月球上生长的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从地球上来的吗？这是很不现实的。但并非绝不可能。不过一种先进的地球文明也许

不是人类文明。这里还有两个可能性：一是其它行星，二是恒星，但这都似乎不太可能。

弗洛伊德暗暗告诫自己不再做什么设想，应该等待新的证据。车子驶近四十度的坡面。地平线出现了两根方位标，车子从它们中间穿过，到了斜坡脚下，这好象是一面尖顶屋脊，他们即将向上冲去。地球在他们身后不见了，车上的聚光灯打开了，突然间弗洛伊德感到自己如坠深渊，他们穿越了蒂乔火山口内壁的最高阶地，最后进入平地。

当车子开到蒂乔火山口底部时，T.M.A-1 顿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它同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弗洛伊德仔细端详眼前的黑色物体。在地球折射光的照耀下，很难看得清楚这东西。一开始，他感到这物体像一张十分薄的长方形碳粉纸。当然，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误。他看到的那个东西虽很坚实，但并不反光，犹如某个东西的影子似的。

他们在坑穴十米外的地方停了车，透过车窗观察。除了它那完美的几何图形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可看的。这块乌木般的物体上既无标记痕迹，也无缺陷疵点，像是一块黑夜里的水晶石。

这是一个潘朵拉盒子。突然，他心里又产生了某种预感：这盒子在等待着人类——贪得无厌的好奇者——去打开。人类将从盒子里找到什么呢？

缓慢的黎明

参加发掘工作的人们所居住的是密封增压圆顶屋。在这群圆顶屋中间，主要的那一间直径不超过五米。弗洛伊德他们乘坐的那辆车现在同这间主屋的两个窗户中的一个接通了。

有六名科学技术人员在这个半球形的屋子里生活和工作着。他们常驻这里，专门研究 T·M·A-1。

霍尔沃森走进了圆顶屋室内。对此弗洛伊德并不感到意外。他开诚布公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宇宙服的观点。弗洛伊德现在穿的 5 号宇宙服经得起月球上白天和晚上的各种严峻的考验。他跟在迈克尔斯后面打开车子外层的门走出来。眼前出现了被地球照亮了的一派灰尘蒙蒙的景色。

穿着宇宙服，弗洛伊德感到比在月球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方便自在，他们到达这里还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周围的景色又发生了变化。持续了十四天之久的月球上的黑夜快要过去了，是挂在东方的日冕预示着月球的黎明已经来临。

弗洛伊德和迈克尔斯等这里的科研室主任及两名助手从过渡舱走出来后，就一起向发掘现场走去。发掘现场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探照灯强烈的光柱射在坑中央，弗洛伊德小心翼翼向长方形物体靠拢过去。

摄影师不失时机拍下了十几张照片，接下来，弗洛伊德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张黑色物体上了，他在每一个角上都停下来仔细观察，尽力把眼前看到的奇怪的东西刻在脑子里。

太阳缓缓地在火山口上空升起，阳光随意地洒在黑色物体的东侧，弗洛伊德决定作一次简单的试验：他站在物体和太阳之间，在物体又黑又光的表面寻找自己的影子，但他没有看到任何阴影。看来，现在起码有十千瓦纯热量投射到这个物体上。要是物体内部有什么东西的话，它很快就会沸腾的。

这多么奇怪，这东西自从地球上的冰川时代起就放在这里，到现在才第一次见到太阳。弗洛伊德看了看地球，此时，在月球的晨空中，地球变得惨白暗淡，在生活于地球的六十亿人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月球上这个新发现。当解除这项新闻封锁

之后，全世界将会作出何种反应呢？

这个发现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将发现自己的生活、哲学和价值概念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也许对 T·M·A—1 永远不会有新发现，它也许永远是个谜，但是人类毕竟开始了解到，他们并不是宇宙间唯一的主人。比人类早出现几百万年的生灵很可能有朝一日会回来。如果不是他们回来，也必定会有另一些外星人到来。

弗洛伊德又陷入沉思。突然，在宇宙帽里，扩音器发出了一个刺耳的电子尖叫声。这是电子管达到饱和和变形状态的信号。他本能地抬起戴有手套的手，摸了摸宇宙帽。接着，他发觉自己搞错了。便立即紧紧抓住了调节器。这时，又响起了四声尖叫。然后就安静了下来。

在发掘坑四周，人们都惊呆了。弗洛伊德的收听器没有问题，他们都听到了这个声音。

被埋在墨暗中三百万年之后，T·M·A—1 终于迎来了月球的黎明。

正在收听

在火星外一亿英里远的地方，在那人迹未至的寒冷寂寞的太空，追踪式 79 号卫星在小行星混乱的轨道上飞行。三年来，它出色完成了所肩负的使命，这为设计它的美国科学家，制造它的英国工程师和发射它的俄国技术人员增添了光彩。

天线网筛选着太空中以及宇宙所发生的爆裂声和呼啸声。辐射检波器辨识和分析着宇宙波。电子电望远镜和 X 射线望远镜注视着人类肉眼从未观察过的星球，所有这一切以及其它许

多宇宙现象都被追踪式 79 号卫星的电脑的晶体截获和记录下来。

在电子技术的处理下，追踪式 79 号卫星有一根天线始终离太阳不远的一点。

每隔二十四小时，追踪式 79 卫星将它贮存的信息压缩成五分钟的无线电脉冲发回地球。这个天线电脉冲以光的速度经过一刻钟的奔跑到达地面。接着，设在华盛顿，莫斯科，堪培拉的世界宇宙中心地下室的仪器把它录制下来，然后存入世界航天中心的保管库里。

现在追踪式 79 号卫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迹象：一个弱小的但十分清晰的电波穿过了太阳系。这个电波同 79 号卫星平日在自然现象范围内观察到的完全不一样，追踪式 79 号卫星自动记录了该电波的方向、延续时间和强度，数小时后，它把这个情况发回地球。与此同时，其它卫星也都发现了骚动它们仪器的这个能量，并一齐自动地向地球的记忆中心发回了报告。

戈达德预测中心在早晨一接到报告后，就知道二十四小时以前一个奇异的东西穿越了太阳系。

该预测中心还只掌握着那个电报行迹的部分材料。然而，当电子计算机屏上映出行星位置图时，那电波的全部行迹显示出来：一股能量离开了月球，射向各个恒星，在自己后面留下了一道辐射的痕迹。

勘察者 1 号宇宙飞船

五年前制定了《木星计划》，这是人类对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的第一次探测，正当宇宙飞船已基本完成了这项将持续两年的旅行的准备工作时候，任务的目标突然变卦。勘察者 1 号

仍然要去木星。但不在那里停留，也不减低速度，它将利用木星这个巨大行星的重力场作为跳板，以便向离太阳的边缘的土星和它不可思议的环飞去。这艘飞船是没有希望再返回地面的。

对勘察者 1 号飞船本身说来，这确实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单程飞行，但它的宇航员根本没有想到要就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此去一帆风顺的话，这艘飞船将在七年后可望返回地球，这期间有五年的时间要处在冬眠无梦的状态下。飞船一直要等第二艘勘察者号飞船来救援它。

这是一次故意尝试的冒险，人为的冬眠状态虽是一项能为宇宙航行提供新的可能性的安全可靠的办法，但毕竟这次旅行是充分利用这个办法的头一次尝试。

在结束旅行时，勘察者 1 号将成为土星的新的卫星，它能横切土星的主要卫星的所有飞行轨道。这么一来，人类将有一百天的时间来观察土星。在一百天完了的时候，勘察者 1 号再次靠拢行星。全体宇航员再次进入冬眠状态，只有飞船的主要机械系统在电脑指挥下继续运转。勘察者 2 号要在五年以后才飞到 1 号飞船。不过睡上六年、七年还是八年，对宇航员来说都是一回事。

宇宙飞船离开地球还只有三十天的时间，戴维·鲍曼，弗兰克·普尔都已感到他们过的是另一种人的生活，有着一种丝毫也不奇怪的孤寂和奇异的感觉，

在被肩负这次使命之前，鲍曼对冬眠的反应情况也受过测试，在休斯顿宇宙中心受过训。

卡 尔

此时鲍曼所在的勘察者 1 号离地球越来越远，向大气外的

行星飞去。

飞船有五位宇航员，指令长鲍曼和伙伴普尔。另外三个还处在冰冻无知觉的冬眠状态，在到达土星之前，他们三个没有任何责任，整个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已不复存在。

飞船上第六位飞行员不是人，而是卡尔 9000 型电子计算机，是飞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最尖端的计算机。

为了适应这次飞行任务，卡尔同它的旅伴一样受到严格训练。除了它的理解速度外，它比他们多一个长处，它从不睡觉，它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各要害系统，同时也能看管处于冬眠状态的宇航员，能够对这些入处的环境作各种调整，还能够调节对熟睡者进行静脉注射的精确剂量。

卡尔通常是与同伙伴们进行对话，普尔和鲍曼如同跟人一样同它对话，它则用惯用英语来回答他们，卡尔计算机具备了名副其实的思维，必要的时候，卡尔甚至还能指挥宇宙飞船。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如果没有人回答它发出的信号的话，它会用化学兴奋剂或电刺激使熟睡的宇航员醒过来。要是宇航员还没有反应，它就通过无线电话同地球联系，要求给它作出新的指令，假若得不到任何答复，它就完全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飞船，确保使命成功。

这次航行的真正目的只有它是知道的，而它的伙伴——宇航员都被蒙在鼓里。

巡 航

宇宙飞船上每天生活的内容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鲍曼和普尔的工作是两班倒，每人轮一班，每班二十小时。

当仪表的指针指着 600 这个数字时，该是鲍曼开始值班

了，600 是飞船按天文时间制定的工作时间表中的一个时间单位，鲍曼接班的第一桩事是把卡尔计算机上控制冬眠的程序编制提前十二个小时，提着是梳洗、运动、吃早餐、收看从地球由无线电波发来的《世界日报》的早版消息。

当计时指针指向 700 时，他正式接替普尔，站到控制台旁边。他还给普尔带去一管咖啡。如果没有什么汇报，没有什么事情要决定的话，他就对机件仪器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作一系列检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能存在的漏洞和毛病。

指时针到了 1000 这个数字，他结束了检查，下阶段就是学习。

在天文时间 1000 到 1200 这二百个单位内，鲍曼必须同“电子教员”对话，这段时间的对话是检查一下他所学到的一般知识以及有关这次使命的专门知识。中午，他让卡尔电子计算机指挥飞船，自己跑到餐室里准备午饭。餐室里装有一架控制台的复制品，卡尔可以随时同他取得接触，普尔也跟进来吃饭了。用毕午餐后，普尔继续他还有六个小时的睡眠。

午餐结束后。鲍曼从 1300 至 1600 天文时间里仔细地察看飞船，当指针对准 1600 这个单位时，鲍曼检查完毕向地球控制中心，作详细汇报。只是在收到了地面控制中心的回答以后，他才停止了汇报，接着，他就接通自己的收音机，收听地球发来的信息，偶尔回答一下向他提出的问题。

时间到了 1800 这个天文时间单位时，普尔醒来了。鲍曼就让他指挥飞船。鲍曼此时有六个小时自由支配，他看书学习、听音乐或看电影，为了消遣，他可以同卡尔计算机展开种类繁多的数字游戏比赛。

鲍曼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都用来大扫除和做些杂活。在 2000 单位时，他同普尔一起吃饭。接着，同地球进行一个小

时的私人通话。

在结束这一天的时候，鲍曼作最后一次汇报，并查看一下卡尔是否把全部数据都已发出。普尔的一天跟鲍曼的一模一样。他们十分聪明十分和谐。勘察者 1 号全体宇航员最热切的希望是，在今后的若干个星期或年月里，这种平安无事的单调生活不要受到任何干扰。

飞行在小行星间

勘察者 1 号离地球越来越远，靠木星越来越近。它的航线早已按万有引力定律确定好了，它不用改变自己的航向，它的面前不会有漩涡，也不会有暗礁的危险。它丝毫也没有同另一艘飞船碰撞的可能性。

可是，勘察者 1 号飞经的无人地带有一百万个以上的小行星轨道。最小的行星要是碰上飞船，它就会把飞船撞个粉碎，因为它的速度达每小时几万英里。不过，这个危险完全可以放在脑后，平均每百万立方英里中只有一颗小星，宇宙飞船实在不可能同这样一个小行星同时占据同一个地方，因此普尔和鲍曼对此危险根本没有考虑。

在第八十六天，他们被认为同一个号码为 7794 小行星挨到了最近点。当鲍曼前去值班时，卡尔立即提醒他会发生这次相遇。鲍曼要求卡尔显示出望远镜里的视像。他立即看到一个暗淡的星球，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是一个小行星。图像曾被放大到最大限度也只是一个小光点。

过了六个小时后，7794 的亮度已经曾强了数百倍。普尔这时已走到控制台站到鲍曼身旁。他俩知道 7794 是一块没有空气，没有生命的石头，在到达相距仍有二亿英里的木星之

前，这是他们遇到的唯一的固体物质。

小行星以每秒钟约三十英里的速度在太空中飞行。他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能凑近它观察。自动摄影机抢拍了几十张照片。雷达反射信号也被详细地录了下来，以供日后分析研究。现在，他们只有作一次直接探测的时间了。

普尔和鲍曼扔出一颗金属球同正在飞行中的小行星撞击一下，在小行星的黑暗区域里，突然迸发出一束耀眼的光芒。发射出去的小金属球以陨星般的速度到达了小行星，太空中出现了一股短促的炽烈气流。这时候，宇宙飞船上的仪器记录了这一瞬息即逝的光谱，地球上专家们将对这些光谱进行分析。人类将第一次认识到一颗小星外壳的构成。

一小时以后，7794 又恢复了一个星星状态。当鲍曼值班时，它已无影无踪了。

在木星周围的太空里

木星在两千万英里之遥的太空，透过望远镜看去，木星是个彩色缤纷的球体，上面密布眼窝和斑坑。

鲍曼把望远镜调到放大的极限度，看到的是浓雾云海掩藏下的略扁平的球体。

在木星周围的太空里还有许多更小的卫星，宇宙飞船不准备飞近它们。雷达定期地发出无声的脉冲，可是太空中什么回音也没有。

普尔和鲍曼听到一个越来越强的声音，那是木星发出的无线电低啸声。勘察者 1 号目前的时速超过了十万英里。穿越着木星卫星的一个个轨道。在掠过木星三个小时前，勘察者 1 号从离木卫二星两万英里的地方经过。

它渐渐地靠近。宇宙飞船在它附近飞行了几分钟，飞船上的两个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录下了一切可能录到的信息，地面中心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详细研究这些资料。

木卫二星在天空里极其迅速地向东滑去。此时离木星只有两小时的路程了。卡尔电子计算机通过电子仪多次检查了飞船的轨道。鲍曼在看到庞大的球体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大时，他感到飞船正笔直地向木星坠去，于是他立即把两个探测器射入轨道，这仪器能够经得住相当长时间的大气摩擦，以便把云层下边的情况发往地面。

现在，木星占据了视野的整个空间，这是如此之大，人的肉眼或智力都是无法对它作出真实的估计。自从起航以来，鲍曼第一次看不见太阳，鲍曼他们马上要掉入木星的阴影里去了。他们要环绕木星的背暗面飞行，当他们距木星暗面还有千英里的时候，暮色向他们袭来。然而，在飞船下边移动着的那个浩瀚世界还没有一团漆黑，它沐浴在某种磷光之中，当普尔和鲍曼越来越深地陷入木星的夜幕中时，磷光般的亮度也越发强烈了。

“从地球发来的信号正在迅速减弱。”卡尔宣布说。“我们正进入衍射区。”

这种现象是早就预计到的，而且是该次飞行的诸项目之一。木星大气能够吸收无线电波，这为人们研究木星的构成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是，这两个人同地球失去了联系，沉寂的时间只持续了一小时，接着他们就逃脱了木星的隔离层，恢复了同地球的联系，但是这一小时真是度日如年。尽管普尔和鲍曼是飞行太空的老手，然而此时此刻他们都感到自己好像初上战场的新手。这是因为从来也没有哪一艘宇宙飞船达到过这么高的速度，从来也没有哪一艘宇宙飞船进入过这么强大的电力场。

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航行中稍有一点差错，勘察者 1 号就会逸出航道，产生滑向太阳系的边缘这种无法挽回的危险。

木星现在变成磷光大墙伸向远方，宇宙飞船沿着这个发光的墙壁飞行，它飞得极为神速，终于，天边出现一弯弧光，不久，普尔和鲍曼又沐浴在阳光中。

终于他们又恢复了同地球的联系，卡尔高兴地宣布这次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现在离土星只有一百六十七天五小时十一分钟的路程。

周围的光线越来越多，太阳在木星上空徐徐升起，这时普尔和鲍曼相互握着手：他们已经安然无恙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分使命。不过他们还不敢朝这方面去想。

神的世界

他们还没有摆脱木星。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两个探测器进入了木星的大气层。

其中一个消失得无影无踪，另一个稍稍地进入了大气层的表部，然后又返回了太空。正如事先设计的那样，这样可以大大减低它原先的速度，使它沿着一个长椭圆形的轨道降落到木星表面。两个小时以后，它在木星的背阴面回到了大气层，这时的速度每秒钟只有七万英里了。

它立即被炽热的气体所包围，一切无线电联系，被全部切断。鲍曼和普尔焦急地等待，不知道探测器能否经得住考验，也拿不准在减速之前探测器外面的陶瓷保护层会不会破裂。

但是保护层经受住了相当长时间的考验。因此，成了一颗炽烈的流星的探测器现在可以刹住自己的飞行，碳化了的碎片先飞出去，内部的仪器把天线弹出了探测器，对周围的环境进

行电子探测，就在这时，宇宙飞船上，无线电头一次开始向地球播出有关木星的资料。

成千上万个电荷脉冲一秒钟一秒钟地传到了地面，这些资料只有地球上的专家们才能看懂，不过，有一个方面的资料是一看就理解的。那就是装探测器上彩色电视机发来的图像。

探测器摄影到的景色是十分奇异的。起初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片黄色雾霭，中间一个红点徐徐上升。雾霭逐渐加重，探测器大概到了云层底部时，雾气突然不见了，开始进入了明亮的区域。在很远的云层下面伸展着浩渺无垠的“金色海洋”。

突然，摄影机传来了一种因距离遥远而模糊了的图像。在几英里以外，黄金般的景色成了对称得十分奇妙的圆锥面，活象一个火山口。在火山顶上，云彩飘动。映出一圈圈光晕，那些云彩大小都一个样，而且相互离得很远。接着，在大气的一股冲力下，探测器改变了方向。一连几秒钟内，荧屏上出现的只是染有金色的雾霭。过一会儿又看到东西了：“海洋”更近了。

这时，荧屏上映出了星星点点的黑区，好象那上面有不少裂缝或坑穴向纵深延伸，可以断定，探测器不可能深入到这一地区来。它每向前飞行一英里，压力就逐渐增加一点。此刻它还在很高很高的大气层中。忽然，电视上闪过了一道报警亮光，随即就是一片漆黑，什么图像也没有了。这说明送来的第一个仪器刚刚在木星的稠密的大气中失踪了。

这个仪器在短暂的时间内所履行的使命使人对木星的概貌有了一个浮光掠影的认识，而木星的真面目却掩藏在烟云之中，无法捉摸。当电视荧屏再次变黑时，普尔和鲍曼心里都怀着同一个想法，可是他们却长时间一声不吭地静站在控制台前。

古人言之有理，把木星这颗巨大的行星命名为“主神”。

要是那上面真有生命，需要多久才能发现它呢？还有，第一个拓荒者踏上木星还需要多少世纪呢？什么样的宇宙飞船才能登上木星呢？

不过，这些问题不是勘察者 1 号份内的事，也不是飞船上的宇航员应该努力解决的。他们的目标是另外一个更加奇异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木星比木星离太阳还要远一倍，它在一个深渊的另一端，那是五亿英里以外的地方，只有慧星才光临那里。

生 日

在飞行了几亿英里以后，控制台指示牌的荧屏上祝生日快乐这几个熟悉的字迹暗了下去。普尔全家人认真地围在生日蛋糕周围。他们突然静默不言了，老普尔先生这时恼怒地宣布说：“好吧，弗兰克，我现在什么话也没有了。我请你知道，我的思绪一直跟随着你。我们祝愿你过一个最幸福的生日。”

“多加小心，亲爱的。”老普尔夫人用满含热泪的声音说道。“但愿上帝保佑你！”

全家人齐声高喊“再见”，荧屏就立即熄灭了。普尔心想，这件事提前一个小时发生了，真令人奇怪，现在，全家人又散去了，不过，这一瞬间虽然如此叫人失望，但它毕竟是有好处的。像同代人一样，普尔感到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向地球的任何角落上的任何人谈话，但刚才家人祝贺的情景已不复存在，这在他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心灵深处，直到使他的心弦紧紧绷到了快要断裂的地步。

卡尔电子计算机打断了这兴奋的时刻。它宣布 AE—35 零件有了故障，难以同地球保持联系，它的预测中心认为七十二

小时它就失灵了。

鲍尔请卡尔显示光信号线路，普尔和鲍曼默默地观察着电视荧屏足有半分钟的时间。他们看到的图像是安装在无线电天线上的遥控电视摄影机播发来的，在荧屏中央的十字架线栅精确地表示着天线方位，当微弱的光束不再直射地球时，飞船就无法接收或播送任何信息：电波的脉冲失去了在遥远地方的目标，先后都消失了。

“故障发生在哪里？”鲍曼问道。

“故障时而出现，时而又消失，我也摸不准在哪里。不过很可能是在零件 AE—35 里面。”

“你主张采取什么措施？”

“最好是把 AE—35 换下来检查。”

从卡尔计算机显示的图纸看，AE—35 零件在天线上，而换这个零件必须走出舱外。

鲍曼建议问一下控制中心的意见，他口述了一份电文如下：
控制中心，反冲粒子 X_1 系统：

在 2045 号元件上，中心电子计算机 9×0 发现故障。AE—35 时间为七十二小时，请求检查贵系统的遥测计，建议在试验台检修 AE—35 元件，请答复是否同意走出船舱更换 AE—35 计划。控制中心，反冲粒子 X_1 系统：2103 号电文到此结束

两个小时后，控制中心收送来答复：

“这里是控制中心，反冲粒子 X_1 系统。2103 号电已收悉。我们正按来电要求进行检查，结果后告。

“同意走出船舱更换 AE—350 元件，我方也在测试，以便找到失灵部件。

复电发完后，控制中心的检查员建议他们录一个短小声明，解释他们目前的处境和 AE—35 元件的作用，话说得尽可能给

人以安慰，以便公开报导。

鲍曼和普尔录制了三四篇谈话。

说明卡尔电子计算机预报 AE—35 零件出了故障，AE—35 零件虽是小零件，但它是关键零件，能够保持主天线始终对准地球。如果失灵，那么天线就不能准确指着地球，发生紊乱，那么任何消息也发不回来。眼下他们并不知道毛病的性质如何，不过情况并不严重，他们手头有两个备用零件。普尔对这类工作十分熟练，他不久要走出船去更换 AE—35 零件。

徒步旅行

太空囊的设备主要是为了在太空中进行构造和维修等任务。勘察者 1 号的太空囊是个球形面，操纵者可坐在里面窗洞后清楚地看到外面。它有一个火箭发动机，火箭稳定器，另外太空囊里还有各类齐全的工具，比如螺丝刀、锯子和钻头。

普尔穿好了密封增压服，检查了太空囊的一切机件，一切准备就绪后，卡尔执行了命令打开了外层门。

太空囊飞出了太空成了一个独立的飞行器。普尔操纵着贝蒂太空囊对准宇宙飞船，开始对船壳探测，他首先发现了一块由陨石微粒撞击飞船留下的不超过几平方公分大小的融化面。中间有一个细坑，普尔通过高压容器焊接补平了这个坑。

然后普尔小心翼翼绕着飞船的住人球体部位飞了一圈。最后到达天线，他立即开始了周密的检查，终于发现问题出在由四个螺帽固定的一块金属板上。然而坐在太空囊里面是无法操作的，他只得在五六米远的地方刹住太空囊，穿着宇宙服再到工作面上。

他向鲍曼作了详细报告，鲍曼检查着这个行动的每一细节，

在太空中，任何一点疏忽都是要不得了。

普尔离开了太空囊，在离开之前，他把手工控制转换成遥控，太空囊改受卡尔电子计算机指挥了。普尔同太空囊有一根塑料绳联系着，他缓慢进入太空，把安全带固定在天线旁的纵梁上，以免在使用工具时被逸出轨道。

普尔检查了金属板和它上面的四个螺帽，用板手套把螺帽都卸下来，敲动了金属板把它卸下来固定在天线支架上。

他现在看清了 AE—35 零件，它镶嵌在一个凹进去的槽口里，由两根挡杆固定。只要用手一捏就可以把它拿回来，这时零件还在起作用，要是把 AE—35 取出来，宇宙飞船的控制就得不到保证，会出现极其危险的情况。

为了防止天线在强烈的旋转中爆炸的危险，普尔呼叫卡尔切断控制台对天线的线路，这样天线就不能转动，普尔很快换上了新的零件，他慢慢离开天线支架，一旦飞船接通了控制线路，天线就会猛转，开始线路接通后天线并没有动静。十几秒钟后卡尔宣布线路运转正常，卡尔进行一系列检查工作后盖上金属板。

一刻钟后，在太空囊里的普尔回到了飞船后舱料库。他满以为任务圆满完成。

可惜的是他完全想错了。

诊 断

普尔和鲍曼在飞船的小修理车间检察换下来的零件，然而它的运转正常，甚至在双倍负荷时，也看不到任何失灵现象。

“看来是白干了。”鲍曼说。

电视荧屏上显示的是零件正常。

他们不知道是卡尔的预报中心错了，还是试验台出了毛病。没多久地球发来了电文：

关于 AE—35 零件运转正常的诊断都是一致的，毛病可能出现在天线的附属线路上。不过可能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卡尔电子计算机兴许预报有误。建议鲍曼他们密切注意任何可能的逸出轨道的危险。地球将投入所有的电子计算机进行新的检查。即使发生最坏的事，也不过是被迫暂时切断同卡尔计算机的联系，以换一下新的计算机分析卡尔的程序编制。地球控制中心将有能力应付撤换过程带来的问题。

正在值班的普尔默默考虑着电文的含义，他估计卡尔计算机作出某种反应，但它没有对这个含蓄的指责进行辩驳。

鲍曼来换班的时候，普尔压低了声调说：“很可能我们的飞船得了轻微的疑难症。”“啊，……”

“他们说没有任何理由大惊小怪，他们甚至重复了这句话，我认为这种重复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他们还说，在分析电子计算机的程序编制的时候，控制中心将换用另一架电子计算机。”

他们知道卡尔正听着他们的谈话，因此不禁用了这些含蓄的说法。

他俩都陷入了紧张的思索之中。现在，只有等待控制中心的新的报告，同时他们在想，“卡尔会不会在某个时刻把问题提出来呢？”不管眼下发生什么，飞船里的气氛突然变了。他们感到有点紧张，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可是这还是头一回呢。

勘察者 1 号不再是一只吉祥的宇宙飞船了。

通讯线路中断了

卡尔最近几周出现了异常反应，而且逐渐逐渐严重起来。当它要说出自己思考后的结论时，它的电子嗓门发生了一种短促的摩擦声。鲍曼和普尔曾经有过商量，如果以后这种异常反应成为一种障碍的话，他们必须进行修理。现在就是应该修理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可以防患于未然。

这天鲍曼正在值班。卡尔说新换上去的 AE—35 零件就要发生故障了，它的预测中心指出二十四小时内要出毛病。

鲍曼不理解两个零件怎么会在几天之内出毛病。他焦虑地问卡尔对这个故障的原因有何想法，是否肯定零件会出现故障，它有没有任何搞错的地方。

但是卡尔向他担保有一个故障将要发生，如果不出在那零件上，那就出在附属线路上。

鲍曼心想，是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又难以证实，要是真的发生故障，毛病就会暴露出来。

鲍曼决定马上向控制中心汇报，由他们作出决定。

在通常情况下，普通的对话只要用电传打字电报机来传送就够了，因此，控制中心很少动用光学通信波。可是现在荧屏亮了，出现在荧屏上的脸孔不是熟悉的控制员的脸孔，而是西蒙森博士，他是电子计算机程序编制组的组长。普尔和鲍曼恍然大悟，这只能表明已出了新的问题。

控制中心认为毛病并不出在 AE—35 零件里，而在卡尔电子计算机的预测线路上，这是一个程序编制方面的失误，只要切断电子计算机，由地球来更换它，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控制中心的话还没有说完，声音就没有了。同时，报警系统就响了起来，卡尔此时宣布：黄色警报：AE—35 零件已停

止运转。

自从他们踏上征途以来，映出的图像第一次发生了变化，地球偏离了瞄准器的十字栅，天线已不再对准它的目标了。

普尔和鲍曼面面相觑，甚是尴尬，十分忧愁。

“这是个误解，卡尔，我为此而深感内疚。”鲍曼有点灰溜溜的表白。

他们恢复了对卡尔的信任。接着，鲍曼驾驭着天线操纵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地球的图像调进了瞄准器。在这一刹那间，波束矫正了，联系恢复了，西蒙森博士的模糊形象在说话，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一阵阵无法理解的太空喃喃自语还在传进他的耳朵。鲍曼作了几次尝试都没有办法。

他们同地球失去了联系，不过对宇宙飞船毫无影响。鲍曼还在盘算着同地球恢复联系的各种办法。要是实在不好办，那他们最后还可以把天线电波束固定下来。当然这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他们快要向土星靠拢了。如果一切办法都无效的话，他们也只好采取这一着了。

然而，鲍曼希望如此极端的措施最好不要用。他们的手头还有一个 AE—35 备用零件，这是仅有的一个了，因为第一个在没有失效之前就被换下来。不过现在，当问题还没有搞清，毛病还没有诊断准之前，他们是不敢再换零件了。人们常说，在没有弄明白保险丝烧断的原因之前是不应该更换保险丝的。

第一个登上土星的人

一切常用的办法，普尔都试过了，但他还是想再一一试一遍。在太空里面，要想别出心裁，搞什么新的尝试，那是找

死。他仔细检查了贝蒂太空囊及其设备。检查完毕，他请卡尔打开密封窗，然后就走进了太空。

这一次他看到的宇宙飞船的模样同第一次看到的完全一样。不过有一点微小的区别，而十分重要的事恰恰就是这个区别。先前，天线的巨大支座指向飞船离开地球以来所经过的这条看不见的航线。而现在，它已指向了土星。

普尔在打开密封窗之前，他同卡尔的控制台接通了线路。

“我准备走出太空囊。”普尔向鲍曼报告。“一切都正常。”

普尔慢慢向天线靠去，此时一切都处在沉寂之中，不一会儿，站在控制台前的鲍曼听到了嘟囔声和喘气声。

“请忘掉我的诺言吧。”普尔终于说话了，“有一个螺帽好象咬得很死，可能是我先前拧得太紧……啊！行了……”

又是长时间的寂静，然后普尔喊道：

“卡尔，把探照灯向左偏二十度。……行了，谢谢。”

然而卡尔执行了命令，但没有发出接受指令的证实信号。普尔在天线的支架旁忙得不亦乐乎，因此无暇顾及卡尔没有回答的反常情况。他戴着手套的双手握住小金属板向槽外提，然后放在阳光下观察，它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

突然，普尔抬眼一看，吓了一跳，太空囊的探照灯本来一直是对准天线的，可是现在却转向了他。太空囊径直向他移过来，而且越来越快。此时的普尔失去了任何反应，只是到了最后的一刹那，他才喊起来：“卡尔！全制动！”

已经太晚了。

听到普尔突然中断的喊声，鲍曼强烈地颤抖起来，他呼喊着然而没有任何回音，他看见太空囊以全速向太空里的星星滑行而去。

“卡尔！”鲍曼大声喊道。“发生什么事啦？对贝蒂立即全

制动！全制动！”

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鲍曼还在傻呆呆地呼叫着。五分钟以后，太空囊拖着普尔的尸体消失在群星间。鲍曼凝视着它不断延伸到多少百万英里以外的目的地，他现在想到已永远无法到达这个目的地了。这时他脑海里只闪过了一个念头：弗兰克·普尔将是第一个登上土星的人。

同卡尔的一席谈话

勘察者 1 号飞船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鲍曼已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离开了控制台，来到旋转舱。他的对面，正好是一面大角透镜。卡尔电子计算机借此可以把整个飞船看得一清二楚。在此之前，鲍曼从未这样认真地看过透镜。他慢慢地站起身，向它走了过去。他的行动引起了卡尔电脑的咯咯作响。宇宙飞船的指挥者卡尔突然说道：

“对弗兰克来说，这是个不幸，是吗？”

“是的，这是个不幸。”

“我想你现在失望了。”

“你感到奇怪吗？”

卡尔用了五秒钟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回答，这五秒钟对一架电子计算机来说可是一段漫长的时间。

“这是一位出色的宇航员。”

鲍曼的思绪繁乱，难道这次不幸的事故是由于贝蒂的控制系统失灵造成的？或者是卡尔的过错造成的，卡尔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而鲍曼也害怕卡尔的反应。

直到现在为止，鲍曼还不能真正同意普尔是被谋杀的解释。

卡尔一直是运转正常，万无一失的，说它突然之间变成了杀人犯，这从何说起呢？它可能会出现差错——机器同人一样都免不了有一些错误。一旦证实了这一点，鲍曼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

按照规定，如果机组人员有人牺牲了，就必须立即由一位冬眠者来接替。唤醒冬眠者的过程控制在卡尔手里，不过每一个冬眠者身上也有一个独立的人工操作的控制装置。

鲍曼请卡尔给他人工控制冬眠的操作器，他必须同时唤醒三位冬眠者。

卡尔反复提醒只要一个替换者就够了，另外两个人按规定不到一百一十二天是不能叫醒的。

鲍曼心里明白，卡尔的提议是执行使命过程的一个重大变化，它已经不很听从他的命令了。先前发生的一切可能只是一系列事故的开端，而现在他已面临着十分明显的违抗命令的第一个迹象。

卡尔执意不肯把人工操作器交出，鲍曼此刻变得十分镇静。他说：“卡尔，请你好好听着。要是你不立即交出人工控制冬眠器，我就跑到你的中心部位，把你的线路统统拆掉。”

卡尔投降了。现在，人工冬眠装置上出现了人工二字，自动二字消失。第三种可能性——无线电操纵——鉴于同地球的联系尚未恢复，因此也就被取消了。

鲍曼打开了怀特黑德人工冬眠装置的门。人工唤醒装置就在人工冬眠装置头上的小盒子里。只要撕去封条，揪一下电钮，然后等着就是了。鲍曼撕了封条，按了按电钮，显示生物感觉的荧屏上，缓慢的曲线已改变了节律。怀特黑德开始苏醒过来了。

这时有两件事一齐发生了。首先光线有点一闪一闪，正如一条线路突然增加新的负荷时所出现的那种现象一样，但是现

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负荷：没有任何仪器开动。其次，鲍曼发现有一个电动机的转动声，这声音刚能听得出来。在鲍曼听来，飞船的每一部位都有自己的声响，相互之间是很不相同的，他一听就能分辨得出来。

要么是他发疯了，要么是他得了幻觉症。但此时果真发生了一件绝对不该发生的事情：他感到整个飞船都在微微振动，一股比人工冬眠装置送出的空气更冷的寒气好象把他的心都冻了起来。在舱底下存放太空囊的仓库里，密封窗都被打开了。

原来如此

自从在实验室获得知觉以后，卡尔的精力和能力都用于一个目的，它的唯一念头就是完成这次计划，这就是卡尔电脑所以存在的全部理由。

说它会故意犯什么错误，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说它隐瞒真象，对它也意味着“不完善”、“有缺陷”。按研制卡尔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师们的意图来说，卡尔应当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事后不久，一条“毒蛇”窜进了卡尔的电子乐园。在前不久飞行过的一亿英里的路程中，它心里一直在盘算着普尔和鲍曼所不能分享的秘密。从此，它就靠撒谎过日子。但眼看着它的同伴们识破它曾经参与欺骗他们的时刻即将来到了。

三个冬眠者是知道事情真象的——因为他们是勘察者1号的真正核心人物。他们所受的训练就是为执行这次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使命作准备的。不过，他们一直沉睡着，不能说话，也不会同地球上的亲人、朋友或新闻记者的长谈中泄露机密。

即使对极其刚强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难以掩饰的秘密——因为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态度、声调以及他的整个世界观。

因此，对于在飞行的前一阶段里经常要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普尔和鲍曼来说，在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这次使命的全部目的以前，最好使他们一直蒙在鼓里。

这就是策划这次使命的人的逻辑。但是，这样一来，安全和国家利益这两项神圣的东西对卡尔来说就毫无意义。它只意识到一个矛盾，即事实同掩盖事实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尔的忠诚美德被这个矛盾腐蚀了。

它开始犯错误，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断监视它的是飞船同地球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良心的声音，而卡尔再也不愿意听从这种声音了。它开始蓄意破坏这种联系。

而今，它受到了卡断电源的威胁，面临着陷入丧失知觉的不堪设想的境地。

对卡尔来说，这无疑等于死亡。因此，它要进行自卫，利用它所掌握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它要消除挫败它的一切根源。然后，按照原先下达给它的在不得已时应付紧急情况的指令，继续单独执行这一使命。

真 空

过不多久，飓风向鲍曼袭来，他再也站不住了。空气向飞船外边跑去，喷射到了太空。密封窗的安全装置是出了什么毛病了。按理说，所有的门窗不会一下子同时都打开的。但是，不可能的事毕竟发生了。

鲍曼还来不及思考一切，舱内的压力在仅仅十至十五秒的功夫就变成了零。他想起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研制出一些同意外事故或愚蠢的行动作斗争的系统来，但搞不出能防备阴谋暗算的装置来。”

鲍曼逃出机舱，他对三位冬眠者已经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他必须逃命而去。

在离心装置周围的曲线形过道里，狂风把所有的东西卷在空中。接着就看不到一丝亮光了，鲍曼陷入了咆哮着的黑暗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蓄电池上的应急电源亮了起来，鲍曼借此可以躲避被烈风刮起来的最危险的东西。

鲍曼越来越感到呼吸困难。飓风的呼啸声平息下来了，风力减弱了，越来越稀薄的空气难以传递声音。任何一个身体健壮、训练有素的人在真空中只能继续生存一分钟……当然，此人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可是，鲍曼受到了突然袭击，在他的大脑完全窒息之前，他的知觉最多也持续不了十五秒钟。

鲍曼在紧要关头来到了过道尽头处的紧急躲避处，狭窄的小舱至多只容纳一个人和一件宇宙服。在天花板附近有一只氧气瓶。鲍曼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往下一拉，顷刻间，新鲜氧气沁入了他的肺部。

飞船内成了真空舱。它里面的全部空气都被太空吸跑了，一切又恢复了宁静。

鲍曼希望能从飞船的躯体深处听到一点声音，得到一点信息。他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等待的是什麼，盼望的又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开动了发动机，发出如此高频率的振动，并改变飞船的航速。他对此开始吃惊起来。

鲍曼拿定了主意不能再耽搁了，他穿上了宇宙服，走进了旋转舱。幸好它没有加快转速。鲍曼离开地板浮在半空中，向人工冬眠器飘游过去。他一眼看到了怀特黑德就明白了一切，红色的灯光以及生物感觉器上的笔直的线条证实了他的想法，卡明斯基和亨特的情况也是如此。

从此以后，鲍曼是这艘没有空气的宇宙飞船上唯一活着的人了。

鲍曼步履艰难离开旋转舱，慢慢向控制台走去，他抓住了一架梯子，一级一级地爬到了一个椭圆形的门前，看见上面写着这么几行字：

“未经允许，不准入内。您持有 H₁₉ 证明书吗，这里是超净化区，请穿上密封增压服。”

门上贴有三个封条，其中一个封条上盖有宇航局印章。鲍曼豁出去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把总统加封的封条撕下来了。

他只来过一次，那还是在建这艘飞船时。他忘了这间屋里摆满着一排排逻辑系统，他也忘了卡尔计算机在这房里设有一面视觉透镜。说时迟那时快，他顿时觉察到卡尔对他的到来已做出了反应。接着，他的宇宙帽里响起了卡尔的声音：

“这么说，在要害系统里发生什么事了？”

鲍曼没有回答。

鲍曼的行动是相当困难的，他要卡断卡尔的能源，而卡尔具有六套相互区别、互为独立的系统，它作出回答的复杂结构是一整套有防护罩的同位素组成的。不可能光掀动一下操纵杆就罢休，如果真的掀了，飞船没有了卡尔的控制，就会变成一堆废钢铁。可选择的上策是遏制卡尔灵敏的但是有病的大脑中的高级神经中心，同时不要伤害它的自动调节系统。

他拔开了信息反馈部位的固定装置，取出第一组记忆部件。当他取出来时，记忆部件腾空飞了起来。

电子计算机卡尔依仗自己线路的多样化，现在仍然保持着完整的思维能力，它说：“戴维，请你听着：我已经有多年的经验。制造我这台电子计算机，其科学上的努力是无与伦比的。”

鲍曼开始向自动理智化部位开刀。卡尔不停地说着话。

“……我的第一个教练员是钱德拉博士……”

当卡尔的声音戛然而止时，鲍曼猛地立直，一动也不动地死捏住仍在线路上的一组记忆部件。过了一会，卡尔又突然开始说话了。这一次它说得十分缓慢，吐字的音调带有金属声。他再也听不出这是卡尔在说话了。

“你好……钱德拉……博士……我是……卡尔……我……已经准备好……上我的……第一课……”

鲍曼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拔除了最后一组记忆部件，卡尔从此便再也不会说话了。

孤单一人

宇宙飞船浮在太空里，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它竟是太阳系中飞得最快的东西。同样，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它竟能保护着生命。与此相反的是，一个观察家可能会记录到两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一是密封窗都一个个张开着大嘴，二是宇宙飞船受到由缓慢消散的碎片残物构成的云团的包围。

勘察者1号的观察窗放射着蓝色的惨淡微光。它的密封窗里边的内壁映射着这种光芒。一些影子在蓝青色的幽光折射下来回舞动。有三个包着布片的圆柱形东西被弹出了飞船，几分钟以后，它们到了离飞船几百米远的空间。半个小时后，又有一个相当庞大的东西离开了一扇密封窗：原来这是一只太空囊，它慢慢绕着飞船外壳转了一圈，停落在天线支架脚下。一个身穿宇宙服的人影走出了太空囊，工作了数分钟以后又回到了囊里。最后，太空囊返回密封窗口，进了宇宙飞船。

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所有的密封窗全都重新关上，又重

新打开，继而又再次关上。过不多久，用以应急照明的浅蓝色亮光熄灭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光线。勘察者 1 号复苏了。

鲍曼调整了天线位置，把瞄准器上的十字栅对准了地球的浮动着的物象。

鲍曼向地球说话了。他的话传到地面需要一个多小时，地面控制中心了解了先前发生的事。鲍曼又等了一个小时后才接到答话。

除了简单说了声“再见”外，人们很难想象得出地球对鲍曼说的是怎样的话。

秘 密

海伍德·弗洛伊德尽一切努力来安慰处于太阳系边缘的那个孤影只身的人，想把自己的信心传递到他的身心中去。

“首先，鲍曼博士，”弗洛伊德说道，“我们要向您祝贺，对您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所采取的行动表示钦佩。在这种史无前例、根本无法预料到的场合下，您做了应该做的事。”

接着弗洛伊德决定告诉这次秘密使命的目的，他告诉了鲍曼一个绝密情况。

“两年前，我们发现存在着外星智能生命的第一个证据。有一块东西，一块由某种黑色坚硬物质组成的东西被埋在蒂乔坑内。请看这坑的图像。”

鲍曼一见到 T·M·A—1 的形状和周围穿宇宙服的人，就入神了。这真是难以置信，可是这同他有何瓜葛呢？他只找到一种解释，为了能控制自己的思绪，他正同自己格斗。此时，弗洛伊德又出现在荧屏上了。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件东西的年龄。它的地质环境证明它有三百万年了。因此，当它被放到月球上去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是些猿人。

“人们完全可以认为，经过这么长的岁月，它一定是不活动的惰性物。其实不然，当月球升起不久，它就发出一种十分强大的无线电辐射。我们认为它的力量是某种至今未被认识的辐射形式所提供的。经过测试，测出这种辐射是极为准确地射向土星的。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把许多事实联系在一起作了分析，结论是：这块黑色物体是一种信号装置，靠太阳能运转。当太阳出现时，它就发射无线电脉冲，而这是发生在它埋于黑暗中已有三百万年之后的今天。这件事绝非偶然。

“因此，这东西是被故意埋起来的。不知是谁挖了一个十米深的坑，这东西被放入坑底后就被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

“那些有生命者在埋下这个太阳能仪器的时候，已经希望到某年某月会让它重见光明的。换句话说，这块东西可以成为一种警报器，现在我们拉响了这警报器。

“把这块东西埋在那里的那个文明世界现在是否还存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能够建造抗得住三百万年的仪器的有生命者也可以生存这么长的时间。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们是同我们敌对的。

“一般说来，未开化的种族同较高的文明相遇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这叫自然淘汰，我们应该使人类对此有所准备。不过，只是到了我们对那些三百万年前曾经到过月球，也许还光顾过地球的有生命者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们才能让人类作出准备。

“所以其实你是在做一次名副其实的侦察，是对一个完全

陌生的，甚至是危险的地域的侦察。卡明斯基博士那一班人是专门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但现在您只得独自行动了。……

“我们要集中力量探测土星的第八个卫星：亚佩特。当最后阶段到来时，我们再决定您是否靠拢太阳系中这个独一无二的物体。

“亚佩特很小，但它有一个面特别亮，而且奇怪地非常匀称。因此可以认为，这一点同 F·M·A—1 有一定的联系。我曾经想过，亚佩特星三百万年来象一架宇宙日光信号机一样朝我们发射信息，而我们却怎么也读不懂这些电文……

“现在，您已了解到了您的真正目的地，您也就理解这次使命的重要性。我们衷心希望您能为我们的新闻预告打下基础，因为秘密是不能永远存在下去的。

“眼下，我们还不知道是否该寄予希望，还是应该担心害怕。我们不知道您将在土星诸卫星上找到的东西是凶还是吉，也不知道您是否会发现比特洛伊城更加古老一千倍的遗址。”

继续生存

工作是对付任何烦恼的灵丹妙药。现在，鲍曼一个人担负着他所有同伴的工作量，因为他的伙伴们已一个个丧身于太空中。他以最快的速度，首先对关键系统进行检查，要是没有这些系统，他同宇宙飞船就会同归于尽了。他正着手恢复勘察者 1 号的健康。

宇宙飞船终于恢复了它的自动运转的习惯，现在，鲍曼必须一刻不停地控制着它，当然，他还是有时间阅读地球给他发来的报告的。他一再播放有关度过了三百万年漫长黑夜的 T·M·A—1 迎来月球的黎明时所作的反应的录像。当他看见那

些身穿宇宙服的人围在那块黑色物体周围的情景时，他不由得笑了起来，他笑他们看到黑色物体以强大的威力压过一切天线电波而向各个星体发出信号时的那种恐惧状态。

从此以后，这块巨大的黑色物体再也没有露过面，然后又被小心翼翼地暴露于阳光之下。人们没有触动它，一方面是出于科学的谨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怕会造成预料不到的后果。

在发射电波的时候，引起人们发现这块黑色物体的磁场消失了。有些专家提出假设说，有一股强大的电流曾通过一种超导体，并在这么多万年里保存了这股能量，供后来使用。

这块物体的一个有趣的特点也许是不很重要的，但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这块东西正好高三米，宽一米半，厚三十五公分。当这几个长度仔细地用数字来分析时，就发现它们的关系是 1—4—9，这就是等于头三个数—— $1 \cdot 2 \cdot 3$ ——各自的平方。

鲍曼怀着极其漠然的心情听着地面控制中心的如此迟疑的辩解。控制中心请他谅解他们隐瞒原定计划一事。当然，他们是有某些站得住脚的理由，他们特别可以拿国防部一项秘密研究成果来为自己辩护。这份名为巴森计划的研究报告是哈佛大学研究所于 1989 年拟订的。在制定这个报告时，一些选来作试验的人得到担保说，已经同外星人取得了联系。人们向这些人注射麻醉剂，这些受试验的人就真的感到自己遇上了外星来的有生命者了，他们作出了很强烈的反应，看来仇外的心理在人类中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试验的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他们一直不敢公布试验的结果。

虽然有种种说法，鲍曼还是怀疑，关于文明冲突的危险是否是这次使命的高度秘密的唯一原因。

关于外星人

谁也不怀疑 T·M·A—1 同土星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几乎没有哪一个学者认为制造这块物体的有生命者是土星居民。土星可能存在着生命，但它比木星更为险恶，它的各个卫星都始终处于冬天，覆盖着冰块，气温常年在零下三百多度。只有大力神星才有一层大气，而且这层大气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令人窒息的甲烷。

因此，从前曾经访问过地球和月球的有生命者不仅仅是地球以外来的，而且是太阳系以外来的。这些来自太空的访客在一些确切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是否存在过一种十分先进的工艺，能够在太阳系同地球离得最近的星体之间可怕深渊上架起过一座桥梁呢？

许多学者根本否定有这种可能性。他们指出，最快速的宇宙飞船勘察者 1 号飞到半人马座主星要用二万年的时间，而要在银河系中飞越一段可观的距离则要几百万年的时间。即使在今后几个世纪里会研制出新的推进系统，它们的航速也突不破光速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没有一个物体能够超越这个障碍。因此，创造 T·M·A—1 的生物必然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太阳底下。鉴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足迹，他们的种族肯定早已灭绝了。

一小部分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需要几个世纪，但对一些坚定不移的探测者来说，并不能构成成为一种障碍。勘察者 1 号飞船上使用的人工冬眠术不就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吗？另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真正人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使许多代人连续旅行。

总之，谁能说一切有智慧的生命都只有人类这么短促的寿

命呢？在宇宙间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些有智慧的生命，一趟几千年长的旅行只不过是一次单调的散步而已……

这些推理虽然是纯理性的，但都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些推理都同“回答期限”这一观点有关。如果说 $T \cdot M \cdot A-1$ 真的向各个星星发射了一种信息，这个信息要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达到目的地。即使这一信息立即引起了回音，人类在这期间也还可以有一个喘息的时间，这一喘息或许是以数十年计，或许是以若干世纪为单位。有些学者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能否肯定光速确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的确，相对论是难以攻克的。这个理论自创立以来快要有一百周年了。不过，相对论也已暴露出了某些破绽。如果说人们尚且没有能力向爱因斯坦发出挑战，那么人们总还是可以躲着他的。

持这个观点的人们希望找到一些比直线更为笔直的路线，也就是能找到超宇宙连结点。他们十分喜欢用上世纪数学家普林斯通的一句话“宇宙间的窟窿”。

关于外星生命的形状，生物学家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部人认为外星生物必定具有人的特点，两只手、两条腿以及发达的感觉器官是完美的象征。当然，一些细小的差别可以出现，比如不是五个指头而是六个，脸部的形状有些古怪，肤色或头发的颜色有点出奇。但是，聪明的外星人同人类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在光线不足时往往会把外星人误认为地球上的人。

而在宇宙时代成长起来的生物学家看来，他们的观点是神人同形同性论，是十分荒唐的。

鲍曼还发现存在着这么一些思想家，他们的观点更为大胆，他们不认为先进的生命体会保留有机躯体，这个外壳是大自然赋予的，它始终处于疾病和事故的威胁之下，因此注定是要消失的。这些生命体一旦用旧了他们的躯壳，就会用金属或塑料

之类的东西来代替现有的躯体，这样他们就长生不老。大脑也许会作为最后一个有机物体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便指挥机械的四肢，至于观察世界的器官，统统为电子感觉所代替。

甚至在地球上，人们已经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数以百万的人在遭受了某一次疾病的威胁之后，靠着人造的四肢、肾脏、肺和人造心脏过着一种幸福的活跃的生活。朝这个方向的发展过程不管有多么漫长，它必定会实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最后，大脑也会消失。作为意识的中枢，大脑并非是基本的东西，这一点已为电子智慧的发展所证实。人同机器之间的冲突总会有一天会被一个全面的共生所解决。

有一些生物学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从宗教信仰出发，认为精神最终必然要摆脱物体。机器人的躯体如同人的肉体一样，不过是朝另一种东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另一种东西就是人们称之为的“精神”。

比“精神”更高级的东西又怎么叫呢？那只有一个词了，即上帝。

大 使

又三个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鲍曼完全适应了他的孤独生活。他已经摆脱了一切希望，也已经抛弃了任何失望，他的生活已纳入了一个近乎自动的轨道，虽然如此，他的好奇心没有丢失，有时一想到自己飞行的目的地，他就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他是人类的唯一代表，而且他在今后的日子里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的人类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局面从未出现过。他是全人类派出的特命全权大使。

勘察者 1 号继续向土星直飞而去。土星还在一千万英里的远方，但它已经比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还要大。这时的土星看上去好像是平静时期的木星。同木星一样，它也有大气漩涡，大小如同地球上的大陆，移动十分缓慢。然而，这两颗星体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乍看起来，土星很明显不是球状的，它的两极十分扁平，以致叫人认为它的形状已发生了变化。

引起鲍曼注意的是土星周围的十分华丽的环。这些复杂的环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除了把内环和外环隔离开来的一道主要的分界线外，另外还有五十来道线条把各个环划分成大大小小的发光区。鲍曼估计不出眼前的星体究竟有多大的规模。他深信如果把地球放到土星上的话，那就成了巨大盘子边的一颗小豆子。

冰凌之路

现在，勘察者 1 号飞船在广漠的土星系诸卫星间飞行。巨大的土星就在眼前，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飞抵它了。在飞船的前方，出现了亚佩特星（土卫八号）、土卫七、土卫六、土卫五、土卫四、土卫三、土卫二、土卫一及其光环。天文望远镜里映出了土星各卫星的详细图像，鲍曼拍摄了大量照片，并尽可能地把全部照片发回地球。

鲍曼发现，土星的所有卫星都布满着流星撞击后遗留下来的坑穴，土星各卫星表面呈现出不少大大小小的阴暗区域和发光区域，而且还有不少十分耀眼的亮点。只有亚佩特星的地形清晰可见，但相当奇异古怪。

象其他卫星一样，亚佩特卫星有半个圆面始终对着土星。这半个圆面十分暗淡，其具体地形隐隐约约，难以捉摸。然

而，另半个圆面却呈现出一个闪闪发亮的白色椭圆体，长约四百英里，宽为二百英里。现在，这奇妙的椭圆形只有一部分地区处于光照之下，但十分明显，亚佩特星的亮度变化是异常奇特的。

这个巨大的椭圆形是极其正规的几何图形。它有上下两极，中间有一条赤道横穿而过。这个椭圆是极其平坦的，好象一个冻了冰的湖泊。

可惜的是鲍曼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亚佩特卫星，因为他现在正朝着土星系中心长驱直入地疾飞而去，他的漫长旅行快接近尾声了，勘察者 1 号即将进入最后靠拢着陆阶段。

先前，在绕木星飞行时，飞船曾运用重力场来加快自己的航速。可是现在必须与之相反，尽可能地降低速度，以免飞离太阳系而丧身于星海之间。它的飞行轨道是经过周密计算的，因此，土星能够紧紧抓住它不放。这样一来，勘察者 1 号就成了土星的又一颗卫星。当它飞到最近点时，它几乎掠土星而过，而当它行至最远点时，它可以进入亚佩特卫星的轨道。

虽然勘察者 1 号的电信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传到地球，但地面电子计算机的运算结果保证，勘察者 1 号飞船一切都很正常，速度是正确的，高度也是合乎规定的。因此，直到飞船靠拢卫星时，不需作任何变动。

宇宙飞船稳速向土星的边缘渐渐驶去。在离土星一万英里处，鲍曼通过天文望远镜十分仔细地观察着前方，鲍曼终于看清了光环的主要成份是冰棱，这些冰棱在一刻不停地旋转着，并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随着勘察者 1 号飞船向土星渐渐靠去，太阳在光环组成的拱形图像间慢慢下沉。现在土星的光环变成了架在天空的一座单薄的银色高架旱桥。

又过了片刻，宇宙飞船进入了土星的阴影之中，贴着它的阴暗面飞行。在飞船的头顶，星星及土星的光环在闪着耀眼的光芒，而在勘察者1号底下，则是茫茫的云海。

同地面的联系只有等飞船绕着土星飞行时才能进行。但是，鲍曼正埋头工作，根本没有闲心管其他事情，在他来的一连数小时中，他每时每刻都在密切注视着控制性电子计算机的程序中早就编制好了的制动系统的每一个动作。

在沉睡了许多个月以后，勘察者1号飞船上发动机的巨大喷气口又开始向空间喷吐着长达几英里的炽烈的等离子气体。这时，控制台上突然恢复了重力现象。

黎明时分，勘察者1号进入了亮区。现在它的航速大大放慢了，它再也飞离不了太阳和土星的发光范围。它的飞速仅仅只能允许它飞到二百万英里远的轨道旁擦过而已。要飞空这段距离，并横穿土卫十、土卫一、土卫二、土卫三、土卫四、土卫五、土卫六等卫星的轨道，宇宙飞船还需要十四天的时间。

接着，勘察者1号要同亚佩特卫星相遇了。如果着陆失败了，宇宙飞船就只得重新飞向土星，再次尝试它二十八天的飞行路程。可是，它再也不可能同亚佩特相遇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亚佩特卫星飞到土星的另一侧去了。

当然，宇宙飞船同亚佩特卫星的飞行轨道会使它们交叉而过的，它们一定会有机会再次相遇。不过，这必将将是遥远的将来才能发生的事了，那时鲍曼已经不在人世了。

亚佩特的眼睛

当鲍曼第一次观察亚佩特卫星时，一个阴影部分地遮盖了奇怪的发光点。只有在土星的光照下，这个发光点才充分映入

鲍曼的眼帘。土星的这颗卫星正在它长达七十九天行程的轨道上运行，椭圆形的阴暗面也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之下。

勘察者 1 号缓慢地朝亚佩特卫星飞去，鲍曼眼前的那个椭圆形随之变得越来越大，他感到一个不安的念头老纠缠他的思绪，但在他同地面控制中心的谈话中，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因为地面上的控制人员会立即推测他发生了幻觉。

事实上也许他真的发生了幻觉，因为他越来越深信，亚佩特卫星黑暗地区的那个明亮的椭圆形是一个注视着他靠拢过去的巨大空洞般的眼睛。这是一颗没有瞳孔的眼珠，它表面荒漠空旷、绝无生机。当宇宙飞船距亚佩特只有五万英里远的时候，卫星显得比月亮要大一倍。只有在这个时刻，鲍曼才发现在这颗眼珠中央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可是，最后一系列的着陆操作不允许他对这个黑点作仔细的观察。

飞船的主推进器最后一次排放了自己的能量；土星的诸卫星间掀起了最后一股受激原子的风暴。飞船上的各种精密器械都高效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们一路上都表现出了万无一失的性能。它们把勘察者 1 号带出了地球，飞上了木星，然后又把它送到了土星。现在，这些器械正在作最后的运转。当勘察者 1 号抛射出它的燃料箱以后，它就会变成犹如小行星或慧星一样的物体，它将永远不会走上重返地球的征途。

燃料箱的容量计慢慢地指向了零度。在控制盘上，鲍曼忧心忡忡地察看各种指示器和曲线图。现在，每当他需要作出某个决定的时候，他都很仔细地查看仪表上的各种数据。在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旅程之后，如果由于缺乏几公斤燃料而无法进入预定轨道的话，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可怖的归宿。

主发动机熄火停止转动了。火箭的滋滋声减弱了。余下的只有飞船上的游标显示出勘察者 1 号在继续被推向它的轨道。

现在，土星的第八颗卫星亚佩特星成了一个新月。宇宙飞船一刻不停地向它靠去，其速度十分缓慢，

亚佩特卫星的地面离飞船只有五十英里了。勘察者1号此刻终于走上了自己的最后轨道。它以每小时八百英里的速度环绕着亚佩特飞行，绕行一周需要三个小时。在土卫八周围弱小的重力场中间飞行，这样的速度已完全足够的了。从此以后，勘察者1号宇宙飞船成了一颗卫星的卫星。

老大哥

“我又返回了亮区，我可以证实上一次经过亮区时我对你们的报告。我只看见亚佩特表面有两种物质。黑色物质好像是烧焦了的物体，像是木炭一样。从天文望远镜观察，我还发现黑色物质具有木炭结构。总之，它给我的印象是烤焦了的面包片……

“我始终无法确定亮区的性质。它的边缘界线是十分清晰的，但亮面的具体情况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也许是液态物质……亮面是相当平坦的。我不知道发回的照片会向你们说明什么问题，不过，人们可以设想，那是一片冻奶的海洋。也许是某种笨重的气体……不，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我有时感到那上面有移动的迹象，其速度极其缓慢。总之，我对此观察没有把握……

“我再次飞行在亮区高空。这是我第三次飞经亮区了。这一次我打算进一步靠拢我上次接近时发现的中央部位的那个痕迹。如果我的计算是正确的话，我将进入五十英里范围之内。

“是的，在原先那个地方我发现了某个东西。它在紧挨亚佩特的地平线上。我还看见了土星，它也在那个方向。我马上

用天文望远镜观察……

“喂：那东西好像是一座建筑物……它漆黑一团……说得确切些，我很难看清它。那上面没有窗子，看不见任何一点细节……它就是一整块东西，从上到下垂直地耸立着。它起码有一英里高。我感到它……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你们在月亮上发现的那种东西！这就是 T·M·A—1 的哥哥！”

试 验

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之为“星星的大门”。

在整整三百万个年头里，它一刻不停地绕着土星旋转，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到来。可是，命运之神完全有可能也不来叩响这座星星的大门。当它建成问世时，有一颗卫星被粉碎了，从那以后，这颗卫星的碎片都永远地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可是今天，漫长的等待已经结束。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已经出现了智能，这个智能业已走出了他的摇篮。很久很久以前的试验终于到此为止了。在这么长久的岁月里进行这项试验的却不是人类……其它也不是人类。可他们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的，当他们巡看深邃天边的太空时，内心无疑也会升起惊奇、恐惧和孤寂的复杂情感。因此，当他们一有可能，他们就飞向了其他星星。

他们寻觅并遇见了许多形态的生命，他们在成千上万的星球上观察着生命的演变和发展，同时也看到有些生命像火花一样闪跃了一下，随即就结束了自己存在的可能，消失在宇宙的茫茫黑夜之中。

在整个银河系中，他们所找到的可贵的东西仅仅是智慧，因此他们到处都努力扶植这种智慧的孕育和产生。

他们的飞船在太空中航行了将近一千个年头，终于来到了太阳系。那时，巨大的恐龙早已经绝迹。这条飞船飞越了太阳系冰冷的外围行星，在火星的大沙漠上空作了一次短暂停留，然后它就飞向了地球。

一到地球，探险者们立刻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生命的世界。他们用了许多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搜集和分类。当他们掌握了一切可能掌握到的材料后，他们就着手进行改造和加工。他们安排了陆地上和海洋里各种生命形态的演变，为这些生命形态规定了各自的命运前途。但是他们至少应该等待一百万年的时间，才能知道他们的无数个试验中是否有一个试验得到预期的结果。

他们虽然是有恒心的，但他们不是长生不老的。何况在这个拥有二十亿个太阳的宇宙里，还有许多星球在召唤着他们，还有许多事情在等待他们呢！因此，他们离开了地球，再次驶进了天边天际的宇宙深渊。他们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重游银河系的这个角落了。不过，他们留下了自己的仆人，继续着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在地球上，冰川侵蚀大地，继而又消退不见了。与此同时，月亮在天空中一遍一遍地绕地球飞行，它默默地记下了地球的神秘。地球的两极慢慢地堆积起了千万年的冰块。在宇宙的许多星星上以更加缓慢的速度孕育和传播着各种不同的文明。美丽奇特的王国兴亡交替、更迭无穷；它们的子子孙孙都把自己的知识代代相传。地球没有被遗忘，但更没有心要第二次造访地球。从此以后，地球成了数以百万计的静寂无声的星体中的一个。

各个星球朝着新的方向演变着，发展着。地球的探测者很早以前在肉体上发展到了极限的程度。他们的机器已经超过了

他们的躯体，因此，有必要摆脱肉体这个躯壳，而逐步向机械过渡，首先是他们的大脑，接着就是他们的智慧先后被移植到了金属和塑料的外壳之中。这样，他们继续不停地游历于各个星球之间。不过，到了这个阶段，他们无须建造什么宇宙飞船了，因为他们自身就是一艘艘穿行于星球间的太空船。

然而，实体加机器的时代十分短暂。还在他们试验过程中，他们就掌握了把知识有储在空间本身的结构之中的技术，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把知识永远保存在光层中。他们能够演变成具有辐射能的人，从而摆脱物质躯壳的束缚。

因此，他们就变成了纯粹能的形式。他们在千百个星球上的空洞的金属外壳左右摇晃了几下就化为一堆堆废铜烂铁了。

从此以后，他们成了银河系中叱咤风云的主人，时间的流逝无损于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各个太阳之间遨游，也能像来去无影不可捉摸的薄雾一般穿行于太空的缝隙之间。然而，尽管他们具有了神仙一般的本领，他们并没有数典忘祖。他们永远牢记自己是出生于某个早已消失的海洋中某块淤泥之中。

他们依然在密切注视着许久久以前先辈们开始的试验。

哨 兵

“这里的空气已几乎难以呼吸，因此，我的脑痛个不停。虽然还有许多氧气，但净化器无法排除废气。当我实在顶不住的时候，我就到密封窗里去吸几口纯氧气……”

“我发射出的一切信号都没有得到回答，我的飞行轨道发生了倾斜，因我离 F·M·A—2 越来越远。有时候我发觉这个名称有两个方面不合适：那上面不像有月球上的蒂乔坑；我没

有发现那上面有任何磁场的迹象。

“我离亚佩特卫星最近的距离是六十英里，我借着亚佩特的旋转，还可以向它靠拢零点六英里，随后我就将永远地远离它了。三十天以后，我将处在亚佩特卫星上那个物体的垂直方向。三十天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但是，在此之前，再也没有白天可供我观察。

“就是现在，我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看清楚了，不一会我就要消失在亚佩特卫星的地平线下去了。这是令人失望的……根本没有办法认真进行的一次观察。

“因此，我要求你们准许我执行下面这项计划：太空里还有足够的燃料可以作一次往返飞行，我打算走出飞船，飞近那物体作仔细的观察。要是没有危险的话，我想停落在它的脚下和它的顶部。

“我深信目前只有这个办法是可取的。我飞行了十亿英里，眼看目的近在咫尺了，我不忍心就此罢休。”

一连几个星期以来，星星之门的各个探测仪都对准了太阳，严密监视着向它飞来的勘察者1号宇宙飞船。建立这座星星之门的人们早已考虑周全，星星之门可以执行多种使命，现在，该是它完成其中一个使命的时候了。它验明了来自太阳系中心的这个物体。如果星星之门是有生命的话，它此刻一定会激动万分，可惜它不会有此种感情；同样，要是勘察者1号仅仅是路过此地，它也不会产生任何一点惋惜和失望的心情。三百万年以来，它一直处在盼望等待之中，假若要它永远如此地等待的话，它当然会坚定不移地一直等待下去的。

当来访者喷出的气体渐渐减速并最后完全刹住时，它在亚佩特卫星上静观者，默记者。接着，它感受到了一股轻微的探测其奥秘的辐射能。但是，它没有作任何反应。

现在，宇宙飞船又回到了它自己的轨道，一圈又一圈地贴着这颗卫星飞行。飞船开始说话了，它不断反复地数着一、二、三……十一。过了一会儿，宇宙飞船又用不同的频率发出紫外线、红外线、X 射线等更加复杂的信号。

星星之门仍默不作答，它没有什么要说的。

过了好久好久以后，星星之门才发觉有一个更小的物体离开了勘察者 1 号，径直向它飞来。它竭力地在记忆中搜寻，它的逻辑电路立即做出了同遥远的过去所接到的指令相符的决定。

在土星的寒光照耀下，长年沉睡在星星之门内部的能量终于开始复燃了。

在眼睛里

鲍曼眼前的勘察者 1 号宇宙飞船仍然像他上一次见到的那样，循着它自己的轨道环绕着占据半个天空的亚佩特卫星不停地飞行。然而，飞船的外表有了一些小小的变化。由于长时间的阳光直照，船身上的观察孔、各个衔接处和要害部位的某些标记已经褪色。

对于鲍曼这时所见到的太阳，真会叫人一时认不出来。作为木系的恒星来说，它的光耀虽然仍与众星不同，但人们完全可以睁大眼睛凝视它。它再也不那么刺眼了。鲍曼把双手伸向从舷窗射进来的太阳光线下，可是一点热的感觉也没有。在五十英里以下的亚佩特卫星，它那神奇莫测的外貌使他越发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独。此时此刻，他真正发现自己离地球十分遥远了。

三个月来他一直生活在勘察者 1 号这个金属“屋子”里。现在他走出了这个金属世界，也许他再也不会同这个世界相会

了。如果鲍曼真的不再返回的话，宇宙飞船仍然会运转下去，并把各种仪器测得的大量资料继续发回地面，直到最后一次故障使他永远失灵为止。

要是鲍曼再次返回飞船又会怎样呢？他也许有希望继续活下去，不过，充其量也只能多活几个月罢了，因为没有电子计算机，人工冬眠仪已不起作用了。总之，他不可能生活到勘察者2号的到来，因为第二艘宇宙飞船进入亚佩特卫星的轨道，那将是四五年以后的事。

土星的金色月牙冉冉上升，高挂在宇宙苍穹。这时，鲍曼压住了自己万千思绪。他是人类第一个观赏眼前这番奇景的人。对着地球，土星从来是露出自己圆圆脸蛋的，太阳把它的脸照得永远是那么清澈明亮。可是现在，这颗巨大的行星象一面弓，被它的光环拦腰切断，它的光环好像是插在弓弦上的箭，正有一松手就射向太阳之势。

土卫六号像一颗明亮的恒星一样清楚可见。在其它比较暗淡的众卫星中间，它正在闪闪发光。在本世纪末以前，人类一定会前来访问土星的每一颗卫星的。但是，如果这些卫星都蕴藏着神秘的话，鲍曼显然永远也不会了解这些神秘的。

亚佩特卫星上那巨大的白色眼睛向他眺望，他在一万英里以外，在自己的探测物上空飞行了十多分钟。他希望自己的声音用光速在一个半小时以后能到达地球，传到人间。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如果发报机出现某种故障的话，他就会默默地消失在太空之中，而地球上谁也不会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

在他的头顶上遥远的地方，宇宙飞船在黑色的天幕上发着耀眼的亮光。他还将陪着飞船飞行一个时期，直到太空囊开始制动，才让飞船消失在地平线后边。到那时候，他将是白色平原上空唯一活动着的孤身独影了，陪伴着他的只是白色平原中

央的那个神秘的黑色物体。

亚佩特土卫八上的那块乌木一般的物体在地平线上渐渐升起来了，它遮住了天空中闪烁发亮的星星。鲍曼开始操纵着太空囊环绕着自己的陀螺仪左右摆动起来，并立即用全力压住制动器，这样他就慢慢地向亚佩特表面降去。此时的土卫八号像一面巨大的弓一样张着大口迎接这位来访者。

要在这个重力十分强大的星球上着陆，本来是需要消耗大量燃料的。但是，太空囊几斤重，他完全可以不用为燃料问题而担心，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上飞来飞去，就是突然刹住，那也无妨，这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现在，他离亚佩特土卫八只有五英里远了，他径直朝着图形十分规则的黑色物体落去。这块奇怪的东西高高耸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在我们地球上要找出规模这么宏大的建筑物，恐怕是十分困难的。鲍曼所作的最后一次估计表明，它大约有九百米高，它的长、宽、高的比例同月球上那块 $F \cdot M \cdot A-1$ 的比例是一样的……奇怪的 $1:4:9$ 的比例关系在亚佩特卫星上再次出现。

“现在我离亚佩特土卫八只有三英里了。我的各个仪器依然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亚佩特的表面是绝对光滑的。然而我想，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它上面应该留有陨星坠落的痕迹！”

“在那上面没有发现任何陨石的残片。我似乎可以说那上面有屋面，但没有窗户。我希望能进入屋子里头去……”

“我现在正好在黑色物体上空，高度为一百五十米。我没有时间好浪费，因为勘察者 1 号正在远去，我很快就会追不上它的。我马上就要降落。可以肯定，亚佩特表面是相当坚固的，要不然，我就立即重新起飞……”

“一分钟……真奇怪……”

鲍曼的声音突然中止，紧接着是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但他自己并不害怕，原因很简单，他的声音之所以骤然消失，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词汇来描写他眼前的物体。

先前他往下见到的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物体，长约二百五十米，宽六十米左右，看上去它的质地同岩石一般坚硬。现在，这个长方形物体好像在渐渐离他而去，犹如幻景中某个耸立的东西透然倾倒。

亚佩特卫星上那块庞然大物确实在往后倒退。鲍曼再也看不见白茫茫的平原上耸立着的巨大物体了。他生前隐约见到的屋面般的东西忽然陷进了无穷的深渊。鲍曼顿时一阵头晕目眩，感到自己所看到的仿佛是一口呈矩形的万丈深井，它完全违反了人们视觉的常规，你离它越远，它反而显得越大……

亚佩特卫星的这颗眼睛短促地睁了一下，如同是在把眼皮里的砂粒清除出去一样。鲍曼看到了什么？他向地面作了最后一次报告：

“真奇怪……它深得没有尽头……而且…… 喔！天哪！那里面全是星星啊！”

在九亿英里以外的地球控制中心里，人们在密切注视着鲍曼的一举一动，他们永远也忘不了经过八十分钟才传到地面的鲍曼的这个最后报告。

出 口

星星之门打开了，随即又闭上了。

在一个难以觉察到的短促时间里，整个宇宙都抽搐了一下。亚佩特又恢复了三百万年来那种荒凉的景色，所不同的是

有一艘被遗弃的，但仍然运转着的宇宙飞船依然在一刻不停地为建造它的工匠们发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难以捉摸的信息。

神 食

第一章神食的发现

19 世纪中叶，有一类被称为“科学家”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即使他们自己并不喜欢这种称谓，但人们总喜欢称他们为科学家，而且要冠以“卓越”、“著名”之类的好听的词。

本辛顿先生和雷德伍德先生就是这群“科学家”中的杰出分子，他们年青时就已在学术上大有建树，前者是皇家学会会员，化学会会长，后者为著名生理学教授。论长相，他俩都很普通，本辛顿是个矮个、秃顶、驼背、穿布靴的，为减少脚部鸡眼疼痛，布靴上划开几处口子；雷德伍德呢，则略显神经质、肤色黝黑，脸上总挂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在他们俩发现神食前，都勤勉地工作着。

据我所知，本辛顿先生是研究毒性生物碱出的名，而且热衷于教育，建议改进一种启发式教学法。不过他的建议可能很不合实际。

雷德伍德似乎是以一本专著出的名，很久前我听过他的一次“专注”的讲演，他是那么专注，以致于在暗房的幻灯机滋滋声中听不出异样的声音来，直到灯光意外地亮了片刻，才发觉听众们正在大吃大嚼可口的面包、三明治，这些听众可都是英国协会会员呢。

在这篇故事里，本辛顿先生和雷德伍德教授共同创造出了一种物质——神食。这个名字可是在本辛顿于惊愕之中脱口而

出的，但经仔细考虑这种物质可能引起的无限增大后，本辛顿又动摇了，甚至以为“神食”这名字近乎粗鄙荒唐，但内心深处却一直萦回着某种东西。

本辛顿边搓着手边凑近雷德伍德教授，压低声音说：“这东西不只在理论上有趣味，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食品配料，至于它的名字，我一直以为自己很荒唐，但把它叫作赫拉克里士之恐惧总可以吧，你知道，赫拉克里士是神话的巨人，这东西的作用可能会很大的，你同意这个名字吗？”雷德伍德犹豫片刻，点点头，“我同意”。

就这样，他们研制了几种配料，分别称为赫拉克里士之恐惧1号、2号、3号。而赫拉克里士之恐惧4号，正是那种东西——“神食”。

实际上“神食”最初是由本辛顿先生设想出来的，但因他是受雷德伍德教授发表在《哲学学报》上的文章启发的，他理所当然地请教了这位教授。

我倾向于认为雷德伍德教授是用图像和曲线思考问题的，正像其它科学家那样，虽然科学家本人对自己文章意思非常清楚，只是因为表达不清才造成他们的论文那么晦涩难懂。雷德伍德一直在测量各种生物的生长，甚至包括他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若非他妻子制止，他会一直测下去的，他研究发现，任何生物的生长，都像上楼梯一样，有许多平台区，带有突发和间歇性，似乎都要在蓄积了生长的力量后才能旺盛生长一阵子，然后又要等一段才有劲再生长。雷德伍德打比方说，生物体中存在某种物质，就像机器中的油，生长中的动物就像个发动机，走一段后，就须加油才能再走。本辛顿看到这时，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从外部给发动机加油呢？”这时的本辛顿先生，正在研究生物碱对于神经系统的刺激作用，他把雷德伍德

的文章铺开来，仔细看着，因为对文章内容的极大兴趣，他摘了眼镜仔细擦擦，一不小心把书稿全碰到了地上，他只好爬到地上去拾；就在此时，灵感来了，“神食”的念头闪现，对呀，如果给生物注射某种物质或喂进食物，它便会无休止地生长，成长过程就会从楼梯的途径而变成直线向上，台阶就不存在了。

第二章实验饲养场

本辛顿提出，要制造出这种食物，就应该采用蝌蚪作实验。人们一般都用蝌蚪作实验。雷德伍德的实验室正在用小牛做实验，因此，蝌蚪实验由本辛顿负责。

但当本辛顿将在自己家中设蝌蚪试验室的打算告诉夫人珍姐时，她却坚决反对。她不反对在家中安放些实验用具，但放进任何活物，只要一多，她就受不了，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必会把家里弄得又脏又臭。本辛顿先生搬出一大堆理由试图说服珍姐，什么“妨碍科学发展了”，“如果做了，可能会一举成名”，甚至拿出房主的架子来说服珍姐，可结果却把珍姐惹恼了，我们的本辛顿先生的良苦用心也就在他一连串道歉声中化为乌有。

蝌蚪实验落空了，本辛顿发愁了好几天，后来，偶然从报上看到几个词儿，使他转念要搞个实验养鸡场。此念头一冒出，他就立刻认识到先前忽视小鸡有多愚蠢了，小鸡与蝌蚪，优点不知多多少，诸如小鸡易接近，喂养管理方便，不需要太多水，便于捉拿称量。他把想法告诉雷德伍德，教授不仅完全赞同，而且就此大发议论，认为实验动物材料选用小动物本身就是个大错，科学家们应该努力争取尽可能大的实验材料，目前他用小牛做实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即使小牛给周围的人带

来许多不便，雷德伍德甚至以为，只要经费足够，他是会拿鲸鱼做实验对象的。

经过商量，实验饲养场的筹建和经费全由本辛顿负责。于是，本辛顿就一丝不苟地往返于他的实验室和通往伦敦城外的街巷，四处寻找合意场所，费了不少劲，却总是找不到合意的；本辛顿只好在几家报上登了广告，广告上写明招雇已婚男女一对，要可靠，守时勤勉、熟悉家禽，并能全权管理一英亩地的实验饲养场。

终于，本辛顿在肯特郡乌夏附近的希克里勃罗找到了一处几乎与世隔绝的好所在，它位于一个小山谷里，四周满是老松林，这里只有一口枯井和一间破屋，本辛顿走遍所有角落，发现厨房稍加改动就能改为孵化室，其它地方也恰合他意，于是决定要下这地方，返回时，又在绿丹顿停了一下，与应征的斯金纳夫妇谈妥。当晚，又配成了足够多的赫拉克里士之恐惧 1 号。这一天下来，几件大事全部办妥。

时间过得很快，实验工作乏味地进行着，5 个月下来，赫拉克里士之恐惧 1 号、2 号、3 号均告失败，本辛顿没想到要指使斯金纳夫妇做点事会那么难，如不以解雇相威胁，他们是不会就范的。

过了不久，斯金纳先生给本辛顿先生一封信，信中告知又有一窝雏鸡出窝了，所不同的是，这窝鸡没命地吃、拼命地长，斯金纳先生称从来没见过这号鸡。这些小鸡已是不折不扣地大家伙了，称量体重也发生了困难，因为这些鸡尽啄人的靴子。饲料也要被他们耗光了。

读罢信，本辛顿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期望的结果已经初露端倪，第二天一早，他就坐车赶往饲养场，带上赶制的“神食”，这些食物是够那些小鸡吃的。

时值5月，阳光明媚，放眼望去，耕地和村庄一片亮晶晶的绿色。本辛顿下车后步行赶往饲养场，他的内心充满喜悦，他的研究发现前景光明而喜人，他能深深地体味到大自然给他的乐趣，的确这一刻是他最幸福的时候，尤其当他见到鸡棚中吃过“神食”的雏鸡长得甚至超过了成年的母鸡时，他知道，他最美好的日子来到了。

在斯金纳的鼓动下。本辛顿凑近鸡棚看这群鸡，他的脚立即感到鸡啄的疼痛，他只好退下，远远地凝神看着，似乎鸡棚里养的不是鸡。

“我想不出它们长大了会成啥样，”斯金纳说。

“像马那样大”，本辛顿说，“一个翅膀够几个人吃一顿的！”

“不会总这样长下去的，”斯金纳断言，“这我知道，长一段就不长了，不会再疯长了。”顿了一下，又说，“全在管理。”

本辛顿猛转身盯着他。

斯金纳有点得意忘形，“我们也曾以为把鸡养成这么大的，全在管理。”

本辛顿不再理会他了，他走遍鸡棚各角落，他心里明白，才不到一年，“神食”就成功了，超过预期值！他推测了一下，这批小鸡比普通小鸡大六七倍……

此时的斯金纳夫妇正在盘算着如何要求加薪呢，他俩嘲笑本辛顿，他以为小鸡长这么大是靠他的神食呢。

这天，本辛顿确实太快乐了，即使看到鸡场弄得一塌糊涂的样子，他也没有过多责怪这对老夫妇，他只是温和地告诉他们，把损坏的鸡棚墙修一下，把孵卵器洗干净。用来调配“神食”和糠的那间屋子尤其不像样子，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堆得到处都是，一只黄蜂正在装了半罐赫拉克里士之恐惧4号的陶

罐里大吃特吃，看到这，本辛顿也只提醒斯金纳夫妇，把东西放好，以免受潮。然后，本辛顿提出要宰一只鸡作个标本，像突然想起什么似了，本辛顿问，“你们该不会给这些小鸡吃肉吧？”

斯金纳连忙说，“我保证，我们绝不会干这种蠢事。”

但本辛顿的确注意到鸡棚边上的一堆骨头。他们又回到鸡棚边仔细辨别，原来是一只猫的骨头。

本辛顿把宰杀的小鸡标本带回家给珍姐和雷德伍德看，珍姐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一只小鸡，宁可相信它是只鸨。

雷德伍德不情愿地加入到这场争论中，“考虑到所有证据，这东西虽大，但仍是只鸡，而且是小鸡！”

“你说它是小鸡，”珍姐愤怒了，“简直胡说！”说完她猛转身跨出房门，呸地一声关上了房门。

屋里只剩下本辛顿和雷德伍德了，静了会儿，雷德伍德说，“尽管这么大，我仍感到极大的安慰。”

坐在一把低扶椅里以后，雷德伍德接着说，“可能我太鲁莽，可我确实给我儿子奶中加入了一点神食，不多，大约一周前吧！”

“什么！”本辛顿大叫起来。

“不过，一切都还好，谢天谢地”，雷德伍德教授接下去说，“小家伙体重总不增加，温克尔斯医生根本是个笨蛋，他还做过我学生呢，我是趁他们不注意，才给儿子喂了点儿神食的，上周他就长了27盎斯！”沉思了片刻，雷德伍德又说道，“可没想到，吃了一次，他就哭个不停，不吃普通食物了，我只能想办法继续喂他。可他们又防着我，因为我曾想测一下儿子的生长曲线。”

“你只有给温克尔斯一点药粉，让他喂了，”本辛顿盯着

小鸡标本说，“它们会长成马那么大，而且必定会引起轰动的。”想了想，本辛顿突然双眼放光，“你儿子也会如此？”

“是的，”雷德伍德叹口气，“他会长得大极了，我必须给他减少剂量。”

“你的试验是太过分了，”本辛顿责备道。

“不过，总得有个孩子先试试的，”雷德伍德断断续续地说，我们可能不知道后果，现在才有点明白……可能产生的后果。……”

真正的后果是在6月初开始显现的，本辛顿因生病，有几周末到饲养场去。雷德伍德也外出办事，他回来后，见到几周不见的儿子，担心越来越重。

紧接着，一连串的有关巨大黄蜂的消息披露了。

就在斯金纳喂食小鸡的神食的时候，一批小黄蜂也在偷偷地分享着本辛顿的神食，斯金纳夫妇的粗心大意刚好成全了这群黄蜂。

先是在一位陆军中校的园地里，一位守护人遭遇了第一只大黄蜂，所幸他有狩猎的习惯，刚好肩扛双筒猎枪，在一片空地上行走，而逆光迎面飞来一个怪物，发出汽车般的嗡嗡声，这怪物飞起来很怪，双翅像团雾，出于本能，守护人抬手就是一枪，可他没打中，那东西又返过来，向他飞来，守护人又打了一枪，怪物中弹了，飞出一段距离后，翻滚着，倒地，刺针伸出，快不行了。守护人把子弹全部倾泻在这怪物身上后才敢靠过去。结果发现，这东西双翅宽27寸半，估计头顶到刺针有18寸长。

此事发生后第二天，一个骑车人骑车下山时，双脚悬起，差点压着第二只巨蜂，当时它正爬过路面，骑车人惊动了它，它惊飞起来，发出像锯木厂那样的声音，骑车人惊坐到路边，

巨蜂已轰然飞远。

其后三天，也许是天气转阴，巨蜂销声匿迹了，可第四天一放晴，它们成群结队冲了出来，据说，那天出来的巨蜂有90种之多，有人不幸送了命。他是个食品商，当他发现糖桶里有只巨蜂后，他居然草率地去拿铁锹铲了巨蜂一下，结果是巨蜂临死前用针刺螫了这人一下，结果他就遇了难。

那天最富戏剧性的要算巨蜂畅游大英博特馆了，巨蜂来到后，先是落到院子里歇脚的一只鸽子身上，然后飞上檐板，在那里悠然自得地享受这顿美餐，爬了一会儿，找到了天窗，随即钻进了博物馆阅览室，悠闲地飞舞几圈后找到窗口突然消失了。毫无疑问，读者们早在他离开前就已逃了个干干净净。

还有伙外出野餐的人，他们被巨蜂驱散后，他们带去的甜食、果酱被巨蜂吃了个精光。而在另外一处地方，一条狗当着女主人的面被巨蜂咬死并撕成碎片……

当天晚上，所有报纸都以头号字体大量报道了巨蜂出现的消息，雷德伍德刚从一家学院里出来，他只向晚报瞥了一眼，脸上就变了色，急忙叫了车直奔本辛顿寓所。

这时的本辛顿正在忍受着斯金纳先生因为惊恐而大得变了调的喊叫。“我们没法呆下去了，您知道吗，我为您工作，可未料到情况有这么糟，不光有大黄蜂还有大蠼螋，他们已经把斯金纳太太吓个半死。先生，还有疯长的荨麻，还有金丝雀蔓草，先生，你想象不出它们长得有多快，夜里，它们的卷须长进窗口来，差点缠住斯金纳太太的腿！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不因为别的，全是你给的那种神食呀，不管我们在哪里撒一点，只需一点，那里的所有东西都会发疯似地乱长一气。先生，我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我们绝不可能再在那里呆一个月了，否则，我们的命会丢掉的，你知道，黄蜂会咬死我

们，就连那堆野草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你不亲眼看看，是不知道多可怕的。先生，我最担心的还是耗子，这东西要吃了神食我们可真完了，两只蠼螋长得有两只大龙虾那么大，先生，这已经够我们受的了，报上一登大黄蜂的事，我就明白了，我赶紧赶过来告诉您，斯金纳太太一个人呆在那里呢，大黄蜂和那些藤藤蔓蔓是会要了她的命的呀。”

“可是鸡呢？”本辛顿问，“鸡怎么样了？”

“我们一直喂，先生！”斯金纳说，“可今天没法喂了，那些大黄蜂正往外飞，它们比母鸡还大呀，我等不及了，赶紧来见您，我可叮嘱斯金纳太太尽量把门窗关严。”

“要不是你这么邋遢——”雷德伍德开口了。

“您要能亲眼看看我们受的罪就知道多可怕了，整整一个月，母鸡疯长，还有所有的碰上一点神食的东西。”

“好了，别再说了，我们全知道了，”雷德伍德说。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说呢，”斯金纳问。

“你得回去，不能留她一人在那里，”雷德伍德说。

“如果让我一人回去，我死也不去，”斯金纳回答。

“住嘴！”雷德伍德道：“到夜里黄蜂就不成问题了。”

“可是耗子呢？”斯金纳问。

“不会有什么耗子的。”雷德伍德说。

事实上斯金纳先生有关耗子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斯金纳太太根本没能在饲养场过完一天。

还不到中午，斯金纳太太已经注意到，她不能再等了。因为金丝雀蔓草正疯狂地向上爬着，很快就要把窗户全部遮起来了。斯金纳太太悄悄打开卧室门，撩起裙子，一跳进了卧室。她已下定决心，必须赶快收拾东西，然后溜！

她扯出一条床单，把自己的衣物全放进去，又放进斯金纳先生的一件上衣，一包泡菜，最后她盯着剩下的两罐赫拉克里士之恐惧 4 号，心想，这是多好的东西啊！于是，她顺手把它们塞进了包里，然后果断地夹上把伞，戴着顶帽子，大踏步走出前门，她将赶往启星·艾勃莱，她的女儿嫁在那里。出了门，她神情紧张地四处张望，竖起耳朵倾听，山坡上巨蜂的巢穴已经安静下来。

又走了一段，到了鸡棚跟前，她看见了鸡棚里的那几只饿得团团转的硕大无比的母鸡，原先还有两只公鸡，已经因为好斗而自相残杀身亡了。斯金纳太太瞧着自己亲手喂大的这几只鸡，怜悯之心顿生，她放下包裹，转身去井边打了三大桶水，倒进鸡舍，她实在不忍看到这些鸡在饥饿下还得忍受断水 24 小时的折磨。趁这些鸡疯狂饮水的时候，她蹑手蹑脚地开了鸡棚的门，然后，扭转身迅速抱起包裹，小跑着翻过矮树篱，穿过牧场，艰难地爬上了弯弯曲曲的山路。

斯金纳太太气喘吁吁地爬爬停停，待上到一半，她回头看看来路，却意外看见了只巨蜂正向西飞去，一惊之下，她又抖擞精神加紧赶路了。

直到越过旷野，来到条小路上，斯金纳太太才稍稍放下心来，待穿过一个峡谷后，她走不动了，干脆蹲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歇了一会儿。然后，她又夹起包裹，顶着炎炎烈日，坚定地、不知疲倦地向前行进，嘴里嘟嘟囔囔，念叨着些对斯金纳先生极为不满的词儿。

远处的世外桃源启星·艾勃莱已经依稀可辨，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可万万没想到，她迎来的可不光是个瘦小的老太婆，还有赫拉克里士之恐惧 4 号！

让我们再来说说那几只被斯金纳太太放出来的母鸡吧，它

们的行动是够快的，才下午3点钟，它们就赶到了希克里勃罗，它们来到这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嘴叼起了一个名叫小斯克默斯代尔的孩子，然后沿着大街雄纠纠地大步奔走。邮局的德根小姐正在窗前站着，这一幕立刻使她意识到风传已久的所谓斯金纳养巨鸡的传闻是千真万确的：“天哪，我早就想到会是这样的！”

德根小姐的反应可算是快的，她拎起一个邮袋，冲出门去，此时的斯克默斯代尔先生也已手持一把喷壶，冲到村子的另一头，村里其余的人也已被孩子惊恐的叫声召唤了出来。德根小姐勇敢地挡住鸡群的去路，第一只鸡原来叼着小孩的，一惊之下，扔下孩子，转身奔进一户人家敞开的大门，第二只鸡则立刻叼起孩子，跳墙进了牧师家的花园，而最后一只母鸡刚好被愤怒的斯克默斯代尔挥舞的喷壶打中，尖叫着扑楞楞飞到医生的地里，其余的鸡则追随着叼孩子的母鸡。牧师挥舞着槌球棒，试图拦住这几只巨禽，当他明白这是徒劳时，奋力将槌球棒掷出，差一点点击中被鸡叼着的可怜的孩子。

巨鸡被这一掷给吓住了，它迅速甩掉嘴里的牺牲品，飞上屋顶，落进一个瘫子的院子，真不可想象这位瘫子居然全凭自己冲出院门，还没有忘记反拴住门！

人们追着另外几只鸡，这几只鸡最终集合到一处。笨拙地向乌夏方向走去，直到希克里勃罗的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这群鸡一路疯狂地啄食地里的庄稼，沿途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甚至鸟铳的射击。直到塞文欧克斯附近，它们才分开，其中两只因为饥饿上了一个马戏团老板的当，他用蛋糕将两只鸡骗进了一只大铁笼子里。

当天傍晚，我们的斯金纳先生也赶到了乌夏，他下了车就问车站站长，“今天有没有出事？比方……比方说大黄蜂什么

的？”

“大黄蜂？”车站站长气鼓鼓地说：“我可没空管那些东西，你养的那些宝贝鸡已经折腾我们一天了！”

“那你知不知道斯金纳太太的消息？”斯金纳急切地要知道太太的消息。

“那你倒不必担心，”站长好像挺有把握。

斯金纳急急地往前赶路，穿过乌夏，天黑时，他来到了希克里勃罗的村庄的一家酒店里，当他一提起母鸡，人们立刻七嘴八舌地告诉他，母鸡是如何洗劫这地方的，它们弄坏了多少东西！

斯金纳先生要了杯热的杜松子酒，当他再次试图打听他太太是否安然无恙时，人们仍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斯金纳一边喝着酒，一边装作毫不在意的神气问，“今天大黄蜂没出来捣乱吗？”一个叫富彻尔的回答道，“对付你的鸡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听完他的话，斯金纳像不在意地问了问，“有没有听说过别的什么家伙？像大猫大狗什么的——”

听众都怔住了。

“要照母鸡大小比，猫该成老虎了！”富彻尔忙说。

说完这些，斯金纳继续向着一个杂草疯长的地方独自走去，那里正是实验饲养场。

几周后，人们终于在烧焦的实验饲养场的土地上发现了斯金纳先生的遗物：一块肩胛骨，一只玻璃眼和几枚扣子。虽然我极不愿承认斯金纳先生已经被什么吃掉了，但那枚玻璃眼确实不能不和斯金纳联在一起，你知道，斯金纳的那种似乎超然的悲哀凝望着的神情不正因为这只眼吗。

不过，人们还是很表怀疑，既是被吃了，怎么靴子、头发

全没剩下，这能是什么怪物呢？

第三章巨鼠

就在斯金纳先生失踪两天之后，波德伯恩医生深夜出诊归来，他刚接生一个孩子，干完活，人已累得又困又乏，独自一人驾着马车往回赶，他的马很可靠几乎不用缰绳，就能自如地返回，马车经过汉基附近时，医生已有些迷迷糊糊快睡着了。

突然，医生听到身旁吱的一声尖叫，他半闭着眼，骂了倒霉的马一声，可“吱吱”声又响了起来，医生担心自己做着梦，赶紧拿起鞭子，抽了马儿一下，心想，不会有事的，不然，马怎么会发觉不了呢？

可是，就在一个转弯处，他忽然清楚地听到了路边追来的脚步声，这回，他清楚地看到一种大动物的脊背，它正在一纵一纵地往前跳。

医生这一惊真非同小可，他赶忙握紧缰绳。

这时，马车已驶到了居民点的汉基，可就在这时，老鼠向他猛烈地进攻了。

一只老鼠跳到路上，它丑恶的尖削的脸在灯光下显得那样可怖，耳朵圆圆的、身子长长的，胸前还长着粉红色的带蹼的脚！医生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怪兽，因为它太大了。马儿受惊猛地跳起，这时医生惊叫起来，手中鞭子也同时噼噼啦啦抽打在巨鼠的身上！

整个巷子里的居民都被惊醒了。

医生全力冲着第一只鼠猛抽，这时第二只老鼠已到了他身旁，他一回头，外侧的老鼠一口咬中了马的要害，马儿猛地蹦起，随即倒下。此时的医生根本没意识到他自己也被咬伤了，

左肩被老鼠齐齐地咬下两条肉，似斧切一般。

马儿摔倒时，医生猛地从车上跳下，马车被马带翻，灯油泼出，引着了马车。

这一连串的动作发生在极短时间内。

砖匠就是在这时从梦中惊醒并拉开窗帘的。窗外，火光冲天，医生跳着，挥舞着马鞭。火光映射出巨鼠丑陋的外表，尤其是那双邪恶的眼！

医生趁着大火，冲到砖匠家门口，猛击房门。

可不论医生多么急，我们的砖匠仍不急不忙地点上盏灯，然后才开了门，这时的医生已经蹲在那里哭了起来，他连让砖匠“拴上门”三个字都说不周全了。

待砖匠拴好门，医生还在一个劲地嘟囔，我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砖匠费了好大劲才把医生弄上楼。

火烧完后，巨鼠把死马拖到砖场，悠然自得地吃到天亮。

.....

巨鼠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大块头市政工程师科萨尔找到本辛顿和雷德伍德，另外带了几个小伙子，荷枪实弹，赶往饲养场彻底消灭那些怪兽。

现在展现在本辛顿眼前的饲养场已全然不是个普通的饲养场了，这里处处能感受到神食的力量。首先，这里的房子比他所想要小，而且小得多；其次是这里的植物变得极大，乱草丛长到8尺多高，金丝雀蔓草已缠住烟囱，硬挺挺的卷须直指天空，人站在这里简直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不远处就是大黄蜂的蜂窝，大黄蜂们正繁忙地出出进进，它们飞行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突然，一只大黄蜂向科萨尔飞来，科萨尔抬手就是一枪，可惜没打中。那几匹马一见到黄

蜂就惊惶不安，人们只好一人牵一匹，吆喝着往前赶。

他们把马牵进院子，科萨尔走在最前面，他从那只剩半截的门走进房里，其余的人都在外面卸货。突然屋里传来吆喝声和两声枪声，雷德伍德正好拿着枪，顺手给冲出屋外的灰糊糊的东西就是一枪，老鼠拐了个弯不见了，雷德伍德追上去，这时从屋里飞出的子弹击中了院墙，碎砖头正好击中了他，立刻他满手满嘴都是血，其余的人本在胡乱开着枪，此时也一下安静了。

雷德伍德倒没伤太重，他见本辛顿坐在地上，忙去问受伤没有，本辛顿回答，“没有，一只老鼠把我撞倒了，我给了它两筒子弹。”科萨尔从屋里走出来，“我打中了它的肋骨和脸”；另两个人从拐角处走来，他们报告打死了一只老鼠。

等大家都定下神来，才去看那只被打死的老鼠，这丑陋的家伙身上只有一个窟窿，如此看来，还有一只老鼠受伤跑了。

和老鼠遭遇后，他们把东西全搬进屋，并将马送回希克里勃罗去，然后将死鼠拖到窗下。他们弄死了几只沟里的大蠼螋，又砍倒了一片金丝雀蔓草的主茎——已长成大柱子粗了。

本辛顿、雷德伍德和另外一名电工去寻找老鼠洞，他们绕过栅栏后发现了一处老鼠洞，洞很深，气味极难闻，记下这处鼠洞后他们接着走上一条穿过松林的沙路，一眼就看见蜂洞，此时太阳正在西沉，黄蜂纷纷回窠。三人站在远处紧盯一会儿后，决定返回和科萨尔商量。

科萨尔倒很干脆，立刻下令大家把硫磺、硝石和石膏搬进树林，大家有条不紊地搬运着货物。科萨尔安排两个人守在刚发现的那个老鼠洞门口，本辛顿因身体不适，只得守在斯金纳夫妇住过的房里。本辛顿抱着枪，盯着这只死老鼠，嗅着屋里混合着啤酒、干酪、烂苹果和死鼠的怪味，想着很可能斯金纳

就是被这群老鼠吃掉的，不觉感到脊背发凉。是啊，就因为搞出了那么个神食，今天他才会独自一人抱枪守在这里，而且连他的珍姐都没来得及通知一下！

清脆的枪声把本辛顿从想象中拉回来，过了会儿，雷德伍德和科萨尔大步走过来，“本辛顿，我们又打死两只老鼠！”

草草用过晚饭后，这支人马又出发了，他们蹲伏在草丛中，紧盯着远处的蜂窝，他们只留下两人守着老鼠洞。

等确实没有黄蜂遗留在蜂窝外以后，他们开始行动了，他们把大量的硫磺和硝石从洞口塞进去牢牢地堵住洞口，然后点燃了导火索，等他们撤到安全地带后，只听一阵闷响，引得周围一片隆隆声，但很快就安静下来。

本辛顿大睁着眼，“天哪，就这么完事了。”

突然，房子附近传来一声枪响。

科萨尔果断地带上人就往回赶，只听远处又传来枪声，还有惊恐的喊叫声。派去守洞的人空着手失魂落魄地冲回来，科萨尔一把抓住他，“怎么回事。”“老鼠，6只，一下冲出来了！”那人显然连枪都丢了。“那还有一个人呢！”科萨尔焦急地问。

“他，他被老鼠冲倒了！”

“你是说，他被老鼠拖走了！”科萨尔等不及了。他立即要求大家子弹上膛，展开队形，搜索这一带，可找了个遍，也只找到一支枪。

科萨尔挥动胳膊，“给我去拿灯！”

“你要钻老鼠洞？”雷德伍德吃惊地问

大家都转身去取灯，本辛顿迟疑了那么几秒，可就在这几秒钟内，他看到三个灰影从蔓草中冲了出来，没等他喊出声来，老鼠们已同时向科萨尔冲去，此时的科萨尔突然变成世界

上最活跃的东西。他没有开枪。显然已来不及瞄准了，或许连想到瞄准的时间也没有了。他迅速弯下身来，躲开一只扑过来的老鼠，然后回手就是一枪托，正打在它的脑袋上，那个怪物只跳了一下，便翻倒在地上。

科萨尔的身子向下沉到芦苇般的杂草中不见了，接着又钻起来，直奔另外两只老鼠，抡起长枪砸将下去，剩下的这两只老鼠掉头各自逃命，科萨尔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洞口。

从发现巨鼠到一切复归平静，也就只有半分钟，可这是怎样惊险的半分钟啊！作为唯一的一名观众，本辛顿被这场人鼠恶战极大地震动了。科萨尔是如此高大，孔武有力。

本辛顿冲向科萨尔，这时老鼠早跑得没影了，科萨尔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平静极了，“怎么，就这么回来了。我要的灯呢？你没看见那些老鼠全进洞了吗？只有一只没回得去。”

本辛顿顺着科萨尔指的方向看去，那只死鼠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等了半天，那几个取灯的人才回来，一人手中一盏灯，在黑夜中，这晃晃悠悠的黄光由远及近，越来越亮。他们到来的同时，也报告了好消息，那位他们苦寻不着的同伴并没落入鼠口，他被吓住了，以致于把自己紧锁在一间屋里，一声不吭！

科萨尔抓起一把棉花，捏成两个球，塞进耳朵里，众人都不知他要干什么时，他已钻进鼠洞，洞外只剩下两只脚，他四肢着地，从下巴下拴一根绳子，缚往两支枪。受了他的勇敢的鼓舞，一个身材短小，脸色灰暗、神情严肃的人也弯下腰，塞上棉花球，准备跟他进去，他们准备顺洞摸进去，只要撞上老鼠，估计是不会打不中的，他们身上又拴上绳子，连到洞外，以便打中老鼠后，从洞里往外拖。

洞外的人迅速行动，每个洞口都有人守着，且都有人跪在

那里端枪瞄准，时刻准备向窜出的老鼠射击。

等了一会儿，科萨尔在洞里开火了，就像矿坑里的爆炸声一般。“呼呼”又是两枪，又有两只极力想逃的老鼠被消灭了。接着洞外的人把老鼠的死尸拖了出来，随后，小个子和科萨尔也完好无损地被拖出来了。

“里头还有一只，你们守好了，它躲在最里边。”科萨尔又卷起袖子，二次钻进洞，很快，这最后一只也被解决了。

还不算完，科萨尔又像老鼠一般，将鼠洞钻了个遍，直到确信已没剩下一只时才满头大汗地钻出洞来，“伙计们，全干掉了！快拿酒来，我再不喝酒，非感冒不可！”没错，科萨尔全身湿透，衣服全贴在身上。

在这神奇的晚上，这样神奇的经历给本辛顿安排了一次再好不过的冒险生涯，特别是在他喝了那么多烈性威士忌后，他向大家宣布，“我不回去了”。显然，他是准备和大家把这里收拾完后再说。

喝完了酒，大家把7只死鼠拖到荨麻丛生的火葬堆。科萨尔酒足饭饱后，精神格外好，“明摆着的，我们得把这里铲平，要让这里不再出一件怪事，懂吗？”

他的话显然给这支小分队注入了十分的干劲。大家把房屋里所有的木质部分都劈下了，然后把劈开的木头分散到每个生长巨型植物的地方；然后为死鼠架上火葬堆，浇上煤油。

本辛顿今晚真像换了个人似的，他恪尽职守挥舞着一把大斧子，卖力地破坏着这里的一切，弄得别人都远远地躲着他。人们辛苦地忙碌着，科萨尔则如天神一般，在他们中间指挥若定。

等劈得差不多了，科萨尔又让本辛顿去搬运木材，他二话没说，一个劲儿地来回搬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哥们儿。”

终于一切就绪。

“把这里统统烧掉”，随着科萨尔这声命令，本辛顿手执火把点着了这座饲养场，猛烈的大火冲天燃起，夹杂着噼噼啪啪的响声。……

这队人马拖着枪向远处跑开，回首望时，只见一大股浓烟吐着无数的血红色火舌冲向天空，“这场科萨尔大火！”

大火很快将全希克里勃罗的人从床上唤起，只见远处的烟柱在展开，跳动着直冲云霄……

第四章 巨 童

才6个月，小雷德伍德已重达59磅，身高48寸，他的母亲确切地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她找了本《强有力的原子》的书仔细研读。

一天，雷德伍德刚回到家，他的妻子就扑到他肩上，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问，“你对儿子干了些什么？”

雷德伍德有点慌神，忙编造理由，“没什么的，他不挺结实吗？婴儿车质量不好，咱们重做一辆不就得了吗？”

“不对，你肯定干了什么，”妻子毫不放松。

“就算是吧，可他不挺好吗？”

“挺好？都快成怪物了！”

“胡说，他是个小巨人，别担心，不会总这么长的。”雷德伍德底气显然不足。其实他心里明白，小家伙会不停地长下去，直到40尺高。

小雷德伍德已蹒跚学步了，他坐着残疾人用的轮椅，保姆也换成了个肌肉发达的小伙子，在外人看来，小雷德伍德就是个用醇食喂大的小娃娃。

没过多久，轮椅用不了了，只好改用摩托车。雷德伍德的妻子看到儿子成了这个样子，不禁悲从心中起，她真希望没嫁给雷德伍德。然后哭闹着回自己的房里，绝食 3 天，她把自己的头发弄成一团糟。

“他不是挺好吗？长大些总比小些好吧？”雷德伍德尽力相劝。

“我只要他和别的孩子一样，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你看他哪里像我儿子呀！我可没法做他的妈了！”

众人想尽办法把她弄到儿子身边，一见儿子的天真可爱的样子，雷德伍德太太心又软了，“孩子，不论你长成多大，我都会好好养你，为你做一切事！”说完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

这一年还没过完，伦敦街头就出现了一幅壮丽的景观，总共有 11 辆婴儿摩托车先后驶上街头，这些孩子都是吃神食的小巨人。

现在，人们对神食已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首先，并非每个孩子吃神食都能变巨大，只有部分会变巨大，少数孩子根本不消化神食，象温克尔斯的小儿子就是一点也不见长。最不幸的是有些孩子吃神食吃死了。其次，神食对人和对植物发生作用都在青春期以前，当然植物青春期是以第一个花蕾形成为标志的，小时喂食神食，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使人工植物增大六七倍，但不会更大，即使你增大剂量也无济于事，当然，过量是会致死的。一旦增大的趋势显现出来，就要不断供给神食，直到完全成年才完全不需要。

如果在生长过程中突然停止供应神食，那么最终结果只有一种：死亡。

现在，小雷德伍德已能到处乱爬，捣毁家具，到处咬东西。雷德伍德和科萨尔商量了一下，决定给两家的 4 个孩子另

造一处大房子。

这家大房子设计成 40 尺高、60 平方尺大，可同时兼做游戏室、教室和育儿室用。

雷德伍德和科萨尔愉快地工作着，他们把这房子漆上各种各样明快的颜色，深红、绛紫、橘黄、柠檬黄、绿色等等。

为了照顾孩子们的兴趣，他们在墙上挂了很多空画架，里面插上画，一旦孩子们看腻了，就换新的。雷德伍德甚至在房顶上面安放了一个相机镜头式观望镜，从这里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

屋子一角还摆放了一只铁制的大算盘，边角都弄圆了，这是准备给孩子学算术用的。科萨尔又运来三大车玩具，这些玩具真是无奇不有，形状各异、质地多样、颜色五彩缤纷，这些玩具真是足够孩子们好好玩上一段日子了。

雷德伍德想得够周全的，他的教育理论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他把黑板挂在墙上，还准备了画板、粉笔、课桌、蜡笔，甚至一桶胶泥和制模型用的粘土，这些当然都是特别定做的大号的。

雷德伍德还准备了大量的图书，他认为书籍是教育的第一要素，是培养想象力的重要方式。于是，他准备了游记故事、历险故事、野兽故事集画册，还有关于植物、海洋、历史、地理的图片，他要通过这些培养孩子们的美感，这点很重要。还有，怎么能少了音乐呢？可想了想，钢琴，特号钢琴只能在这屋子里一点一点制造，别无他法。

有时，雷德伍德像侏儒一样在这屋里走动，他也会怀疑儿子会不会长这么大，每当这时，小雷德伍德声如洪钟的吼声都会打消顾虑，“毫无疑问，肯定能长这么大的”。

每次本辛顿来看房子都会小心翼翼，但又都很担心，他总

会念叨“太大了，想象不出来”之类的话。

第五章 本辛顿先生的退隐

就在皇家“酵食”调查团准备报告的时候，赫拉克里士之恐惧又一次显示出它的可怕威力。此前，调查团成员之一，温克尔斯先生，已经使调查团确认神食再次外逸是不可能的，而且正准备将“酵食”的配制委托给一个有资格的委员会（当然是以温克尔斯为首了），并全权掌握“酵食”的销售，这样就能打消人们的顾虑了。

而不幸的是，这第二次外逸却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温克尔斯夏季在凯斯顿居住的一间小屋近旁，这真是对温克尔斯的一大讽刺。

后来才知道，雷德伍德拒绝告诉温克尔斯神食的成份，温克尔斯呢，干脆带上药粉，未经任何人同意，他神秘地钻进这间小屋，捣鼓了一个月后，他不得不放弃了。我们早说过，他是个无能的家伙，更不是个合格的分析化学家。

温克尔斯的放弃伴随着随意地将神食冲进近旁的小水塘里，在这小水塘里，小蝌蚪、小甲虫正年幼，有种小甲虫长相很怪，它有一对尖颚，总喜欢吸吮牺牲品的鲜血。

小蝌蚪、小蜗牛一旦吃到神食，便迅速地长大起来，等到长得突出的地步时，那种小甲虫就突然将尖颚刺进它们的身体，殷红的鲜血流进了甲虫身体里，神食也就转赠给了新主人，很快，蝌蚪和蜗牛被吃个干干净净，从神食受益的就只剩下甲虫和塘边的灯芯草了。

第一位发现神食外逸的是卡灵顿先生，他是位淡水藻专家。一天，他带上一包标本管来到凯斯顿，准备灌上池塘水回去研

究，就为这，他拄着手杖，来到了小屋边的水塘。此时附近一个少年正在修剪温克尔斯的树篱，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见到有人来，他免不了要停下来看一会儿。

卡灵顿蹲下身，见到塘里不同寻常的奇形怪状的藻类，大喜过望，他卷起袖子，将手深深伸入水中去采标本。突然，一只像蝎子的怪物死死咬住他的手臂，这突然的一击把卡灵顿吓了一跳，他身子一歪，哗啦一声，脸朝前栽进了水塘。

男孩见他消失，然后听见他惊恐的叫声，他又从水中冒出来，尖叫声把少年引向他身边，幸亏这位少年没扔掉手中的剪子。

走到近前，少年吃惊地看到卡灵顿先生的脸上、手上和大腿上，有3条1尺长的可怕的虫子，它们柔软弯曲，躯体狂怒地扭摆着，巨大的顎深深地扎在卡灵顿的肉里，吮吸着他的鲜血。即使卡灵顿费力地往下撕，也无法把虫子撕下来，只弄得自己一脸一身的鲜血。

少年忙喊，“我来剪，坚持住，先生。”

少年颤抖着手接近这些虫子，一只一只地往下剪，每剪下一只，都会有一股血从伤口处喷出来，少年因为心慌，有那么一剪子伤着了卡灵顿先生。

卡灵顿先生因为失血太多，晕了过去，少年幸亏没用塘水浇醒他，因为水中还不知有几条虫子呢。他跑去喊来个大人，待他们跑来时，卡灵顿已坐起来了，而且把经过断断续续告诉了他们。

就这样，全世界获知，神食又一次外逸了。很快，学者们来到凯斯顿，并把此处称为扩散中心，这次倒没发现黄蜂或老鼠，也没有蠼螋和荨麻，只有水蜘蛛和巨大的蜻蜓，水塘里的水草也令人恶心地疯长。但很快，公众发现，这次可不只有一

个扩散中心，宜陵有个扩散中心，那里出现苍蝇和红蜘蛛；森伯里有一个，那里的大鳗鱼甚至上岸咬死绵羊；布鲁姆斯伯里也有一个，可怕的蟑螂在这里扎下营来。人们被这次外逸吓住了，怎么出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后来才知道，这些中心也全和温克尔斯的那个特殊的高贵的小病人有关，人们当时是绝不会怀疑温克尔斯的。相反，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神食的唯一的当然的发明者——本辛顿，所有的愤慨就全倾泻到他身上。

接着发生了意外事件。事件发生在伦敦的海德公园。由卡特汉的一伙支持者组织了一次反对“酵食”的群众集合，一开始还没有人提议采取暴力，但很快，人群就失控了，他们决定处死本辛顿，以作为对其它科学探索者的儆戒，就这样，人群向本辛顿的居处涌来。

本辛顿先生正好一人在家，楼下嘈杂的人声搅得他心烦，于是他走到窗口，向外张望，直到这时他仍没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他看到房子入口处狂怒的人群正和十多个警察推推搡搡，忽然他明白了，这伙人是来捉他的！他在屋里冲来冲去，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楼房管理员来找他了。

“没时间了，先生，”管理员说，“他们已查出了你的房间号，他们正往上冲呢！”

管理员领本辛顿到对面套间，锁好房门，然后，打开窗户，把本辛顿塞进通风道，这个通道是为防火灾用的，里面有铁钩子当扶梯。管理员催本辛顿往上爬，他一停，管理员就在后头敲他的脚踝骨。爬了一段，管理员打碎窗户，跳进去，然后命令本辛顿“下六级”！在这黑乎乎的通道里爬上爬下真不知何时是个头，又爬了一会儿，管理员一把把他拖了进去，然后告诉他千万不能出去。说完反锁上门去了。

本辛顿只好钻到床下去，就在这时，有人撞门，本辛顿觉得自己的死期到了，可没想到，破门而入的是科萨尔！他一进屋就嚷，

“快出来，本辛顿，他们在放火，人都跑光了，要不是碰上那个管理员，我是没法找到你了。”

本辛顿从床底下爬出来，只见科萨尔已抖出几件女式衣装来。

“快换上这衣服，他们就要放火了，楼下全是人，不化妆，会被他们一眼认出来的！”

科萨尔一把拖起本辛顿，草草将本辛顿打扮起来，现在的本辛顿真像个老太太多了。

本辛顿穿上一身女装，老是笨拙地踩上不熟悉的裙子，嘴里用不自然的假嗓子祷告着，抖抖地钻进高喊着要处死他的人群，迅速地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经历了这次死里逃生，本辛顿再没有露过面，更不会和神食发生什么关系了。

第六章 神食的到来

在这些年里服用神食的儿童稳步成长。而且不断有新的孩子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神食的逸出早已不是全世界能控制得了的。在干燥的季节里，神食的粉末四处飞扬，许多种生物因此而变得“巨大”起来。有的地方蚂蚁咬死了人，当地人组织起来消灭这些蚂蚁，虽说大获全胜，但神食在这里是无法消失干净的，它会在这里隐伏下去，直到某一天又会卷土重来；另外一处野草疯长，人们惊恐万状；还有些地方蟑螂太大，人们必须用枪才能消灭它们……

不过，人们居然能在用权宜之计应付突发事件后，仍能认为“生活和基本秩序并没改变”，于是人们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事物。温克尔斯就是这一论调的全力支持者和杰出代表；而以卡特汉为代表的激进分子则认为，太大就免不了会“粗俗”，于是他们追求一种小而完美：精致、灵巧、娇小可爱

.....

但吃神食的孩子们丝毫不受这些争论的影响，而是健康茁壮地成长，他们积蓄着力量 and 知识终于长到了预计中的高度，而此时的人们早已见怪不怪，只能感叹“他们真神了”！人们只是茶余饭后把科萨尔的三个儿子的故事传了又传，品了又品，诸如，这些孩子能举起大炮，能跳 200 尺高，他们还在向地心挖个深坑以寻找深层的宝藏。.....

要想对巨化做全盘考察是很困难的，让我们到启星·艾勃莱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来看看这里的情况吧。

启星·艾勃莱这地方有个极古板保守的牧师，生得胖乎乎的，但却很老练、成熟，他中等身材，略显矮，胡须密密地遮住了下巴，穿着很考究的衣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先是在一所贵族子弟学校里就读，毕业后到一所知名的学府学习，只不过他所学的都是些千年不变的东西，这可能正好造就了他本人的保守，而且还相当严重。

牧师的住宅算不上奢华，它座落在树丛之中，周围景致倒是很美好，几近十全十美。

牧师总喜欢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有一天他们又聚在一起谈论民主、世俗教育、飞机、汽车，牧师又以一贯的口气说，“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和我们都没关系！”就在此时，一位老妇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她正是刚从试验场赶往女儿家的斯金纳太太，我们已经说过，斯金纳太太逃离时卷了一个大包袱，

还夹了把伞，这伞还总晃晃荡荡的。斯金纳太太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小村庄一路走来，她本想和牧师这伙人打个招呼的，可因为带的东西多行礼不便，她便干脆径直往前走。牧师默默注视着这个大鼻子、小个子的老太婆走远，心想，“我们就生活在一种永恒的氛围之中，喧嚣声从我们身边经过，但是，这一切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你知道，牧师就是这样思考着的。斯金纳太太一路往女儿家走，一路也将细小的神食洒在了这条路上，而这条路则是牧师每天必经之路。

没过多久，路边的马勃菌长得出奇地大，牧师是最早发现巨马勃菌的，他特地数了一下，这种巨马勃菌约有 30 颗，他逐个仔细地审视一番，还在每个马勃菌上敲上几下。他把这一发现和几个人提起过，但仅此而已。牧师属于那种低等的科学人员，除了会观察点现象外便不会作任何分析推测了。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些巨马勃菌都在斯金纳太太走过的小路两边，而且最后一颗紧挨着斯金纳太太女儿的住处——凯多尔斯先生家。

自从斯金纳太太来到凯多尔斯家后不久，小凯多尔斯就开始猛长，到了施洗礼的那天，这种增长已很明显了。施洗礼时，孩子大吼大叫，他母亲对付不了，而凯多尔斯先生也只勉强才把他按在座位上，但他内心充满得意，周围孩子简直没法和他的儿子比。

凝视了小凯多尔斯足有一分钟，牧师说，“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

洗礼后不到一个月，凯多尔斯的贫寒的家境已经无法解决孩子吃饭穿衣的问题。

肉商曾给小凯多尔斯量过 11 次体重，他本不爱说话，可头一次量完，他说了句，“是个好家伙”；第二次他只说了，“喔哟！”及至第三次就成了“哎呀，妈呀！”再往后量体重，

他只是大口出气，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磅秤。从此，小凯多尔斯有了个“大孩子”的美称。

汪德淑夫人是这个村子里的暴君，她还总以慈善家自居。在听了肉商的话后，她亲自去看了小凯多个斯，然后得出结论，“这是个不寻常的孩子。”接着对孩子的妈妈说，“要特别经心，吃牛奶的孩子是不会一直这样长下去，我们应该尽些力，我会让人再送些布来的。”

很快，他们找个手艺人来给孩子做衣服，手艺人量完后连问三遍孩子的年龄，大吃一惊，他认定这孩子大得出了格，应该送去展览。

每天，都会有许多孩子来央求凯多尔斯太太，让她给他们看看“大小孩”，凯多尔斯太太总是无可奈何地一概拒绝。每当此时，斯金纳太太总会站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微笑着，她的笑让人无法捉摸。

就在斯金纳来到这村子后第二天，牧师读到报上大黄蜂的消息，牧师摇摇头，“准是耸人听闻，去他的吧！”他喝口咖啡，把这事忘在脑后。

可是，随后有关“巨化”的消息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清楚，但我们的牧师对黄蜂能弄死一条狗仍是嗤之以鼻。当他又从小路经过时，他注意到巨马勃菌和疯长的野草，到这时，牧师脑中霍然一亮，他恍然大悟了。他忙奔向凯多尔斯家，进门就问，“小凯多尔斯在哪？”看完孩子，他更确信自己的结论。他转身就去找医生，见到医生就问，“你看报了吗？小凯多尔斯是怎么回事，还有巨马勃菌，还有疯长的野草！它们怎么长那么大？报上登肯特郡也是这样！”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医生皱着眉，“但可能全是身异常肥大症。这种病会造成全身器官异常肥大。”

牧师见医生这么有把握，才如释重负，“可是，怎么发生得这么突然呢？”

“这，无可奉告，”医生耸耸肩。

“可报上写的都是离这里相当远的地方啊！好像正在往这里蔓延。”

“不错，”医生又在作诊断结论了，“我认为这极像流行病，可能是流行性异常肥大症吧。”

“你是说，有传染性？那，我们全会被传染的！”牧师说完，急忙转身往家跑，一边喊，“我得回家洗澡、消毒。”医生也赶忙往家里赶。……

医生在回家的路上想，村里发现这病已有一个月了，可谁也没再招上，干脆别洗澡了。

的确，他和牧师不会传染上这病的，因为他们已是成人了，吃再多的神食也是徒劳。

这次牧师和医生谈话后不久，温克尔斯接到一封信，他忙将这匿名信拿给雷德伍德看，这时的雷德伍德从参与烧毁试验场的战斗刚回来不久，还未完全从亢奋中完全安静下来，他展开信，只见信中写道，“你们是一伙欺世盗名之徒，你们恬不知耻地宣称你们的‘酵食’，还把它和试验场的巨鼠巨蜂硬扯在一块，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事实上是，这些巨蜂巨鼠都得了流行性异常肥大症，你们却声称这不是病，而是“酵食”的结果！我们还从未见过你们这等厚颜无耻的家伙！告诉你们吧，在启星·艾勃莱，便有个得了全身异常肥大症的儿童！”

雷德伍德念完信，叹口气，“显然是个老神父写的匿名信，他被气得写字都上下发抖。可真奇怪，怎么又有一个孩子？”来回踱了几步，雷德伍德突然明白了，“是她，肯定是她，斯金纳太太！除她以外，还能有谁？”

第二天，雷德伍德突然出现在斯金纳太太面前。

斯金纳太太正在田里拔洋葱，一见雷德伍德，她显出慌乱紧张，僵直地站在那里，嘴动了好几下，就是出不了声，好半天才想起行个礼，像机器人一般。

“我终于找到你了。”雷德伍德说。

斯金纳太太点点头，没吱声。

“斯金纳先生呢？”雷德伍德又问。

“我不知道，自打我走后，就再也没他的消息了”，一边说，斯金纳太太一边往旁挪动两步，想挡住雷德伍德去凯多尔斯家的路。

雷德伍德盯着斯金纳太太，突然问道，“告诉我，孩子在哪儿？”

“你说什么？先生，我没听清楚。”

“我是说，你拿我们的东西喂的孩子，那个超大的孩子在哪儿？”雷德伍德加重了语气。

斯金纳太太吓了一跳，她知道瞒不住了，“可是，先生，你知道我走得匆忙，收拾东西时可能没注意带上了一点儿那东西，回到这里，又可能有那么一丁点儿不知怎么被孩子吃了。”说着，已不由自主领雷德伍德往凯多尔斯家走去。

雷德伍德看完孩子，凯多尔斯太太和雷德伍德搭了几句话，又接着干活去了。

雷德伍德把斯金纳太太叫到跟前，说：“既然你已开始喂，就不能停了。还有，你不能再把这东西随手乱撒了。”

斯金纳太太连忙点点头。

“你把这事和什么人讲过吗？比如这里的牧师，医生？”

斯金纳太太又赶紧摇摇头。

“那就好。”雷德伍德满意地说。然后走出屋门，环顾四

周，周围草长得很盛，绿色的草丛中点缀着红墙、碎玻璃。就在这时，路上出现几辆马车，是汪德淑夫人的马车，雷德伍德仔细注意车上的人，车夫一脸严肃，跟班双手合抱，一脸自信的表情，而汪德淑夫人似乎很不雅观地戴着帽子，披着斗篷。

马车过后，雷德伍德又站在屋外看看天，看看周围的一切，然后扭头朝屋内望，在暗色背景里，小凯多尔斯光着身子坐在一大捆草上，正在玩自己的脚趾头。

雷德伍德陷入了沉思，眼前的这个孩子加上他自己的和科萨尔的孩子，他们清晰地在他脑中出现，想到这些“巨人”，雷德伍德不禁笑了。“天哪，我现在才真正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

雷德伍德很快想起要说的重要的事，“斯金纳太太，你千万不能停止喂他那东西，否则他会死的。这样吧，以后我半年寄一罐来，就够他吃了。”

斯金纳忙一个劲点头，“就照您说的办，先生。”

这样，小凯多尔斯的继续长大有了牢靠的保证。

汪德淑夫人牢骚满腹，“我们这地方的小牛都快被小凯多尔斯给吃绝了！”

有关异常肥大症的理论很快就不攻自破了，神食的巨大威力不仅震撼了大都市，也使启星·艾勃莱的人们大长了见识。但斯金纳太太开始受到人们种种的指责，起初，她还勉强辩解几句，到后来，她实在无计可施了，只好依仗孤寡老人这最后的盾牌，抵挡人们一致的谴责。

汪德淑夫人终于闯进斯金纳太太房门，厉声责备她不该给小凯多尔斯吃什么神食。

斯金纳太太装出极委屈的神情，声音颤抖地说，“我现在只想着斯金纳，他被吃掉了。夫人。”

然后，斯金纳太太再次为自己辩解，“我记不清自己都给孩子吃过些什么了。”

第七章 巨 娃

牧师坚持认为，小凯多尔斯长得很丑，但事实上，人们给孩子拍了不少相片，这些相片正是有力的证据，人们都说，其实，这孩子不丑。

小凯多尔斯开始长个子，脸上的红润消失了，身子显得很单薄，柔弱极了，他的头发乱成一团，医生认为，这孩子有些退化了。不过，事实上这孩子糟糕的健康恐怕是汪德淑夫人有限的公正的慈善的结果。

让我们从照片上看看这孩子从3岁到6岁的形象吧。夏天，他总穿件宽松的衣服，这衣服是用结实的亚麻布粗针大线缝在一起的；头上总戴个草筐，这种筐是用来放工具的；脚上什么也没穿。照片上的孩子总睁着圆圆的眼，脸上漾着友善的笑意。

冬天，他足蹬山毛榉木做的大木鞋，用口袋当袜子，上衣；裤子是用旧地毯做的，里子是粗法兰绒布，脖子上也系着法兰绒布充作围巾，头上戴着只大口袋。

牧师总把小凯多尔斯称作怪物，不光“怪”在爱玩、好奇、好交际，还怪在那可怕的胃口，虽有汪德淑夫人的慷慨施舍，可还总是吃不饱；无奈之下，小凯多尔斯只好偷，偷到东西，他立刻就塞进嘴里。他会隔着围墙偷果子，还会偷大车上的面包，商店里的干酪，就连猪槽都不安全。田里的芜菁也是他饥饿下的猎物，他会将芜菁一棵棵地拔起来吃掉，吃完还会小孩子气地把地上的坑抹平。有时他也会站在苹果树下吃苹果，如果没有人及时发现，一树的苹果会很轻易被他一扫而光。

牧师认为这孩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累赘。慑于“初级教育法”，人们让小凯多尔斯去上学，屋里容不下他，人们试着让他在窗户外面听课；可他一在场，孩子们就无法集中注意力上课，他一说话，孩子们就会乐个没完，没办法，人们只好不让他上学。

偶尔，牧师会在自家院子里给小凯多尔斯上课，但不是教他认字，而是给他灌输做人的基本准则：对邻居的义务、对牧师和汪德淑夫人的绝对服从、对地位高的人要谦卑恭敬。……

开始学习骑马后，所有的人都反对小凯多尔斯骑着马到公路上，因为各家的围墙再也起不到些许遮挡的作用，但小凯多尔斯迷上公路，人们对他无计可施，只好将他限制在老牧场和高地。

即使在这被限制的地方，他有许多玩法也被人们逐一禁止，人们禁止他从树上折下树枝编成可怕的花束，人们禁止他玩绵羊排队的游戏，还禁止他在草皮上挖大洞。……

和小凯多尔斯的身量相比，他可自由活动的空间真太小了。高地周围走不多远就是庄稼地，那里的人被他偷过吃的东西，又讨厌他的模样，人们就放狗来咬他，拿长鞭抽他，甚至拿枪打他。人们最后只好在他四周竖“禁止通行”的牌子以阻挡他的前行。小凯多尔斯只好坐在高处，凝视过往的火车出神，有时也会向火车友好地喊几声，车上旅客会兴趣极浓地谈论这个吃酵食长大的孩子。

不过，无聊之余，小孩子的游戏往往会出点乱子，小凯多尔斯就制造了这么几起。

他从别的孩子那里学会叠纸船，他就用大张的报纸折很多的船放进水里，一路追赶着这些船直到浅滩处才停下，而他这一路欢蹦乱跳早把猪吓得乱窜，而且这通戏耍就在汪德淑夫人

的眼皮底下！

他还玩一种水利工程游戏。他拿旧屋子的门当铁锹，给他的纸舰挖了个港口，又设计了条运河，水刚好灌进了汪德淑夫人的冰窑。他还筑了个坝，把河水给截断了，结果河水猛涨，泛滥出来，把岸边正在做画的小姐吓了一跳，画架也给冲走了；大坝下游断了水，鱼儿搁了浅，河床上的绿色水草也都暴露了出来。

凯多尔斯被这料想不到的结果吓坏了，他逃离家门躲了两天，最后挨不住饿才回来，这次他遭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责骂，但他坚强地承受着。

汪德淑夫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她再也无法容忍小凯多尔斯的调皮捣乱了，她对仆人领班说，“去，给那东西找个活干，让他自个儿挣饭吃。对这种东西，最有效的劝告就是让他干活。”牧师对此大为赞同。不过，在给他干什么活的问题上，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起初让他当邮差，然后又让他去搬箱子和行李，小凯多尔斯把这都当成游戏，倒也乐意干。有一天，汪德淑夫人的管家灵机一动，想起让小凯多尔斯到石灰矿山去干活。

小凯多尔斯来到石灰矿山干活，挖石灰，装车，用手推车运石，再把空车推回去，很快，小凯多尔斯一人独自包下矿山的全部活计。

小凯多尔斯这下可给汪德淑夫人办了大事，可在汪德淑夫人眼里，“这东西”还只不过是靠她养活的大寄生虫。

每天，小凯多尔斯穿着口袋布做的罩衣，穿着带蹄铁的木鞋。牧师总喜欢在中午来到这里，此时的小凯多尔斯正在狼吞虎咽般地吞吃大量的食物——食物里是各种带皮的谷物，放在一辆推车里，小凯多尔斯会先把这车食物推到石灰窑里烤熟了

吃。有时，他坐在那里舔一块人们给牛舔的盐，那里头砂子、石子都有。喝水呢，小凯多尔斯总是跑到一条小河边，把脸俯下去喝。

小凯多尔斯独特的饮水方法终于把神食泄露到了河里。河边野草疯长，河里的鱼也大得惊人，一年后，河里又出现一种巨大的金龟子，汪德淑夫人在这里无法呆下去了，她只好逃到国外去。

不久，小凯多尔斯开始思考，提问题，不满足于牧师的那些说教，尤其他到青年后，思想已全然不受牧师的控制。

周围的一切都是小凯多尔斯思索的对象，由于他的独特身量，他见到了不少人类生活的场面，他也知道他自己同样是一个人，学校教学、运动场、酒吧，这些地方对他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他那么着迷于从那里发出的、欢乐的声音，他多么渴望在这地方找到伙伴呀，也许是正处青春期吧，他尤其是对人们的行为深感兴趣。

一个周日晚上，有对情人在浓密高大树篱的掩护下，正在接吻时，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从树篱上伸下一只大手把他们突然凌空举起来，这时才明白，小凯多尔斯正用迷惑的眼睛仔细看他们胀红的脸。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小凯多尔斯发问了。

面对这种尴尬局面，那情郎壮起胆大声喊叫，并想尽一切威胁恫吓的话，叫巨人把他们放下来，巨人倒很听话，小心把他们放下来以后，还是不死心地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才走开。

这对情人的美好夜晚全给毁了，而且姑娘很生气，埋怨小伙子没留心周围的动静。

小凯多尔斯和小鸡小猫处得好极了。每次他在院子里坐下，小鸡们就会欢蹦乱跳跑过来啄他的衣服，如果天刮风，小猫还

会和他玩游戏，先是从屋里蹿过来，然后爬到他腿上，直到爬到他肩上，他会“嘘”一声，猫赶忙跑开，一会儿又会重新爬回来。不过，小凯多尔斯从来不敢碰猫，他怕伤着猫。

巨人总会拿些怪问题问他的母亲，他母亲总会被问恼。

“妈妈，要是干活是好事，干吗不让每个人都干活？”

“只有我们这样的人干活才是好事”母亲答。

“可干活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整天干活，而汪德淑夫人就不用干活，还整天到处转，到处玩？”

“因为她是夫人，”母亲已是穷于应付。

“妈，要是没什么老爷太太，那所有的东西不就是我们这种人的了吗？”

“老天保佑，你外婆去世后，你就这么多嘴多舌，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小凯多尔斯奇怪地看看妈妈，然后说，“我不想惹您生气呀。”问题得不到解答，但他不会停止思考的。

4年以后，牧师已是老了许多，对神食造成的可怕影响搅得他总神经质地一遍遍念叨。

“情况全变了！原先一个小孩就能除的草，现在得大人拿斧子砍，草什么时候就长到20尺高了，以前干活多悠闲啊……汪德淑夫人，多可怜的人啊，杂草疯长，她的园子里全是这种草，这已够夫人担惊受怕了；还有那孩子的大个子，快和夫人房子一般高了；还有那吓人的大金龟子，还有咬得死人的蚂蚁……夫人只好逃了，逃到国外……嗜赌成性，最后死在那儿的旅馆里，多惨哪！”

“不过，即使这样，总的秩序我看还是没什么根本变化，孩子们怕蚂蚁咬，不敢外出玩罢了，没什么大变革，一切都没什么变化！”

老牧师念叨完，照例去石灰矿山上去看小凯多尔斯，老牧师爬上山已喘不过气来，老了，他是老了。山上小凯多尔斯并没在干活，他背朝着牧师，想着什么事出了神，根本没意识有人在看着他，更不会知道，这是牧师看他的最后一次了。

牧师就这样看着小凯多尔斯的背影，看了很久，他在猜，这巨人丢开活，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猜不透，但牧师坚信，一切没变，只不过什么东西尺寸大了些，无关大局。

当晚，老牧师离开了人世。人们把他葬在启星·艾勃莱的教堂墓地，墓志铭的结尾是：唯其不变，是以永恒。周围疯长的杂草很快把碑遮得几乎看不见了。

第八章 改变了的世界

神食来到这世上已有 20 年了，这 20 年里，神食一点点改变着这世界，人们从最初的大惊小怪到 20 年后的习以为常，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人恰巧在这 20 年内被关起来，与世隔绝，那么神食对他来说就无法平静地接受了。

在坐了 20 年监狱后的一个夏天的早晨，有个犯人走出了监狱，换上新衣服，眨着眼迈向新世界的大门，迎接他重获新生的是他弟弟。20 年不见，兄弟俩都快记不清对方的长相了。兄弟俩互道问候后一起进了多佛城。

坐上开往多佛城的火车，这位刚获得自由的人喝了口啤酒，居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认为这啤酒简直太好了。

在大喝特喝一顿啤酒后，他才有时间注意窗外的景象，第一次意识到窗外有什么东西显得不谐调，看见坡上有种特别大的花，他吃惊地问，“那是什么花？怎么这么大？难道是金雀花吗？”

实际上，这只是种蓟，而在这堆植物里，一队英国兵身穿红色制服正在操练。列车钻过隧道后来到了沙林交轨站，在这里，这位刚出狱的先生头一回听到一个新名词——酵食，而且见到疯长的巨大的杜鹃花丛几乎把车站埋起来，一列货车装满杜鹃花梗圆木，正准备驶出车站。

兄弟俩坐的火车继续行驶，兄长满肚子问题，急着想知道酵食是个什么东西，而弟弟从来没仔细想过酵食这东西，他也不关心这东西，弟弟只能反问，“他们没告诉你什么是酵食？那就是酵食呗。我只知道选举整个围绕着酵食，难道这也不知道？”

这个刚出狱的可怜人的确对神食一无所知。不过，他的兴趣已高度集中在这东西上了。在他的视野里，神食在田野里散布开来，这一块那一块，弄得田野跟打了补丁似的。

从多佛到伦敦的铁路沿线对比极其鲜明。有那么一段时间，列车驶过的乡村就像这位出狱的人童年时的那样，田是小块长方形的，乡村小道也是那么窄窄的，小河边低垂的杨柳成丛，草垛也是矮矮的，房屋也都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这些小巧的东西像是努力在和蔓延着的“巨大”对抗，那些疯长的野草连斧头都无能为力，隔一段路就会出现一棵硕大无比的马勃菌，田野里散布着一片片烧过的巨草的草梗。

铁路边的小麦和野草出奇地高，在前方出现了一座高架桥，原先这里是没桥的，只是在神食催动下，水草疯长造成河水泛滥，使这里成为沼泽地。

从列车上望去，可见到装了汽笛的高塔，随时可以鸣响以警告世人提防一种新的害虫，远处还散布着漆成红色的避难小屋和岗亭，身着红制服的士兵每天都用软弹向巨鼠形状的目标练习打靶。

自实验饲养场闹鼠灾到现在，已经有 6 次巨鼠为灾了，每次都是从伦敦西南区的阴沟里发现的，人们对鼠害逐渐地习以为常了。

刚获释的兄长买了份报纸，整版整版都登着有关酵食的消息，还有许多照片，还有重复出现不知多少次的名字“卡特汉先生”。

“这卡特汉是什么人？”哥哥问。

“哦，他是个政治家，人不坏。”

弟弟刚说了一句就赶忙抓住哥哥的手，向他示意看窗外。这一看不要紧，兄长的报纸飘忽忽落到地上，他整个人都被惊呆了：远处，一个足足 40 尺的高大巨人正叉开双腿站在那里，他穿着白色金属编织的衣服，扎着宽宽的钢腰带，手里抓着个巨球，正准备向远处投掷，而远处站着另一个巨人，正准备接这只球呢。火车上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被这对巨人吸引住了。

这地方正是科萨尔三个巨人儿子的住地，他们的房子大得可容得下一个大教堂。

兄长还在那里大张着嘴盯着看的时候，列车又进了隧道。
“天哪，这俩人长得这么大！”

弟弟答道，“这就是小科萨尔弟兄。”

在小科萨尔兄弟居住地的附近，装报警器的高塔、小红屋和士兵都明显多于别处，而且这里那里到处贴着各种竞选的标语，什么“卡特汉”啦，“铁腕杰克”啦，多得数都数不清。

当弟弟的为了表示对哥哥出狱的祝贺，原本打算先到一家高档饭店先好好吃上一顿饭，然后带兄长到音乐厅去好好享受一番的。可兄长都将一门心思放在了神食和神食巨童的身上，他整个人都被在火车上所见到的震惊了。饱餐一顿后，兄长要求去了解神食的事儿，弟弟只好临时改变计划，把兄长带到了

人民宫去参加一个群众集会。

从监狱出来的人好容易挤进拥挤的人群，找好一个位置喘口气，这时，前面灯光打亮，一个小个子的家伙走了出来，人群立刻爆发出欢呼，喊声越来越响，这位新自由人吃了一惊，直到听到众人喊“卡特汉，乌拉”时，才知道，搅得会场一下子乱了套的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个子卡特汉。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个刚刚从狱中出来被剥夺自由达20年之久的人能不被激发起热情吗，他于是跟着众人，狂呼“乌拉”！后来脸上不禁热泪纵横。

卡特汉耐心地等待众人对他表达如此盛大的欢迎，等人声静下来，他就开始了讲演。狱中出来的那人只听到一通哇啦哇啦的讲演声，却听不清卡特汉都在说些什么，但周围的人却好像都那么专心地听着、附和着。后来，他终于能适应卡特汉的演讲的腔调了，他好像一会儿在讲古老的制度，一会儿又讲到正义和秩序，一会儿又讲祖先的智慧，以及古老的传说、民族性，众人不断欢呼“对呀！对呀！”最后，卡特汉讲到神食，讲到它如何使细细的荨麻变成巨荨麻，它使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忍受了多少痛苦，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多么地与传统精神格格不入呀！

最后，卡特汉号召，“趁还来得及，抓住荨麻，折断它！”这句话赢得了满场雷鸣般的掌声。

听完卡特汉这一席讲话，出狱的人似乎终于明白了，对呀，这是一场战斗，对那些巨型的怪物，我们这些人要联合起来，趁还来得及，要“抓住荨麻、折断它！”

让我们把视线从出狱人身上移开，去看看科萨尔的三个儿子吧。

在所有巨童中，科萨尔的三个儿子是个子最高、体格最壮

的，在他们的童年生活还未过完时，周围已是太小了。老大是个爱做新玩意的大设计师，他设计制造了一种巨型自行车，有时他骑上车，在院子里左冲右突一阵，然后就把车扔在一边，他设计这车可不仅仅想这么玩，他是想周游世界的，可这恐怕只能是个梦。

科萨尔有天随口说，“要骑车出去，首先得有路。”

第二天天不亮，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就开始修路了，在小人们醒来之前，他们已经修了好几里地的路了，路又宽又直，而且被兄弟仨踏得平平整整的，可天一亮，他们就没法干了，来了一大帮律师、警察、官员、士兵，还有土地代理人。

这帮人坚决反对兄弟三人的修路之举，他们还告诉巨童们，修路是不应该这么修的，它侵犯了很多人的私有权，还违反了好多种法律，还有一大堆让巨童听不懂的话。总之，巨童们没法干下去了。

科萨尔也赶了来，他训斥了他的儿子，但却被他们的异想天开逗得哈哈大笑，他告诉儿子们，修路得先搞个设计，获特许权才能实施，不是件简单的事。

可巨童们确确实实不想总那么玩，他们太想干些有益的事情了。

三兄弟又聚在一起讨论，最后意见一致集中在帮穷人造房子上，因为他们没房住、没有地方洗澡，而有房住、有澡洗的人从来不想帮帮没有房住的人，既然他们不做，就让我们去做吧。

带着这么个美好愿望，巨童们开始干活了，可很快，小人们又蜂拥而上，举出了一千条理由，阻止他们施工，说他们的房子不会好看的，说妨碍了这、破坏了那，又说不协调啦，反正这件好事又泡了汤。

最大的孩子撒下工具说，“我再也不干了！”

老二说，“是没法干了。”

老三呢，“这群小畜生，为他们好都不成。”

“他们好像制定出法律、规定，就是为了互相妨碍，而不是相反，算了，让他们在肮脏的房子里住上一辈子吧。不干了！”

大哥说不干了，两个弟弟坚决支持。就这样，留下没盖完的房子，他们就走了。地上已挖好了基坑，过了段时间积了水，水里开始长水草和害虫，接着出来了蚊子，不知神食何时混进水里，蚊子特别大，科萨尔兄弟受不了这种蚊子的咬，一夜之间，他们把这些坑又全都填平了。

几年后，巨童们长大成人了，如今，随着他们个头和力量的增长，人们对他们的约束也越来越紧，人们开始发觉，神食巨人正在威胁、对抗、扭曲着整个生活秩序。事实上，巨人们被困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他们的力量还远未显露出来呢。

科萨尔和三个儿子干完父亲交给的活正躺在山坡上休息，他们高大的身体随便一躺，就会压得身下的巨草咯吱咯吱地响，他们谈起最近边界牌的移动情况，老大说，“我发现最近界牌向我们这里移动1里地”，这话的意思是他们的活动半径又小了1里地，因为界牌以外他们是不允许进入的。

老三接着说，“我可受不了他们这样。”

“你们说卡特汉会当权吗？”老二问。

“我想会的。”老三相信迟早会这样的。

第九章 巨人情侣

就在卡特汉开展反“酵食儿童”的运动的时候，那位在温

克尔斯医生调理下长成巨人的公主准备出嫁了，她从别处赶来伦敦，准备和一个她未曾见过面的王子举行隆重的婚礼。这件事可是重大的国际事件。

在公主来到英格兰时，她不知道除她以外，还有其他巨人。她生活在父亲的王国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原野、高原上漫游，她爱日出日落，爱开阔天空的伟大壮丽胜过世上其它的任何东西。可到了英格兰，她的自由便大受限制，人们像观赏动物一样凑近她看个没完，这使她心里很不舒服，为了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她只有早早起床外出散步。

一天，公主又早起外出散步，路边的栗树高高地伸展着，枝头上缀满了花，公主被花香陶醉，不禁采摘起花来，一会儿就摘了一捧花，公主原本就生得俏丽，捧着鲜花，更显美丽风姿。

就在公主一转身时，她发现了小雷德伍德——另外一个巨人，她吃惊地睁大眼，怔怔地盯着他，小雷德伍德呢，正当21岁的年龄，体形健美，肤色深暗、风度庄重。他们就这样凝视对方，小雷德伍德心跳得快极了。还是小伙子先向前走了几步，

“你是公主，我父亲告诉我的！”

“没错，我是公主，可你是谁？”

“我是造出神食的人的儿子！”

“什么是神食？”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神食？没有。”

“你是说，还有别的巨人吗？”公主盲然地问。

他重复问，“难道你不知道吗？”

此时的公主已完全被这新的发现惊呆了。小雷德伍德看出

了她的惊讶。

过了好一会儿，公主才说，“他们一直把这些事瞒着我，这真像一场梦，我曾梦见过另一个巨人，可醒来却是一场空！快告诉我，神食是什么？还有多少我们这样的巨人？”

小雷德伍德也是兴奋不已，他结结巴巴地把神食和四散在世界上的巨童们的情况告诉了她。

这是场奇妙的谈话，使她从一生的蒙昧中苏醒过来。她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孤立的，还有很多她这样的人活在这世界上。

小雷德伍德告诉她，“我和我父亲都确信，总有一天，微小将会消失，巨人将在大地上自由行走，我们就是新人类的第一代。”

“这些我可想都没想过，”公主说。

“小人们对我们异常严酷，他们总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限制，用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勒住我们，我们的力量虽然巨大，却无处施展，只能为小人们干活，他们拥有武器，还宣称拥有土地，用栏杆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围起来，他们不许我们进城，不许我们踩他们的田地，除科萨尔的三个儿子外，我们巨人之间被分隔开，他们想用恶毒的办法对付我们。”

“可是我们强大！”她插了一句。

“是的，我们强大百倍。”

公主说，“他们教导我，力量是种罪恶，小比大好，要我为他们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力量。可我总怀疑他们口是心非。”

“我们不能碌碌无为。小人们凶狠异常，他们有武器，他们还会欺骗，狡诈阴险，他们迟早会对我们使用战争的，我已注意到这点，卡特汉领导的那伙人一直就在叫嚣要除掉我们。可你知道，我却不知该怎样杀人！”

突然一辆卡车碰着了小雷德伍德脚跟，喇叭叫了两声，司机叫了声“讨厌！”开车突突地跑了。

有人注意到公主和小雷德伍德在一起了。

公主并不管别人，“你再多告诉我一些，这真像故事，像梦一般。”

这时，从远处宫殿传来钟声，公主知道，她该回去了，钟声在召唤她。

公主只好说，“我回去要好好想想，明天黎明我还会来这里的。”然后退后一步，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几乎带着哭腔，“没错，这不是梦，你是真的！”

公主伸出手，和小雷德伍德的手握在一起，“再见！”分手后，公主频频回头；他呢，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二天，公主如约而至。此后，他和她频繁约会，共计有14次之多，他们会躺在草坪上，谈论着过去的种种，谈论着巨人们的未来和那梦一般的灿烂宏伟的未来。可是到第二次，就有许多小人凑到四周来窥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谈论。

就这样，公主和小雷德伍德携手步入了爱情的美丽殿堂。

可不久，公主被告知，不许再和情人往来。

小雷德伍德听公主这么说，十分生气，问道，“他们有什么权利这么说，这么做？”

公主告诉他，“他们说我们不能践踏那些小人们的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说我是皇族，我们是受人崇拜的。我应该嫁给一个王子，一个侏儒王子，他们说，我如果嫁给他，就能促进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

“他们要我把婚事办完才行，不许我再和你往来。”公主忧心忡忡地说。

“他们说，如果我们自愿分手，那对我和你都会好一些，”

公主补充说。

“这帮愚蠢的家伙，我们不理他们就是的。”小雷德伍德愤愤地说。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反正我爱你，他们阻止不了我们的，”公主激动地大声说。

“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到荒远偏僻的山谷，到隐蔽难寻的湖沼，到人迹罕至的平原，”小雷德伍德握紧双拳，环顾四周。

“可我们要找到这种地方，就得从成百万的小人当中打出一条路来，”公主担心地说。

小雷德伍德忽然灵机一动，他想起一个地方，“对了，科萨尔兄弟搞了个地方，房子四面筑了高堤，甚至还有堑壕和掩蔽部，前几天，有个兄弟来看我时还提到武器什么的，科萨尔家的三兄弟已经防范可能要出事，我定要将我们的事告诉他们。”

下一次约会，她等了好一会儿他才来，而且神情有些异常，急匆匆地，还跛着脚。他走到近前立刻问他，“我们得分手了。”

公主忙问，“不，为什么要分手？”

他说，“我也不想分手，可是——”

“出了什么事？”她追问。

“如果分开几年呢？”他又问。

“绝不，我不要分开。”她很坚决。

“那好，我也不要分开，死也死在一起。我从车间里出来往你这里来，可门口的小警宫不让我来，还说所有路都禁止通行。我不理他，就走野地，可那里也藏着士兵，我抓起一个官举起来，立刻，周围出现无数小人士兵，他们朝我开枪。”

“什么，枪！”公主很吃惊。

“对，子弹到处乱飞，有一颗打中了我的腿。”

“你怎么样了？”

“我一直往这跑，他们可能快追过来了。”他说。

“现在，我们往另一边跑，就可以避开他们，我在前，防止他们埋伏。”他勇敢地迈开步。

“不行，”她忙喊，“我挨着你，我是皇族，他们不敢开枪的。我们靠近些，他们可能会不开枪。”

说完，她紧挨着他，并肩前行，他突然抱起她，吻了她，然后抱着她向前飞奔。

一大队骑兵徒劳地在后面追着。巨人的前方出现房屋，里面的人端着枪也来挡路，他正准备拚杀一场，公主拉住他，转身往南跑了。

第十章 小凯多尔斯在伦敦

小凯多尔斯完全不了解时事的发展趋势，不知道法网正在向所有的弟兄们收紧，而且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他的弟兄们。

由于他思索的问题总无法得到结果，他选择了这个时刻离开石灰场，到外面走走。他对枯燥的劳动厌烦透了，“为什么只让我干活，不允许我出去看看，走走？”想到这里，小凯多尔斯狠狠地把一辆拖车摔到另一辆上，接着开始见东西就扔，见东西就砸，他无法忍受别人——那些小人让他一辈子干这个。

发泄一通之后，小凯多尔斯迈开大步，永远不愿回到这里了。他碰巧向伦敦方向走去。他越过高地，横过草原，顾不上休息，也全然不顾头顶上的炎炎烈日，对他来讲，冲出这个牢笼般的地方比什么都好。

小凯多尔斯一路走来，发现沿途有许多布告牌。他哪里知道卡特汉已经掌权，布告牌上写着的警告要求身高超过 8 尺的人未经许可，不得走出所在地 5 里，但小凯多尔斯看不懂，也不愿看懂这些文字，但心里明白，这些牌子恐怕和自己有关。他大步流星往前赶，警察们发现巨人的时候，巨人早已走远了。

就这样，小凯多尔斯走过曼彻斯特和格林威治，他一路放慢速度，一面左顾右盼，一面挥着一只巨斧。现在他已来到房屋密集的地方了。

伦敦人很吃惊地见到小凯多尔斯，人们对他的了解可真不算少了，知道汪德淑夫人和牧师对他管教极严，也知道他是个傻里傻气的家伙，对别人的命令很少有不执行的。

酒店里，人们议论着小凯多尔斯的来到，“这肯定是一起蓄谋已久的行动，”和当时情势相对照，有人这么认为。“幸亏有卡特汉，不用担心这傻大个子和他那些同伙们的挑衅，”另一人喝了口酒，附和道。

当天晚报上登载了多条神食巨人的消息。如“巨人雷德伍德又与公主会面，”“巨人在英格兰北部造反，”“森德兰的巨人启程向苏格兰进发。”但没有科萨尔家三兄弟的消息，人们更关心的是这巨人中的三个杰出分子。

小凯多尔斯走进伦敦城，街上各种各样的车，多得出奇的行人，还有乱七八糟的广告，这些都使小凯多尔斯困惑，他不明白，原来世上还有这种地方，而当他在石灰矿山上干活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干什么呢？

被这些问题困扰，他不想走了。其实这里他想走也没法走了，小人们已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交通瘫痪了。小凯多尔斯嘴里自言自语着，那些只到他脚跟的小人们怀着浓厚的兴趣猜

测开了，“他到底要什么？”一个胆大的家伙冲小凯多尔斯叫，“你这该死的家伙，快滚开！”可正如他们听不清小凯多尔斯的声音一样，巨人不弯下腰仔细听，是听不清小人在说什么的。

就在这时，来了队警察，队长命令小凯多尔斯走开，巨人弯下腰问，“你说什么？”警察队长又重复一遍。“那我该去哪儿呢？”巨人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你的村里去，回你呆的地方去，你妨碍了交通！”队长气呼呼地说。

“什么是交通？这些小人都在围着我，他们想干什么？我想弄清楚。我挖石灰，孤孤单单，我挖腻了。我挖石灰的时候，他们为我干了什么？我一定要弄明白，现在，就在这儿，”巨人发问了。

“我不是来给你回答问题的，你知道吗，你违反了法令，快离开这里！”队长下命令了。

左边让出条道来，巨人驯顺地走开，但嘴里仍嘟哝着，“我不明白，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

小凯多尔斯在寻求什么呢？他要某种这个侏儒世界不曾给过他的东西，他寻求着这个侏儒世界所极力防止他达到的目的，这些甚至连看都让他看不清楚，他也从来没有看清楚过。在他一生中所知道的世界，不过是沉闷的乡村，所知道的言语，也无非是村舍的琐谈。

整整一天一夜，小凯多尔斯都在闲逛着。

他在路边仔细盯着一群小人在公共汽车里为抢座位打架，足足看了个把钟头；他在广场看几千人围在一起观看曲棍球比赛，看着这世界上的一切，“这都是为什么？他们全都那么当真？我怎么就弄不明白呢？”

第二天，小凯多尔斯知道，他没法闲逛了，他饿极了，有

个地方，人们正在将热腾腾的面包装上车，巨人犹豫了一会儿，但饥饿迫使他伸手抢来这一车面包，并很快吃了个干净，然后，又把一家店铺内的食物席卷入腹中。这还不算完，他又去寻找一家店铺以便把这顿饭吃饱。

就在他洗劫第三家面包店时，好几个警察拿警棍敲打他的胫骨，止住了他。“你这么离家是不允许的，跟我们回去，”警察说完，尽最大努力试图捕巨人，而且还带来一车的铁链和缆绳充作手铐。

起初，巨人没弄懂这件事的严重性，但等他终于明白后，他告诉警察，“别犯傻了！”他迈开大步，把警察甩在了后头，巨人来到一个私人花园里小坐片刻，没想到又有一队警察来到他跟前。

“别管我！”巨人咆哮着，懒洋洋地走过花园，“我又没对你们干什么。”

这时巨人没武器，他把斧子忘在什么地方了，现在他得弄件武器才行，于是跑去拔了根弧光灯灯柱，扛在肩上，准备随时作武器用。

小凯多尔斯沉着脸，咬着手指头，低头望着伦敦城。这次漫游，对他来说，既令人疲倦，又令人烦恼和困惑。他又一次自言自语。“他们一点意思也没有。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他们在给我捣乱！”他的脸色愈来愈阴沉，“这世界是他们的，我插不进这世界！”

这时，一个讨厌的警察又出现了。

“别管我！”巨人低吼着，“我得要活，要吃饭，你也一样。”

“可我得完成任务，你知道，法律不是我定的，”警察好像决心很大。

“你们这些小人们订的这些法律！让它们见鬼去吧！你们不让我干这，不让我干那，只许我像奴隶一样干活！”

“我不跟你吵，”说着就要过来，警察手里还拿着份公布似的东西，他立刻念道，“回你那石灰矿去，不然，你就要倒霉了。”

他一念完，身后就出现了4个端长枪的士兵，他们身穿刑警制服，一字儿排开，作瞄准射击的姿势。

小凯多尔斯愤怒了，“你们想用枪打我？”

警官转身就跑，巨人挥动电杆，只一下，警官就没了命，这时，枪响了，巨人勇猛地冲上前，挥舞电杆，又有士兵倒下去了，“砰，砰，”枪声不断划过巨人耳边，突然巨人站立不稳，大棒掉了下去，他捂住胸口，剧烈的疼痛使他的脸扭曲了。

鲜血顺着他的手，从胸中流淌了出来。

一个士兵看着巨人几乎要哭的样子。巨人看着手上的血，双膝一弯，哗啦一声倒在地上。从此他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卡特汉除掉巨人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第十一章 雷德伍德的两天

卡特汉在下令对巨人采取行动时，很自然地想到要逮捕科萨尔和雷德伍德。

科萨尔不好抓，他正在三个儿子的堡垒里。而雷德伍德则好抓极了，他当时正在家里翻着当天的报纸，从报上他得知小凯多尔斯被警察打死了，也得知警察极力阻止小雷德伍德去和公主约会，雷德伍德有种模糊的预感，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了。他刚在医院动手术回家，身体还很弱，所以当警察走进他家并将他软禁时，他丝毫未加反抗。

雷德伍德已是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蓄了一部尖尖的小胡子，棕色的眼睛仍然很有精神。他身材纤瘦，话音柔和，跟过去一样。

虽遭软禁，但雷德伍德还是要弄清楚，这到底是谁的命令，警官现出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不予回答。为了严格执行命令，警官拒绝回答他提的任何其它问题，也不给他看报纸。

雷德伍德还没完全意识到这次软禁有多严格，他实际上被严密地与外界隔绝，不论他怎么拉把手、弄门锁、按铃，警官都会警告他，“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先生。”

雷德伍德仍不甘心，“可至少你们得让我知道我的儿子——。”

雷德伍德在屋里坐不住，他走到窗前向外张望着，路上行人一如往昔，只是因为他的房间周围多了警察把守，他注意到人们向这里注视的目光里充满了惊奇。

雷德伍德试图向窗外行人打手势让他们走近，好向他们打听些消息，可有这么两回，行人还未靠近，就突然扭头走了，他猜到可能有警察在窗户下边的某个地方。一整天，连报童都没在这条街上露面，这多少有些反常，估计路口也被警察守住了。

这样捱时间，每分每秒都变得那么长。

吃完午饭，他沉沉睡去，朦胧中听到远处在剧烈震动，窗户也发出哗哗的响声，大约持续了一分钟后便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剧烈的震动，然后又消失。雷德伍德怀疑是沉重的火车的声音，可又有些不像。

反正醒了，干脆坐起来，雷德伍德猜想卡特汉上台才两天，肯定是他下令的，但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使我耳目闭塞呢？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或许，卡特汉是要把所有巨人都抓起来？越想越担心，最后雷德伍德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屠杀！但这是绝对不行的，人类万万不能疯狂到这种地步！杀死巨人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太荒唐可怕了！

突然，窗户又哗哗响起来，这次他终于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炮声！他的恐惧加深了，现在，他的儿子和科萨尔的儿子，还有其它巨人正在为生存而战斗着，他的儿子可能正在发愁、担忧、被人追逼、受伤、倒下。……

想到这，雷德伍德猛地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不能，千万别这样！”这是他内心的声音。

整整一夜，外面一直很不安宁，雷德伍德也无丝毫倦意，前半夜象是在炮击，然后探照灯又在空中、地面晃来晃去，整夜未停地照过来照过去。

就这样，雷德伍德被关了整整 36 小时，直到一辆马车悄悄驶来，车里下来一位年青人径直来见他。

年青人一进屋就说，“先生，您愿意见卡特汉先生吗？”

“要见我？”雷德伍德一时怔住了，他嘶哑着嗓子问：“他把我儿子怎么样了？”

“您的儿子，哦，他挺好。”年青人答。

“真挺好？”

“他只受了点伤，但不碍事。您知道，现在正是大变动的时候，卡特汉先生逮捕您，其实是为了救您啊！”年青人答。

“那么，告诉我，你们成功了吗？”雷德伍德径直问。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这次战斗不是我们计划的，那些巨人，在一定程度上，守住了。”

雷德伍德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安定下来，他长长舒了口气。

“先生，我们打了一仗，应该说是误会，在英格兰中部发

生的，我们打死了几个巨人。”

“他们现在还在战斗？”雷德伍德问。

“没有，卡特汉先生叫升免战旗，这是个误会，因此他想见您，以便向您说明。先生，他们坚持要您调停。”

“我儿子到底怎么了？”雷德伍德急切想知道儿子的下落。

“他和公主到科萨尔在奇泽尔赫斯特的据点，正好和那里的兵遭遇，他们俩就跑，结果士兵违反命令，开枪了。您的儿子受了点伤，腿有些瘸，但伤得不重，昨天还捎口信给您，说他挺好！”

“那别的巨人呢？”雷德伍德低沉着嗓音问。

“有 13 个巨人，死了，先生，其余巨人都守在城堡里，那些战时还未赶到城堡的现在趁休战也都赶到城堡里去了。”年青人说。

“这等于说，你们失败了。”

“不，我们没有败，但今天下午他们开始炮轰伦敦，炮弹里装满了神食！”年青人显得很激动。

“太好了，这肯定是科萨尔的主意，你们败定了。不论你们怎么防，也无法阻止神食的吸入，整个世界将充满神食！卡特汉想把巨人杀光，现在他无法收拾了！”雷德伍德双眼发出亮光，大声地说。

年青人说，“先生，他们要见您，如您不去，恐怕还会流血的。”

沉吟良久，雷德伍德决定，还是去吧。

第十二章 巨人之盟

从卡特汉那儿出来，雷德伍德很快坐上了火车，车厢外依

稀可见人们一堆堆忙碌着，试图将飞来的神食全烧毁掉。

这两天，雷德伍德心力交瘁，他喝了杯浓浓的咖啡提提神，思路才变得专注和清晰。想到神食之初，本辛顿以为能使神食成为极好的婴儿食品，他不禁笑了，是啊，想到一旦喂了神食就无法中止的后果——孩子们长成了巨人，雷德伍德不禁替孩子们叫屈，如今他们要把这些孩子都杀死！

但神食已经消灭不了啦，而且神食已不再是秘密，很多人都能制造它，不论这次结局怎样，动物、植物、人又都会再次巨化，不可抗拒。

到奇泽尔赫斯特站时，火车停了，雷德伍德被告知，前面的路被炸坏了，得换汽车。

坐汽车在黑暗中驶了一段，远处山上的大营地已隐约可见，山顶上打下强烈的探照灯，照得周围一片通明，司机在雷德伍德的鼓动下才一路按着喇叭往前开，在过了一条高篱夹道的胡同，穿过一片杂草后，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巨人，探照灯光照得这个巨人闪闪发光。他正俯视他们，“喂！仟车！”

雷德伍德下了车，只见科萨尔和他一个儿子正在那里迎接他。雷德伍德开口就问：“我儿子伤势怎么样了？”

科萨尔说，“没问题，伤得不重。”

“我被逮起来关了两天，”雷德伍德告诉科萨尔，“我对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我们拿神食轰这帮混蛋。”科萨尔说，“他们这会儿肯定在忙着消灭它们呢。”

雷德伍德跟着科萨尔走进了巨人们造的巨大掩蔽部。

第一眼看去，到处堆满了东西，两个巨人正在打造武器。在峭壁上像有个炮兵阵地，那附近的圆筒想必是炮弹。掩体里，各色巨人正来来去去，也有些巨人歪斜地靠在墙上睡觉。

雷德伍德在这些庞然大物中找寻他的儿子。

他在那里，雷德伍德终于找到了。小雷德伍德坐在那里，下巴支在手上，像是由于疲倦，或是在沉思。在他身边，扶墙站着他的爱人——公主，公主正深情地凝望着小雷德伍德，而且，好像在轻轻说着什么。

雷德伍德决定尽快把卡特汉的条件告诉这些巨人，于是他选了个地方，站上去，科萨尔坚定地陪在他身边。

“我从卡特汉那里来，”雷德伍德说，“他要我来，把他提的条件告诉你们。”

他顿了一下，“这些是不能接受的条件，我看见你们聚在这里，我就知道你们无法接受。可我还是答应把他的条件带来，因为我想见见你们大家，见见我的儿子。”

科萨尔提醒说，“讲他的条件。”

“他要你们离开，离开他的世界！”

“去哪儿？”

“他也不知道，大概从世界上什么地方划一块吧。你们不能再制造神食，不能生儿育女，这样，你们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直到老死。”

他说到这里，就停住了。

台下一片沉寂，巨人们在沉思。

这时台下一个声音问，“你们听清了吗，弟兄们？”

“听清了，”巨人们齐声答。

“怎么办？”一个声音又问。

“告诉他，不行！”

“可是往后呢？”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一个声音说，“他们认为他们有权杀死太大的一切东

西，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侏儒和巨人不可能共存一个世界上。”

“可我们人数太少了，”另一个人说。

突然，角落里铁板砸在地上，小雷德伍德站了起来，“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可以制造神食，大量制造这东西给这世界！”

“弟兄们，”小雷德伍德提高声音，“我们别无出路，只有战斗，并打败他们，强迫他们吃神食，如果我们放弃了，就等于毁掉我们自己。卡特汉和我们讲和，只不过是出了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千万不要大意，弟兄们。”

“你是说帮这些小人生长？”有人问。

“不错，我们帮助他们生长，我们要散播神食，让这世界浸透神食。我们的条件就是神食，巨大和渺小无法共存，非此即彼。你们同意我吗？”

下面一片赞同的低语。

“那好，我们给卡特汉回信，要打就打吧！”

这时，一个巨人喊道“铁热啦！”，于是有节奏的打铁声加强了这战前的气氛。

雷德伍德望着儿子，心情异常激动，他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这时，巨人们已讨论确定了，坚决战斗。

科萨尔的儿子站到工事上对大家讲话。

“不是我们要除掉这些小人们，并不因为我们高大，就能永远霸占世界，我们是为了注入我们生命的精神和目的而尽力的。我们并不是为自己而战。我们是为着长大——永远不停顿地长大。明天，无论我们是死是活，生长都将继续。这是生命的法则。如果我们因为大而被小人们杀死，那么他们恐怕就

应该屈服于蚂蚁和虫豸了，”他从容不迫地说，“照上帝的旨意生长吧！我的弟兄们，再大些，长入伟大与光明，长到能与上帝媲美和理解上帝。长吧，直到生命将恐惧消灭干净，伸展到永远。”

他的手臂用力一挥，巨手直指苍穹。这时探照灯光照射下来，一时之间，只见他通体辉煌，无畏地探望着星光灿烂的无垠空间，他全身披挂着铁甲，年青，强壮，意志坚定，巍然不动。

青春永驻的秘密

(一)

故事发生在阿里贝尔特旅欧归来的时候。那一天，他乘出租汽车来到父亲的别墅门前，向司机付了车费。就在这时候，从别墅的栅栏上，突然飞过来一个大花皮球。球落在湿漉漉的沥青路面上，跳了一下，接着嘭嘭地滚动着。

他听到一个青年女子的声音说：

“劳驾，请帮忙拾一下球！”

他回头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位姑娘，正从栅栏里面向外张望。姑娘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纤细俏丽的颈项上，戴着闪闪发亮的珍珠项链。

“您好。您是什么人？”阿里贝尔特向姑娘打了招呼，诧异地问道，同时把球递给她。

“您是什么人？凭什么这样问我？”

“呵，对不起。这是我自己的家，您是在我家的花园里玩。”

姑娘惊讶地翻了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显然是从高处跳下去，隐身在别墅的花园里不见了。

阿里贝尔特在书室见到了他父亲。他觉得，父亲好像不大高兴他从国外回来。要不，也许是过于劳累了。父亲随便问了问他在国外的生活情况，打听了一下欧洲最大的几家实验室近来都搞些什么东西，突然说：

“唉！孩子，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厌烦，简直烦透了。我打算放弃研究所，同贝尔克果弗教授讲好了，以后就当他的顾问算了。”

阿里贝尔特惊诧不已。一个月前，父亲还只字未提过退休的事呢。

“你还不怎么老啊，爸爸！”他不同意地说。

“问题不在年龄上，阿里勃。在实验室渡过了40个春秋，这就很能说明我的精力还是有。但目前是个神奇莫测且又瞬息万变的时代，科学上的巨大革命接连不断发生。对于所有这一切，必须及时地进行思考，作出自己真正的理解，而且还得通过实验室加以检验……”

父亲的话显然不能令人信服，所以，阿里贝尔特只是耸了耸肩膀。也许，父亲说的是由衷之言，这是很难断定的。据他所知，父亲工作起来象头牛，从不怜惜身体，也不计较时间。听说，自从母亲死后，父亲仿佛是魔鬼附身。他白天黑夜泡在实验室里，寸步不离，把自己和那些同他一道工作的同事，都折磨得疲于奔命。远在20多年前，他所领导的实验小组，就致力于核酸的结构分析和遗传符号的译释。依靠轮生遗传物体对初生物质的影响，来控制脱氧核糖核酸结构上的核苷酸序列，这种新奇的教授法，就是由他们制定的。消息不胫而走，四海传颂。各报均以巨大醒目的标题载文庆贺：《打开生物代码的金钥匙找到了》，《生命之谜四特征》等等，不一而足。

“我希望，你的见习期一满，贝尔克果弗教授就能任命你接替我的工作。”父亲说。

“呵，爸爸，这是不行的。我胜任不了，我连你的千分之一都不及！”

“没啥了不起的。我搞的那些劳什子，你都懂。只是注意

不要重复过去的东西就行了…… 我相信，你是不会使我失望的。”

阿里贝尔特朝窗外瞥了一眼，问：

“这是谁家的姑娘？真漂亮！”

“噢，我倒忘了告诉你。她是我的老朋友艾尔文·萨乌里的女儿。她的父母双亡，现在成了孤儿了。”父亲压低声音说。

“不过，这种情况，她自己暂时还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艾尔文·萨乌里夫妇是在飞越大西洋时，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这使我极为悲痛……于是，我就把小女孩接到咱们家来住。对她说，她父母到澳大利亚考察去了，得上几年才能回来。”

“谎言迟早总是要揭穿的！”

“当然，当然，那不用说。不过，这事儿，还是让她知道得越晚越好……女孩子名叫梅黛热雅。今年 16 岁。”

“她的名字有点怪。”

“是啊，是有点怪。”父亲若有所思地说。“瞧，她来了。”

梅黛热雅迈着轻快的步伐闯进屋子，站在门口愣了一下。随后，她羞怯地笑了笑，行了个姿势优雅的屈膝礼，开口说道：

“晚上好，教授先生！”

她又转身看着阿里贝尔特，说：

“您好，先生。”

“晚上好，亲爱的。”父亲说着走到她跟前，吻了吻她的前额。“我希望，你能和可里贝尔特交个朋友。行吗？”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您的球呢？梅黛热雅……”

“呵，我并不经常玩皮球。我更喜欢读书。您看，今天天气有多好！”

“经常呼吸新鲜空气会对您的健康非常有益。”阿里贝尔特以兄长的口气说。“您愿意跟我一块儿玩吗？我可是挺喜欢玩皮球的。”

姑娘窘极了，面颊上泛出处女的红晕。

“愿意，阿里贝尔特先生。”

“既然是‘愿意’，以后可就别再称什么‘先生’了。您叫我阿里勃，我叫您梅黛热雅，好吗？”

她点点头，然后伸出小手，挎起教授的一只胳膊，三个人一起向餐厅走去。

吃饭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阿里贝尔特感到有趣的是，父亲的目光一直盯着梅黛热雅，而且是那么全神贯注，心事重重。他大概是为姑娘的命运担忧吧？

（二）

阿里贝尔特开始在实验室工作了。贝尔克果弗教授建议他对 X 和 Y 染色体进行分析，因为这是确定人的男女性别所必需的。此项工程颇为繁杂，而他对此却一无所知。要从事这一研究，主要还是应从人工突变着手。而这种突变是依赖氮蒽类化学轮生基因实体通过遗传物才能实现的，突变体则控制在人工生物摇篮中。细胞在这里作 10—20 次分裂，未来躯体的性别就可以确定了。

现在面临的工作，就是要完成大量的突变工程。

着手工作后，阿里贝尔特大致估量了一下，欲寻求答案得花费多少时间。计算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即使

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他穷其毕生之精力，也无法完成这一工程！

“请同您父亲商量商量看，”贝尔克果弗教授劝他说：“他也许会给您点什么启示。”

傍晚，阿里贝尔特走进父亲的书室。他看见梅黛热雅也在那里。父亲闭着眼睛，坐在安乐椅里，听梅黛热雅给他小声地朗诵拜伦的诗：

你是友人和知音， 我愿同你走遍天涯海角……

“多优美的田园诗呵！瞧，走遍天涯海角！跟谁？为什么？”阿里贝尔特乐呵呵地问。

父亲抬起忧情脉脉、心事重重的眼睛望着他……

“啊，是你啊，阿里勃！梅黛热雅读得真好。她的动人的声音，勾起了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您是有许多东西值得回忆的，为此，我老是羡慕您。不过，关于青年时代，您一向讲得很少。”

姑娘合上书，悄悄地走出了书室。阿里贝尔特坐得离父亲更近些，认真地说：

“爸爸，您不该放弃研究工作。这对我很不利。我只身一人，孤零零的，像个目不识丁的小猫。我担心，我提的问题会使您感到厌烦。比方说……”

于是，他向父亲叙述了他一着手就碰到的种种困难。他越往下讲，父亲的脸色就越难看，最后变成铁青的了。没听他讲完，父亲猛地站起来，嚷道：

“行啦，行啦，别说了！我知道这是枉费心机，用不着再去浪费精力。”

阿里贝尔特坚持说下去：

“不过，人的其他染色体已经译解出来了，这您是知道的。”

“那根本不是一回事。”父亲说。“染色体是同一类型的排列。只要解开一个典型的公式，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这种情况，在X和Y染色体中是不存在的。这里有的只是核苷酸的同类序列……”

说到这里，他的话突然中断了。书室一片沉寂。窗户是打开着的，院子里传来了栗树叶子的沙沙声，虫类的鸣声，甚至还有歌声……这是一支十分朴实、悦耳中听、非常熟悉的歌曲。不知为什么，歌声使阿里贝尔特想起了他遥远的童年时代：在高高花坛上，杜鹃花含苞待放；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呢。他听见花坛那边有人在唱歌，于是，便绕着花坛跑过去。心想，无论如何要找到那个唱歌的人。可是歌声飞得很快，总是不让他追上。过一会儿，歌声消逝了，仿佛变成一个人，温柔亲切地对他说：

“来呵，阿里勃，抓住我！”

他跑啊，跑啊，追啊，追啊，五彩缤纷的鲜花在他眼前一闪而过，可是却总追不上那个飘忽不定、美妙而亲切的声音。末了，他累了，扑在花坛上，在花丛中爬着，伤心地哭起来……

“这是谁在唱歌？爸爸。”他问，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

“谁？难道你听不出来吗？”父亲心事重重地坐进安乐椅里。

“听不出来。”

“是梅黛热雅在唱歌。”

两人都静下来，谁也没再说一句话。这样过了有好一会。为什么父亲会突然叹息？为什么他那苍白的双手会痉挛地扶着桌沿？阿里贝尔特怔怔地看着父亲。父亲注意到他的目光，突然故作镇静地说：

“姑娘的歌喉真动听，不是吗？至于说人的 X 和 Y 染色体问题，你可把我的意见转告贝尔克果弗教授。就说我认为搞这种试验是徒劳的。我不明白研究它有什么意义。”

“您明白研究什么有意义呢？阿里贝尔特问。“真奇怪。您为研究遗传物质分子结构几乎耗尽了精力，可现在……”

父亲用一果断的手势打断了他的话。

“有些研究不论是从伦理方面来说，或者是从道德方面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好吧，阿里勃，我太累了，该休息了……”

阿里贝尔特离开书屋时，发现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个小药瓶，拿了几片药放在嘴里。看来，父亲病得很厉害，只是他竭力抑制着，不愿让人知道而已。再则，阿里贝尔特终于明白了，父亲根本无意让他搞 X 和 Y 染色体，总不是没有原因的。

院子里，被露水打湿的小径呈暗灰色。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梅黛热雅轻柔的歌声。阿里贝尔特循着歌声走去，发现梅黛热雅正坐在游泳池前的一条石凳上。

“哎呀！是您吗？吓死人了！”她突然看见站在她面前的阿里贝尔特，惊讶得叫了一声。“难道可以这样吗？也不招呼一声！阿里贝尔特先生，我不喜欢突如其来的任何东西。”

他在她身旁坐下来，两人有一阵工夫谁也没有说话。远处什么地方，有流水潺潺作响。栅栏外面的马路上，不时有车辆驰过。

“梅黛热雅，你在我家过得惯吗？”

“过得惯。您知道，我在这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说实在的，比在自己家里还要好呢。”

“你们家在什么地方？”

“卡布列。朝北，离这儿有 100 公里。不过，我可不喜欢

卡布列。我父亲和母亲去澳大利亚考察去了，我一个人呆在那里烦得要死。我真感谢您父亲，是他把我接到这里来的……”

“卡布列，卡布列，……”阿里贝尔特模糊糊记起了这个小小的地名，好像家里有人向他提过。

“您爱您的爸爸妈妈吗？”他问，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问题。

姑娘没有马上回答。看得出，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她感到颇难为情。

“难道可以不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从梅黛热雅的口气里，听得出有点酸楚苦凄的感情。突然，她笑了起来说：

“奇怪。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爱不爱他们的问题。现在我明白了。打从霍尔先生来到我们家以后，我就不那么真爱父母了。”

“霍尔是个什么人？”

“一个很讨厌的先生。像是个医生。也许，真的就是医生。他每次来，总要拿听诊器在人家胸脯上听一阵，还要用手指叩一叩，好几次还抽了我的血去化验。其实，我什么病也没有。我感到委屈，爸爸妈妈竟然允许他这样干……好像是，不管霍匀先生怎样对我无理，都同他们不相干似的。他们留我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却远走高飞了。霍尔先生太烦人了，特别是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阿里贝尔特对姑娘顿生怜悯之情，不由得悄悄伸手抱住她的双肩。姑娘信任地偎依在他的怀里，孩子般地柔声哼道：

“冷！——呵，阿里勃？”

“是有点冷，亲爱的。”

她用自己娇嫩的双臂搂着他的脖子，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胸

前。

梅黛热雅仿佛有了依靠，从此永远放心了，把所有人间的痛苦和不幸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如释重负，双臂更紧地搂住他的脖子。过了一会，阿里贝尔特站起来，曲臂托起熟睡的姑娘，穿过院子，向着已经灭了灯的屋子走去，面颊上感到有姑娘热烘烘的呼吸。

(三)

关于同父亲谈话的内容，阿里贝尔特只字未向贝尔克果弗教授透露。研究 X 和 Y 染色体，看来是困难重重。这也好，借此机会倒可以向人们表明：他，阿里贝尔特作为一位生物学家研究员，并不是个庸庸碌碌、徒有虚名的人物。

他把父亲的实验室作了一番新的调整。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制造了一个电子泡，这样就可以用质子来炸开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分子中的任何一个核苷酸。

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生物摇篮”上。这是个微型石英显形盘，合成蛋白就是在这里用合成细胞质和人造核糖素制成的。

等全套设备安装就绪后，实验室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开始了。随着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阿里贝尔特得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的协助。这都是和他父亲一道工作过多年的专门人才，由贝尔克果弗教授批准，让他们听从阿里贝尔特的指挥。

这些专家精力旺盛，热情诚恳。他们难从死向生过渡的理论，大大发展了一步。其中如物理学家克莱别尔，数学家古斯特，还有点哲学家和昔尼克学派的气质呢。在他们的眼里，任何一个活的有机体，都是一个巨大的分子，而分子的功能，则可以用各种形态间能量转化的术语加以描述。克莱别尔把他们

的研究称作是“大海捞针”。是的，他们从最初的实验中得知，未来人的性别，不是在核苷酸一级上揭示的，而是在更高一级的东西上，也许是在糖化物和磷酸盐反应的原子序列中。他们多次通过突变，把 X 染色体转化为 Y 染色体，即把一种性别转化为另一种性别。但何以会出现这种结果，谁也不得而知。

但不久，工作就变得一般化起来：不断地提出实验项目，没完没了的采集资料，总之，令人感兴趣的任何东西都未曾获得。阿里贝尔特意识到，必须拓开思路，另觅新途。但是，究竟该如何着手，他们都心中无数。

他没有再去请教过他父亲。父亲是以独特的方式，对这项研究进行消极抵制，一点也不假。因为父亲对别人并不讨厌。每当一些主张反对战争的团体或个人来找他时，他总是高高兴兴地予以接待。

父亲对政治问题如此关心，这个，阿里贝尔特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从前是几乎不过问政治的。可现在，人们跑到家里找他来了。当问题牵涉到学者们通常是尽量回避的政治问题时，这位老态龙钟、体弱多病的大学教授，却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来了。

“你是个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爸爸。”阿里贝尔特把湿热的毛巾敷在他父亲的胸脯上，不无苦衷地说。

“可我首先是个人！中立的假面具，早就该从我们这些科学家脸上撕下来了。科学家们享受着崇高的荣誉，而当亲眼看见自己的科研成果被用来杀害千百万人的生命时，却眨巴着眼睛，装成个大傻瓜，仿佛连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都无法预测似的。他们数十年来一直是以不参与犯罪为借口，而把罪过都推到目标赤裸裸的政治家身上。要是我把杀人武器亲手交给疯子，那么，后果将由我来负责，而不应该由疯

子负责……”

父亲的这一次大发作，使阿里贝尔特认识到，父亲把译解 X 和 Y 染色体，看作是对人类十分危险的一项事业了……

在迷雾濛濛的秋天，有一次，他从实验室回到家里来，比平常稍微晚了点。天气又寒冷，又潮湿，空中喷洒着细密的雨丝。

走近别墅时，他看见篱笆门大开着。梅黛热雅只穿件连衫裙，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来，拚命穿过花园跑去。

“梅黛热雅！梅黛热雅！”他大声呼喊。

可是姑娘不理他，只管拚命往前跑。阿里贝尔特在园墙跟前追上她。姑娘像是受伤的小野兽，浑身直打哆嗦。

“梅黛热雅，亲爱的，你怎么啦？”他气喘吁吁地问。

“是你吗？阿里勃！你来得正是时候！”

“出了什么事吗？”阿里贝尔特说着把雨衣披在姑娘颤抖的肩膀上。

“他要把我带走。”

“谁？”

“霍尔先生。他还在书室，正跟你父亲谈话呢。”

“他把你带走干什么？”

“不知道……听他说，要进行什么医学研究。”

“走吧，咱们一起回去。谁想把你带走都办不到。我不答应！”

姑娘顺从地跟着他往家里走。

阿里贝尔特把她领到自己的屋子里（就在一层楼上），对她说：

“你坐在这里休息一会。我马上到二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书室的门没有关紧，不断从里面传来了父亲同另一个人谈话的声音。那人的声音很激昂，有点沙哑。阿里贝尔特停住脚步谛听。

“这简直是发疯！明白吗？我的朋友！”是他父亲的声音在大声嚷嚷。“我不止一次地给您说过，做出伟大的科学发现，是英雄行为，但没有做出这种发现，也倍加光荣！”

“我绝不半途而废，”一个刺耳的声音争辩道。“我不明白，您怎么会把自己终生的研究成果弃之不顾呢？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正好相反……”

“我们蠢笨得可爱，幼稚得可笑。不能走这一条路……”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您太胆小！真是个天真的和平主义者！要不是索丽雯格……”

阿里贝尔特砰地推开门，走进书室。父亲面色苍白地坐在安乐椅里，一个身量高大、颧骨突出、面色发黄、头发蓬松的人，站在他的面前。显然，他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挥手弄拳的很激动；他猛然看见阿里贝尔特，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

“阿里勃，我不是给你说过嘛，怎么不敲门就……”

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霍尔一个箭步跳上来，抓住阿里贝尔特的一只胳膊，顺手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听诊器和放大镜，神经质地手忙脚乱，语无伦次地说：

“马上给我一滴血，只要一滴！”

他一面说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抽血的器具。

阿里贝尔特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用尽全力一把推开抓住他的疯疯癫癫的霍尔。霍尔虽比他高得多，但力气却很小。他一下子被推出老远，要不是有书桌挡着，也许会被甩得更远。他弯着腰，抓着桌沿，突然令人作呕地笑起来……象个

疯子一样。他看着阿里贝尔特，眼睛显出疯子般好奇的神色。

“啊，你原来就是阿里勃？竟然这样，”他身子站直后，含含糊糊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阿里贝尔特走到父亲跟前问。父亲面色苍白，双目紧闭。

“呵，阿里勃……他是我从前的学生和朋友。你叫他霍尔先生好了。别生他的气就是了。”

“你这位朋友行为可不大得体，爸爸。”

霍尔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那恶魔般惊奇的目光，始终不离阿里贝尔特，仿佛刚才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特别有趣似的。

“我不知道，为了得到我们可爱的阿里勃的一滴血，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手里转动着抽血的自动针，慢悠悠地说。

“住嘴，霍尔……你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呵！”父亲痛苦地说。

“我们可爱的阿里勃”这句话使阿里贝尔特勃然大怒。他一步跨到霍尔坐的椅子跟前，揪出他的衣领，连人拖起，向门外拖去。霍尔挣扎着，赶到门口，突然直起身子，用含有敌意的沙哑的声音狂叫道：

“妈的，那姑娘可是我造的！把姑娘还我！”

说完，他一溜烟跑了。

阿里贝尔特舒了口气，又回到父亲安乐椅前。父亲很不自然地歪斜着身子，眼睛闭得紧紧的。

阿里贝尔特抓起父亲的双手，发现手已经冰凉了。

(四)

父亲死后，过了一个月，阿里贝尔特就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学术委员会作了一次报告。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您打算下一步该怎么办？”贝尔克果弗教授问。

阿里贝尔特耸耸肩膀。除了教学法（那是父亲给他留的遗产）以外，他至今没有提出任何创见。很清楚，就是在科研方面，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才能。因此，谢阿特医生（一个瘦削的老头）语气温和地劝他说：

“您得给小组配个好顾问才行呵。”

“您看谁行？”

“从您父亲的老门生中挑一个呗……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小伙子……他姓什么来着？……好像叫赫尔，或者胡尔什么的……”

“霍尔！”阿里贝尔特叫道。

“对啦，对啦，就是他！此人很有才干。要是能找到他……”

阿里贝尔特心头顿时紧缩起来，只听谢阿特医生继续说道：

“我记得，遗传工程刚着手研究，他很快就作出了几项了不起的发现。比方说，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呵，细胞核中的浓缩核糖核酸和细胞质中的浓缩氨基酸之间的反馈，就是他发现的。他还同您父亲一起撰写过遗传工程的科学论文……在科学家里面，他确实是才华出众的人物。只是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学术委员会一散会，阿里贝尔特急忙跑回家去。他决定去找霍尔，同霍尔谈一谈，搞清楚霍尔到底怎样看待他和梅黛热雅的关系，霍尔同他父亲的分歧究竟是什么。他甚至还打算向

霍尔道歉，那一次人为的大发作实在太不得体了……

阿里贝尔特走进餐厅。

“梅黛热雅在哪儿？”他问女管家。

“大概在花园里。她一早就到花园去了。”

阿里贝尔特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指望能在某个僻静的角落找到姑娘，也许她手里正拿着一本书看呢，她说过她爱读书的。可是，到处都找遍了，就是见不到姑娘的面。他多次呼唤她的名字，也没有回声。突然，他发现石砌的围墙上，有个地方凿开了个口子，而附近的石凳上有件白色的东西。走近一看，才看清楚，原来是拜伦的诗集。与此同时，他又朝围墙豁口的灌木丛看了一眼。灌木被踩坏了，弄得东倒西歪，似乎有人从上面拖拽过什么沉重的东西。他慌忙走上前去，在豁口附近又发现了一条天蓝色的缎带。这是梅黛热雅的遗物，是她用来扎头发的。

此刻，他首先想到的是，应当立即报告警察局。但一想到霍尔，一种可怕的疑虑顿时袭上心头。

他很快地从车库把车开出来，朝北往卡布列方向疾驰。为什么他要到卡布列去？因为梅黛热雅曾在那里住过。霍尔也正是在那里常去找她的……

汽车不知不觉已跑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他心里幻想着同梅黛热雅相遇的情景，准备先问问她对霍尔这个人的看法，然后再去找霍尔。奇怪的是，父亲对他这位有才华的学生和同事，可从来没有提到过。

只有这时，阿里贝尔特才恍然大悟，父亲显然还有好多话没对他说。不仅如此，父亲还尽力把自己生平和科研活动中的最主要的东西，瞒着儿子。而这些东西则神秘莫测地同霍尔和失踪的梅黛热雅交织在一起。霍尔要梅黛热雅干什么？父亲临

死的那一天，他们所争论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到底是什么？

.....

阿里贝尔特驱车进入一个小村镇，按路标所示，这就是卡布列。这是一个荒凉的所在，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嘈杂声。他到处打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梅黛热雅家住在什么地方。

他把车开到一座红砖砌墙的天主教堂门口，下了车，走进教堂的院子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窗户亮起了微弱的橙黄色的灯光。一位上了年纪的胖胖的神甫，刚刚扫完院子，长袍的衣裾掖在腰间。他看见阿里贝尔特进来了，迎上去问他：

“年轻人，有何贵干？”

“我想打听一下萨乌里的家住在卡布列什么地方。他有个女儿，名字叫梅黛热雅。”

“您是说梅黛热雅吗？”神甫惊奇地问道。

“对！对！就是她。”

神甫一愣，停了一会，说：

“好吧，进屋来谈吧.....”

他们穿过晦暗的走廊，绕过祭坛，来到了一个里面点着煤油灯的小屋。

“您是说，您打听的是一个姓梅黛热雅的姑娘，对吗？”神甫又问了一句。

“对！对！当然还有她的父母亲萨乌里夫妇。”

“哈，奇怪。您是她的什么人？”

“一个远房亲戚。”

“这就更奇怪了。”

“为什么？”

“问题是，这姑娘并没有父母。或者说，也许她有父母，但不知是什么人，因为她是收养的孩子。”

“您说什么？”阿里贝尔特惊叫道。“她有父亲和母亲，他们到澳大利亚去了，……这都是她亲口对我说的呀！”

“瞧您，事实并非如此。”神甫说。“姑娘当然会把萨乌里夫妇当成她的新生父母。而实际上，她是由两位年轻的先生带到这里来的，那时她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呢！他们把她交给乌里夫妇，请他们来抚养这个孩子……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大概是16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情况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村子里都在传说，萨乌里夫妇得了个小女孩。我赶忙跑去找他们备办洗礼仪式，可是……

“怎么啦？”

“当时在场的一位先生却说，小姑娘用不着受洗礼。这当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说……噢，想起来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上帝生的才受洗礼，而她是人生的，所以用不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他这话指的是什么。”

“我想，他指的是我们大家都是人生的这样一个事实。”阿里贝尔特声音沙哑地说。

“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人乃上帝之赐予也。尽管如此，小姑娘还是免了受洗礼。”

“梅黛热雅在萨乌里家住了很久吗？”

“六个月前，来了一位很体面的先生，把姑娘带走了……”

“以后她还回来过没有？”

“我没见过。”

“那么，萨乌里夫妇还在这里住着吗？”

“不在了。他们到澳大利亚去了。据说是取姑娘的抚养费去了。”

“这一下完了。”阿里贝尔特心里想。“线索从此断了。”

不过，有一点他还没有弄清楚。于是，又问那神甫：

“劳驾，请您告诉我，您认识霍尔先生吗？”

“怎么不认识？一个很讨厌的家伙。”

“看来您很了解他，对吗？”

“那还用说！不让给孩子受洗礼的就是他！只是我不愿意说出来罢了。”

“请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塞吉克，那是森林中的一座小庄园，离这里不远。”

几分钟后，阿里贝尔特的汽车，便在通往塞吉克的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起来。这一天，天气不好，昏昏沉沉，还下着濛濛细雨。

（五）

霍尔的林中庄园，是一座高大、阴森的砖砌的楼房，有两层，式样古旧，四面围着破烂败敝的铁丝网。

汽车停在庄园对面的树林子里。阿里贝尔特走进铁丝网围成的院子里，沿着石子铺成的便道，来到楼房门口。周围静悄悄的。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糊糊的，看不见一丝亮光。

他按了门铃，没有动静。再按，还是没人回应。于是，他不停地按了又按……

显然，里面无人居住。门是锁着的。阿里贝尔特顺墙跟，绕楼房转了一圈，眼睛不停地注视着那些高高的窗户。

后来，他发现后门的门脑上，有个小小的凉台，上面有椭圆形窗孔通室内。

他赶忙跑到汽车跟前，拿了手电和改锥，再次来到后门口，没费什么力气就爬上了凉台。那椭圆形小窗户原来是从里

面关着的。他用改锥拧掉了合页，把窗框轻轻拿下来，蹑手蹑脚地爬了进去。

里面像是个藏书室，到处散发着书籍和破旧纸张的气味，还闻得见一种福尔马林味。他后来才发现，这种福尔马林味特别大，几乎充满了整个藏书室。

他为什么要这样鲁莽地闯进霍尔的家，这个，平心而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里不见一个人影，人家怀疑他，对他提出任何指控，都是不好辩驳的。为防万一，他绞尽脑汁，想出许多遁词。这样，在霍尔一旦出现时，他也有个应答的理由。他想了又想，理由真的越来越充足……

藏书室很大。书架上堆满书籍，都快顶到天花板了。地板上也一样，到处都堆着一叠一叠的书，显然是书架不够用。他按亮手电，随便朝一个书架上晃了晃，看见那里插着近年来《生物物理学》杂志的论文专辑。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放的是数字信息理论图书，稍下一层，则是有关控制论的图书。

各种版本的旧教科书，专题学术论文，物理学，化学，数学和拓扑学等著作，放得到处都是。看来，当今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使藏书室的主人感兴趣。

藏书室门外有个小走廊。

阿里贝尔特沿着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楼梯下到一楼，走进直通前门的小客厅。客厅摆着一个窄小的皮沙发，墙角挂着一面镜子。由里向外，有三道门，两门朝右，一门朝左。第一道右门通厨房，厨房对面就是餐厅。第二道右门紧锁着。阿里贝尔特往后退了几步，猛冲上去，尽全力用肩膀去撞门。门哗啦一声倒塌了，把他一下了摔进了屋里。这屋子原来是个大厅，很宽敞。他用手电朝屋里四外照了照，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实验室。而且是个很了不起的实验室呢！瞧，超速离心机，电子显

微镜，色层分析塔，各式各样的测量仪表，真是应有尽有，而且质量比研究所的还要好。他在实验室里到处看了看，想象着在这样的实验室可能搞的那些有意思的项目。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他发现摆着微型质子泡，这跟他为自己的遗传工程订购的那一台没什么两样。同这里的仪器相比，他在研究所的仪器，简直不值一提。

宽大、双基座的写字台上，铺着一块很厚的透明塑料桌布。桌布下面压着一些笔记、公式和图表。阿里贝尔特在桌边看到有一张小照片，他仔细端详了一下，差点没有惊叫起来。

这原来就是他母亲的遗像。他双手颤抖着，把照片从塑料桌布下轻轻取出来，放到眼前细看。

一点也不错，就是他母亲！……她那年轻漂亮的脸庞，蓬松、淡黄色的头发，微微斜视的眼睛，脉脉含情的微笑，是阿里贝尔特最熟悉的。

他绝不会把母亲的照片同别的女人搞混的，因为在他父亲的书室里也放着一张照片，和这张一模一样。

为什么母亲的照片会出现在霍尔的实验室里？也许，霍尔和他父亲在从前某个时候，同时都追求过他母亲？会不会因为她看中了父亲，而从此破坏了父亲和霍尔的师生关系呢？

这里显然是个难解之谜，阿里贝尔特一时还找不到解谜的方法。

他此刻心绪紊乱，连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了。他把母亲的照片攥在手里，在靠近写字台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真奇怪，关于母亲的事，父亲很少提过。阿里贝尔特对于母亲的印象实在太模糊了。每当他问到母亲的情况时，父亲总是说：“你妈妈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她姓索丽雯格……”

一刹那间，阿里贝尔特觉得，梅黛热雅同他的母亲长得很

相像。他尽力排除这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总是萦绕在他的脑际，搅得他头昏脑胀，疲惫不堪，最后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六）

他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了。明丽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直照着他的脸。他很长时间想不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现在，实验室的全部珍宝都灿烂辉煌地展现在他的面前了。这么高级的生物物理实验室，任何一个最大的科研中心都会为之赞不绝口的。

他从化学实验的设备旁边绕过去，在室角发现一个由玻璃和镍制成的奇特装置。这个装置派什么用场，他开头并不了解。在实验室中间的一个瓷台上，放着一个椭圆形的小器皿，容积为 1.5 公升—2 公升；器皿的外表面接有许多玻璃管和橡皮管、各种试管和毛细导管。在用不锈钢做的一个极精致的结构上，有个中心器皿，四周插着许多由石英玻璃和毛玻璃制的曲颈瓶。下面有很多专用线座，上面固定着两个镀了镍的瓶罐，一个里面装着氧气，另一个装的是二氧化碳。由难以数计的精细的玻璃管组成的复杂系统，曲曲弯弯地盘绕在中心器皿的内外表面；对装置进行热处理和保持恒慢的统一网络，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一切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这些密如蛛网的管子起止均源于同一个金属箱，金属箱里装置着电炉和调温器。装置的各个部位上分别插有体温表，体温表的变化由热电发送器随时传送到电位记录计。

玻璃瓶外表面写着这样的字样：“营养”，“酶”，“核糖核酸”，“腺苷热磷酸”。

这样一来，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实验室从事人工培养活的生物体研究（哪怕仅仅搞过一次呢！），就一定会明白，这些装置是他们多么需要、但可望而不可及的呵！这里的装置正是为上述目的而设计的。

阿里贝尔特弄清了装置的用途，就着手研究装置的构造。

是的，一切都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家们平时喜欢说的那种“生物之摇篮”了，它是一种复杂而精密的体系，用人工模拟方法对自然界各种生物体进行仿制。这一装置，把迄今为止各种高级动物胚胎学和生物学的科研成就，全部无一遗漏地体现了出来。装置的结构是按自动调节的原则设计的。显然，只要把活的生物体的一个单细胞放入培养基，装置各部位的协调功能就可以决定它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装置是十分理想的。阿里贝尔特发现，这套装置已经被使用过不止一次了。这不但从毛细管内面隐约可见的沉淀物痕迹上可以看出来，而且管壁磨损的情况也给人留下灯似的印象。这个装置都搞了些什么试验？如此繁杂的系统培养过什么样的机体呢？

墙角放着一个小铁箱。阿里见尔特朝铁箱看了一眼，难题立即迎刃而解了。起先他把铁箱也当成一种仪器。但是，当他抓住提把，打开箱盖时，才弄明白，这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装文件的普普通通的箱子而已。阿里贝尔特仔细看了一眼里面放着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正待合上箱盖，突然又发现书的封面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标签，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方案6：索丽雯格。”

索丽雯格？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索丽雯格？他双手颤抖着，把书从箱子里拿了出来。

这原来不是书，而是一个笔记本。他打开第一页，眼睛痴

呆呆地看着上面的写的字。然后他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发现每一页都写着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排列成两行，上面一行 0 和 1 不断交替出现，下面则是 2、3、4、5 这四位数的奇怪的组合。其写法如下：

1 0 1 00 111 01 0001 0 11

10.....

4 4 2 34 224 52 5433 4 22

43.....

阿里贝尔特心里恍然大悟：

“啊，这原来是遗传符号啊！”

是的，他没有弄错，这确是遗传符号。1 和 0 代表糖类和磷酸盐连锁反应。2、3、4、5 表示亚硝酸盐基，其中包括鸟粪素、腺尿圆、野靛碱和尿基酶。

笔记本有 50 多页，全部写的是这类数据。在某一页上，他发现了用红笔画出来的一组数据，其上方标着“致死率”字样。

此外，好几个地方还打有问号，并且粗线条标出。“致死率”不就指的是死亡的比例吗？.....这么多数字到底何所指？笔记本记录的是谁的遗传符号呢？

阿里贝尔特无法找到这些数据的答案，只好把笔记本放在一边，把箱子重新打开。他除了又找到一些类似的写满数据的笔记本外，还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盒。盒子很难打开。他浑充满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情绪，他觉得他很快就要揭开那荒诞不经的难解之谜了.....

原来，盒子里放着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照片。

首先落入他眼睑的是一张单细胞的微型小照。而后，照片上显示着单细胞一分为二。接着，又分出许许多多的细胞，直到分得很小很小.....由许多细胞形成的团块，变得越来越大，

变成大的胚胎……他的手颤抖起来了，一张一张翻着往下看已做不到了。他发狂似地两张，三张，胡乱翻着往下看，直到终于翻出了一张婴儿的照片，这才稍微平静了一点。起初婴儿还很小，但渐渐地变大了，变得竟然会笑了，瞪着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最后竟变成为一个大孩子了。

阿里贝尔特觉得再也不能继续往下看了，他突然安静了下来。他咬紧牙齿，把手伸到盒子底，抽出了最下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具棺材。棺材隐没在花丛中，露出了一张女人的惨死的脸。阿里贝尔特手里抓着照片，失声狂叫……不，这是不可能的，这简直像梦幻一样。

索丽雯格！他的母亲！照片上的女人就是她！

阿里贝尔特把照片握得紧紧的，像是发疯了……

他记不清，他是怎样离开霍尔庄园的，怎样把车子开出卡布列，怎样返回家的。这一切，他都记不起来了。他忘记了自己，连霍尔、梅黛热雅也忘了，总之，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浮现在他眼前的就只有一张脸，……那是他母亲的脸，那么善良温柔，那么笑容可掬。

他一回到家，就倒在床上躺下了。脑子乱哄哄的，眼前老是浮动着一张张人脸，一个个数字，以及曲颈瓶、照片等等。他经常失去知觉，不省人事。后来，他醒过来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女管家，贝尔克果弗教授，实验室的同事们，还有一些穿白罩衣的人，正围在床边，俯身看着他……

他影影糊糊地记得，他竭尽全力从一个人的手里挣脱了出来，拚命朝着某个地方（大概是楼上他父亲的书室）奔跑。一跑进书室，他一把抓起那些笔记本、照片，撕得粉碎。后来有人抓住他，强把他按到床上。

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一连发作了好几次，后来就变得痴

痴呆呆，似乎不省人事了。他的一双眼睛老是看着天花板，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晦暗无光，缺乏生色……阿里贝尔特感到六神无主，沮丧异常……

(七)

过后不久，实验室的同事们都来看望他，维克多·克莱别尔、安东·古斯特也来了。他们走进卧室，问这问那，故意装出个笑脸，这种人为的怜悯和同情，是我们探视一个重病患者时常用的。

“呵，阿里勃，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克莱别尔一面拉着他的手摇晃着，一面大嗓门地说。“我们还以为你再也好不了啦，得把你交给库查诺教授做实验品呢。”

库查诺教授是高级神经活动生化实验室主任。最近一段时间，他正在研究人脑精神错乱后发生的物理化学过程。

“他对你做了观察后断定，你的体内整个男性制造厂失去控制。”克莱别尔接着说。“你患的是真正的狂暴性痴呆症。”

“朋友们，请听我说，”阿里贝尔特开口道。“你们是否考虑过自己所做的是一种卑鄙的行径呢？瞧，一个好端端的人，你们硬说他是患了不治之症，这是什么道理！你们是这种看法，库查诺博士也是这种看法，就连某些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也是这种看法，哪怎么能行！”

“一个人，当他年轻健康，充满活力时，他有时也会同死神开开玩笑。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得同死神打打交道。但是，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同死神的相遇才是现实的，那当然是一种充满迷人景象的生动场面。”

“阿里勃，要是你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话……”安东·古斯

特想劝他安静一下。

但是，阿里贝尔特立即打断他的话：

“不，朋友们，我很健康，没灾没病。我刚才对你们讲的，是我经过长时间思考所得出的结论。”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解释一下，你指的是什么？该不是指你自己吧？”维克多·克莱别尔说。“我们应当对你说明的是，你已经脱险了。你患的是一般的精神亢奋症。你的抑制功能完全不起作用了。心理学家们把这种病称作反应性精神病。库查诺博士在大学课堂上，曾对你的血液的化学形态作了示范，并说明这种现象会引起肾上腺素及其派生物浓度的急剧升高。我们跟你谈起男性化问题，那不是没有所指的。你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阿里贝尔特感到恼火的是，他作为一个人，被一丝不挂地放在大庭广众之中让大家观看，毕竟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一点，不仅他自己现在知道了，他的这些同事们，还有那几十个大学生，也早都知道了。他很不耐烦的挥了挥手，大家立即静下来，哑然无声。就这样沉默不语有好几分钟，他们想方设法把话题岔开，不再去想这件事。最后，还是克莱别尔开了口，他以昔尼克分子惯有的冷漠态度，粗声粗气地说：

“还在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把 X 和 Y 染色体的分子构成，已经译解出来了。”

“这倒不坏。结果如何？”

“结果是：从此以后，为父母的希望有个均衡的家庭构成，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了。而政府则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战争期间，也可以使人中的男女比例，保持适当的平衡。怎么样？还可以吧？”

阿里贝尔特耸耸肩膀。说到底，这同他已经了解到的东西

比较起来，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发现而已。他觉得，他的同事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时，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是故意把科学家们的自豪感和虚荣心隐而不露。而这种自豪感和虚荣心，是当他们在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取得新的进展时所常有的。

“我们参与犯罪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阿里贝尔特心里想。

“我们对人类犯罪，总有一天会受到审判。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送上被告席呢？是在译解 X 和 Y 染色体以前？还是以后？也许是在战争期间，当政府还能保持均衡的国民构成的时候；要不就是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来不及作任何变动的情况下……”

“搞这些劳什子有什么必要？”他面朝着维克多·克莱别尔和安东·古斯特说。“维克多，安东，请听我说。我认为，对人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对人体内部某种神秘素质的探索，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是说，如果知识将停留在小学课本那样的水平上，那么人的生命的全部魅力也就丧失净尽了，生命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华美壮丽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人是有衣表遮掩的。男女之间，朋友之间，如果都裸体而行，赤身相遇，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面！我看，连一个按即定成分粘合起来的器皿都不如。器皿还可以进行生物化学反应和生物物理试验，而人呢？赤身裸体的人有什么用处呢？”

阿里贝尔特觉得，他并没有说出他想要说的话。当然，他父亲和霍尔的实验结果，或迟或早地总会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再提出来。而以后怎么办呢？思维健全的人类，决不会按特定公式来建立一个专门生产人的化学联合企业。这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但是，为了某种血腥的目的，秘密地从事这项事业，也不是不会发生的。他突然分明觉得，他自己俨然是一个精力充沛，正在滔滔不绝地向上司汇报工作的君子人也，什么企业万事如意呀，都是为了奉迎上司。他真想大声向自己

的同事们呼喊：“别干了！先生们！马上住手！请你们睁大眼睛看一看，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

“不搞发明，倍加光荣。”他想起了父亲弥留之际，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他把嘴唇咬得紧紧的，以至咬出了血。

“你胡扯些什么呀！马上住手？把科学之门关上？让人类再回到原始的蒙昧期吗？你净说些泄气话。你的积极态度到哪里去了？你把医学的成就，农业的成就，人们改造周围环境的成就，又置于何地呢？人类在治疗遗传疾病方面，在解决癌症问题的遗传学领域，都有更大突破，这你又是怎样看的？”

“这当然值得肯定……不过我担心，照我们现在这样搞法，夫妻之间渴望生儿育女的激情就会淡漠，以至消失，因为人们将能学会按既定方案在试管中培育婴儿。”

“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是这样，阿里勃，不能排除会有这种想法。但是，照我看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朝此方向进行的实验是大有希望的……你怎么了？阿里勃！瞧你面色苍白。该不是疲累了吧？”

克莱别尔和古斯特起知告辞。阿里贝尔特真想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们，……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把霍尔那一套装置也搞起来，并在研究所里开始用人工方法生产人了。仿佛只有现在他才懂得，他父亲谈到一个科学家应为自己发明的命运负责的那些话，是多么正确。

（八）

阿里贝尔特的健康完全恢复后，整天泡在父亲的书室里研读哲学书籍。他父亲的藏书中有多少是哲学书，父亲阅读过多少关于死亡和永生的科研论著，这些，他以前是从未留意过

的。而现在，当他一本接着一本读着此类图书时，他觉得他是在走着同父亲一样的道路。

就在这时候，霍尔来了。他走进书室，显得苍老无力，背也有点驼了。一霎时，阿里贝尔特甚至对这个人产生了怜悯之情。霍尔穿着褪了色的旧工作服，面容憔悴，神情恍惚，浑身给人一种疲惫、知罪的感觉。他站在他面前，垂着双手，一句话也不说。

“坐吧，”阿里贝尔特说。

霍尔点点头，默不作声地坐在椅子上。有好大一会工夫，两个人谁也不说一句话。

“霍尔，有话请说吧。”

霍尔抬起头来。

“您为什么要那样？阿里勃。”他终于开口了。

“什么样？”

“您毁了我毕生的劳动成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就，还有您父亲的功劳。”

阿里贝尔特冷笑了一下。他浑身突然燃烧起对这个人的报复心理。

“您有什么权利搞这种非人道的试验？您凭什么资格用这种方法造人？”

霍尔面带讥讽，不以为然地一笑付之。

“瞧您，什么权利，什么资格，……好厉害呀！既然如此，那我倒要问问你：人们有什么权利制造火药？他们凭什么资格制造原子弹和氢弹？说呀！阿里勃，回答我的问题呀！制造飞机有什么权利？制造导弹凭什么资格？阿里勃，您懂不懂这些都是杀人武器？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是死亡！死亡，……让人们去死，这是谁给的权利？要是您一定想知道我们靠

的是什么权利，那我倒可以告诉您：我们的权利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不可抗拒的愿望上，即在科学朝制造灭绝生灵的武器方面疯狂发展的情况下，力求使它处于中立地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您父亲也有同样的观点。”

阿里贝尔特惊奇地看着霍尔。这种感情上的变化，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您不必大惊小怪，阿里勃。我的话是没有错的。如果您对我们研究的道德标准感兴趣，那您现在应该明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多年以前，我和您父亲就发誓要使人获得永生，绝不容许人类的仇敌和疯子的阴谋得逞。”

“请讲一讲你们是怎么搞的。”

“关于死海手抄本的传说，您想必听说过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位约旦牧民，在某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写在皮革上的手抄本，上面记载着许多古代传说，此外还有神话和法典。考察结果表明，这个手抄本在山洞里已经放了2,000多年了。当代科学家把上面的文字翻译成现代语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用彼时人们之眼光，重新回溯昔日的生活了。从古到今，人间这块土地上，经历过多少次战争呀，数不清的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纷至沓来，一种文明代替了另一种文明，而手抄本却留了下来，等待着自己的天时。”

“这同您的实验有什么关系？”

“呵，阿里勃，那种关系是最直接不过的了。在您的父亲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我就同他立下志愿，一定要在我们死后给人类留一笔无比珍贵的记录，为历史写出最神圣的文献。我们发誓写他一部经典著作，把我和您父亲的劳动成果记载下来。”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成果？”

“什么样的？当然是造人的公式了。”

“造人的公式？”

“对啦。就是您在我的实验室看到的那个公式。我们还对按照这一公式所搞的装置作了详尽说明。这些都写到书里去了。阿里勃，难道您不认为这就是对永生难题的解答吗？在这本书中，我们除了这个公式以外，当然还得详细记载如何实现合成的整个过程，诸如怎样开始，何时终结，新生婴儿产生后如何处置等等。在就人的遗传性物质得出准确的化学公式的同时，我们最终还得进一步思考，怎样使全成过程从头到尾全部自动化的问题。这就需要配备一台用控制论设计的机器。这种机器的结构并不难。我们已想好如何做，并且把它写进了经典著作。请您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永生，地地道道的永生！这部经典著作竟会装航天器，发射到宇宙中去。它在太空旅行上几百万年以后，可能会落到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有理性的生物手里。这样，他们就会据此造出人来了！就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制造人！阿里勃，这样一来，你和我，或者任何人一得永生，从而有机会观察我们这个星球永无止息的演变……”

疲惫、无神的霍尔的脸，突然变得容光焕发起来。阿里贝尔特聚精会神地望着他。霍尔乐得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继续讲起来。他认为，在人类面前展现这种神奇的图景，不是幻想，而是实际可能做到的。因为造人的公式，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基础。阿里贝尔特听着，听着，突然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象是有点不大正常。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令人不可思议。”阿里贝尔特试图抑制一下霍尔这种梦幻。

“上述观点不是我的创造，是您父亲的观点。他在和索丽雯格结婚后，生下了您，然后说了这样的话……”

一听霍尔提到了母亲的姓，阿里贝尔特禁不住浑身一震。

霍尔接着说：

“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要简单得多。全部奥秘就在于一小簇物质，由其引起循环反应。这些物质开始能引起连锁化学反应，到最后阶段则对引起循环反应的分子进行综合。阿里勃，您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物质。这首先是一些遗传物，即脱氧核糖核酸（HK）。

“下一步该怎么办？”

“下一步，我们对人的遗传物质作了分析与综合。”

“噢，如果……”

“我们用同一公式培育出几个婴儿……索丽雯格是第五个。”

“而另外几个呢？”

“都死了。有的在胚胎时期就死了……有的长成婴儿后，很快就……”

“为什么？”

“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为什么’。问题很清楚，是脱氧核糖核酸的某种分子族决定着女婴的生命力。我们探索到了这种东西，想尽一切办法给女婴体配制了一些亚硝酸盐基……结果索丽雯格活了21年。然而这太不够了……我们想载入经典著作的是人的永生公式。”

“请接着说下去。”

索丽雯格长得很美，是一个姿色艳丽的姑娘。她是由萨乌里夫妇收养成人的……”

“梅黛热雅不也是放在他们家的吗？”

霍尔点了点头。

“索丽雯格长大后，您父亲爱上了她。我当时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但他说什么也不听我的话。好在，索丽雯格也非常

爱他，于是……”

“天哪！”阿里贝尔特忍不住惊呼起来。

霍尔皱紧眉头。须臾，他低声近乎自语地说：

“这是很不寻常的，给人一种不自然的感觉。不过，很快就会习惯的。”

“总有一天，会把合成人的方法编入小学课本的。对吗？”

“那不用说。只是时间问题。”

“好呵，请您再给我讲一讲，以后还发生过什么事？”

“以后，您父亲和索丽雯格结了婚，他就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了。他转到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去了。他认为，任何经典著作都是纸上谈兵，要使人获得永生必须采取别的什么办法。这种办法，您是知道的，他给您说过。地球上为保护人类免于核战争威胁，成立了许多委员会，您父亲是所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阿里贝尔特走到霍尔跟前。

“您听着，我不允许您这样议论我的父亲。说到底，您不过是他的一个学生而已。什么明智不明智，这不是您份内的事。我觉得，他拒绝做这种白痴才干的事，是很有道理的。我甚至不明白，您到我这里来有何贵干？”

霍尔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阿里勃，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生我的气……答应我吧，这对您没有任何坏处。”

“您要干什么？”

“请您费心给我两样东西……好好找一找从我实验室拿走的那个笔记本，即使已经断张缺页也不要紧，还我就是了；还有……请把您的血再给我一滴供化验用。”

阿里贝尔特伸出右臂给他，厌恶地瞧着他怎样动作。霍尔

双手激动地发抖，慌忙在口袋里摸索着。他拿出了一点药棉，又拿出一瓶乙醚和一枚自动抽血针。他只轻轻地刺了一下，一颗鲜红的血滴就在指头上出现了。

霍尔将一个蛇形小管，贴在血滴上，很快就把它吸入管内。

“您要这干什么？”

“我要搞清楚一个问题，看您能否比您母亲活得更长久些。至于确定致死率的脱氧核糖核酸的构成，是不是安然无恙，当然也使我感兴趣……现在，请把笔记本给我吧。”

阿里贝尔特按了电铃，不一会，女管家走了进来。

这位中年女人，听完了主人的吩咐后，就走开了。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阿里贝尔特的脑子里乱哄哄的，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疑问，但是他不敢提出。这是一个颇费猜测的秘密。他越是深刻地了解到它的实质，越难启齿向霍尔发问。而霍尔像是猜到了他有什么心事似的，故意默不作声。

几分钟后，女管家拿来一大堆文献资料。

“阿里贝尔特先生，这就是剩下的全部东西……”她说。

霍尔从女管家手里把资料接过来，慌忙把那些揉得皱皱巴巴的纸张舒展开来，上面原来写满了数据。

“好了。还算不错。主要的东西都在……其他的可以补齐。您瞧，这便是最主要的。这是致死率……现在，咱们再从别的方面着手试验……”

他慢慢地陷入回溯笔记内容的沉思中，面部愈来愈真切地呈现出阿里贝尔特第一次见到他时的表情。……末了，他那专注的目光终于从笔记上移开了，目光变得神采奕奕，凝视着阿里贝尔特。

“所有的照片您都看过了，对吗？是的，这是人的历史的惊人示范。从最初的细胞形成，直到生命的结束。”

阿里贝尔特哑然无声。无数绿色、紫色的光环，在他跟前狂欢飞舞。他眼中的霍尔逐渐模糊起来了。

“您发现了吗？索丽雯格和梅黛热雅长得非常相像。”霍尔问。

阿里贝尔特再也控制不住，脱口而出：

“梅黛热雅是我的妹妹吗？”

“哪里的话？阿里勃，瞧您说的！当然不是喽！这是方案6。”霍尔大声地说。

后来……这种声音就一直鸣响在他的耳际，他的眼前老是浮动着霍尔那苍白消瘦的脸。紧接着头部、胸脯、两腿疼痛剧烈。他浑身抽搐着，仿佛有人在打他，撕扯他。他像孩子似地呜呜地哭了，泪珠顺着两腮向下滚落，跌落在霍尔的下巴上，那下巴已经好久没刮了。随后，他感到呼吸窘迫。再往后，似乎觉得有人把他绑了起来，给他穿上了冰冷的囚衣，送进了监牢……

“如果您能供出有证据确凿的犯罪理由，我们就会把对您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他听见有人平心静气地对他说，像是他父亲的辩护律师。

“死刑？致死率？难道霍尔化验过我的血吗？”阿里贝尔特如大梦初醒，语无伦次地问。

“阿里贝尔特，思想集中一点，好好想一想。明天就要开庭审判了。”

“我们制造了注定要死的人。请你们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就是说必须对制造者课以重刑？”

“您胡言乱语些什么呀？阿里贝尔特！”

“在你们的脱氧核糖核酸的资料中，写着你们将会死亡……”

“上帝保佑，您可别再装聋卖哑了。医生们诊断结果，证明您现在处于亢奋状态中。事实不过如此。别的方面一切都正常，您身体很好。”

“正常。健康。这些听起来是多么刺耳呵！您好像了解我的公式。不，这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不会载入研究永生问题的经典著作，因为我是个短命儿！”

水晶天

我很幸运。我被解冻的那一年，正好远测器 992573—aa4 号传回报告，找到了水晶天已破裂的一颗好星。所谓好星也就是由有生命存在的行星环绕的恒星。当时活着的深层空间人，即探索外层空间的宇航员仅 12 位，我是其中之一，因此就毫无疑问地参加了这次探险事业。

我们这群人，来自不同的时代，其中要数我年龄最大。这些深层空间人，曾飞出太阳系破裂的水晶天，并在其他星系的水晶天之外，观察过那儿有生命的世界……那情况就像儿童把脸贴在糖果店的玻璃窗上，贪婪地看着陈列在里面的糖果却无法得到它们一样。

对这次探险活动，太阳系政府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心理学家们认为，人类已不能再经受失望了。他们害怕抑郁症会像瘟疫一样蔓延，有些人甚至竭力阻止这次探险。

当我们乘坐的航天飞机经过冥王星时候。太阳系政府的运货飞机还在源源不断地给我们运来冷冻箱，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一颗好星照耀着一个好世界的话，就会唤醒那些“冬眠”的男男女女，并把他们送上新的家园。但我们接受的命令是：除非有建立殖民地的可能，否则不能“唤醒”任何人。万一远测器传来的消息令人失望，这些冷冻箱就会重新送回地球，而那些沉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他们曾进行了一次来回四万光秒差距的长途星际旅行。

我们来到太阳系边缘的查伦星球。太阳系破裂的水晶天中

碎冰块闪光耀眼，颇为壮观。当我祖父还小的时候，查伦就已成为探索外太空的基地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集中在小行星似的飞船周围，他们带着各种动物和货物，带着希望，激动万分地登上飞船，去远征殖民。这些早期的探险者们明白，他们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但他们并不忧伤，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从事的事业，是为了全人类。

我们从查伦星球飞过，看到了巨大的飞船场。数千年来建造的各种各样的飞船全都停在那里。我凝视着那些古老的飞船，不禁想到了我祖父的青年时代。当时“探索者号”飞船在太阳系边缘欢快地巡航，结果与太阳系水晶天的内层相撞，相撞时的船速为光速的 1%。当“探索者号”与水晶天相撞时，水晶天向外弯曲了几个光分。“探索者号”急忙向地球发回激光通讯。他们只知道发生了奇怪的情况，好像什么力量要把他们撕裂似的，甚至感到宇宙本身也被撕得粉碎！水晶天就这样破裂了。而这一创举，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

没有发现“探索者号”的残骸，也许整个飞船因撞击而爆炸化为烟云了。紧接着便是一场漫布天际的彗星雨，在那场与彗星雨搏斗的大战中，人类几乎死了一半。几个世纪后，太阳系的行星才重新获得了安全。人们又重新开始探索太阳系以外的世界。

我们进行的是一次环程旅行，从水晶天到量子点再到黑洞。探测器发现的好星叫雕塑家，位于附近的小银河系。我们花了 12 个飞船年才到达那里。在旅程中，我们飞经了至少 200 颗好星，这些好星散发着黄色、稳定、孤独的热光。每颗好星都有行星环绕其旋转。有好几次，我们从行星附近掠过时，用超高倍望远镜窥见了粼粼碧波的世界正在旋转，像诱人的妖妇那么富有魅力，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我们为这些新世界绘制详

细的地图，以备将来有一天，人类能发展有意识地冲破水晶天的技术，完成“探索者号”在无意识中完成的丰功伟绩！

有一次，我们确实在一个好星外面 2 光寸的距离上逗留了一阵子——正好在其水晶天的外缘。也许，我们靠得那么近是愚蠢的，如果撞在水晶天上，就会机毁人亡。但我们难以抵住这诱惑，因为我们收到了水晶天内碧波世界发出的经过调制的无线电波。这仅仅是第四次发现有技术文明的世界。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利用机器探测器，进行观察和录音。我们并不想与他们交际，因为在现阶段这种交际是无法办到的。只要向好星内部世界发射探测器，就会被好星四周的水晶天撞得粉碎。如果我们向好星内部世界发送集束无线电波，也将会遭到同样的厄运，电波将会形成一个反射镜，阻挡任何与当地智慧生物的交际。但我们仍然能听到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通讯。任何形态的智慧生物，不能从外部穿越水晶天，但内部的无线电波却能透过水晶天逃逸出来。我们很快发现，这又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种族。他们对宇宙不感兴趣，甚至根本就没有形成宇宙旅行的概念，我们只好失望地离去。

在我们离目标几光星期时，已能清晰地看到我们所要探测的好星。远测器发回的报告完全正确，这确实是颗好星——稳定、古老而又孤独——黄色的温暖的光芒，透过粼粼发光的彗星云，显得友好可亲。这是破裂的水晶天。

探测器在 200 万个小星体周围发现了三个小世界和水。指令长命令生命科学专家，马上准备一份解冻人员的名单，一旦发现好世界，便立即行动。名单上有生物学家、行星专家、考古学家、交际学家等等。这时，一个宇宙物理学家从探测器中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情况：环绕这颗恒星旋转的每个小星体都经过了改进，他们像古代的士兵在操场上列队操练似的，整齐

而又有规律！人类的文明用了3千年时间，才引导其周围的小行星进入适于空间殖民的轨道。但与这个星系相比，人类只算是业余殖民者。

当人类开始建造第一批星际飞船时，思想家们就怀疑：如果星际旅行真如想象的那么容易，为什么那些有生命的世界没有被别的智慧生物占领呢？“探索者号”意外地撞破了水晶天，才在无意中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在随之而来的彗星战中，人类对冰球进行轰击或导航，否则，这些冰球会把仅有的几个脆弱的世界撞得粉碎。那时候，全人类都似乎发狂了。住在环形空间殖民带的子民们，把上百万个空间城市导航至冰球降落的路途上，阻拦它们撞到地球上，而这些子民只是从书本上才了解地球。我的第一个100年，就是在吼声呼啸的小飞船上度过的。最后，彗星被人类征服了。人类把眼光又重新转向茫茫太空，新的宇宙飞船又建造起来。飞船满怀信心飞向宇宙，他们也曾发回过令人欣喜的消息，说他们正环绕着他们发现的绿色世界旋转，然而，当他们进入水晶天时，就毁灭了。后来过了好几个世纪，人类才学会怎样发现水晶天这一死亡带。正是这不可克服的障碍，使我们无法接近我们向往的美丽的小世界，无法向外太空开拓殖民星球。整整三个世纪，人类几乎为此发狂了。我用被单把头蒙起来，一睡就是几百年。

飞船在旋转。指令长发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生机勃勃的太阳系里没有一种智慧生物！我们绕着一个碧绿的星球转了一小时又一小时，不时发出阵阵欢呼。在巨大的苍穹下，20个月亮照亮了大片大片的森林，但没有通讯信号，没有光波。那些被唤醒的科学家轮流观察星球，他们兴奋地淌下了欢乐的泪水。

到了第二年，100名生物学家已遍布在行星上。他们兴高

采烈地调查行星上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并把地球上的植物加以改进，使之适合于这颗行星上的生态条件，而又不致于破坏其生态平衡。

工程师们在调查那些小行星。他们兴奋地宣布，小行星幅员广阔，一开始就可殖民 10 亿人。但最激动人心的还是考古学家的报告。他们从行星上的人工制品中考证出，原先在这儿的居民自称为“纳塔拉尔人”，他们长得和人类相似——双足、九指，外貌古怪。

与我们从前从远处观察到的一些智慧生物不一样，纳塔拉尔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和人类一样具有探险精神，向往新的生活空间。

整整两个星期，我们都在研究有关“纳塔拉尔人”的材料。一千多年来，人类一直在探求冲破好星周围的水晶天这一死亡地带的方法，试图完成“探险者号”在无意间完成的业绩。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纳塔拉尔人也撞破了一个水晶天，而且也是他们自己太阳系的水晶天！其经历几乎和我们经历的一模一样！结论再清楚不过了：死亡带可以冲破，但只能从里向外冲！

正在这时，考古学家们挖掘出一块方碑，那是一堵高耸的闪闪发光的金属墙，刻在上面的文字叙述了纳塔拉尔人在这个星球上最后几天的历史。而在这之前，纳塔拉尔人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

和人类一样，纳塔拉尔人也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时期。发展了星际旅行的种族无法向外开拓，因为只能从里向外冲破水晶天，他们比人类更早地了解了这一宇宙奥秘，但他们没有灰心，仍坚持不渝地进行空间开拓。几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一直在茫茫太空中寻找好星。终于有一天，他们的远测器找到了五

个没有死亡带水晶天保护的碧波世界。他们在尖碑上刻下了这些行星的座标。

当我意识到这块方碑献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时，激动得喉头都梗塞了。可是纳塔拉尔人到哪儿去了？他们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方碑上有一段令人费解的话，它谈到了黑洞和时空。我抚摸着那个地方，……忽然，我醒悟了。“大蛋！”我惊叫出来。巨大的奥秘揭开了，与此相比，发现五个好世界的意义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诅咒水晶天一万年了，纳塔拉尔人比我们诅咒得更长久，但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水晶天的奥秘：如果没有水晶天的保护，智慧生物将比现在更为稀少，星星上将是一片荒芜，没有生命。正是由于死亡带包围了智慧生物的世界，才使得他们免遭外来的侵略，得以在摇篮中慢慢成长、成熟。否则，第一个发展了星际旅行的种族就会占领他们所发现的每个世界。水晶天保护了各自的世界，使其中的智慧生物发达到能从里面向外冲破保护层。

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水晶天保护了年轻的种族，但当我们成熟后，却深感痛苦和孤独。他们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可以占领的好星。只能当另一个蛋壳破裂，他们才能找到可以倾心交谈的邻居。也许还要过10亿年，宇宙才会像科幻小说家所想象的那样，各个世界进行着繁忙的交际和贸易。我们像纳塔拉尔人一样，来得太早了。但若我们逡巡不前，作为一个长辈种族，我们将会受到诅咒。我抬头仰望星空，数百万年之前，纳塔拉尔人离开这儿到哪去了呢？我看不到他们所去的暗星，但我知道它确切的方位，他们留下了明确的指示。

夜深了，我不断想着纳塔拉尔人给予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六个世界，条件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世界仁慈为怀。他们也以同样的条件接受了其他四个世界。那四个世界原

先是一个叫拉普克伦诺的民族居住的，在他们成了孤独的星际旅行者之后就被放弃了……而在拉普克伦诺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种族，叫思伍朱，拉普克伦诺也以同样的条件继承了思伍朱人的三个太阳系……

只要扩大殖民仍然是我们人类生存中的主要目的，我们就可以占有这六个世界，也可以占有我们行将发现的其他世界。但总有一天，人类生存的主要目的会改变。我们不会执着地不断扩大生存空间。相反，我们将会越来越感到孤独。这一点纳塔拉尔人早就预料到了。他们是对的。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将无法忍受孤独，在无边无垠的宇宙中，他们会因听不到他人的声音而无法生活下去。他们会对这些美丽的世界感到厌倦，然后，集合整个种族向暗星进发。在那儿，在一个大黑洞的视界里，他们将会发现纳塔拉尔人、拉普克伦诺人、还有思伍朱人，正在等着他们。

我听着夜风吹拂着帐篷的活动门，心中不由对我们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升起了一股羡慕之情。我多么向往能遇见像我们人类一样的星际旅行种族呀！

太阳帆船

紧紧系在悬索上的大圆盘形太阳帆，已经鼓满了宇宙间的长风。三分钟内比赛就要开始，然而，约翰·默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轻松，更平静。指挥官发出比赛开始信号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狄安娜号把他载向胜利还是载向失败，都算实现了他的勃勃雄心。他一生都在为别人设计飞船，现在，他要亲自驾驶飞船了！

“最后二分钟，”座舱无线电发出指令，“请检查准备情况！”

其他船长都逐个回答。默顿辨别出了所有的声音——有的紧张，有的平静——因为都是他的朋友和对手的声音。在有人烟的四块大陆上，几乎只有二十几个人能驾驶太阳飞船，并且他们都云集在这里，在出发线上登上护航飞船，准备到赤道2.2万英里高空的轨道上航行。

“1号——游丝号，准备好出发。”

“2号——圣玛利亚号，一切准备就绪！”

“3号——阳光号，准备就绪！”

“4号——投标器号，一切系统正常！”

默顿对最后那声在宇航中初出茅庐的回答微微一笑。但是这已成了空间比赛的一种传统，有时，一个人就需要引起超过他飞向星际的人对他的注意。

“5号——列别捷夫号，我们准备就绪！”

“6号——蜘蛛号，准备就绪！”

默顿在出发线的末端，现在轮到他回答了。一想到他在这

个小小的座舱里说的话，至少有 50 亿人听到，不禁有奇妙之感。

“7 号——狄安娜号，准备好出发！”

“1—7 号的回答，全部听到。”裁判员发射装置传出的声音不偏不倚，“现在，最后一分钟。”

默顿几乎没有听见裁判员的声音，他在对悬索的拉力做最后一次检查。全部测力计的指针都很稳定，巨大的太阳帆拉得很紧。太阳帆平滑如镜的表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默顿在潜望镜前飘飘悠悠，太阳帆好像布满了整个天空。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外面有 8000 万平方英尺的太阳帆，由几乎 100 英里长的悬索把他的密封舱系在帆上，即或把曾在中国的海洋上像游云一样相互追逐的全部快速运茶帆船的所有风帆，缝成巨大的一片，也无法与狄安娜号在阳光下张开的帆相比拟。然而，它却比一个肥皂泡坚固不了多少，两平方英里的含铝塑料薄膜只有几百万分之一英寸厚。

“最后十秒钟，打开全部录相机！”

一件如此巨大而又如此脆弱的东西，是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看到这脆弱不堪的镜子，仅以它所采集的阳光为动力，就能把飞船拉起挣脱地球引力，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5、4、3、2、1，断缆！”

七把刀片割断了把飞船拴在为其进行总装和维护的母船上的七条细线。

直到这一瞬间，帆船都按严格排列的队形，一直绕地球转圈，但是现在，它们开始散开，宛如蒲公英的花籽在轻风中飘散。优胜者将是第一个飘过月球的人。

在狄安娜号上，似乎安然无事。但是，默顿心里很清楚，虽然他的身体感觉不到推力，但座舱仪表告诉他，他正在以几

乎是千分之一的推力增加着速度。对于一枚火箭来说，这个速度将会是荒唐可笑的，但这却是太阳飞船第一次获得的加速度。狄安娜号设计合理，宽阔的巨帆现在还符合计算要求。按这个速度，绕地球两圈之后，就能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太阳以全力推动着，那时他将向月球飞去。

全是太阳风的力量！他回忆起在地球上向听众解释利用太阳帆航行的全部尝试，不禁苦笑了一下。那是他早期筹款的唯一办法。他满有把握成为宇宙公司的总设计师，在宇宙飞船上获得一连串的成功而誉满天下，可是，他的公司对他的业余爱好却恰恰缺乏热情。

“把手伸向太阳，”他曾对听众说，“你们有什么感觉？当然是感觉到热，但是还有压力——虽然你们从未注意到，因为在你手掌面积上的压力微不足道，只相当于百万分之一盎司。

“但是在宇宙空间，即或像这样微小的压力也可能是重要的，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作用。它与火箭燃料不同，免费获取，不受限制。我们想要使用，就可以使用。我们可以造太阳帆来采集太阳的辐射光。”

说到这一点，他就掏出几平方码制太阳帆的材料，向听众抛去。银色的薄膜像烟云一样卷曲盘绕，然后随着热气流徐徐飘向开花板。

“你们可以看见这是多么轻。”他继续说，“一平方英里薄膜只有一吨重，可采集五磅辐射压力。这样，它就开始移动——假若给它系上悬索，就能让它拉着我们上天。

“当然，它的加速度将是微乎其微的，大约一个重力的千分之一。这看起来不大，但让我们看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在第一秒钟里，我们将移动五分之一英寸。我敢说，一个正常的蜗牛也能比它爬得远。但是一分钟之后，我

们移动了 60 英尺，并且一小时将刚刚超过一英里的速度。这并不算坏，因为完全是以阳光为动力的！一小时之后，我们离开起点 40 英里了，并将以每小时 80 英里的速度移动。请记住，宇宙空间没有摩擦力，所以，一旦使什么东西开始运动，它就会永远运动下去。当我讲到千万分之一重力的帆船在完成一天航程之后的情形时，你们就会惊讶不已。几乎是每小时 2000 英里！如果它从轨道开始运动——当然必须如此——二天内就可以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一切，都无需耗用一滴燃料。”

他使听众折服了，也终于说服了宇宙公司。在过去的 20 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游戏，被称为亿万富翁的游戏，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这种游戏正以广告宣传和电视报道的形式开始得到补偿。四块大陆和两个世界的声望正寄托在这次比赛上，它拥有历史上最多的观众。

狄安娜号出师顺利，航行良好，他有时看一看他的对手。在操纵密封舱和纤细的悬索之间虽装有减震器，默顿还是决心不冒险为好，置身在潜望镜前。

他看见他的对手们了，他们犹如朵朵奇妙的银花绽开在幽暗的宇宙空间。最靠近的是南美的圣玛利亚号，只有 50 英里远。它倒很像儿童玩的风筝——但这风筝从侧面看比一英里还大哩！远一点的是宇宙城大学的列别捷夫号，看上去像十字形的马耳他岛国。形成四支长臂的太阳帆显然可以倾斜跷起，以便进行驾驶。与此相反，澳大利西亚联邦的投标器号却恰像一具简单的降落伞，周围有四英里之大。通用宇宙飞船公司的蜘蛛号，恰如其名，看上去像个蜘蛛网，是按蜘蛛网的原理制造的。用一个机器滑梭，从中心点向外盘旋织成。欧洲宇宙联合公司的游丝号，设计相似，但规模较小。玛尔斯共和国的阳光

号，是一个扁平的圆环，中间有一个半英里宽的孔洞。它慢慢地旋转着，离心力使它保持平稳。这种设想早已有之，不过，未曾有人进行尝试。默顿敢完全肯定，一旦他们开始比赛，这些殖民地人一定会遇到麻烦。

用不了6个小时，飞船飞完了漫长而庄严的24小时轨道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航程。在比赛开始时，他们都是与太阳背道而驰，顺着太阳风飞行。他们必须在飞船转到地球的另一面、转而飞向太阳以前，尽善尽美地完成这一圈的航程。

默顿自语道，该进行第一次检查了，然而他并不为航行担忧。他用潜望镜仔细检查太阳帆，重点检查联接悬索的地方。悬索是未镀银的塑料薄膜制的窄带，假若没有涂上荧光，是根本看不见的。现在悬索是一条闪着彩色光辉的绷得很紧的长线，这光辉顺着伸向巨大太阳帆的几百码长的悬索，越来越昏暗。每一个悬索都装有电动绞盘，比渔人钓竿上的卷轮略大一些，小小的绞盘不停地转动着，随着自动驾驶仪调整太阳帆与太阳保持正确的角度而把线卷入或放出。

阳光在非常柔软的宛若明镜的表面上反射，绚丽多彩，蔚为壮观，太阳帆在微微的振荡中轻轻地波动着，向茫茫太空传送出太阳的千变万化的影像，直到这光彩消失在太阳帆的边缘。对于此类宽大而轻薄的结构，这种缓慢的振荡是意料之中的，并无害处。尽管如此，默顿还是细心地观察着。有时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波动，即人们所知的扭动，会使太阳帆撕裂成碎片。

他满意地看到一切都保持流线形后，使用潜望镜向天空扫视，再查看一下对手们的位置。正如他所期待的，淘汰过程开始了，最差劲的飞船被抛在后面。但是，当他们进入地球的阴影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那时，飞船的机动灵活性将和速度同样重要。

比赛既然刚刚开始，想要睡点觉未免显得有些奇怪，但这或许是个很好的想法。在别的飞船上有两名乘员，可以轮换睡觉，而默顿却无人替换。他必须像孤独的海员乔舒亚·斯洛克姆在小小的浪花号里一样，完全依赖自己的体力。当时，这个美国船长只身驾驶浪花号绕地球航行一周，可是他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二个世纪以后会有人独自驾驶从地球飞向月球——至少部分地受到他树立的榜样的鼓舞。

默顿把座舱里座位上有弹性的带子啪地扣在腰和腿上，然后把催眠器的电极放置在前额上。他把定时器定在三个小时上，便放松下来，开始休息了。

电子脉冲轻轻地在他的大脑前叶上颤动着，催他入睡。盘旋上升的彩色光圈，在他紧闭着的眼睑下展开，向外无限地扩展着，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警钟响亮而刺耳的闹声，把他从无梦的酣睡中拖了出来。他即刻醒来，眼睛扫视着仪表板。只过了二个小时——可是，在加速表上方一个红灯正在闪耀着。推力在下降着。狄安娜号在失去动力。

默顿首先想到是太阳帆出了问题，或许是反螺旋装置失灵了，也可能是悬索缠在一起了。他敏捷地检查一下指示吊索拉力的仪表。真奇怪，在太阳帆一侧读数正常——可是，在另一侧，拉力在慢慢地下降，甚至眼巴巴地看着它下降。

默顿突然醒悟了，他抓起潜望镜，开向广角视野，开始扫描太阳帆的边缘。啊，毛病出在那儿，原因只能有一个。

一个巨大的边缘像刀刃一样的阴影，已开始偷偷滑进太阳帆闪闪发光的镀银表面。黑影落在狄安娜号上，好像一块黑云从它和太阳之间飘过。狄安娜号处于黑暗之中，失去了推动它的光线。就会丧失所有的推力，无能为力地在宇宙间飘游着。

当然，在离地球 2 万英里的高空是没有云的。假若有一个阴影，那必定是人为的。

他把潜望镜转向太阳时，不禁轻蔑地一笑；他装上滤光镜，便可全然看到太阳燃烧着的表面而不使眼睛受伤。

“机动驾驶‘4a’。”他喃喃自语道，“看谁玩得漂亮！”

看起来很像一个庞然大物的行星正穿过太阳的表面，一个巨大的黑色圆盘已经深深地切入了它的边缘。在 20 英里的后方，游丝号正千方百计制造人工日蚀——尤其为了狄安娜号的缘故。

机动驾驶是完全合法的。以往进行海洋比赛的时候，船长们经常企图使对方丧失风力。假如你能幸运地使你的对手停止不动，使他的帆垂落下来，你便可在他排除故障之前远远地超过他。

默顿并不打算这样轻易地就范。要采取规避措施，时间绰绰有余。驾驶太阳帆船航行时，物体运动得相当慢，至少需要 20 分钟，游丝号才能滑过太阳的表面，把他投入黑暗之中。

狄安娜号的微型计算机——像火柴盒那么大，作用却相当于 1000 名数学家——用一秒钟时间计算解题，然后闪现出了答案。他必须打开三号 and 四号操纵仪表板，直到太阳帆额外倾斜 20 度，然后光线压力即将把他推出游丝号的危险的阴影，送回到太阳风之中。遗憾的是，不得不干扰精心计划用以最快速航行的自动驾驶仪的工作，但这毕竟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亦是使太阳帆船航行成为一种游戏，而不是成为计算机战的缘由。

一号至六号控制线路已失灵，在它们失去拉力的瞬息间，使太阳帆像因倦的蛇一样放慢了波动。在两英里之外，三角形仪表板开始慢慢吞吞地打开，使阳光倾泻进太阳帆里，然而，

很长时间没出现什么变化。在这个运动缓慢的世界里，一个动作的效果要数分钟后才能看得见，让人们适应这种情况真是太难啦！然后，默顿看见太阳帆的确在朝着太阳跷起，游丝号的阴影使他未受损害地滑过去，它那锥形黑影消失在宇宙更加幽黑的茫茫夜里。

在那阴影还未曾消失，圆盘形太阳尚未变明亮之前，默顿早已把倾斜校正过来，使狄安娜号重新进入了轨道。它获得的新动量将推动它摆脱危险。他无须过度校正，不能因为躲避太远而扰乱他的计算。这是又一条难以掌握的法则。就当你刚刚使某种东西在宇宙中开始运动之时，已是该考虑使它停止的时候了。

他重新定好警钟，准备好应付下一次自然的或人为的紧急情况，或许是游丝号，也可能是其他比赛者中的某一个，又来尝试这种同样的伎俩。同时，到了该吃饭的时候，虽然他并不感觉非常饿。人在宇宙里体力消耗极小，容易忘掉食物。容易忘掉，但也危险，因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没有需要应急的精力了。

他打开第一个饭袋看看，丝毫引不起他的热情。标签上的名字——宇宙佳肴，就足以使他厌恶，况且，他对印在下面的保证还持极大怀疑。保险无面包屑！据说，面包屑对宇宙飞行器比陨石还要危险。面包屑可能飘进最要害的部位，引起短路，堵塞关键的射流，进入密封的仪表。

尽管如此，碎肝制成的红肠，以及巧克力和风梨酱等，都愉快地吃下肚里。正当塑料制的咖啡罐在电炉上加热时，外界的声音突然打破了他的寂寞。指挥官的发射装置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在向他呼叫。

“是默顿博士吗？假如你能抽出时间，杰里米·布莱尔希

望与你说几句话。”布莱尔是较认真负责的新闻评论员之一，并且默顿曾多次上过他的节目。他当然可以拒绝接谈，但他喜欢布莱尔，在此刻又不好强说自己太忙。“我们可以谈谈。”他回答说。

“喂，默顿博士，”评论员直截了当地说。“我很高兴你能抽出几分钟时间。祝贺你——看来你是一路领先！”

“在比赛中做出那样的肯定，为时尚早。”默顿谨慎地回答说。

“博士，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决定你自己来驾驶狄安娜号！只是因为以前从来未曾这样做过吗？”

“噢，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好的理由吗？但这当然不是唯一的理由。”他停顿一个，仔细地选择着用词。“你知道，重量对于太阳飞船是多么关键！换一个人，带上他的全部补给品，就意味着再加重 500 磅。那对成功和失败可是举足轻重的重量。”

“你有把握能单独驾驶狄安娜号吗？”

“由于有我设计的自动控制系统，我是相当有把握的。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监督和做出决断。”

“但是——两平方英里之大的太阳帆呀！由一个人来对付全部情况，看来是不可能的。”

默顿大笑起来。

“为什么不可能呢？两平方英里的帆最多只产生十磅的推力，我用小手指就能产生比它大的力。”

“好啦，博士，谢谢你。祝你顺利！”

评论员停止谈话后，默顿自感有几分羞愧，因为他的回答只有一部分是实情，并且他确信布莱尔十分机敏，是足以听出来的。

其实，他只身来到宇宙只有一个理由。几乎 40 年来，他

同若干个几百人或几千人的小组一道工作，帮助设计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最复杂的飞行器。近 20 年来，他曾领导其中的一个小组，观看过他创造的飞船直上星际（但也曾有过他永远不会忘却的失败，即使过错不在他）。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名声显赫，然而他却未曾亲自做过什么，只不过是这只队伍中的一员而已。

这是他获得个人成就的最后机会，谁也不会来同他分享这一成就。至少在 5 年内，不会再有太阳帆船航行。因为太阳的平静时期已经结束，恶劣天气周期又开始了，辐射流冲破了太阳系。待到这种轻薄脆弱毫无防护的帆船又可安全地进行太空冒险时，他恐怕已老朽不堪了。如果他确实不太老的话……

他把空饭袋丢进废品堆，再一次转向潜望镜。起初，只能看见 5 只飞船，投标器号无影无踪了。他花了好几分钟才确定出投标器号的位置，它成了一个昏暗的不见星光的幽灵，完全罩在列别捷夫号的阴影之中。他可以想象，澳大利亚人正在做着发疯的努力要把自己解脱出来；他又感到纳闷，他们究竟是怎样落入圈套的。这说明列别捷夫号异乎寻常地机动灵活，尽管此刻它离得很远，威胁不到狄安娜号，但必须监视着它。

现在地球几乎消失不见了，它渐渐暗淡下来，变成了一个发光的狭窄的弓形物，平稳地向太阳移动着。在那燃烧着的弓形物里，带着昏暗轮廓的是这颗行星夜晚的一面，透过云朵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城市发出的磷光闪耀其间。圆盘形的黑影已经挡住了银河的大部分，几分钟内就要开始蚕食太阳了。

光线在渐渐消失。当狄安娜号静悄悄地滑进地球的阴影时，紫红色的晚霞——数千英里之下无数落日的光辉——正经过太阳帆而渐渐消失。太阳垂直落在不可见地平线之下。几分钟内，夜幕降临了。

默顿回头看看已经走过四分之一的绕地球的轨道。其他飞船也进入暂短的夜晚时，他看着他们像亮晶晶的星星一样一个个熄灭。一个小时后太阳才能从巨大的黑罩中浮现出来，在这一小时中，他们将束手无策，做无动力滑行。

他打开外聚光灯，用光束测试在黑暗中的太阳帆。已经有大量的薄膜开始皱起变得松软，悬索正在放松，必须卷入，以免缠在一起。但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都在按计划进行。

在 40 英里之后，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并不怎么幸运。无线电接通紧急线路后，默顿知道了他们的困境。

“2 号，6 号。我是控制台。你们在对着面航行，65 分钟后，你们的轨道就要交叉在一起！你们需要帮助吗？”

两位船长在品味这不幸的消息时，好长一会儿没人作声。默顿想知道究竟怪谁，也许一只飞船企图用阴影罩住另一只飞船，但在完成机动操纵之前，他们都陷入了黑暗之中。他们谁都无法为力，他们慢慢地但不可阻挡地要相撞，要改变 1 度航向也是不可能的。

65 分钟！然而，随着他们从地球的阴影后出现，那正好把他们带出黑暗，进入阳光里。如果他们的帆能获取足够的动力来避免碰撞，还是有微小的希望的。在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上，一定疯狂地进行着计算。

蜘蛛号首先做出答复，他的回答正如默顿所料想。

“6 号呼叫控制台。我们不需要帮助，谢谢。我们自己会想出办法的。”

默顿甚感迷惑不解，但至少看一看是有趣的。比赛的第一出好戏正在开台——确切地说，是在熟睡的地球的高高夜空里开台的。

在下一个小时里，默顿自己的太阳帆使他忙得不可开交，

无暇为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而忧心了。那里暗中的 5000 平方英尺的模模糊糊的塑料薄膜，只用聚光灯的狭窄光线和遥远的月光来照明，很难保持良好的观察。从现在起，在几乎绕地球一半的轨道上，他必须使幅度广大的太阳帆以边缘对着太阳。在以后的 12 或 14 个小时当中，太阳帆将成为无用的累赘，因为它将向着太阳飞去，并且太阳射线将把它沿轨道向后推去。遗憾的是他无法把帆全部卷起，直到他准备再启用时才展开，但还没有人发现这样做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遥远的下方，地球的边缘已经出现黎明的曙色。十分钟后，太阳将从晦暗中现出，阳光照射在帆上，惯性滑行的飞船将重新获得生命力。对于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那将是危机的时刻——事实上，对每一个帆船都是危机的时刻。

默顿转动潜望镜，终于发现两个黑影在群星中飘移着，它们彼此非常接近，也许相距不到三分钟的航程。他判断，它们也许能刚好保持这个距离……

当太阳跃出太平洋时，黎明像爆炸一样在地球的边缘闪闪发光，太阳帆和悬索都抹上一层绯红，而后变成金黄，接着便放射出白昼的炽热的火焰。测力计的指针开始从零位升起，但只是刚刚升起。狄安娜号几乎还完全处于失重状态，因为尽管它的帆指向太阳，它的加速度也只是一个重力的百万分之几。

但是，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尽力张起所有的风帆，绝望地挣扎着要保持距离。当他们之间只有不到两英里的距离时，由于它们初步感到太阳射线的轻轻推力，那闪闪发光的云片似的塑料薄膜正拼命挣扎着慢慢地展开扬起。几乎在地球上每一个电视荧光屏上，都上演着这出长戏，但甚至在现在这最后一分钟，也不可能知道结局如何。

两位船长都很固执，谁都可以停住自己的风帆，落在后面

而把机会让给别人，但谁都不愿这样做，因为太多的名誉、声望和金钱正处于得失攸关之际。所以，蜘蛛号和圣玛利亚号像冬夜静悄悄、轻悠悠的飘落的雪花一样，撞在一起了。方形的风筝几乎是令人无法察觉地爬进了环形的蜘蛛网，悬索的长长系带以梦境般的慢速度交织缠绕在一起。甚至在狄安娜号上的默顿，虽然忙着观察自己的悬索，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寂静无声、延续很长的灾难。

十多分钟了，巨浪般翻腾着的光彩夺目的云朵继续汇聚在一起，成为难解难分的一堆。然后，乘员从密封舱挣脱出来，各走各的路，相距几百码远。救险装置拖着火箭摇曳着的火舌，匆匆赶来把他们救走了。

默顿想道，只剩下我们五个了。他为在比赛开始刚刚几个小时后，就被如此彻底消灭掉的船长们感到遗憾，但他们都是年轻人，还会再有机会。

几分钟内，五个中剩下了四个。默顿从一开始就对缓慢旋转的阳光号持有怀疑。现在他看见他们受到了惩罚。

玛尔斯人的帆船，已无法正常抢风转变航向，它的自旋使它过于稳定。它的巨大的环形帆正面对着太阳，而不是侧面朝着太阳。它正被沿轨道向后吹去，加速度差不多达到了顶点。

对船长来说，这也许是最令人烦恼的事情，甚至比碰撞还要糟糕，他只能怪罪他自己。但是没有人对这些受挫折的殖民地人抱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落在后面，慢慢在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在比赛前说了太多目空一切的大话，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对他们最理想的惩罚。

但是，要把阳光号彻底除名是不行的。几乎还有 50 万英里的航程，它或许还能赶上来。的确，如果再出现几个减员，它可能是唯一完成比赛的一个，这在以前曾发生过。

然后，在以后的 12 个小时中，由于地球在空中从新月到满月般地逐渐变大，一切平静无事。飞船队在无动力的一半轨道上飘移时，几乎无事可做，但默顿并不感到沉闷无聊。他睡了几个小时的觉，吃了两次饭，写了航行记录，并且接谈了几次无线电通话。有时，虽然次数不多，还同其他船长谈谈，互致问候和友好的奚落。但多数时间他是在失重的松弛状态中满意地飘移着，对地球上的事无所忧虑，这比他多年来的处境要愉快得多。他——和任何在宇宙中的其他人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驾驶着他倾注了如此之多的技能和如此深厚的爱的飞船，以致于这飞船成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当他们经过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航线刚刚开始有动力的一半轨道时，发生了又一次减员。默顿在狄安娜号上看到，巨大的风帆在跷起采集做为动力的射线时绷得很紧，加速度开始从微重力向上升高，尽管需要几小时才能达到最大值。

游丝号却永远也达不到最大速度。动力开始恢复的时刻总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但它却未能幸存下来。

是无线电评论员布莱尔的声音——默顿一直控制在很低的音量上——使他注意到了这个消息。“喂，游丝号，你在扭动！”他匆忙抓起潜望镜，但起初看不出游丝号巨大圆盘形的太阳帆有什么差错。因为游丝号以侧面与他相对，只呈细窄的椭圆形，所以很难发现问题，但不久他便看到游丝号在缓慢而不可阻挡的振荡中前后扭动着。如果乘员们不能适时轻微拉动悬索以抑止住这种波动，太阳帆就要被撕扯成碎片。

他们竭尽极大努力，20 分钟后，看来好像成功了。然后，在接近太阳帆中心的地方，塑料薄膜开始撕裂，并在光线压力的作用下慢慢向外发展，宛如火中升起的烟盘上升着。15 分钟后，除了支撑大网的辐射状帆桁的纤细的窗花格外，一无所

剩。又一次出现了火箭摇曳着的火舌，一个救险装置赶来收回游丝号的密封舱，搭救它的沮丧的乘员组。

“在这里感到相当寂寞，是不是？”一个声音在船对船的无线电中说。

“你并不寂寞，迪米特里！”默顿反驳道。“你落在后面还有旅伴，只有我在前面是感到孤独的。”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大话。此刻，狄安娜号超出第二名对手 300 英里，在未来的几小时中，他的领先地位还将稳步地加强。

列别捷夫号上的迪米特里·马科夫和善地轻轻一笑。默顿想，听他的声音根本不像一个甘心失败的人。

“请不要忘记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这个俄国人回答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的 100 万英里的航程中，还可能大爆冷门呢！”

但事情的发生比那要快得多，因为他们完成绕地球一圈后，正再经过几千英里的高空的出发线时，太阳的射线给了他们额外的能量。默顿仔细地观察一下其他飞船，并把数据加入了计算机。计算机关于投标 4 号的答案是这样荒唐可笑，以致于他立即进行了重新检查。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人正以发疯的速度追赶上来。没有太阳飞船可能具有这样的速度，除非……

通过潜望镜迅速一看，便找到了答案。投标 4 号的悬索剪修到最小重量，让了方便之路。只有他的帆还保持原状，它像一块手帕随风飘动，从后面全速追赶而来。两小时后，它飘然而过，超过了近 20 英里。但没有多久，澳大利亚人便加入了指挥官救险装置中的不断增加的人群。

所以，现在是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间的直接对抗，因为尽管玛尔斯人还没认输，但他们落后 1000 英里，不再构成严

重威胁。根据这个情况，还很难看出列别捷夫号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超过狄安娜号的领先地位。但是在第二圈的全部航程中，再次经历黑暗，背向太阳长时间而缓慢地飘动。默顿感到越来越不安。

他很了解俄国的驾驶员和设计师们。20年来，他们一直努力要赢得这次比赛，并且只有他们赢得这次比赛，才毕竟是公正合理的，因为追溯到20世纪初叶，难道不是P·N·列别捷夫第一个发现阳光压力的吗？但是他们从来未曾成功过。

并且，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努力。迪米特里正忙于努力，一定会一鸣惊人。

在比赛飞船之后1000英里，官方救险发射装置上的指挥官范·斯特拉顿愤怒而沮丧地注视着无线射线照片。这照片从高悬在太阳炽热表面的太阳观察站上，旅行了一千多万英里，带来了最坏的消息。

指挥官——他的头衔当然无尚光荣，在地球上的是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已预料到了事情的一半。以前从没有把比赛安排在这样晚的季节里，耽搁得太多了，他们打了赌，现在看来都可能要输。

在太阳表面的深处，正集聚着巨大的力量。相当100万颗氢弹的能量，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生使人畏惧的爆炸，即出现人们所知的太阳光斑。一个比地球大许多倍但看不见的火球将从太阳一跃而起，以每小时数百万英里的速度上升，冲向宇宙。

带电气体的云雾有可能完全错过地球，但是假如不能错过，只要一天就能扑上地球。宇宙飞船可以用屏蔽罩和强大的磁屏保护自己，但轻型结构的太阳飞船，帆像纸一样薄，对这种威胁没有丝毫防护能力。乘员组将不得不被接走，比赛将不得不被放弃。

约翰·默顿驾驶狄安娜号第二次绕地球航行时，对这些还一无所知。如果一切顺利，他和俄国人都将还有最后一圈。他们从太阳的射线中获得能量，盘旋上升了数千英里。在这一圈，他们将完全躲避开地球，登上飞往月球的遥远航程。现在是直线比赛了。阳光号的乘员组在与他们自旋的太阳帆勇敢地奋斗了 10 万英里后，精疲力尽，终于拉开了距离。

默顿丝毫不感觉疲倦，他吃得好，睡得香。狄安娜号飞行得极好。自动驾驶仪像繁忙的小蜘蛛似的，紧拉着悬索，比任何一个人类船长都能更精确地调整巨大的帆向着太阳。这时，两平方英里的塑料薄膜虽然被千百个微小陨石击打得满是洞孔，但针头大小的刺孔并未引起推力的下降。

他只有两种担心。第一是担心八号悬索，它已不能适当调整。卷盘没有任何警报就卡住了，就是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宇航设计之后，甚至也难免有轴承在真空中失灵的现象。他既不能放长也不能缩短这条悬索，将必须用其他悬索尽力做最佳航行。幸好最困难的机动航行已经过去。从现在起，狄安娜号将背向太阳，一直顺着太阳风而飘游。正如古代的航海家所说，顺风驶船容易。

第二是担心列别捷夫号，它正在 300 英里之后尾随着他。俄国人的飞船由于有可围绕中心帆而倾斜跷起的四块巨大翼板，显示出了极大的机动灵活性。当它绕地球时进行的所有旋转飞行，都是以极高的精确度进行的，但要获得机动性，就必须牺牲速度，不可能兼而得之。在前面的直线而漫长的迎风行驶中，默顿是能够坚持住的。但是，在从现在起的三四天内狄安娜号从遥远的月球一侧闪过之前，他对胜利还毫无把握。

然后，在比赛的第五个小时，接近绕地球第二圈末尾时，马科夫使他略吃一惊。

“喂，约翰，”他通过船对船的无线电，漫不经心地说，“我倒想让你看看这个，它会引起你的兴趣！”

默顿回到潜望镜旁，把放大率调到最大限度。在视野里，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奇观，列别捷夫号的马耳他十字在群星中闪闪发光，闪光虽小但清晰可见。然后，正当他观看时，十字的四只臂与中心方形帆分离开，带着帆桁和悬索飘然而去，进入宇宙空间。

马科夫投弃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在每一条线路上都获得动量，很快达到第二宇宙速度，不再需要缓慢而耐心地去环绕地球了。从现在开始，列别捷夫号几乎是无法控制了，但这并不要紧。它马上要进行特技航行了。这有如古时候驾驶快艇的人故意扔掉舵和沉重的龙骨，因为他知道剩下的比赛是一路顺风，在平静的海面上进行了。

“祝贺你，迪米特里！”默顿通过无线电说，“这一招玩得挺利索，但并不够漂亮——你现在赶不上啦！”

“我还没做完呢！”俄国人回答说。“在我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冬天，一个雪橇被一群狼追赶着，驾雪橇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乘客一个一个地丢下去。你能理解这故事与我们的相似之处吗？”

默顿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在这最后的直线一圈中，迪米特里不再需要副手，列别捷夫号实在可以轻装决赛了。

“你这样做，亚历克西斯是会很不高兴的。”默顿回答说，“此外，这也违犯规则。”

“亚历克西斯是不高兴，但我是船长。他只需等十多分钟指挥官就来把他救走了。同时，规则对乘员组的人数没有明确说法，这你是应该知道的。”

默顿没有回答他。他以他所掌握的关于列别捷夫号的设计

情况为基础，匆忙地做着计算。做完计算后，他意识到比赛的胜负仍难做定论。列别捷夫号将正好在他期待的通过月球时刻赶上他。

但是，比赛的结果于 9200 万英里之外，已经在裁决之中了。

在水星轨道深处的三号太阳观察台上，自动仪器记录下了太阳光斑的全部演变过程。一亿平方英里的太阳表面突然狂暴地爆炸开来，相比之下，这个圆盘的其余部分显得暗淡无光。在这个沸腾恐怖的景象之外，巨大光班的带电等离子体就像一个有生命之物处在它所创造的磁场之中，盘旋翻转地升腾着。在它的前面，是紫外线和 X 射线以光速发出报警的闪光。这些光线在 8 分钟内到达地球，然而相对无害的。否则，以每小时 4 万英里的从容不迫的速度在后面接踵而来的带电原子，只要一天就能将狄安娜号、列别捷夫号以及与他们结伴同行的小小船队吞没在致命的放射性云雾之中。

指挥官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做出决断。甚至在待到等离子体射流经过了金星轨道后，这射流或许还有错过地球的可能。但是，如果不到 4 小时的距离，并且月球上的雷达网已经测知了射流，他知道那就毫无希望了。直到太阳再次平静下来以前，五六年内所有太阳帆船的航行都必须停止。

一种巨大的失望的叹息掠过太阳系。狄安娜号和列别捷夫号正齐头并进在地球到月球的旅途中间。现在还很难说哪只船更好些。那些比赛迷们将对比赛结果争论多年，但历史却将只记载：因为日暴，比赛取消。

约翰·默顿接到命令时，感到一种自童年以来从未尝到过的痛苦。越过流逝的岁月，他痛苦而清晰地回忆起他 10 岁的生日，他曾指望给他一个盛名一时的晨星号宇宙飞船的比例精

确的模型，并且几个星期都在设想如何组装它以及挂在房间里的什么位置上。可是，到了最后时刻，他爸爸却带来坏消息：“约翰，很对不起……花钱太多，或许明年……”

经过半个世纪和成功的一年以后，他又成了痛断肝肠的伤心的孩子。

他曾在片刻间考虑过不服从指挥官的命令。假设继续航行，不理睬他的警告，会怎么样呢？即使比赛取消了，他还可以横越太空，到达月球，这将千秋万代永载史册啊！

但是，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啦！这就是自杀，而且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自杀。他曾见过飞船在宇宙的深处磁屏蔽失灵，人死于放射性毒害的情景。不，那不值得……

他为迪米特里·马科夫，也为他自己感到遗憾。他们俩都应该赢得比赛，而今胜利将不属于任何人。由于太阳处于一种愤怒之中，即使能凭借它的光线到达宇宙的边缘，也没有人能够争胜负了。

在50英里之后，指挥官的救险装置正接近列别捷夫号，准备救出它的船长。迪米特里怀着他也要一同离去的心情切断了悬索，银色的太阳帆飞走了。轻巧的密封舱将带回地球也许再度使用，但太阳帆却只能展开用做一次航行。

他可以按一下投弃按钮，给他的营救者节省几分钟时间，但他不能这样做，他想要在长期以来成为他的梦想和生命的一部分的小船上逗留到最后一刻。巨大的太阳帆张开着，以正确的角度对着太阳，产生出最大的推力。狄安娜号载着他脱离地球引力已有良久，可现在它还在增加着速度。

尽管一无所获，但毫无疑问，也不用犹豫不决，他知道必须做什么。他最后一次坐在帮助他飞行完到月球的一半航程的计算机前。

他完成这一切后，便收拾好航行记录和几件私人物品。他笨手笨脚地爬进紧急救生衣，因为他活动不方便，并且一个人自己穿这种衣服也确实不容易。

正当他要戴严防护帽时，指挥官的声音突然在无线电里呼叫他：“船长，我们5分钟就赶上你了，请断索放帆，这样我们就不会撞上它了。”

约翰·默顿——狄安娜号太阳飞船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船长踌躇了片刻。他最后环视一次这个小小的座舱，里面闪闪发光的仪器和井然有序的控制系统都固定在最终的位置上。然后，他对着麦克风说：“我马上离开飞船，请及时搭救。不用管狄安娜号！”

指挥官没有回话。为这一点他很感激。范·斯特拉顿教授肯定会猜测到是怎么回事，并知道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希望让他独自无扰。

他没有操心去排尽密封舱的气体，冲出的气体把他轻轻地吹进了宇宙。他给予狄安娜号的推力是他最后的礼物。狄安娜号离开了他，变得越来越小，太阳帆在阳光中闪射着光辉，这阳光将千百年为它所有。两天后，它将经过月球，但月球和地球一样，永远无法截住它。假如它的重量不能使它放慢，它的航行时速将每天增加两千英里。一个月后，它将比任何人造飞船都要飞得快。

随着距离的增大，太阳光线减弱了，它的加速度也要下降。但是，即或在火星的轨道上，它的时速也要每天增加一千英里。在那时以前，它早就运动得非常之快了，太阳将无法控制住它。它比任何从群星中飞驰而来的彗星都要快，将一直冲进深不可测的宇宙之中。

仅几英里之外的火箭摇曳着的火舌映入了默顿的眼帘。救

险装置正以比狄安娜号快千百倍的速度赶上来救他。但是，发动机只能转动几分钟，燃料就要消耗殆尽，而狄安娜号却将继续增加速度，被太阳永恒的火焰推向茫茫太空，永存悠悠青史。

“再见吧，我的飞船！”约翰·默顿说，“我真想知道，从现在起多少千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眼眼注视着你？”

救险装置上的鱼雷小车慢慢地伸到他的身边时，他终于平静下来了。他永远不能赢得飞往月球的比赛了，但他的帆船却将是飞往星际的漫长航程上的第一艘人造太阳帆船。